平定三逆方略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平定三逆方略

平定三逆方略提要

臣等谨案：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康熙二十一年奉诏修纂，恭纪平定逆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事。敬考实录以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黄机、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阿兰泰、达岱、张玉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为副总裁官；其承纂衔名则原书未载，莫能详也。仰惟我圣祖仁皇帝神武天授，统壹寰宇。是时平西王吴三桂封藩云贵、平南王尚可喜封藩广东、靖南王耿精忠封藩福建，恃恩骄恣，日形跋扈；康熙十二年，因其自乞移藩，诏允所请，逆谋既伐。是年十一月，三桂举兵反，直窥湖广；乃遣将驰赴荆州、进据常德，以遏贼势。复简八旗劲旅，命将总统，随机剿御。其明年三月，耿精忠亦据福建反；而尚可喜子之信迫其父从贼，可喜愤死，之信遂遥为煽附：闽、粤郡县，并时骚动。于是分遣诸将、指授方略，抚剿并施，以次戡定。三桂旋伏冥诛，逆孙世璠尚踞滇中拒命；而耿精忠归正，自请入朝，旋讯得其通贼反复状，磔于市。尚之信虽尝归正，而心怀两端；鞫实赐死，广东平。逮二十年十月，大兵攻围云南省城，世璠惶惧自杀，其属悉以众降；乃戮世璠首，献馘京师，云南平。用兵甫八年，三逆悉已扫荡；集勋之速、耆定之隆，亘古未睹也。是编告成年月，实录亦未载。惟恭载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上谕阁臣曰：尔等所进平定三逆方略四册，朕已览毕。其中舛错颇多，如王辅臣由云南援剿总兵官授为陕西提督，今谓由陕西总兵官升任。至论赞中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事，吴三桂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耳：尔等其酌改之。仰见是书纂辑，悉经圣训裁定，详慎成编。是以纪事精审、措词简括，于以彰盛烈而昭万世，洵足媲徽谟典矣。当时未奉刊布，仅有写本，尊藏大内；令蒙皇上宣示，特命缮录，编入史库。臣等校录之余，既欣睹圣祖仁皇帝实兼守成创业之隆，亦弥仰我皇上覃扬光烈之盛云。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恭维皇上御极以来，政教覃敷，恩泽翔洽；薄海内外，罔不率俾。方偃戈衅甲，以文德怀柔四方；煦妪生息，休养万姓：兼容并覆，销弭孽芽。时二、三藩臣久分阃于外，便藩锡予，异数有加；虑或怙宠而骄盈，深欲保全其终始。因其乞骸之陈请，爰有劳还之简书；处其田庐、丰其廪饩，道里刍秣之费悉戒于有司，俾归故乡，长享莽禄：生民无馈饷之艰，士卒无远戍之苦。如天之福，甚深甚厚。乃滇逆吴三桂背恩反叛，闽逆耿精忠、粤逆尚之信相继煽惑；生民荼毒，奄及八年。当是时，凶渠陆梁，鸱张豕突；丑类蔓延，蜂结蚁聚。仰荷天威赫濯，六师四征；战守机宜，悉从指授：三方窃踞，次第削平。三桂穷蹙，首伏冥殛；精忠、之信既降复谋叛，先后皆伏诛。独三桂孽孙世璠犹困守一隅，逋诛逆命；至康熙二十年冬十月，大兵平云南，世璠授首。十一月，露布至京师，上命宣捷午门，择日告郊庙社稷，躬谒列祖山陵。念中外军民劳苦，德音诞敷，鸿恩湛被。诸王、贝勒、大臣暨外藩王等，咸谓功德隆盛，恭请上尊号；皇上谦让至于再三，未之听许。御史臣戴王缙因疏言：皇上布昭圣武，削平祸乱；宵旰经营，永清大定。耿光盛烈，旷古罕有。请汇纂成书，昭示无极。疏入，下内阁翰林院集议以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觉罗勒德洪等谨议：臣闻历代纪载功烈，俱有成书。迄今可考者，唐兴元间有纪功述，元和间有平蔡录、平淮记，会昌间有伐叛记；宋建隆间有龙飞日历，天禧间有圣政记，熙宁间有经武要略；明洪武间将征伐次第汇为日历，藏之金匮。彼或借箸臣下，不皆独断之功；亦或蠢兹小丑，有如摧枯之易：犹揭之简策，炳耀可观。岂若我皇上神机独运，扫除大憝；迪屡弗靖多方之众，降灭无遗孽，告厥成功：八载之间，纤毫无遗算。师不宿老，方内乂安；至仁大勇，巍巍超越前代。文之一怒、武之七德，罔不攸兼于兹。兹事体大，顾阙而不书，虽圣德高深而不自居覯扬，于方将者或无以得其详，且何以使万世之为乱臣贼子者惧。御史臣言良是，臣等昧死以闻。制曰：可。于是，宣付史馆。历次用兵以来平定方略，自康熙癸丑十二年三月始，讫于辛酉二十年。

康熙十二年三月壬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撤兵。可喜世籍辽东，明时为广鹿岛副将；天聪八年，航海来归。太宗皇帝招徕远人，不吝爵赏，遂擢为总兵官。崇德元年，封智顺王。顺治六年，改封平南王；率所部兵从大兵下广东，因驻广州凡二十余年，颇能戢兵御众，奉职维谨。子之信，素桀骜，动违礼法。可喜初遣入侍，继虑其触冒法网，奏请还镇。乃之信暴横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罔利恣行，官民怨讟。性嗜酒，醉辄杀人；常于其父前持刃相拟，所为益不法。至是，可喜引年乞骸骨，疏言：臣自奉命镇粤以来，家口日蕃；顺治十二年曾具疏请解兵柄，部臣以地方未宁，俟后议。方今四海

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退耕陇亩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时曾赐臣以辽东海州及清阳堡等处地，今乞准臣仍归辽东，安插故土，以资养赡。计带两佐领甲兵及老稚闲丁约二万四千有奇，沿途夫船口粮，请并议拨给。疏入，上嘉其意，报曰：王自航海归诚，克殚忠荩，行间戮力，平定地方。效力累朝，功绩茂着；绥戢东粤，镇守岩疆，宣劳岁久。览奏年已七十，欲归辽东耕种；情词恳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朕心深为嘉悦！今广东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迁移安插？户、兵二部会同确议以闻。部议：东粤既宁，应如可喜请，于十五佐领内止以两佐领官兵家口迁居辽东。但尚之信统兵留镇，父子睽违；且藩下将士皆昔与王共甘苦，两地离析，亦非所宜：全撤之便。疏下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议与部臣同，诏从之。兵部因言：平南藩下绿旗官兵计六千有余，应仍留广州，令广东提督臣统辖。其一切夫马舟楫，俟开具人口马匹确数及就道有期，即遣官拨给。报可。

七月庚午，吴三桂疏请撤兵。三桂山海卫人；父襄，为明督理京营总兵。三桂以父荫为边将，历封平西伯，镇山海关。流贼陷京城，三桂按兵不动；襄降贼，以书招之，三桂行至宝邸，闻贼据其爱妾，辄忿恨，旋山海关，密请我师；时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西伐，师次翁后，三桂迎降；命封为平西王，随大兵入关，追剿流贼。顺治五年，同将军李国翰等至汉中，驻镇其地。及全蜀既定，随大兵平云南，寻进缅甸；叙功封平西亲王，遂留镇滇。后奏请文武官弁乞自选置，既得请，益骄蹇纵恣，陵轹命吏，辄布其所私■〈目匿〉于要地；不为用者，必阨之去。诏府第、起园囿，僭侈无等；括明黔国公沐民庄田，悉为己有。诳称水西土司反叛，请攻灭之；阳居拓地之功而阴擅其利。诸水陆冲要，遍置私人榷敛市货，因潜购硝黄诸禁物。又诡称蒙古侵中甸边境，要挟军需，以示额饷必不可减。且日练士卒、利器械，阴蓄异志。其旧部将则陕西提督王辅臣、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云南总兵马宝等时资给之，倚为心腹。及可喜乞归奏允，三桂不自安，乃具疏请撤。上仍以温旨答之曰：王自归诚以来，克殚精忠，戮力行间，功续茂着；镇守岩疆，宣劳岁久。览奏请撤兵安插，恭谨可嘉！今云南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迁移安插？户、兵二部确议以闻。部议：三桂及所部五十三佐领官兵家口，应俱迁移。疏下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一议：吴三桂镇守岩疆，宣劳岁久；戮力行间，平定云南。今三桂既奏请撤兵安插，应将三桂并所属官兵家口俱行迁移。至于云南有土司、苗蛮杂居，且控御西陲，尤属要地，宜遣满洲官兵四千镇守；俟驻防官兵到日，三桂启行。一议：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宁谧；若令三桂迁移，必须遣兵镇守；兵马往来驿递，人民定致苦累。且土司、苗蛮杂居其地，若拨满洲官兵四千镇守则力薄，多遣则京城兵力又减。应不必今满洲兵丁驻防，仍令三桂镇守云南为便。奉旨：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确议，画一具奏。诸王以下所见不一，仍两议上。一议：

往以云南地方未定，故令各省协济兵饷，使吴三桂等镇守；今地方底定，仍令各省协济，使其镇守，非永久之计。三桂久镇岩疆，戮力行间劳苦，又具题请撤安插，应将三桂并所属官兵家口均行迁移。若遣满兵永行驻札，路远人众，难以遣发；若不遣兵，三桂迁移之时，恐盗贼窃起。应暂遣兵戍守，俟戍守官兵到日，三桂启行。一议：吴三桂久镇云南，地方宁谧；令若将三桂迁移，不得不遣兵戍守。云南有土司、苗蛮杂居，若少遣兵则力薄，多遣则京城兵减。且戍兵往来暨三桂迁移，沿途驿递人民并皆苦累；又戍守之兵系暂时屯驻，骚扰地方，殆未可定。相应仍令三桂镇守云南可也。奉旨：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着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其满洲官兵，不必遣发；该藩起行，如有用满洲之处，该藩奏请时再行遣发。于是兵部言：三桂所属绿旗援剿左、右、前、后四镇官兵万二千人，应仍留武定、曲靖、楚雄等府，令督、提臣统辖。报可。

丙子，耿精忠疏请撤兵。精忠祖仲明，辽东人，明时为登州参将；天聪二年，航海来归。崇德元年，封怀顺王。顺治六年，改封靖南王；偕尚可喜随大兵下广东，道卒。子继茂，袭封，驻广州；后移驻福建。康熙十年，继茂卒，精忠袭封王爵；辄纵其下为奸利，夺农商之业，潜引海外私贩，肆行无忌，大为闽人害；又广集不轨之徒，转相煽惑。及闻可喜奏允，亦不得已疏请撤兵。得旨：王祖、父以来，世殚忠荩，戮力行间，劳绩茂着；及王袭封镇守，劳在岩疆。览奏请撤安插，恭谨可嘉！今福建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迁移安插？户、兵二部确议以闻。部议：精忠及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悉应迁移；复下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议与部臣同。诏从之。兵部又言：精忠所属绿旗官兵七千余人，俱令福建督、提臣统辖。报可。臣谨按：三桂等之初归也，或以私心被祸，势急无聊；或以海岛孤穷，志切攀附。我国家广示招徕，曲加抚纳；以羁旅异姓之臣，授以显爵：示用人之无方，俾领其众，以属戎行。虽有微劳，凡启疆辟土，实惟我熊熊不二心之臣统率禁旅，以徂征于四方；宣犹建绩，彼实无预。属边陲甫靖，使各留镇抚其地。自分镇以后，志渐盈满，罔利渔民；我皇上远览前史，深镜历代藩镇之害，念若属久握兵柄、分驻岩疆，殊为未便。因其先后乞还，遂赐俞允。惟时廷议纷出，我皇上不徇目前姑息之计，收藩臣偏重之权，圣谟宏远矣。

八月壬子，命礼部侍郎哲勒肯等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等赴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等赴福建。

先是，上谕兵部：迩因四方底定，三藩各具疏请撤，已允所请；地方应行事务及兵马机宜必筹划周详，乃为善后之策，应各遣大臣前往会同该藩及总督、巡抚、提督商榷，作何布置官兵防守地方并料理该藩等起行？应遣官员，列名具奏。兵部寻具诸大臣名以

请，于是命哲勒肯等各赍敕以行。御书赐吴三桂敕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必振旅班师、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世、宠固河山，甚盛典也。王夙笃忠贞，克摅猷略；宣劳戮力，镇守岩疆：释朕南顾之忧，厥功懋焉。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允王所请，搬移安插。兹特遣礼部侍郎哲勒肯等前往宣谕朕意，王其率所属官兵趣装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旦夕觐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至一应安插事宜，已敕所司饬庀周详。王到日，即有宁宇，无以为念！钦哉。赐尚可喜、耿精忠敕略同。

九月丁卯朔，命陕西总督鄂善总督云南军务、宁夏总兵官桑额提督云南军务。先是，上谕吏、兵二部：云南远疆，该藩官兵既撤，控制须人；当特设总督一员、添设提督一员，责成专管，可速议以闻。议上，故有是命。鄂善等未抵任，后因三桂反，道梗不得前；改桑额为湖广提督，鄂善暂留湖广军前。

命豫给三藩官兵俸饷。先是，上谕户部：三藩既撤，其官兵家口安插地方并所需房屋、田土等项，俱应预期料理；务令到日即有宁居，以副朕体恤之意。至是，又允户部议：三藩官兵家口起行之前，预给俸饷六月；其沿途夫船、刍粟之属，仍俟报明拨给。

十一月丙戌，吴三桂反，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三桂素蓄异志，阳请撤兵；既报可，与其党日夜谋益急，踪迹甚秘，数迁行期。哲勒肯等既至，趣之上道；三桂虑谋久事泄，遂于是月二十一日勒兵反，执国治杀之，哲勒肯等被留。先是，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及户部郎中席兰泰、兵部主事辛珠同至贵州，为三桂夫船刍糗备；及三桂反，党务礼等闻之，遂驰出贵阳，赴京上变。

李本深以贵州叛从贼，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三桂既反，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为周王元年；贵州提督李本深叛，应之。主事辛珠不及行，与笔帖式萨尔图俱不屈死。文焜闻变，仓猝出贵阳，将十余骑自随，日行数驿；十二月初八日至镇远府，镇远县守将已应贼，率兵围之。文焜度不免，手刃其子，遂自刎；笔帖式雅图华善亦自杀。先是，文焜与贵州巡抚曹申吉以三桂反及本深从逆状，手书密报川湖总督蔡毓荣。毓荣调沅州总兵官崔世荣等疾赴贵州守御，令彝陵总兵官徐治都、永州总兵官李芝兰各率兵驰进；更虑楚省兵单，复檄南汝总兵官周邦宁赴楚应援。及文焜死，申吉降于贼；贼兵遂逼镇远，渐入楚境。毓荣寻具以状闻。

十二月，郎中李中、党务礼等还自贵州，命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出师。会议：拨

前锋参领、前锋侍卫、前锋兵各一半；每旗护军参领五员、护军校尉参领九员，每参领护军校各一员、每佐领护军七名；满洲、蒙古每旗骁骑参领一员，每参领署参领一员、散官二员、骁骑校一员，每佐领拨什库二名及兵共十名；汉军每旗参领一员，每参领署参硕一员、散官骁林校各一员，每佐领拨什库一名及兵共五名。议入，允行。

臣谨按：成周之法，伍两卒旅之众，寓于比闾族党之间；为之长者，则为之帅。闲暇不忘讲武；一旦有事，即可从戎。后世惟唐之府兵，得其遗意。我朝禁旅萃于八旗，适符古法；兵皆天子之亲军，而将皆腹心股肱爪牙。训习有素，部勒严明。无事则兵归于伍、将归于朝；有发则将皆夙储、兵已素练，无简稽召募之劳。故三桂反书朝闻，而调遣夕办。民方苦于涂炭，望若云霓；而我师之驰驱，捷于风雨。贼欲掩我之不备，我则疾出其不意以制之。诗曰：王旅啴啴，如飞如翰；此之谓也。

诏停撤闽粤二藩，召梁清标、陈一炳等还。

丁巳，命孙延龄为将军，以线国安为都统。延龄，孔有德婿也。有德为明登州参将，以天聪七年航海来归；寻赐都元帅敕印。崇德元年，进封恭顺王。顺治六年，改封定南王；率师下广西，后殁于军。无子；有女四贞，归延龄。延龄以有德功，为广西将军，掌理定南王军事。延龄起家素微，庸劣无行；能慑四贞威，不敢抗，藩下将士易之。又时擅杀人犯法，都统王永年发其罪状；命大臣往鞫得实，遂罢职。及三桂反，上以广西境邻贵州，且重念有德旧劳，特授延龄抚蛮将军，令统兵固守。又以国安为都统，以其素忠鲠，得军心故也。

调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四川。上谕瓦尔喀曰：四川与滇接壤，今云南已反，尔可率副都统一员，悉领骑士、选拨将领，星驰赴蜀；凡自滇入川险要之地，俱行坚守。大兵不日进剿云南，俟我师临境，贼势渐分，倘有可乘之机，尔即与提督相机进讨。至西安等处，朕当刻期遣发禁旅前来驻防。

臣谨按：巴蜀乃滇、黔之门户，逆贼岂无窥伺之心！顾尚有所未暇，使我师扼蜀之险要，进可以取滇、退可以守；岂独贼咋死不得入，而湖南之渠逆亦且狐疑狼狈，徘徊前却。盖庙算深矣。不意诸将师行少缓，蜀变旋作，关陇弗靖，致烦天讨：益服睿智之先见也。

己未，命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帅师讨吴三桂。先是，议出师时，

上命勒尔锦为帅，多罗贝勒察尼、都统觉罗珠满、鄂鼐、伯伊里布、觉罗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勒都齐、额司泰、前锋统领硕岱参赞军务，并都统范达礼、王国诏、副都统路什巴图鲁、托岱、穆舒浑、希福、阿进泰、肯齐赫、苏佑济、根特、祖泽纯、宜思孝、柯彝、赵赖等同往。是日，上命给勒尔锦宁南靖寇大将军印，总统诸将；赐大将军、王暨贝勒、大臣等袍服、貂裘、白金、马匹、甲胄有差。出征将士及匠役等各加倍赏银，以示优恤。

庚申，李株等谋叛伏诛。株等皆杨起隆党也。先是，起隆诈称朱三太子，与株等阴相煽结，谋不轨；奸民多为所惑，镶黄旗监生郎廷枢家仆亦预焉。事觉，廷枢急赴公朝告变，遣官兵捕治，次第就缚；惟起隆脱走。事下法司讯，据称徒党甚伙，额皆裹白布、身束红带为号。约岁余，于内城举事；会先发，谋遂阻。李株等相继被获至数百余人，法司以闻。上命勘情罪甚者谕如律，其余从宽原释。于是法司将李株等二百余人咸论如谋反律，寸磔；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暨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斩，籍其家。狱具，上曰：阴倡大逆由李株等九人，可论如律；蔡文等一百九十四人，改斩。至各犯亲属，理宜按律收论；但株累过多，朕心不忍，概从宽宥，人口家产俱免入官。

臣谨按：当法司会讯时，贼党口称谋叛姓名约有千人，上概置弗问。神畿重地，么么蓄祸，自干大戮；而曲原污染，咸与维新。不嗜杀之仁，洵卓越往古矣。

命副都统玛哈达领兵驻衮州，科尔昆领兵驻太原。上谕议政王等：大兵进攻楚、蜀，若须援兵自京遣发，难以骤至，且致士马疲劳。衮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苟发兵驻防，秣马以待，所在有警，便实时调遣。可令副都统玛哈达驻衮州，科尔昆驻太原。

臣谨按：兵事莫善于佚，而莫殆于劳。庙算深远，命将四出，以次相继；酌道里之均，为济师之法：缓则驻牧，警即递进。自时厥后，调遣不绝，前者甫往、后者复来；师不宿老、不疲劳，应援若神；所向有功，以至于大定，多藉于此。盖数千里之间，运之若臂指，而通之若呼吸；自古出师次第之方，未有善于此也。

辛酉，命直省巡抚仍管兵。直省各巡抚，将副参以下武职照旧管辖；有总督省分，巡抚仍听总督节制，复设抚标左、右二营官兵。

壬戌，诏削夺吴三桂官爵，宣谕云、贵军民。敕谕云、贵地方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

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款投诚，授之军旅、锡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属将弁，崇阶世职，恩赍有加：开阃滇南，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异数，晋爵亲王；重寄干城，实托心膂：殊恩优礼，振古所无。讵意三桂性类穷奇，中怀狙诈；宠极生骄，阴图不轨。于本年七月内自请搬移，朕以三桂出于诚心，且念其年齿衰迈、师徒远戍已久，遂允奏请，令其休息；仍敕所司安插周至，务俾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谕朕怀。朕之待三桂，可谓礼隆情至，蔑以加矣。近览川湖总督蔡毓荣等疏称：三桂径行反叛，背累朝豢养之恩，逞一旦鸱张之势；模肆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今削其官爵，特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禁旅，前往扑灭；兵威所至，刻期荡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贼境，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怀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深为不忍！爰颁敕旨，通行晓谕。尔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见在直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毋怀疑虑。其有能擒斩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尔等皆朕之赤子，忠孝天性，人孰无之；从逆从顺，吉凶判然。各宜审度，勿贻后悔。地方官即广为宣布遵行。先是，谕吏、兵二部：今吴三桂背恩反叛，伊所属文武人员有在直省居官吏闲住者，或心怀疑畏，致罹法网，有负朕抚育好生之意；伊等虽有父兄子弟现在云南，亦不株连。自今以后，伊等非复三桂所属之人，俱是朕之官民；务使安心尽职，毋滋顾虑。尔部即通行晓谕。又谕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等：逆贼吴三桂倘有伪扎、伪书潜行煽惑，当骁谕官兵百姓，令其举首上闻。尔等皆朕擢任股肱之臣，捍御边境，绥辑军民，惟尔等是赖。其悉知朕意。

命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帅师同将军瓦尔喀等由汉中入蜀。护军统领湖里布为副将军，偕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延布率领官兵同往。

癸亥，遣前锋统领硕岱率前锋兵先赴荆州。上谕议政王等：逆贼必犯湖南，可先遣前锋统领硕岱领前锋兵兼程驰赴荆州固军民之心，并进据常德以遏贼势。

申明出师纪律。时上览兵部出师禁例，谓立法尚宽，再加严饬；因谕兵部曰：遣发大兵，原为扫靖叛逆，以安百姓。凡兵丁厮役于所在地方，恐有恃强掠民财物、拆人庐舍、怀人器具、污人妇女、扰害生民及损坏运河、闸板、桩木；统兵主帅各宜体朕为民除叛用兵之意，申明纪律，严加钤束。倘有违禁妄行，从重治罪。着即速行晓示。

甲子，外藩察哈尔和硕亲王布尔尼等请率所部从讨贼，命回听调遣。布尔尼及巴林

部落多罗郡王鄂齐尔、科尔沁部落多罗冰图、郡王额济音、敖汉部落多罗郡王札木素、噜特部落多罗贝勒扎木等来朝元旦，会闻吴三桂反，争请献所携马匹助军，复有愿率所部兵随大兵进讨者。上谕之曰：吴三桂本为流寇所迫、势穷来归之人，朕推置心腹，委以重任；累进亲王，子为额驸。恩养至此，尚行反叛，负国已极！今已遣大兵进剿，三桂虽反，亦将安往。朕与尔等俱同一体，如有需用尔等之处，可俟春回草青时再听调遣。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

康熙十三年正月戊辰，遣都统领罗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勒都齐、额司泰率护军骁骑先赴荆州。巴尔布等将行，上谕之曰：顷侍卫阿尔赛自荆州驰还，奏称彼土邻境居民震恐；尔等兼程驰赴，能早至荆州，则兵民可安。然勿以行急，致使马疲；仍宜酌量以行。倘楚省告警，可简肥马速进；俟到荆州之后，即诸将领及绿旗官兵马匹足供尔兵骑乘，亦可保固地方矣。时前锋统领硕岱领兵已起行，传谕亦如之。

命副都统科尔昆移驻西安。先是，科尔昆奉命驻防太原，尚未行。至是，上以西安官兵既调往四川，故有是命。随谕总督哈占曰：今副都统科尔昆领兵将往西安，俟将军赫业等至汉中，与将军瓦尔喀同进四川。如汉中必须守卫，或令科尔昆之兵驻镇、或另行遣调；尔可同科尔昆与西安副都统酌议以行。寻又谕将军瓦尔喀曰：朕思贼兵必犯巴蜀，尔所部官兵为数无多，应战应守，宜熟筹以行。尔须兼程前进，当即令将军赫业、瑚里布等率领大兵随后，为尔应援。又谕将军赫业、瑚里布、瓦尔喀等：京城所发官兵，听赫业、瑚里布统辖；西路官兵，听瓦尔喀统辖。两军会合时，毋得各分彼此，致有不睦；须同心协力，以副委任之意。

癸酉，命提督桑额领兵援沅州。先，是月朔，总督蔡毓荣奏：贼兵已抵清浪，逼近沅州；亟请大兵驰救。上因谕毓荣及鄂善、桑额等：闻贼兵逼近沅州，尔等前曾屡奏已调遣兵官徐治都、李之兰等率兵应援，何至今未报到沅？可速遣往。督、提俱在荆州，沅州要地，岂可独委总兵官崔世禄一人！应令桑额领兵疾驰赴沅，协同固守。蔡毓荣等亦宜酌量以行，大兵不久即至。

臣谨按：沅州为滇、黔门户，坚守沅州，贼可坐困。是时督、提俱在荆州，诚使分兵卷甲以驰援，世禄姑勿与战而凭城据险，遏其阑出之路，以俟大师之至；人心益固，

而势自倍矣。圣明洞鉴，深以独委世禄为失策，已早知其有他变；而沅州寻陷，果如上谕。自是，诸将禀成谟无不捷，而违则辄误。如神之智，岂师武臣所能及万一哉！

宣谕京师居民。上谕兵部：近闻京城小民惊恐，欲于城外西山处所迁移逃避，殊非朕抚安百姓之意。前已有旨，止令缉获假称朱三之杨起隆，与良民毫无干预，并无驱逐居民、令移居城外之事。即昨暂闭城门，因有人举首杨起隆潜藏大城之内，故行严缉，非有他故。尔百姓勿妄听讹言，致生疑虑；宜各安生业，贸易、居住如平时。尔部即转行五城御史、顺天府宛大二县作速刊示，通行晓谕。

江南江西总督阿席熙请发兵援湖广，止之。阿席熙请调所属官兵以备楚省告警，即遣发应援。上谕：大兵不日抵楚，两省官兵不必遣发。江南沿海濒江甚属要害，俱应有备。其江西水陆皆与楚、闽接壤，尤宜固守。阿席熙，其饬令镇将整顿兵马，于封疆扼要所在，加意侦探严防。

臣谨按：时闽逆尚未蠢动，两江晏然；分其兵以援楚，似便。而睿虑周详，诚以江西密迩楚、闽，因不可以不豫防。而江南财赋甲天下，国用之所取资；严兵以守，所以安民心而壮军实也。厥后江西扰乱、浙东亦弗宁，而江南一隅独屹立其间。虽贼薄徽州，旋即溃散，民得免兵革，竭其力于■〈亩犬〉■〈亩厶〉，以佐公家；而诸道之供亿，大半赖之。岂非其兵足以卫民，而不轻于调发之所致哉！庙堂神算，盖相天下地利之所急，而安定之于未然有如此。

乙亥，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之湖广、将军赫业帅师之四川。先是，勒尔锦等将行，上面谕之曰：行军之要，惟得民心为至要耳。所过宜厚加抚恤，严禁侵掠；诚能无犯及秋毫，则百姓获安矣。至吾兵士暴露良苦，亦宜拊循；其进止处所，谨设斥堠，善自周防勿懈也。南方卑湿，念吾军士远役，或不能其水土，猝有疾病；可致良医、予善药，好护视之。有能立勋绩者，即向所司支给赏赉，勿致逾时。是日，上御太和殿，内阁大学士捧敕印授勒尔锦。敕曰：兹以吴三桂背恩反叛，煽乱云、贵；爰发禁旅，声罪致讨。特命尔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察尼、都统鄂鼐、觉罗巴尔布、觉罗珠满、伯伊里布、护军统领伊勒都齐、额司泰、前锋统领硕岱等统领官兵，前往征剿。凡事与贝勒察尼等酌定方略，会议而行。其进剿事宜，缓则奏闻而进；如有急应进兵机会，或有一路、或应分路，与众商确进取，仍将进兵情形具疏奏闻。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严加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大兵一到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分别升赏。须

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经过地方，毋得搔扰百姓；归顺良民，加意抚恤：务体朕定乱救民之意。其行间将领功绩及重罪，俱察实纪明汇奏；各官有犯小处，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商酌径行处分。收取云、贵，剿荡逆贼，地方平地之后，酌驻两省要地，具奏候旨。尔等受兹重任，宜益殚竭心力，早奏肤功。钦哉。内阁学士捧敕印授赫业。敕曰：兹以吴三桂背恩反叛，煽乱云、贵；爰发禁旅，声罪致讨。特命尔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护军统领瑚里布为副将军，同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延布统领官兵由汉中府至四川，会同将军瓦尔喀等进剿。缓则奏闻而进；如有急应进兵机会，与众商确即行，仍将进兵情形具疏奏闻。凡事与将军瓦尔喀、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延布会议而行，毋执己见，不谋而动。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严加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光破贼胁从，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俱与分别升赏。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经过地方，毋得骚扰百姓；归顺良民，加以抚恤：务体朕定乱救民之意。其行间将领功罪，俱察实纪明汇奏；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除死罪外，其余大小罪过，俱与众将商确，径行处分。收取云、贵，剿荡逆贼，地方平定之后，具奏候旨。尔等受兹重任，宜殚竭心力，早奏肤功。钦哉。勒尔锦、赫业跪受毕，上亲行告类之礼；次祭旗纛毕，还出西长安门。王以下、副都统以上，俱令乘马驰而过，上目送之。复遣内大臣、礼、兵二部大臣饯于郊外。

己卯，发察哈尔兵驻防衮州。副都统玛哈达往驻衮州。至是，添发察哈尔前锋护军骁骑兵往，与玛哈达同防守。

庚辰，命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遣兵先赴荆州。总督蔡毓荣奏至，称贼于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沅州，总兵官崔世禄被执；澧、辰路梗，楚疆危急。上览奏，令顺承郡王于所领兵内每佐领先出骁骑二名，以都统一员率之，继都统巴尔布之兵速往荆州；并令都统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勒都齐、额司泰等于所领护军内简选肥马，以护军统领一员率之，继前锋统领硕岱之兵并驰赴荆州。

命都统尼雅翰为镇南将军，驻防安庆。调往驻衮州副都统玛哈达俱往安庆；其前发衮州察哈尔官兵，以副都统席布领之，亦赴安庆。

癸未，命副都统根特巴图鲁驻防衮州。

谕兵部宣谕湖广军民。时大军云集楚省，上因谕兵部：近因吴三桂背恩反叛，已遣

大兵前往征剿；闻楚省百姓有先惊避者，轻离家室，恐致失所，朕心深为悯念！向来大兵纪律严明，所过并无骚扰；今宁南、靖寇大将军启行，朕复面加诫谕，务令秋毫无犯，安辑地方。逆寇煽乱，不过一隅；大兵到日，立见荡平。该地方军民人等俱系朕之赤子，遣发大兵原以卫民，何必妄生惊恐。着地方官广行宣谕，俾其各安生理，勿致流离，以副朕定乱安民之意。尔部即行湖广督、抚、提、镇等官，通行晓谕。

甲申，调德州诸军从将军尼雅翰赴安庆。德州、沧州及顺义等十处驻防满兵四百名调集德州，命尼雅翰将之。尼雅翰等寻奏请增兵，竟往武昌；俟王师克定湖广，臣愿率兵从广西进取。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令尼雅翰、席布仍领德州等十二处官兵往衮州，与玛哈达会兵，分而为三：择马肥者尼雅翰、席布领之，先往安庆，其察哈尔兵亦同往；余兵以根特巴图鲁领之，防守衮州。议入，报可。尼雅翰临授之敕印，令玛哈达、席布同预参赞军务。

丁亥，命江宁将军额楚、镇江将军王之鼎，遣兵驻防安庆。侍卫夸塞自荆州驰还，奏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奔岳州。上谕：安庆居上游，为江南要地，令将军额楚遣副都统一员，领满兵千名由陆路往；王之鼎于汉军暨绿旗兵内合选千名，遣副都统一员，酌领沙船由水路往。尼雅翰将德州、沧州及玛哈达之兵共选六百人，速抵安庆；即以尼雅翰统之。

命都统觉罗珠满将兵速赴武昌。上谕珠满：闻巡抚卢震已弃长沙，奔向岳州；朕念武昌重地，不可不豫为防守。尔可率兵急往；如有贼至，务期保固地方。贼势倘众，勿轻与战；或武昌无警，即于岳州以北水路要地驻防。又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比闻长沙巡抚卢震弃城，向岳州来；朕念武昌为省会要地，已令都统珠满率兵急往防御，王将所部护军每佐领拨一人速赴珠满军前。王师抵楚后，如武昌无事，可与贝勒会同将珠满之兵酌量调遣。又谕副都统玛哈达：俟将军尼雅翰至衮州选兵去后，尔将所余官兵分领其半随往江宁，与将军额楚同守。其余官兵，留与参领噶笃浑、沙纳哈仍驻衮州。马若疲瘦，则向河、漕诸臣办取船艘，星夜速往；其马仍由陆路前去，毋至迟缓。

戊子，命副将军瑚里布等速进四川。先是，上谕瑚里布、署前锋统领穆占：尔等率领前锋护军兼程疾赴西安；或军中马有疲乏者，即取西安绿旗官兵马匹驰行。倘更不足，取满洲官兵马匹，即以尔等所留马补给之。可追及将军瓦尔喀，继进四川；与瓦尔喀合兵之后，何处设防、何处驻扎？尔等相机区画。如有可进云南之机，必俟将军赫业定议以行。至是，四川巡抚罗森遣人奏言：蜀省军心，颇怀携贰。上恐有意外之卢，随令瑚

里布、穆占轻骑速进，并论赫业、瓦尔喀、副都统佛尼勒等大兵进川之后，宜一切加意慥慎，勿得玩忽；其军中行止，当谨严斥堠，勿堕诡计。又谕总督哈占以秦中绿旗官兵当拊循得宜，更加鼓励兵将保障地方。

命海澄总兵官马化麟提督四川军务。时四川提督郑蛟麟补授銮仪卫使，以化麟代之。寻以道梗不得进。命蹔留荆州军前。

申谕京师居民。上谕兵、刑二部：近自逆犯杨起隆诈称朱三，煽惑愚民，潜谋不轨。其党相继缉获，俱经审明，重者正法，其株连者业行省释。除首逆杨起隆、张子房、金玉环、郑得胜仍严缉务获外，其余党与概从宽免缉；以后着改行从善、恪遵法纪，勿得自干宪典。军民人等俱宜各安生业，不得听信讹言，自生疑惧；旁人亦不得妄行搜拿首告，借端吓诈，扰害善良。尔二部即出示通行晓谕。

己丑，前锋统领硕岱兵抵荆州。

命副都统佟国瑶为郧阳总兵官。上谕兵部：郧阳地介三省，中多旷土；山谷扼塞，奸民易于啸聚。恐有窃伏其间与贼应和者，又逆贼或乘间侵犯；令副都统佟国瑶为总兵官，驻防弹压。

臣谨按：郧阳地旷而险，皇上洞悉形势，设使置镇；使三省犬牙相错之区，屹然有重防。所以洪福后虽内叛，寻至奔逃；贼始终不敢窥郧。况荆、襄有屏蔽之势，云、夔有控制之形；其资捍卫者更大也。

郑蛟麟、谭洪、罗森、吴之茂以四川叛从贼。时陕西总督哈占奏至，称四川总督郑蛟麟与川北总兵官谭洪合谋反叛，洪为伪川北将军、蛟麟为伪总督将军。川湖总督蔡毓荣寻亦驰奏：四川巡抚罗森、总兵官吴之茂背恩从贼声言兵一出汉中、一下夔州；随调彝陵总兵官徐治都仍回原汛，以备不虞。

庚寅，命都统席卜臣为镇西将军，往守西安。上谕议政王等：大兵进剿四川，秦省为接壤要地。其授都统席卜臣为镇西将军，接济大兵，保守西安等处；令副都统巴喀德业立偕往。

命原任浙江总督赵国祚提督江南军务、阿思哈尼哈番王永誉提督河南军务。时江西、

河南各增设提督一员，以资调发应援故也。

辛卯，遣近侍纳尔泰至荆州。时上命纳尔泰传谕总督蔡毓荣、鄂善、提督桑额等，近所属地方虽有沦陷，尔等不必怀忧。朕闻尔等戮力共保荆州，甚为可嘉！俟王师之至，恢复疆宇，是即尔等之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续当即至，或马匹疲瘦，可以马助之；刍茭之属，豫储勿误。

提督桑额、总兵官马邦宁领兵赴常德。

壬辰，录用投诚官兵。上谕兵部：各省投诚官兵有堪效力者，准入督、抚标下，量材录用。

命副都统科尔昆领兵赴汉中。兵部奏：先奉上命，副都统科尔昆兵驻防西安；今镇西将军席卜臣已奉命往西安行守，科尔昆之兵应前往汉中；并遣汉军副都统吴国祯率领汉军每佐领兵二人以益科尔昆之兵，自后继进。上从之。又谕将军瓦尔喀、副都统佛尼勒：尔等久历戎行、素称谙练，朕可无西顾之忧。但大兵至蜀，或绿旗已叛官兵、或吴逆伪属官兵有来降附者，随宜抚纳。仍应密为防闲，其严设巡哨、整饬营垒；尔等自能周知，无庸再谕。兵部郎中托必泰前奉使往蜀，今郑蛟麟既叛，度必羁迟不还。尔等或令人持书往谕，大略言尔虽反叛，朝廷犹念从前效力，着有成劳；一时出于迫胁，固不可知。尔在京子孙、家产，并未按法收系。可将托必泰速行遣还；否则，大师压境，克复城池，将悔莫及矣。至绿旗兵叛，官兵相机招抚；在尔便宜行之。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

康熙十三年二月乙未朔，宣谕长沙官吏。时贼势逼近湖南，长沙人心摇惑，上命吏、兵二部传谕长沙诸处文武各官：逆贼吴三桂虚声恫喝，以致巡抚卢震弃地潜逃，已行拿究。湖南文武各官仍能保乂百姓、固守地方，允称尽职；事平之日，从优加恩。

护军统领伊勒都齐兵抵荆州。

丙申，护军统领额司泰兵抵荆州。

戊戌，命给王辅臣世职。辅臣本秦人，少年无赖；从姜瓖为部将，同瓖反。王师逼大同，杀瓖来降；隶于英王，后没入正白旗下。世祖皇帝闻其壮健，留为侍卫。经略洪承畴往湖南，令从征；所在多战功，授总兵官。寻由援剿总兵官升陕西提督。是时，遣其子继祯至京首逆扎，因命给三等精奇尼哈番，并授其子继祯为四品京官。

庚子，都统觉罗巴尔布兵抵荆州。

甲辰，将军席卜臣帅师之西安。

乙已，谕都统觉罗巴尔布守常德、觉罗珠满守长沙。上谕巴尔布及护军统领伊勒都齐、额司泰、前锋统领硕岱等：常德为水陆冲要之区，不可不预加防守。大将军兵未至之先，宜令护军统领一员率每佐领护军一名，同硕岱率前锋兵尽移赴常德，谨守地方。

巴尔布并所留护军统领率兵暂驻荆州，俟大将军兵到后，即进守常德。如巴尔布至常德，其先往常德之护军统领可即移镇长沙，与都统珠满合兵俱听王指挥。朕遥度兵势，似宜如此。尔等身在地方，倘势有难行，仍当相机调度；不必固执，虑违朕命。又谕珠满及副都统阿进泰、肯齐赫等：前谕尔等统兵镇守武昌、岳州。兹念长沙乃武昌咽喉之地，又为武冈、宝庆州郡水陆要途，且壤连粤西；尔等若进驻长沙，既兼防水陆之冲，更可壮粤西之势。俟大将军兵抵荆，当即遣护军统领一员往助尔等，协同防御。尔等启行之日，可即闻之巴尔布等；并移檄广西将军、提、抚诸臣，言我兵已抵长沙、保固湖南，尔等当各守疆土。朕遥度兵势，似宜如此。至军中情形，或有难行，仍当相机调度；不必固执，虑违朕命。是日，谕兵部：逆贼吴三桂反叛，闻警之初，即调总兵官徐治都守常德，旋复撤回彝陵。徐治都能久捍危危疆，可嘉！事平之日，及所属将弁，该部一并议叙。其标下兵丁扼守要地、往来奔驰，殊为劳苦！着总督蔡毓荣酌量加恩赏赉。

臣谨按：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水陆之冲，坚守以挫贼，则全楚之势俱在我矣。圣谟区画，了如指掌。苟是时守臣能戮力固守以待大兵旦夕之至，而巴尔〔布〕、珠满等受命疾驱以赴其急，援兵集而人心固，贼虽阑出沅州，而前有坚城，顿兵疲敝，进退狼狈，旋必溃亡。祗由卢震先奔、杨遇明内叛，人心已摇；而两将之援军，复逡巡而不进：二郡坐失，而岳州寻亦陷。宿师几年，然后收复。于此益服宸衷先事之谋扼要制胜，详密而深固也！

丁未，命将军尼雅翰帅师赴武昌。初，原任广东提督杨遇明素与三桂有旧，以老乞

休，携家寓常德；其子宝应，任云南知府。及三桂反，授宝应为伪总兵，以兵犯常德；遇明内应，知府翁应兆从之，常德遂溃。总兵蔡毓荣以闻，上随谕：前往安庆将军尼雅翰于所领兵内简选壮骑并前调江宁京口副都统二员、兵二千名，一并前赴武昌、长沙等处；与都统珠满会商而行，兵马各自统辖。尼雅翰仍带将军印；余兵令副都统席布领之，仍驻安庆，以待护军到日牧养马匹。其京口副都统所领船艘，令尼雅翰酌量带往武昌；席布所领护军骁骑，亦量留与船艘。

臣谨按：先是，预遣重兵云集安庆，据上游之势，扼长江之险；故虽武昌兵单、湖南震动，而安庆之师朝奉调发，可以夕赴，无鞭长不及之虑、无远征劳顿之苦。且在金陵者，旦夕可以移镇安庆；在袞州者，旦夕可以移镇金陵。数千里之间，星罗碁布，于以见庙谟之深远焉。

己酉，都统罗珠满兵抵武昌。寻湖广巡抚张朝珍疏至，言常德水陆四冲，为我兵必争之地。今荆州已宿重兵，岳州尤当固守：庶可兼顾长沙，以通粤西声息；又可捍蔽省会，以壮长江上游；更可与荆、澧犄角，为进逼常德之势。宜急措置，以固要地。上以都统珠满顷遣往长沙，今既抵武昌，又调将军尼雅翰领兵继往，会商机宜；如尼雅翰未至，听珠满于岳、长二府择要固守。

壬子，总督蔡毓荣奏，提〔臣〕桑额等领兵回荆州。毓荣奏：本月初八日吴三桂兵至澧州，方渡河，澧州城守官兵以城叛应贼；提臣桑额、镇臣周邦宁自常德还至州，城外孤军，不能迎敌，不得不退回荆州。乞大兵星驰剿御。

甲寅，命都统觉罗巴尔布进兵湖南。当澧州未叛时，巴尔布奏称：臣与护军统领伊勒都齐、额司泰、前锋统领硕岱率兵以次抵荆州，探闻贼陷沅、辰，常德继叛，四川全省又变。提督桑额尚在澧州，屡请大兵救援；臣等随发前锋护军二百人赴澧驻防，今不难进取常德。但恐既得之后，守城则乏刍粮、守江又无舟楫。况闻川贼将犯荆州，若两地兵分，则势力亦分；虽取常德，终属无济。故臣等会议，暂驻荆州牧马；俟大将军王到日，举师齐进。至是，总督蔡毓荣奏称：长沙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以城叛降贼。上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前都统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勒都齐、额司泰等率兵已于二月初旬早抵荆州，是时常德、澧州尚未有变，理应稍休马力，速赴常、澧以戢兵民；乃迟久不前，以致常、澧相继皆陷。近闻长沙亦有变，可俟都统鄂鼐等兵至荆州，令其镇守荆彝诸处；即令巴尔布等进兵攻取常、澧，以定兵民之心。其鄂鼐所领汉军，并趋赴荆州。又襄阳为我师来往之冲，蜀寇必窥之地；在王军前汉军都统、副都统可酌率汉军

官兵，留镇襄阳。先是，上谕勒尔锦：近闻常德已叛，四川夔州所在贼氛甚炽；都统巴尔布兵力虽盛，倘须两路堵剿，更宜增兵。王可于所率骁骑内拣择肥马每佐领拨二、三人，每翼以副都统一员领之，速赴荆州巴尔布军前。若不得肥马，难于前进，听王酌量以行。

乙卯，宣谕广西将帅。上谕广西将帅孙延龄、都统线国安、巡抚马雄镇、提督马雄等：保固粤西，实尔等是赖。今大师已抵武昌，倘贼犯武冈、宝庆、长沙诸处，尔等率所部官兵追剿共后、大兵迎击于前，量此逆丑，自可克期扑灭。以朕遥度，自宜如此。尔等身在地方，必有确见；宜同心协力、谋定后举，以赴朕倚任至意。事平之日，自将帅以至卒伍，皆当不吝重赏。凡有机密军情，可启宁南靖寇大将军及武昌所在各将军、都统军前；彼处如有军机，亦令与尔等知之。

己未，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分官兵防守襄阳。勒尔锦奏称：臣等行至彰德，据护军统领伊勒都齐等报称：常德已反，贼兵自蜀道直抵巴东。臣恐襄阳危急，随令都统鄂鼐并每翼两副都统率每佐领骁骑三人、汉军二人，驰赴襄阳防守。及接上谕，即令鄂鼐速至襄阳，侦探郧阳一路情形；如郧阳无警，即令两副都统率每佐领骁骑二人，径往荆州都统巴尔布军前。疏入，上又谕勒尔锦曰：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向自海上投诚，其才甚庸，所属官兵率皆藐玩；将来虑有他故。可将汉军官兵留镇襄阳，即以此意密谕之。但不必防闲过甚，恐致漏泄，以速其变。

庚申，申谕大将军等严禁兵士侵扰百姓。上谕兵部：前大将军、王、贝勒、将军、大臣等出师之时，曾经面谕：凡大兵所到地方，毋得苦累百姓，肆行抢掠，侵及妇女；各令严加禁饬；谆谆告戒，不啻再三。近恐无知之徒不遵纪律，扰害良民；其速行顺承郡王、贝勒及各路将军、大臣等：凡经过处所，兵丁厮役不得私离营伍，致犯民间秋毫；有违禁者，统兵主帅即行从重治罪。并移檄各督、抚：凡出兵之地，或有此等扰民者，听指名参奏。若兵主以及将领不加严束以致妄行骚扰，该督、抚知而不参，事发得实，将兵主将领即行议处，并治该督、抚以瞻徇之罪。应各令督、抚刊示，广行传谕。

臣谨按：前者出师之始，上之申明纪律，已加严矣。至是，曾无几时，复谆切戒谕；盖爱民之心，无刻而不惓惓也。至惩将帅以故纵之罚、予督抚以参奏之权，申之大法以曲用；其仁心可谓至矣。厥后禁兵之调发，相属必儆之以民生之不易、军行之或不戒欲，俾无犯秋毫，所过如时雨；盖皇上之心，如天地之泽物，风露雷霆，而生机未尝一日不流行也；如父母之爱子，噢咻长养，而疾病惨怛未尝一日不在己也。毋论良民皆吾赤子，

固闻声而感位；即其陷贼中者不能自拔，皆延颈企踵以望王师。故永清大定，若易然也。格天心、孚民望，实本于皇上爱民之一心矣。

命都统觉罗珠满守岳州。上谕珠满：一等侍卫毕桑阿来奏，尔称马匹稍肥，即往岳州防守，甚善。岳州乃水陆冲要之地，宜亟固守；今将军尼雅翰等率领沙船水陆兼行，以备应援。尔等前往岳州，并趣尼雅翰等速行。又谕都统觉罗巴尔布：毕桑阿来奏，尔等曾言岳州参将难于信任、且兵力单弱，请遣提督桑额、总兵官周邦宁往岳州防守。今度桑额、周邦宁前去已迟，可将偏巡沅抚韩世琦军前游击哈什库即充岳州参将，选绿旗兵速往岳州。

臣谨按：湖南初警，皇上即命将率师防守岳州；盖岳州据洞庭之险，若贼窃踞以为巢穴，难于骤克。且平湖巨浸，舟楫易通，贼踞岳州则武昌亟资防御；所以逆寇稽诛数载，由诸将畏缩、岳州失守之故也。皇上固已洞悉之于始。及后趣兵进攻，已入洞庭，诸将犹以风涛险恶，请暂退师；诏旨严切，不许却尺寸。迨至收复岳州，捷书一闻，而师行遂有破竹之势；六年逋寇，不数月而薙狝殆尽：益知形便之地，为兵家所必争。圣明先事之防与善后之图，即遥度而皆如亲历，固非诸将所能窥万一也。

辛酉，命刑部尚书莫洛经略陕西。上谕吏、兵二部：陕西边陲要地，西控番回、南通巴蜀；幅员辽阔，素号岩疆。兹逆贼吴三桂煽乱滇、黔、四川从逆，秦省地处邻封，恐有奸徒摇惑，以致人心不宁。虽有督、抚、提、镇等官各尽乃职，但军务繁重，必须端遣大臣，假以便宜、相机行事，方可绥靖中外，保固边疆。刑部尚书莫洛前任秦督，深得军民之心，诸晓地方情形。兹特授为经略，率领满兵驻西安，与将军、总督会同措置，巡抚、提、镇以下悉听节制，兵马粮饷悉听调发。一切应行事宜，不从中制。文武各官，听其选用；吏、兵二部，不得掣肘。邻省用兵，当应援者酌量策应。如有军机，将军、总督领兵以行。俟湖广、四川地方底定，即命还朝。应兼职衔及应给敕印，尔二部会同速议具奏。及议上，命加莫洛武英殿大学士，仍以刑部尚书管兵部尚书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赐之敕印。

宣谕直省人民。上谕户、兵二部：逆贼吴三桂，心若虺蛇，行同枭獍；负恩谋叛，倡乱害民。当明季闯寇入京，三桂势穷来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投顺，优待有加，宠以王爵，托以腹心。嗣大兵克复黔、滇，岩疆初定，令其移驻防御，畀以事权。及朕即位以来，推诚益至：题授两省官职，听其选择；给养家口兵丁，岁费不赀。且欲其感恩知报，特加亲王；人臣之分已极，委任之专无比。乃去年伊自具疏求归故土，朕悯其久在

边远劳于戎事、年已衰残，欲令其父子祖孙得以完聚，准与迁移，遂其所请；复为之区画房地，资给行粮：眷念体恤，委曲周至。讵意包藏祸心，久蓄不轨；阳报起程日期，遽乃拥众倡叛：蹂躏百姓，窃踞城池，散布伪扎，妄为声势，以致邻近州县无知之徒，被其煽惑。又复假造讹言，潜行传布，以冀摇动愚民。种种狡谋，悖天蔑理。即屡次发兵，朕皆严谕将帅，令体朕轸念斯民至意，务期秋毫无犯，无非欲救济百姓、安辑地方。今宁南靖寇大将军王等率领大兵各路进剿，不日歼灭，以正天诛。三桂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行即悬首藁街，以泄神人之愤。犹恐小民未悉其由，辄相惊疑；不察虚实，妄行听信、立意一差，如蹈陷穽。邪正之介，即祸福之关；身家性命，所系不小。朕不忍赤子误罹法网，有伤天和。尔部即传谕直省督、抚，刊刻告示转行所属各州县，遍谕百姓；俾各安生业、勿听讹传，以副朕保全元元之意。

孙延龄反，执广西巡抚马雄镇。延龄乘滇、黔煽乱，心怀异图；又因都统王永年前发其过恶，衔之特甚。至是，将称兵，先执永年杀之，并杀副都统孟一茂等；发兵围巡抚马雄镇署，据守阳朔大榕溪隘口，桂林自此不通。三月初七日，两广总督金光祖以其状奏闻。

命陕西督、拨协理四川大兵粮饷。上谕户部：蜀地人民稀少，大兵所至，艰于供亿；陕西与四川接壤，馈运为便，令陕西总督、巡抚与四川总督协理供应。

癸亥，命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席布移兵江西。江西巡抚董卫国疏言：袁、吉二郡与长沙接壤，兵单势孤；请就近速发动兵，以资弹压。上谕：江西一省东接福建、南界广东、西通湖广，为三省要地；令前往兖州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前往安庆副都统席布率兵速赴江西省城，原驻江宁副都统玛哈达将自京所带甲兵移驻安庆。其察哈尔左右两翼官兵于兖州秣马之后，左翼官兵赴江宁，听江宁将军统辖；右翼官兵赴安庆，听玛哈达总管。

臣谨按：时闽、粤虽未动摇，而包藏祸心日久；得此重兵于江西弹压，遂使赋势阻绝。厥后三逆各困一隅，不得连结披猖、首尾相应，实赖此举以扼其吭也。

调真定总兵官张和善协守武昌。上谕兵部：驻守武昌满兵既往岳州、长沙，其防守南、汝之真定总兵官张和善即领官兵赴武昌协守。念军士自真定调赴河南、今又遣往武昌，实为劳苦；令各以白金优赍之。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

康熙十三年三月乙丑朔，命诸路设笔帖式驰递军情。时上以军兴孔亟，驿递奏报若如常期，或误军机；特令兵部每四百里置笔帖式一员、拨什库一名，以速邮传。自京至荆州，设笔帖式七；自河南郑州至武昌，设三；自直隶真定至汉中，设十。遇有警急军务，星驰接递；迟者以违误军机治罪。寻又谕兵部：江西驿路近为冲要，亦应设笔帖式驰递。自南昌至京计十一程，每程置笔帖式一员；遇有警，昼夜驰递。

臣谨按：兵贵神速，往昔羽书旁午，皆从驿传，别无他策，可使疾速。我皇上睿略非常，特于驿递之外，别设官以备驰驱。往来奏报，每一昼夜可行千余里；且互相更代，事无稽误、人不疲劳。诸将虽远在军中，而禀承庙算、恒如在几席之前。圣谟区画，尺一所传，亦星驰电掣于数千里之外；故能决机制胜，削平巨憝，用奏肤功。邮传之速，其有裨于军机者大矣。

都统鄂鼐兵抵荆州。

丙寅，暂停广东裁兵。广东经制，额兵七万六千八百二十人。康熙八年，议裁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人；除汰过外，尚有未裁兵六千余。至是，上谕兵部：粤东海疆，幅员辽阔；未裁之兵仍留之，以资守御。

丁卯，命都察院左都御史多诺、兵部侍郎勒布、内阁学士李仙根往荆州督理大兵粮饷。时诸臣往，赐之敕印。敕曰：兹以滇、黔煽乱，大兵进剿，军需浩繁，职任重大；必须专官综理，始克允济。特命尔多诺总理大兵粮饷抚民事务，勒布、李仙根协理大兵粮饷抚民事务。凡大兵所到之地，备办粮饷支给；如遇转输不便处所，与兵主王、将军等会同商酌以行。督、抚以下大小各官，有能不苦累百姓、不误粮饷者，许尔等题叙奖劝；如有苦累百姓、稽迟粮饷者，即行题参议处。支给大兵粮饷，酌量办理；解运粮饷，酌量取调官兵护送。其办理兵饷地方官如致迟误，护送钱粮官兵或不如数遣发、或护送有怠玩之处，应题参者即行题参、应治罪者即日治罪，仍综核钱粮出入，严察虚冒；招抚土著。大兵经过地方，流离百姓，务令得所。兼理湖广等处地方驿递事务，敕中开载未尽事宜，听尔便宜区划。尔等膺兹重寄，须持廉秉公、摅忠殚力，俾军储充裕、驿站无稽、民生乂安、地方绥靖，斯称委任。如因循怠忽或措置乖方，致误重任，责有所归；

尔等慎之！

庚午，命和硕额驸华善为安南将军，帅师镇守京口。副都统马思文、杨凤翔、内阁学士萨海同往。诸臣濒行，召入内廷，上面谕之曰：兹以京口地当要害，特遣尔等率兵往镇。虽驻其地，倘傍近有警，亦宜应援。军行往来与驻防之地，务严禁军士，勿得扰民。闻前者兵行所过，率多扰害；尔等当以为戒。否则，罪有所归。

壬申，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及诸将等进兵。上谕勒尔锦等曰：朕览都统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勒都齐、额司泰、前锋统领硕岱等奏，皆云以八月间进兵，恢复疆土。朕思云、贵尚未可轻进，必俟四川全定之后，方图进取。但湖南地界，南连粤西、东抵江右安庆；近长沙副将又已降贼，兵船尽为贼有：今惟当相机速取常德，以断长沙后路，使贼彼此不及应援。更以将军尼雅翰、都统珠满等统兵进逼长沙，则长沙之贼，非来降即弃城遁矣。如此，则贼胆自落，百姓早得归耕；于我进取云、贵之师，诚大有裨益也。若不急行攻取，使贼势渐增，妨民稼穑；我兵深入，刍粮转运，区处倍难。据理揆度如此；兵在千里之外，岂能遥为指示！但民心业已动摇，广西音信又隔。倘江西更有贼警，势必遣发禁旅；不惟馈饷浩繁，且恐兵民之心又生叵测。尔等前出师时，止言进取云、贵之期不过八月耳；今贼犹未至而已叛之长、澧、常德诸处乃亦欲待之八月，设各处再有变者，王将分兵以讨否乎？分之则兵单，以次扑剿，则马疲矣。为今之计，惟先取常德、长沙，以寒贼胆，方为制胜。王宜集众议以行。又谕曰：比闻逆贼吴三桂身至常德，王所统兵马稍加休息，进取常、澧之时，狡寇知不能敌，或出全力冒死以犯岳州、武昌，未可料也。王若进兵，当密示将军尼雅翰、都统珠满各于所往之地，酌其近远、约定行期，共图前进，庶几万全。其荆州、武昌两地军机，互相关白，务宜回顾武昌；王等仍相机以行。寻巡抚张朝珍奏至，称吴三桂兵水陆齐进，将犯岳州；密遣贼二人潜入州城，参将李国栋私行纳款。

乙亥，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抵荆州。

庚辰，耿精忠反，执福建总督范承谟。精忠素庸劣，然好乱乐祸；又为三桂煽惑，见湖南用兵，有异志，谋据福建。是日，给总督范承谟会议军事，至则执之，遂举兵。范承谟骂贼不屈，贼幽之；巡抚刘秉政从贼。杭州将军图喇以是月三十日奏闻。

甲申，命诸臣荐举人材。上谕吏部：大兵进剿逆贼，指日荡平；地方恢复之后，即应设官抚绥民生，料理事务。顷以需人甚急，已将汉军堪用人员，照该督、抚所请，发

往军前候用。其汉人中素有清操及才能堪任繁剧者，不拘资格，着汉官大学士以下、三品堂官以上据实保举，发往军前，与汉军官员一体并用；务期虚公举荐，有裨地方，以副朕广揽人才之意。

命副都统根特巴图鲁等援吉安、袁州，提督赵国祚驻防南昌。巡抚董卫国疏称：长沙张、夏二贼欲犯江西，袁州、吉安地方有累卵之危。请敕江南江西总督及防守江宁诸将领大兵速赴江西，相机剿守。上谕：副都统根特巴图鲁现驻南昌，若袁州、吉安有警，即率领满、汉官兵剿御；长沙有可乘之机，亦相机以行。根特巴图鲁前往，则南昌空虚可虑，令提督赵国祚即率官兵驻防。

乙酉，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官兵败贼于彝陵。时逆贼万余水陆齐犯彝陵，于江两岸各列五营。是月初四日，官兵奋力击败之，获其船；贼遁回宜都。是日，勒尔锦奏闻。

壬辰，命内大臣希尔根为定南将军、礼部尚书哈尔噶齐副之，帅师赴江西。护军统领桑格参赞军务，吏部侍郎舒恕、署前锋统领及先遣往江西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席布亦同参军务。

总督蔡毓荣奏，杨来嘉叛于穀城。襄阳总兵官杨来嘉于是月十五日叛，欲挟穀城官兵遁入西山；调南漳游击李文忠会兵代池，文忠不从，具文申报。毓荣以闻。上嘉文忠，授以副将职衔。

定录旗官兵赏格。先是，上谕兵部：凡绿旗官兵效力行间，立有破敌功绩者，理应议叙，给与官职、赏赍。部臣遵旨议：凡绿旗官兵攻城克敌等功，除已有定例议叙外，如阵亡殉难官员，自千总至兵丁例给恤银；而提督以至卫千总向未议及；其大小各官俱准荫子弟，而千、把总微弁不与。嗣后照级高下，俱准给恤银与荫。又如大兵所至之处，或敌人坚壁相拒、或大列阵势相迎，有能挺身先登以及越众冲锋者，各依论功次第授以守备、千把总等官。至如先跃敌船立功者，各依船大小等第授以都司佥书、守备、千把总等官：并各给赏银有差，以示鼓励。议上，从之，着为令。

谕都统觉罗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勒都齐速赴武昌。时武昌有警，故令巴尔布、伊勒都齐以文到日速赴武昌。

甲午，命副都统李林隆领兵赴襄阳。林隆率汉军官兵赴襄阳同都统范达礼协守，令达礼总统；如郧阳等处有警，达礼即酌量应援。

将军瓦尔喀奏克阳平关。时逆贼万余窃踞阳平关，布列营伍，设伏守险。是月十八日，瓦尔喀同署前锋统领穆占等率官兵进剿，自野孤岭直抵阳平，奋勇冲击；擒斩贼众三千有余，复取阳平关及三寨。

平定三逆方略卷五

康熙十三年四月丙申，谕诸将帅防御机宜。时奉使云南侍郎哲勒肯等还至武昌携有吴三桂奏章，将军尼雅翰疏闻。上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将军尼雅翰、瓦尔喀、赫业、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席布及平南王尚可喜、总督金光祖曰：将军尼雅翰奏言：奉使云南大臣已至武昌，有吴三桂奏本；朕思吴三桂素多狡诈，此中疑有诡计。如吴三桂服罪请降，王及将军等仍议招致之；益加警备，毋堕奸谋。即三桂束身归命，王等但以礼受降，其官属当益加严防；不可分散兵力，急于前进，务相机以行。

丁酉，总督蔡毓荣奏：洪福叛于郧阳，提督佟国瑶等率兵击败之。郧阳副将洪福，素与杨来嘉合谋；于三月十九日以所部兵叛，围攻提督佟国瑶署。国瑶同游击杜英率兵奋击，败之；福引兵宵遁。

己亥，革总督蔡毓荣职、降鄂善五级，俱留任戴罪图功。吏、兵二部奏：蔡毓荣总督川、湖，闻吴三桂反叛，不能安民心、固疆圉，不令提督桑额往守常德，至常、澧、长、岳相继陷贼；应革职。云南总督鄂善既奉旨与蔡毓荣公议军机事务，地方失守，罪亦难追；应降五级调用。上命蔡毓荣革职、鄂善降五级，各留任戴罪图功。

命内大臣阿密达领兵赴怀庆。上谕议政王等：顷安塘笔帖式向侍卫关保言：河北总兵蔡禄潜通叛镇杨来嘉，令兵丁借称捕鱼，披甲行走，有叛状；民心惊疑。着内大臣阿密达带每佐领护军一人、每旗护军参领一员速赴怀庆，详问蔡禄捕鱼之由。此行官兵，该部量给马匹。翼日，阿密达即率兵起行。

癸卯，调副都统德业立协守襄阳。上命经略莫洛、将军席卜臣、总督哈占于西安闲丁内选数百人，令其披甲、给以马匹器械；并席卜臣等所领兵内每佐领出骁骑一人，令

副都统德业立领赴襄阳，同都统范达礼镇守。内大臣阿密达事竣，所领护军亦令德业之率往，以资守御。其襄阳副都统托代，于德业立至时，即领其所部官兵赴顺承郡王军前。

甲辰，命平南王尚可喜、总督金光祖参酌军务机宜。先是，可喜奏言：孙延龄伪檄有三藩之语，闽省又倏告变；臣与耿精忠本系姻娅，不能不踧踖于中。窃臣叨王位，年已七十有余；虽至愚至陋，岂肯向逆贼再求功名富贵乎！惟知捐躯矢志、极力撑持，保固岭南一块土，以表臣始终之诚。奏上，得旨：王累朝勋旧，性笃忠贞，朕心久已洞悉。近复屡摅猷略，保固岩疆，厥功甚茂。揽奏披沥悃忱，深为可嘉！着益殚心料理，相机剿御，以副朕倚任之意。至是，上复谕兵部：平南王尚可喜所奏调遣官兵保固疆圉，忠诚显著；深为可嘉！两广一应军机调遣及固守地方事宜，着可喜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合力，务酌万全。

下巡抚卢震狱。先因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奔回，上遣部员往逮之。至是，至京，法司谳奏：震为封疆大臣，乃于长沙未变之先，委地潜逃，罪应死。上命下震狱。

命都统拉哈达为镇东将军，帅师驻衮州。先是，遣理藩院郎中马喇等调发喀喇沁土默特部落兵。至是，上谕议政王等：兖州驻防官兵既调江西，今授都统拉哈达为镇东将军，同副都统伯穆赫林、干都海率满洲、蒙古每佐领骁骑一人及所调喀喇沁土默特兵二千人往驻兖州；穆赫林、干都海参赞军务。寻拉哈达起行，上面谕之曰：尔等毋得犯民间秋毫，并严禁兵丁勿行扰害。其副都统穆赫林俟蒙古兵到时，随后遣发。

乙巳，以平南王尚可喜子之孝袭王爵。可喜奏称：太宗皇帝时，袭职之子，不论年长，必选才能。今臣年逾七十，若不早决于生前，窃恐偾辕于异日。臣察众子中，惟次子都统尚之孝律己端慎、驭下宽厚，可继臣职。至于军机战守缓急事宜，臣虽衰老，不能驰躯，然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指挥调度，断不至有误封疆也。疏入，上允之。

丁未，诏削夺孙延龄官爵，宣谕广西军民。上谕兵部：逆贼孙延龄原系定南王下末弁之子，本无才能功绩。祇缘定南王孔有德航海归诚、出师尽节，世祖章皇帝悯其忠勋茂着，官兵人等不忍分离，收合散亡俾为一旅，仍以所属官员统之；养赡加恩，概从优厚。迨朕御极，念延龄既配王女，理应量加宠荣；故授为将军，使之管理定南王所遗官兵，镇守粤西。在延龄叨冒荣阶，自应恪恭职掌，殚忠报效；乃莅任以来，屡有过犯。

及累经王永年等讦奏赃罪，部议从重处分；朕犹以定南王之功，曲加贷宥，仍令管

兵如故。近复赐以抚蛮将军之印，委任有加，恩宠罔替。不意延龄包藏祸心，背恩忘义，结连逆贼吴三桂辄行反叛，煽乱地方；国法难容，宜加显戮。令削其将军职衔；大兵指日进剿，立正典刑。但念其所管官兵系定南王所属，受恩累朝，忠义素着；必不甘心从逆，隳弃前勋。其所管人员及地方官兵，有能擒斩延龄投献军前者，优加爵赏；或以兵马城池纳款者，论功叙禄。或力有不逮，能自拔来归者，亦免罪收用。至于伊等父兄子弟见在京城、直隶各省者，概不株连；毋得心怀疑畏，自罹法网，负朕好生之意。尔部即速行遍谕。

调江宁诸处兵援浙江。先是，上谕江宁将军额楚、总督阿席熙曰：闽中告变，两浙需兵；杭州将军图喇等如调尔满兵时，令副都统一员、马兵千名水陆往援，尔等当预备以俟。尔兵若行，可调安庆察哈尔兵至江宁镇守。并谕杭州将军图喇、总督李之芳、提督塞伯理等曰：耿精忠反叛，尔等率领满、汉官兵应作何防御固守，相机而行。朕已敕驻防江宁满兵预备，若有需用满兵之时，向江宁调取。至是，福建事急；上复命江宁预备之兵不必俟调，副都统瑚图即统率从水陆速赴杭州、驻扎安庆副都统玛哈达亲率所部官兵及江宁左翼察哈尔官兵并速赴杭州，同将军图喇等酌行。将军华善于所部汉军内择马肥者五百人，令夸兰大二员领之，亦即赴杭州，听图喇等调遣。其安庆右翼察哈尔官兵移守江宁，华善仍令送赴京口。

臣谨按：耿逆倡乱闽中，两浙密迩贼巢，所关綦重；两浙固，则江南财赋之地安堵无虞。皇上烛知形势要害，故敕守土之臣尽力固圉；呼吸之间，援兵四集，贼进无所据，师老而溃，仙霞不守；盖扼要争先之效也。

吴应熊等伏诛。吴三桂初反时，执其子应熊、孙世霖等拘之。三月，兵部尚书王熙及户科给事中顾图奏请将应熊等速正典刑；疏入，下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既王等议覆，于是命将应熊、世霖处绞，其余人犯分别正法。复谕兵、刑二部：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穷窜来归，世祖章皇帝念其投诚，优封王爵，授之军旅，委以事权；异数殊恩，振古未有。爰及朕躬，特进亲王，倚任等于腹心，恩礼加于勋旧；方期感恩图报，殚极忠忱。讵意三桂以枭獍之资，怀徂诈之计，阴图不轨，自起衅端；藉请撤移，辄行叛逆；煽惑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已经遣发大兵进剿，刻期荡平。诸王大臣会议：反逆子孙理应诛戮，以彰国法，再三奏请；朕尚冀其悔祸自新、束身侍罪，未忍加诛。近览三桂奏章，词语乘戾，妄行乞请；诸王大臣咸以三桂怙恶不悛，其子孙即宜弃市，义难宽缓。朕思乱臣贼子孽由自作，刑章具在；众论佥同，朕亦不得而曲贷之也。法应如廷议，将吴应熊、吴世霖并其余子俱凌迟处死；但以应熊

久在近侍，朕心不忍，故将应熊及其子世霖处绞。其余应坐人犯，分别正法。所有干连人等情罪稍可矜原者，敕所司概行省释，以昭法外之仁。尔二部即通行晓谕内外军民人等，俾感悉朕意。

戊申，命给甘肃提督张勇世职。时勇举首伪书，并执逆使。上嘉其忠，因给一等阿达哈哈番。

己酉，增遣满兵守江宁。上谕议政王等：江宁满兵既分千人援浙，恐江宁兵单；可出包衣佐领兵千人、八旗每佐领骁骑二人往守江宁，以驻怀庆内大臣阿密达为总统，在京副都统拉哈吉、勒塔布为两翼领之。寻授阿密达为扬威将军。

庚戌，奖谕平南王尚可喜。可喜奏：逆贼吴三桂差奸细二人送书到臣，臣不胜发指！即擒执来使，将逆书一并解送。上谕：览王奏逆贼吴三桂差人投送约结逆书，王即将差来奸细二人锁拿解京并原书举发，具见王纯忠为国、坚贞不渝，屡着谟猷，岩疆攸赖，克副倚任之意；朕心深为嘉悦！事平之日，该部从优议奏。

命禁耿昭忠等于家。上谕议政王等：耿精忠背恩反叛，耿昭忠、耿聚忠虽与吴应熊不同，但系彼亲弟，国法亦难容纵；着并禁于一室。其属下官员，俱着闲住。议政王等又请并禁其诸兄弟，上从之。

辛亥，命都统赖塔为平南将军，赴浙江。上谕议政王等：副都统玛哈达、瑚图部下兵及将军华善所分遣兵，以都统赖塔为平南将军，赴杭州统领剿御；玛哈达、瑚图并同参赞。其杭州驻防官兵，仍听将军图喇哈辖；一切剿守事宜，赖塔、图喇商酌以行。

命副将军哈尔噶齐帅师暂驻江宁。将军希尔根等帅师之江西，是日起行。上命副将军哈尔噶齐、前锋统领觉罗舒恕领兵一半先行，暂趋江宁驻防；俟内大臣阿密达等兵至，仍赴江西。

癸丑，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官兵败贼于彝陵。是月初八日，伪将军陶继智、伪总兵张权元等自宜都率贼万余，水陆来犯彝陵；都统鄂鼐、副都统根特、总兵官徐治都等率兵进击，斩贼甚多，获船六十余艘。

甲寅，命选副将堪任总兵者。上谕兵部：总兵官职任重大，必得贤能，方可胜任。

今员缺甚多，尚未得人；着将副将内堪任总兵者开列具奏，以备任用。

宣谕从逆官员兵士。上谕兵部：逆贼吴三桂反叛，所在镇守地方文武各官因兵单力微，不能拒敌；欲弃城来奔，又惧国法难逭。迫于不得已，而附从者有之；或为奸计讹言所摇惑，无知而附从者有之。今大兵齐集，刻期剿灭逆贼，尽绝根株。朕念附从之徒皆朕赤子，一时迷惑，情非得已；恐大兵进剿，概行诛戮，朕心实为不忍！若有能自悔前罪，或献城池、或率兵卒、或斩杀逆贼头目献其首级来投者，俱行免罪；给以原官，仍论功议叙。若愚顽武弁执迷不悟、助恶不悛，部下有心怀忠义之士，或擒斩逆弁、或约献城池、或率领党类来投，俱从优议叙，授官给赏。尔部通行晓谕。

乙卯，敕诸路将帅大臣节核粮饷。上谕户部：各省用兵，钱粮烦费；其令出征王、贝勒、将军、经略、都统、经理钱粮大臣及所在总督、巡抚等，凡各处军需务期节省，兵马钱粮据实支散，悉除浮冒。

戊午，蔡禄谋叛伏诛。内大臣阿密达领兵至怀庆，擒获蔡禄以闻。上手敕谕之曰：尔行未逾旬，克济厥事，以遏乱萌；朕心甚为嘉悦！但人命关系最重，须严审得实，方可正法，毋得株连无辜。至所俘人口，散给士卒；宜重赏被伤者，以示鼓劝。至是，阿密达讯鞫得其谋叛实迹，奏请。上命将蔡禄父子并同谋者俱行正法。寻谕兵、刑二部：蔡禄系海上投诚之人，念其来归，加以职衔、给之世爵，复优擢河南河北总兵官；正宜殚竭忠忱，力图报效。乃潜蓄逆谋，欲应吴逆；治甲练兵，约期煽乱。经坐塘笔帖式密报，遣内大臣阿密达前往察勘，并不出迎；及入城至伊署，辄敢施放矢炮拒敌。因其叛形显著，俱已收执，奏请正法；朕恐有冤诬，复令详加审鞫。据其兵丁家人口供，俱称蔡禄造鸟枪、购骡马，与杨来嘉往来，同谋约应吴逆谋反情真；即将蔡禄父子并其侄蔡鼎席及同谋罪犯人等俱行正法。其余投诚垦荒弁兵事无干涉者，概不株连。叛逆法所必诛、良善务加绥辑，国有成宪；军民无得惊疑。尔二部即通行晓谕，俾咸悉朕意。

臣谨按：河南密迩畿辅，旁通秦、晋、齐、楚诸境，乃四达之区也。蔡禄叨居节镇，负恩思乱，与杨来嘉潜相构煽以应吴逆。若扑灭不早，则中州骚动，兵民为不宁矣。皇上一闻其状，随默运神机，夕发谕旨，命阿密达率兵以往；质明，即令启行：中外皆莫测所以。迨阿密达星驰至怀庆，出蔡禄之不意，俾弗暇措手，遂就执。讯果尽得其反迹，乃诛蔡禄父子，抚定其一军。是役也，师不逾旬，民无惶扰，而乱萌销遏；大河南北，安堵如故：皆由皇上之运筹至密而决策至速也。

命访海澄公黄梧等声问。上谕兵部：耿精忠反叛，海澄公黄梧、提督王进功隔越漳、泉，与浙江声问不通。着平南王及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江西巡抚、浙江将军、总督等由广东、江西、浙江设法遣人于梧、进功处确探消息；若梧、进功等能各守地方，令其固守。倘力单不能自守，广东、江西何处可通，着来会合。

命副都统根特巴图鲁等领兵赴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奏：据报吴三桂遣贼兵二万屯扎黄沙河，桂林兵民俱戴毡帽；若孙、吴二逆合兵一处，则势益猖獗。乞就近调拨大兵速来广东，会同臣兵剿灭孙逆。上命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席布等俟将军希尔根、哈尔噶齐等兵至江西，即率所部官兵急赴广东，同平南王尚可喜商酌以行。寻授根特巴图鲁为平寇将军。

己未，敕江南总督、提督防守崇明。浙江提督塞伯理奏：耿逆交通吴逆、结连郑寇，沿海一带皆可扬帆，直入内地。至江南崇明一邑孤悬海外，尤属可虞。上谕：浙江及江宁、京口诸处，俱已遣发大兵；崇明一邑虽云孤悬海外，亦有重兵驻防。但时方戒严，着江南总督、提督饬令崇明镇将严加警备；倘有贼警，总督、提督即会将军额楚、华善、王之鼎等公同谋议守御接应。

辛酉，诏削夺耿精忠官爵，宣谕福建军民。上谕兵部：逆贼耿精忠庸懦无能，痴愚寡识；祇缘伊祖耿中明航海来归，太宗文皇帝念其投诚之功，特奉王爵，宠眷优隆。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复加委任；令其统兵镇粤，中道殒身。其子耿继茂叨恩承袭，两镇岩疆，恪恭职守；朕眷怀勋裔，恩礼有加。及其病亡，尤深轸恤；特遣部臣颁赐敕谕，俾耿精忠袭封王爵。自伊祖父以及伊身，受恩三世，四十余年。在精忠赖祖父之余勋、冒朝廷之崇秩，自宜感恩图报，殚竭忠诚。不意包藏祸心，潜谋不轨，乘吴逆之变，辄行反叛，煽乱地方；罪恶昭彰，国法难宥。今削其王爵，遣发大兵进剿，指日荡平。但念其所属官兵及地方官员军民人等或被逆贼迫胁，虽怀忠义，莫能自明；恐大兵一到，玉石难分。有能擒斩精忠投献军前者，优加爵赏；或以兵马城池纳款者，论功叙禄。或力有不逮，自拔来归者，亦免罪收用。其直隶各省文武官员人等有原系精忠所属之人，概从宽宥。虽有父子兄弟见在福建者，亦不株连；毋得心怀疑畏，自罹法网，负朕好生之意。尔部即速行遍谕。

癸亥，宣谕平南王尚可喜。时可喜屡奏调发官兵征剿逆贼，复奏长江宜设舟师备御；上嘉之，令兵部以分遣禁旅、诸路调度情形移会可喜曰：今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及贝勒等率领大兵由常、澧进平云、贵，镇南将军尼雅翰、都统珠满、巴尔布等帅师由武

昌水陆进取岳、长直入广西，都统伊里布等帅师驻镇彝陵，都统范达礼、副都统德业立等帅师驻镇郧、襄，安西将军赫业、副将军瑚里布、西安将军瓦尔哈等帅师由汉中进取四川，副都统科尔昆、吴国祯等帅师驻防汉中，镇西将军席卜臣等帅师驻防西安；复遣尚书莫洛经略陕西等处，帅大兵居中调度；镇东将军拉哈等帅师于山东、河南、江南要地驻防，安南将军华善等帅满洲、汉军官兵同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于京口水陆驻防，扬威将军阿密达等帅师同江宁将军额楚等防守江宁、安庆沿江险要，平南将军赖塔帅师由浙江平定福建，浙江将军图喇帅师驻镇杭州兼防海疆，定南将军希尔根、副将军哈尔噶齐等帅师由江西建昌、广信平定福建，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席布等帅师赴广东会同该藩进剿。一切机宜，参酌以行。

平定三逆方略卷六

康熙十三年五月甲子朔，设浙江马站。上谕兵部：大兵进剿闽逆，凡奏报军机，止由水路，恐致稽迟；自杭至衢，令设马站七处，置笔帖式、拨什库以便驰递。

戊辰，戒谕往驻兖州蒙古塔布囊等。先是，上命喀喇沁部落四等塔布囊霍济格尔、土默特部落二等塔布囊善达等往驻兖州；至是，将行，上召见谕之曰：昔太祖、太宗定天下时，尔等祖父曾同心效力。朕体祖宗抚爱尔等祖父之意，恩典频加；念尔等生长朔方，以粤西诸路炎蒸，故不遣往。今特命镇守兖州，至彼须节慎饮食；凡有调遣，闻命星驰。朕遣尔等出师原为百姓，尔等亦宜善加爱惜，沿途毋有扰害。至于设巡逻、谨备御，军旅之事凡百加慎，勿得轻视，辄生怠忽。勉之。

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遣兵援岳州。上谕勒尔锦等曰：岳州水陆诸路，兵力单弱；王可于荆州所有甲兵每佐领内酌拨二、三人，以彝陵领兵大臣曾历战阵者一人统之，各备甲胄鞍辔，由水路速援岳州。如尼雅翰、珠满、巴尔布等尚未破敌，须俟援兵到，始可进战；非谓尼雅翰等不能击贼，正欲我军兵多力厚，大败贼众，挫其凶锋耳。范达礼等之兵足守襄阳，可令德业立等之兵暂往荆州驻守。王、贝勒、大臣身在地方，自能谙晓机宜；应行之事，即听尔等裁酌。如已得四川，当分兵三路进取云、贵。若逆贼将士来降，即赦前罪，厚加恩养。其以此播告江南，广为宣谕。至于贼兵各路来犯，分我兵势，又每声言渡江，狡情叵测；我兵日久，恐侦探疏懈，虽无贼之处亦宜加意提防。

庚午，命察捕奸究。上谕兵部：逆贼吴三桂虽窃伏常、澧，不日授首；但恐狡贼计穷，潜布奸细惑我愚民，及本地奸宄借三桂之名煽动人心，扰害地方，俱未可知。尔部

行文各省督、抚、提、镇，密察严捕；毋得藉端扰害良民，波累无辜。

辛未，谕平南王尚可喜等战守机宜。可喜奏：孙延龄叛形昭著，且自称安远大将军，移牒平乐、梧州诸府；伏候庙谟指授，协力荡剿，以抒皇上南顾之忧。上命可喜与总督金光祖、提督马雄等会同商酌：如逆贼孙延龄有可剿之势，即议进剿；若未可速进，则俟大兵协力剪灭。并令部臣传谕马雄固守所属，相机灭贼。倘贼盛难御，即率官兵赴广东与平南王、总督等协守，以俟大兵之至。

壬申，将军赫业奏拔朝天关。赫业等统兵前进，于四月二十八日抵七盘关，贼弃关遁。是月初五日，进至朝天关，伪总兵石存礼等率众万七千余掘濠立栅，连营相拒；我兵力攻三日，贼败走，遂拔其关，斩首七千有奇。

丙子，命江宁京口等处满、汉官兵习水战。将军王之鼎奏：耿精忠叛乱，贼■〈舟宗〉往来无定；应将分防江阴、瓜州战舰调集天宁洲，令右路总兵官率兵训练，以备战守。上允之，并将军阿密达、华善等以所统满汉军官并习水战。

丁丑，命给宁夏总兵官陈福世职。时福举首逆书，上嘉其忠，因给拜他喇布勒哈番。

庚辰，命经略莫洛议进兵机宜。敕谕莫洛曰：朕闻郑蛟麟来降，又闻克复朝天关，深为喜慰，斯皆诸将军谋略。顷者，岳州贼众拥聚，霪雨连绵，大兵不可直前；俟雨霁风顺，即水陆并进。吴三桂果在澧州，乘虚径袭其后，乃今日至要之机。如克复四川，可疾由交水取贵州或径取云南；其可否机宜，尔与诸将帅酌议密奏。

壬午命副都统拉哈领兵赴浙江。时将军图喇报平阳兵变，总兵官蔡朝佐被执。总督李之芳等又奏：逆贼曾养性至平阳，与叛将司定猷等会兵围瑞安；衢州一路，贼兵屯聚清海湖上，贼■〈舟宗〉出没，内地山寇复起。现在标兵四应不给，乞调近省禁旅弹压，以保万全。上谕：将军赖塔既抵杭州，可与将军图喇、总督李之芳、提督塞白理等会商平阳、衢州等处缓急机宜。犹恐势分力薄，其以驻扎江宁将军阿密达所辖包衣佐领官兵，令副都统拉哈悉领赴浙，听赖塔调度；又以驻扎兖州将军拉哈达所辖喀沁、土默特兵千人，令副都统穆赫林领赴江宁，听阿密达管辖。

甲申，加甘肃总兵官孙思克、西宁总兵官王进宝职衔。上谕兵部：总兵官孙思克、王进宝俱效力边疆，其优加孙思克三等，授为右都督；加王进宝一等，授为署都督佥事，

仍管总兵官事。

丁亥，平南王尚可喜奏刘进忠以潮洲叛。潮州总兵官刘进忠阴通耿逆，于四月二十日叛变，拥兵与续顺公沈瑞兵战；二十三日，遂引闽贼入城。

己丑，奖谕平南王下将士及广东官兵。上谕兵部：平南王尚可喜累朝勋旧，久镇岩疆，劳绩懋着。自吴逆等叛后，复能笃守忠贞，殚心筹划，屡抒谋略，保固疆圉；事平优叙，已有前旨。其藩下官兵及粤省文武官员兵士，皆能协力同心、克效忠顺，防御逆贼、劳瘁行间，朕心时切轸念。事平之日，俱从优叙赏。尔部即速传谕，俾咸悉朕意。

癸巳，命平南王尚可喜等宣谕广西官兵。上谕可喜及总督金光祖、提督马雄曰：叛逆孙延龄奏称督、提二臣诱臣下都统王永年等谋为不轨，暗托腹心掘通城堑，密约日期内外交攻谋杀臣身，并戕害城中百姓，事发兵变，遂将王永年等剪除等语。孙延龄交通逆贼吴三桂反叛，复以巧计离间居臣，饰辞具奏。然延龄虽叛，尔广西所有官兵原隶定南王，先因定南王为国尽节边疆，将所属官兵离散家口收合一处，使之完聚；复因王无袭嗣，以王女配延龄，授为将军，统辖兵马。今延龄虽背恩作乱，念其下官兵原随定南王效力，建功国家，累世豢养；恐大兵一到，概行诛戮，朕心不忍。前有旨如延龄改过来降，宽宥其罪。尔等不可因此遂缓进剿机宜，必延龄果悔罪归诚，尔等乃受降具奏。其所属官兵感念国恩，或杀延龄、或率众来归，俱从优议叙；即只身自投，亦收留恩养。仍出示晓谕定南王下官兵，俾悉此意。

平定三逆方略卷七

康熙十三年六月甲午朔，命兵部宣谕耿精忠。上谕兵部：耿精忠之祖仲明，于太宗文皇帝时航海归诚，优锡王爵；效力行间，劳绩茂着。及其身故，默勒根王不令承袭；世祖章皇帝追念旧勋，特允其子继茂仍袭王封，令两镇岩疆，为国藩屏。爰及朕躬，惓怀勋裔，恩宠有加。后览其病终遗疏，有地方兵民凋敝、贼寇未灭，死不瞑目等语；忠义肫笃，深切轸念！且因继茂之子精忠自幼曾为近侍，予袭王爵，仍镇闽省。朕以精忠必能绍祖父遗训，殚竭忠猷，无忝先烈；乃不意近为逆贼吴三桂诱惑、煽乱地方，弃累世之忠贞，构一旦之狂悖：既干国法，复坠家声。朕犹念其祖父前功，精忠系一时无知，堕人狡计，与吴三桂不同；故将三桂子孙正法，精忠在京诸弟照旧宽容，所属官兵并未加罪。今湖广遣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统领大兵，由湖南进剿云、贵；镇南将军尼雅

翰统领大兵，由广西进剿云、贵；安西将军赫叶及西安将军瓦尔喀等统领大兵已攻克七盘、朝天等关，直抵保宁，刻期底定全川，并剿云、贵：吴逆指日授首。定南将军希尔根统领大兵，由江西进剿福建；平南将军赖塔统领大兵，由浙江进剿福建；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统领大兵，由广东进剿福建；又遣扬威将军阿密达、镇西将军席卜臣、安南将军华善、镇东将军拉哈达等各统领大兵驻扎江南、京口等处，调度征剿：精忠歼灭，亦在旦夕。但念其祖父宣力累朝，洎精忠之身遽至覆亡，宗祀斩绝，朕心深为不忍！且吴三桂乃本身投诚之人，背恩反叛，自取诛戮；精忠祖父以来，受恩三世、四十余年，非素蓄逆谋首倡叛乱者比。尔部即传谕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荩遗言，革心悔祸、投诚自归，将侵犯内地海贼速剿图功，即赦免前罪，视之如初。朕以至诚待天下，必不食言；俾其善自审度，勿负朕保全勋旧之意。尔部即遵谕速行传知。于是，兵部奏遣工部郎中周襄绪及耿精忠下一等护卫陈嘉猷赍敕赴福建。寻又谕将军赖塔、图喇、总督李之芳、巡抚田逢吉、提督塞伯理曰：耿精忠作逆，蹂躏地方，大干国法；已遣发大兵于浙江、江西、广东三路进剿。但念其祖父曾宣力累朝，洎精忠之身遽至覆亡，宗祀斩绝，朕心殊为不忍！因遣周襄绪、陈嘉猷赍敕往谕；如精忠悔祸乞降，赦免前罪，仍恩遇如初。尔等不可因此遂误进剿机宜，必精忠果请罪输诚，尔等即受降来奏。若仍执迷肆逆不悛，其藩下官兵有心存忠义者，或擒斩精忠、或率众来降，俱优加恩赏；即只身自归者，亦收留抚恤。

庚子，命户部侍郎达都往浙江督理大兵粮饷。敕之曰：兹以大兵进剿闽逆，军需浩繁，职任重大；必须专官综理，始克允济。特命尔前往浙江，总理大兵粮饷兼管地方兵马一切事务。凡事，与总督商酌而行；有关提镇者，亦与商酌。文官布政使以下、武官副将以下，俱听尔节制。各官有能安辑地方、抚绥百姓、不误粮饷者，听尔提叙奖劝；如官箴有玷、废弛职掌、苦累百姓、挽输稽迟者，即行参奏。大兵粮饷，当预为办理，毋致临时有误；仍综核出入，严察虚冒。简阅兵马、整饬营伍，相机调遣，有应与将军等商酌之处，仍与平南将军、杭州将军商酌。凡有关于地方一切事务，俱尽心料理。敕中开载未尽之事，听尔便宜区画。尔膺兹重寄，务持廉秉公，摅志殚忠；俾军储充裕，民生乂安，地方绥靖，斯称委任。倘因循怠忽或措处乖方，致误重任，责有所归；尔其慎之。

诏叙赍彝陵有功将士。上谕兵部；吴逆作叛以来，湖南绿旗官兵降贼者众；惟彝陵总兵标下官兵克笃忠贞、坚守地方，近复两战彝陵，奋勇击贼，劳绩显著。若俟事平议叙，则效力之士，不得早沾国恩；可即行叙赍，以示鼓励。

癸卯，命将军根特巴图鲁等帅师定广信，进取长沙。巡抚董卫国奏：叛弁柯升勾连闽逆窃据广信诸处，麻棚地方贼兵继起。上谕将军希尔根等至江西时，根特巴图鲁等可先定广信。护军统领察哈泰原令进兵荆州，今改赴江西，为希尔根参谋。到日，希尔根于所领兵内每佐领出骁骑三人，付前锋统领舒恕率领，与根特巴图鲁合，为之参谋，由袁州进取长沙，夹剿逆贼。根特巴图鲁等进取长沙日期，须豫启顺承郡王知悉；将拉哈达所统每佐领兵一人，亦令副都统干都海率往江西与希尔根兵合，参其军务。

甲辰，命总理粮饷左都御史多诺等供应湖南军需。上谕多诺等曰：前遣尔等督理湖广通省粮饷，今闻岳州兵马草豆匮乏，尔等可分一人前往武昌备办。曩当太平之时，湖北、湖南巡抚二人分治；今军兴之际，不得仍以地方分属为诿。尔等会同湖北巡抚张朝珍，即选才能官员备办军需，无致缺乏。岳州马匹倘有不足，可将顺承郡王军前马量为拨给。又王师渡江或取宜都等处，所需舟舰，当于荆州预造百艘；其作何造办及需用工费，详议以闻。

丙午，调襄阳兵驻防蒲圻。上谕兵部：大兵进取岳州，自岳至武昌中途应设满兵防守。前自怀庆赴襄阳每佐领护军一人，即令其护军参领噶尔弼为副都统，帅往与湖广巡抚会议，并量带绿旗兵赴蒲圻县驻守。

命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帅师赴岳州；固山贝子准达等帅师赴荆州。上谕议政王等：逆贼吴三桂今于澧、岳诸处抗拒我师，且用奸谋摇惑军民之心，分我兵势；宜增兵速行剿灭。今令八旗每佐领出骁骑二人，并派察哈尔护军骁骑一半，又蒙古四十九旗内与京师稍近者如科尔沁十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克什克腾一旗、归化城二旗，共出兵万人，以旗下兵之半及蒙古兵六千，令固山贝子准达率往荆州；散置大臣多谟克图为署都统，参赞准达军务。又以旗下兵之半及蒙古兵四千，以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固山贝子彰泰、镇国公兰布率往岳州。所调蒙古兵俱限八月初一以前至京，择蒙古贝勒以下领之。寻理藩院以蒙古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列名奏请，上命科尔沁辅国公图讷赫、杜尔伯特部落台吉温布赴荆州，巴林部落贝子温春、台吉格呼尔图赴岳州。

庚戌，命副都统吉勒塔布领兵赴浙江。提督塞伯理奏：总兵官祖宏勋以温州叛。上命驻江宁副都统吉勒塔布率右翼察哈尔全军及每佐领甲兵一人赴浙江，会同提督塞伯理守御；将军拉哈达所辖蒙古兵，悉令署副都统宗室巴尔堪率赴江宁，听将军阿密达统辖。松江乃海口要冲，且与浙江连接，阿密达、额楚等可密咨提督杨捷：若以松江可虞，即

酌遣满洲蒙古官兵，以副都统一人领赴松江，与提督协守。在京满洲、蒙古每佐领出骁骑一人，汉军每佐领二人，以精奇尼哈番硕塔一等侍卫、穆森署副都统偕汉军都统释迦保领之，前赴兖州，与将军拉哈达会议行事。

辛亥，谕将军尼雅翰等进兵机宜。上遣侍卫二格赍谕谕尼雅翰等曰：尔等咨兵部称，马多羸毙，积雨弓软；朕虑此时进兵未便，恐尔等以顿师日久惧罪。夫以千里之外，军势曲折，知彼知己，岂可逆料！朕不欲速，惟图万全。尔等俱系大臣，听谋画以行。其军中情形及俘获贼兵言贼进止之状并尔等所见，俱密行陈奏。寻尼雅翰等奏：六月十七日，投诚伪守备薛麟兆等言吴三桂遣伪护卫至岳州，令贼将坚守，且趋进兵；贼将称待长沙造鸟机船到时，水陆入犯。又言贼营缺饷，全赖长沙水陆运送；长沙守兵不多。臣等议俟秋凉，相机进取。

壬子，命将军拉哈达赴杭州镇守。时杭州将军图喇以患病还京，上命拉哈达移镇杭州，代图喇掌将军印务，领其兵马及自京所遣汉军官兵。其镇东将军敕印，留付护军统领察哈泰，即令管理兖州官兵。其往江西兵，令署副都统公沃赫、穆成额领赴将军希尔根前。因谕拉哈达曰：镇守杭州将军图喇因病罢任，今浙江当多事之秋，杭州诸处殊为要地；以尔素有才能，遣往暂理杭州将军事务。尔抵杭州，可与副都统玛哈达、雅塔里、侍郎达都等会同商酌，务期固守封疆、抚恤将士，收拾军民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复谕拉哈达及赖塔曰：尔等皆国家股肱大臣，委任封疆重务；凡事须商确者，移会关通、协心谋画，以副朕委任之意。勿各执己见，虑有贻误。务念国事为重，用茂厥绩。

命经略莫洛遣兵守朝天关诸路。上谕莫洛曰：朝天关诸处关系要害，可于满洲汉军或绿旗官兵内酌拨防守，为犄角之势。粮艘至彼，递相护送，不为无助。至汉中虽有满兵，犹恐力单，且朝天关之外，尚有别路可通汉中；倘我兵深入后，奸宄窃发，据守鸡头关诸险，亦属可虞。一切机宜，尔当酌量以行。又念保宁未能即得，则我师益致劳顿；挽运粮饷，实为要务。其源源接济，毋令匮乏。

命副都统巴喀领兵赴顺承郡王军前。先是，上命经略莫洛遣副都统科尔昆进四川，马一豹赴汉中，将军席卜臣、提都王辅臣俱赴荆州。至是，莫洛奏称：科尔昆官兵已遣赴广元总督周有德军前，马一豹官兵已遣赴汉中副都统吴国祯军前。席卜臣则令率每佐领护军一人往汉中，总统马一豹、吴国祯等之兵；以副都统巴喀率每佐领骁骑一人，同提督王辅臣往荆州。上谕：贝勒、贝子等既率八旗及蒙古兵赴楚，王辅臣兵不必发荆州；或令辅臣从将军赫业等进取保宁，或仍驻平凉，听莫洛酌遣。巴喀即率兵赴顺承郡王军

前。寻莫洛又奏：逆贼固守保宁，且广元所属百丈关诸处贼众盘据，恐科尔昆兵力单薄；随令副都统吴国祯俟马一豹兵至，即率官兵前往广元。

癸丑，调广东兵援柳州。提督马雄奏：孙延龄逆众不下万五、六千人，臣虽坚守柳州，众寡不敌；祈令大兵速进应援。上谕：柳州乃广西要地，马雄既坚守请援，速行平南王尚可喜、总督金光祖酌发广东兵前往接应；如有机会，听平南王与提督会商进剿。

戊午，命山东提督段应举领兵赴浙江、将军赖塔帅师进福建。将军图喇奏：杭州兵单，请增兵协守。上谕：拨京口将军下绿旗官兵三千、江南提标官兵二千，调山东署提督事副都统段应举率赴杭州，仍听将军拉哈达节制。段应举既赴浙江，将军赖塔可率所辖满兵及绿旗兵五千进平福建。

命和硕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帅师赴浙江；多罗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帅师赴四川。上谕议政王等：浙江、四川两路，宜遣王、贝勒、贝子、公等前往剿贼。所以遣王等，非以诸将才能不足；念诸王、贝勒皆朕懿亲，指挥调度无所牵掣，守御征剿足增威重。可授和硕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同固山贝子傅喇塔率前锋一百七十六人、每二佐领合出护军一人赴浙江。又前调赴荆岳蒙古兵，令各分一千人，随王至江宁时，将此兵留驻；更调驻守江宁喀喇沁土默特兵，同赴浙江。授多罗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同固山贝子都统温齐、辅国公绰克托率贝子准达所领骁骑之半赴四川。其遣往王、贝勒、贝子、公下包衣佐领多者，甲士酌量带往；包衣佐领少者，以闲丁酌量披甲带往。至王、贝勒所驻地方，将军在王军前，则将军印不用；如别将兵，各用其将军印。寻又谕兵部：贝勒尚善等至岳州，将军尼雅翰、都统珠满、巴尔布、护军统领额司泰仍参赞军务。康亲王杰书等至浙江，将军赖搭、副都统拉哈、吉勒塔布仍参赞军务。贝勒洞鄂等至四川，将军赫业、瓦尔喀、护军统领瑚里布、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佛尼勒仍参赞军务。其余俱罢参赞。

辛酉，敕浙江诸将固守台、宁。提督塞伯理奏：温州属乐清等营相继降贼、黄岩总兵标下太平营亦叛，贼兵离黄岩止七、八十里；请速发大兵，保守沿海边地。上谕：乐清等营既相继降贼，则台州、宁波可卢；副都统拉哈所率包衣佐领兵且勿赴将军赖塔军前留驻杭州。副都统吉勒塔布及拉哈之兵，俱听将军拉哈达、侍郎达都同议调遣，保守台、宁等处；俟段应举兵到，令其固守地方。拉哈兵及副都统玛哈达兵，仍会赖塔相机以行。康亲王、固山、贝子至时，赖塔、拉哈达听王等指挥调度。

平定三逆方略卷八

康熙十三年七月丁卯，命提督张勇严饬边防。上谕张勇曰：边陲重地，恐奸宄窃发。卿乃封疆大臣，朕所简任，可率所属总兵等官固守地方；有妄行为乱者，严行缉治，以副朕倚任股肱之意。

癸酉，命江南绿旗兵习水战于黄浦江。先是，将军王之鼎疏称：耿逆潜通海寇，煽乱地方；沿江沿海，亟宜熟筹剿御。请于崇明沙船一百艘留三十以备巡逻，余尽泊黄浦江；遣满洲汉军兵配绿旗兵操演，以备策应。奏入，上敕将军阿密达等公议酌行。既阿密达等疏称：江南松江黄浦一带，现无警息。若拨满洲汉军往驻，则沿途百姓有供亿之累；派取民房居住，则土著之民有失业之虞。请止拨绿旗官兵不时练习。若黄浦江诸处有警，相机应援。上允之。

命大将军贝勒洞鄂等各率所部速进四川。经略莫洛奏言：大兵在保宁与贼相持，恐运馈日久，秦民必致疲苦。臣今亲赴汉中，酌量分路进发；贝勒洞鄂等若率众尽行，虑致迟滞。请敕贝勒洞鄂以所将骁骑并入康亲王军内，自率所部轻骑赴西安，旋进四川。上谕：洞鄂部下无多，所将骁骑既入康亲王军内，轻骑入川，兵力单薄；可令贝子、公等亦各率所部轻骑并力前进。

杨富谋叛，伏诛。时南瑞总兵官杨富隐匿在官盔甲、私置竹炮器械，暗招闽兵千余练习滚牌；与贼潜通，谋为内应。江西巡抚董卫国与将军希尔根等密商，于是月十一日以计擒之，实时伏诛。

乙亥，命将军希尔根等固守赣州、袁州。先是，巡抚董卫国奏：闽贼出犯杉关，新城失守。至是，又奏：贼攻破石城，声犯宁都。上谕：赣州乃入粤孔道，将军希尔根、巡抚董卫国等务会同商酌固守之策，并趣副都统干都海、署副都统公沃赫等速赴江西。复谕兵部：袁州与湖广接界，亦属要区；可令将军希尔根、哈尔噶齐、根特巴图鲁等，协心商酌守御之策，务期保固。寻以袁州副将赵应奎为袁临总兵官，驻防袁州。

丙子，命副都统喇哈领速赴衢州。总督李之芳疏奏：贼兵合力来犯衢州，臣标兵单可虞；请敕副都统拉哈统兵亟进，以壮声援。上谕：拉哈兵不必留驻杭州，速赴衢州与将军赖塔并力剿御；将军拉哈达、侍郎达都、副都统玛哈达、雅塔里等仍驻杭州防守。

副都统吉勒塔布之兵，视何处警急，即往应援。

戊寅，命平南王尚可喜等备交趾。总督金光祖奏：交趾知孙延龄叛逆，乘机蠢动，陈兵边界，其情叵测；请加防御。上敕平南王及总督、提督等严饬边将，不时侦察，仍增官兵防守险隘。

壬午，命副都统伯穆赫林率喀喇沁土默特兵速赴浙江。先是，上命副都统苏朗、署副都统额思赫率蒙古兵二千之江宁，即留付将军阿密达，令之驻防；其原驻江宁喀喇沁土默特兵，令苏朗等率赴浙江。至是，浙江贼寇蜂起，衢州告警；将军拉哈达奏闻。上谕：衢州正在危急，令副都统伯穆赫林率喀喇沁土默特兵自江宁速赴浙江，与将军拉哈达等会同剿御；副都统苏朗等仍率蒙古兵镇守江宁。将军拉哈达、赖塔、侍郎达都、总督李之芳既同任剿抚之事，一应军务，须共同商确，毋分彼此。如浙地何处有警，即相机应援。

命平南王尚可喜等固守梧江诸处。总督金光祖奏：梧州失陷，我兵据守梧江。上谕：将军根特巴图鲁等兵由袁州取长沙，进广西以袭贼后；则取道广东，必致迟久。可令平南王尚可喜、总督金光祖、提督马雄会同酌议，添发官兵规取梧州；否则，固守梧江诸处，相机剿御。

命经略莫洛等措置进川官兵机宜。将军瓦尔喀等奏：征四川总兵官王怀忠标兵因饷匮逃散，今欲剿贼，兵力单薄，运馈不至；乞发兵救援。上谕：康亲王杰书及贝子准达所部骁骑，俱令贝勒洞鄂率之以行。其大兵或仍据壕堑围守保宁、或因粮运艰难暂还广元，命经略莫洛、将军瓦尔喀等公同商酌。王怀忠标下逃兵，姑宽其罪；应如何抚纳，亦令莫洛商酌速行。

丁亥，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官兵败贼于岳州。是月十一日，贝勒察尼、将军尼雅翰等分部满、汉官兵水陆齐发，进攻岳州。伪将军吴应麒等率贼七万余，列鹿角、牌铳，陆路相拒；我兵奋击，大败之，斩首万级。舟师抵七里山，以炮攻贼，沈其船十余艘。

己丑，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帅师之浙江、大将军贝勒洞鄂帅师之四川。先是，杰书奉命征讨，候调蒙古兵到同发。至是，杰书奏；浙江告急，宜速往援，若俟蒙古兵同行，恐稽时日；请率兵先往。上遂命于是日启行。洞鄂亦同日率兵之四川。

辛卯，诏收葬耿精忠祖父骸骨。上谕兵部：耿精忠虽背恩反叛，其祖父投诚效力，累世旧勋，朕岂以精忠之罪，及其先人。大兵平定闽省之日，其祖父骸骨，仍许收葬。

八月癸巳，命给大将军等分兵印信。上谕兵部：诸路大将军止各给一印，倘分兵赴剿别无印信，则招抚贼寇、宣谕百姓及调遣防守地方两军移会机宜，何以为凭？其再给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印二。至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处有将军赖塔印一，再给印一。大将军贝勒尚善处有将军尼雅翰印一，再给印一。大将军贝勒洞鄂处既有将军赫业、瓦尔喀印二，不必另颁。若分兵他往，即以所颁印信付统兵者；复合一处，则收回所颁用大将军印。

命科尔沁公图纳赫严禁兵卒。上谕图纳赫曰：我太祖、太宗以来，尔祖父同心效力，佐定天下；尔国赋税，听尔自取。若尔国穷困，朕加意抚养。今闻调至尔所属兵卒，有掠取民物者；在京尚如此，况离此远去，岂不益肆抢夺！尔久历行间，务宜严禁兵卒，毋得恣行强横。如有乱法者，即会同贝勒议行惩治。且中夏炎热，尔众早晚饮食各宜自慎，以副朕轸恤军士之意。

命将军希尔根调署副都统公沃赫兵赴江西。巡抚董卫国奏：饶州营兵变余干，贼势猖獗。上命将军希尔根速调公沃赫兵赴江西，同副将军哈尔噶齐、巡抚董卫国、提督赵国祚商议剿灭贼寇，平定地方；仍檄江南总督阿席熙、安徽巡抚靳辅于饶州接壤所在增设官兵，严加防守。

甲午，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帅师之岳州、贝子准达等帅师之荆州。

乙未，命总督蔡毓荣率所部兵协同大兵进剿湖南。上谕兵部：王师进剿湖南，须用绿旗官兵；总督蔡毓荣管辖通省，可率所部兵随王师协力平定地方。又荆州地关紧要，进兵时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宜酌拨官兵防守。

丁酉，谕福建总督郎廷佐剿抚机宜。郎廷佐奏：耿逆背叛，勾连海寇虚张声势。但海寇止习水战，陆地非其所长！宜剿抚兼施，乘机底定。上谕：廷佐入闽之日，海寇宜用抚、精忠宜用剿，或用间；相机便宜以行。

壬寅，命海澄公黄梧子芳度袭其父爵。时芳度遣官黄蓝间道奏称：臣父于本年三月

二十六日病故，臣不得已权以父命送敕印贼处；仍密行招募，合旧兵共得六千余人。六月初四日，斩伪城守都督刘豹等三人，拒守漳州。惟望大兵入闽救应；臣侦知来路，随往迎接。上谕：海澄公黄梧自海上归诚，殚竭忠荩，镇守岩疆，劳绩茂着。据奏于三月二十六日病故，朕心深为轸恻！应得恤典，从优议奏。黄芳度设计全城，招集兵卒斩伪都督刘豹等三人，固守地方，以俟大兵；具见芳度能继父志，克笃忠贞，殊为可嘉！芳度应令袭公爵。今大兵由浙江、江西、广东三路进闽，芳度侦何路兵先到，即来迎会。既芳度兄一等侍卫芳世自陈生长闽地，深知道里情形；乞随大兵进剿，救援伊弟芳度。上因授芳世为随征福建总兵官，令同平南王尚可喜兵进剿福建。

命副将军哈尔噶齐为平寇将军。时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卒于军，副都统席布以闻；故有是命。

命治理历法南怀仁制火炮。上谕南怀仁曰：大军进剿，亟须火器。尔可铸造火炮，务加意精工，俾越山渡水，轻便利用。于是，南怀仁多造木炮等火器，陆续解送军前，以资征剿之用。

甲辰，增陕西绿旗官兵。先是，经略莫洛以秦省兵单，请添设绿旗兵万余，以资战守。上谕：增兵必须增饷，国家钱粮止有此数，兹大兵进剿浙江、江西、湖广需饷浩繁，尔经略所知。前因馈运不给，以致王怀忠等兵逃散。秦民供亿入川兵饷，已极劳苦。若增兵万余，贝勒、经略又统诸军深入；万一糗粮难继，恐禁旅有匮乏之虞，而绿旗兵复蹈前辙矣。经略身在地方，洞悉情形。或不烦增兵，即亲行入川；或必须议增，方可进发；或以秦省重要，不必亲行，遥措兵饷：其逐一详议以闻。至是，莫洛奏：陕西旧兵内王怀忠所率四千悉已逃散，今王辅臣又率二千以行。除此六千外，所增无多。盖增则战守调遣均有裨益，陕西得以保固；故臣以为增之便。若四川速定，则钱粮有资，而秦民又得息肩。臣仍宜亲统官兵协力进剿，平定四川。疏入，下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悉如所请行。上允之。

己酉，命将军赖塔等剿御宁海诸路贼。提督塞伯理奏：黄岩围困，请援甚急；又宁海、象山、新昌、余姚四县贼众蜂起，恐贼窃踞宁海，断我粮道：请速救台保宁。上谕：黄岩危急，杭州将军拉哈达已发兵赴援。今大将军康亲王已领兵赴浙，无庸别遣。其宁海等处贼众作何剿灭并救台、保宁之策，康亲王未到之先，听将军赖塔、拉哈达等商酌以行。

庚戌，申饬蒙古官兵。上谕图讷赫等：近闻蒙古兵违法扰掠，其严加禁饬。嗣后有不遵纪律者，自饶骑校以下，即审明正法。

辛亥，谕护军统领桑格进兵机宜。时桑格参赞江西军事，上手敕谕之曰：江右为粤东咽喉、江浙唇齿，所关綦重。今兵民之心或怀两端，若不先灭地方小丑，大兵难以前进。至袁州、吉安、赣州，尤属要地；若有失陷，则广东声息必至梗阻。广东梗阻，则势益危急。今令满兵驻袁，相机进取长沙；否则，固守地方，庶三府可保无虞。将军当亲统重兵以行，毋使兵力单薄，致有疏失。

臣谨按：吉安、赣州南通岭外，而袁州与湖南接壤，乃逆贼必争之地，均关要害。皇上预料贼必来犯，若守袁州，既可为吉、赣声援，又可以内捍西江、外略南楚；乃密授桑格以战守机宜，复命将军等统重兵往驻。未几，逆贼果侵轶袁州，赖兹兵力大创其众于西村之地，江西得以保固；而大兵亦长驱无梗，直抵长沙。皇上先机洞察，诚所谓坐照如神者也。

己未，命将军尼雅翰帅师由江西规取长沙、岳州。上谕议政王等：闻岳州三面临湖，贼于陆路一面浚壕筑垒，拒守颇坚，难以进取。应令将军尼雅翰率兵沿流赴江西与副都统干都海兵合并，率袁临总兵官赵应奎由袁州进复长沙，夹攻岳州，相度便宜以行。

平定三逆方略卷九

康熙十三年九月壬戌朔，命将军额楚等帅师赴徽州。总督阿席熙奏：饶州逆贼犯徽州婺源县。上谕：徽州，浙江接壤要地；将军额楚、署副都统宗室巴尔堪等于扬威将军所统骁骑并江宁将军所辖兵内酌量率赴徽州，堵剿逆贼。署副都统硕塔穆森以镇守兖州满洲蒙古骁骑移驻江宁；更发京师满洲蒙古每佐领骁骑一人，以正蓝旗王府长史雅赖、正黄旗一等侍卫阿喀尼为署副都统，率之往驻兖州。

命将军哈尔噶齐帅师赴袁州。巡抚董卫国奏：吴逆伪将军二人率猓猓数千来犯长沙；纠集群盗声袭袁、临，窥伺江西，已入袁州境内。上谕：袁州距吉安不远，吉安、赣州又通粤要路。今贼入袁境，将军希尔根等停剿抚、建诸贼，以兵分与将军哈尔噶齐率赴袁州，与总兵赵应奎并力剿御。其希尔根所余兵马，或进剿抚建、或固守南昌，相机以行。寻卫国又奏贼陷都昌。上复谕：将军希尔根、巡抚董卫国、提督赵国祚等速行剿灭；

江南总督阿席熙、安徽巡抚靳辅严饬接壤将弁，加意防御。

乙丑，调署副都统硕塔等兵赴安庆。先是，令硕塔穆森率师赴江宁。至是，因总督阿席熙奏贼逼祁门，上乃命硕塔等径趋安庆驻防。寻又调河南提督王永誉为安徽提督，率所部兵以往。

戊辰，命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详议进兵机宜。上遣侍卫乌丹塞瑚立传谕勒尔锦曰：朕手谕与王者再，所言似合机宜。又两遣侍卫往，未见王回奏。满、汉兵宜加抚恤，馈饷亦不易；若何进战，一在于王。今所在蠢动，岂不可虞！大将军出征，进止调度必待中旨，于古未闻；因王等与贼相持，朕不自暇逸，屡有敕谕，冀或有一当耳，非朕欲从中制也。王等始出兵时，兵亦不为不足；今四路进讨，王亦知之。四川兵取朝天关、阳平关在保宁与贼相拒，与岳州同。王等勿以四川兵将抵贵州，湖南兵可缓进，保宁较岳州城更坚也。康亲王进剿闽贼虽屡奏捷，朕不为喜。吴三桂乃贼渠，惟破岳州、澧州方可喜耳。王等初至军，言马未肥，又言天热多雨难行。今当可行之时，王等规取岳州、或渡江取澧州、或令都统尼雅翰往江西取长沙；此三事王与贝勒、诸将帅熟议以闻，勿惟朕谕与议政大臣之议是从。勉建良策，欣闻捷音。

臣谨按：扼险据要，制胜之上策。皇上深鉴乎此，以岳州诸处地属雄峻，屡命诸将速往据守，以逼贼锋；乃诸将不能奉行睿算，遂使形胜之地反为贼有。至是，上念三桂为逆徒渠首，澧、岳实荆、楚咽喉，必先取澧、岳。灭三桂，则群贼自望风而溃。故既以手敕谕勒尔锦用兵方略，又遣侍卫传旨令其相机规取澧、岳、长沙，谆详委曲，切中机宜：蔼如春温，凛如秋肃。勒尔锦等果能仰遵成画克期前进，则诸路悉平，贼氛迅扫矣；乃竟观望不前，坐失机会。迨诏旨屡趋，犹逗留如故，俾逆贼得为固守之计；旷日持久，糜饷劳师：皆勒尔锦等不奉庙谟之所致也。

己巳，命经略莫洛等进兵广元，规定四川。莫洛奏：臣于本月十一日由秦州进川，贝勒等到西安时养马继发，请命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副都统科尔昆等固守朝天、广元诸处，转运大兵粮糗；并敕将军等拒守保宁，以待大兵之至。上谕：经略莫洛身在地方，军机缓急，自有确见；令与将军席卜臣前往广元进取昭化，疏通粮运，平定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副都统科尔昆等于经略未到之先，将广元所有粮米运送军前。又广元兵少，甚属可虞；或令席卜臣兵先赴广元秣马以待、或候经略同发，俱令莫洛酌行。是日，又谕：鄖岭大二郎、小二郎诸处俱系险要，周有德、张德地、科尔昆等酌拨官兵固守，勿俾贼兵断我后路。若广元兵单、未便分拨，即移会莫洛、席卜臣

酌量调度。

癸酉，命署副都统雅赍等领兵赴江宁。总督阿席熙奏：徽州府及歙、祁门等县陷贼，江宁将军额楚于本月初七日率兵赴徽州进剿。上谕：江宁所驻大兵，将军额楚既率赴徽州；江省系水陆要地，即令署副都统雅赍、阿喀尼等停往兖州，率兵径赴江宁。其驻扎兖州汉军都统释迦保，俟京师新发禁旅到日，亦率兵速赴江宁。在京满洲蒙古每佐领骁骑一名，每翼委署副都统一员；汉军每佐领发兵二名，其派副都统一员，每翼委参领一员：率赴兖州驻扎。寻以一等侍卫诺敏、长史岳尔多为署副都统，并遣汉军副都统孙承祖率兵以往。

戊寅，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先定温州、黄岩诸处。提督塞伯理奏：黄岩失陷，总兵阿尔泰从贼。上敕康亲王杰书先剿灭浙省温州、黄岩诸处贼寇，平定地方，然后进剿福建。

命将军尼雅翰等赴援袁州，进取长沙。将军希尔根奏：吴逆遣贼来犯袁州、耿逆窃踞广信等府，今若分兵应剿，恐兵单不利。上谕：署副都统硕塔穆森不必驻皖，速赴南昌；到日，令署副都统穆成额率南昌兵速赴袁州，与总兵官赵应奎并力固守。署副都统公沃赫救进贤兵回日，亦赴袁州。若大兵未到之先贼势猖獗，赵应奎相机退保险隘，以待大兵之至。将军尼雅翰将所率江宁兵及硕塔穆森兵，酌量率赴袁州；统领副都统干都海、沃赫、穆成额等兵平定袁州，进取长沙。如吉安无警，其干都海兵听尼雅翰调度酌遣。又安庆系要地，汉军都统释迦保、署副都统雅赍、阿喀尼俱率兵速赴安庆，并趋提督王永誉刻期抵任。如安庆等处有警，令将军阿密达、华善等相机救应。

己卯，命和硕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帅师赴江宁；侍卫坤巴图鲁为振武将军，帅师赴汝宁。上谕议政王等：江南，天下要地，兵力单薄；其授和硕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派两佐领合出护军一人、上三旗包衣佐领兵每旗百人，复令简亲王除伊包衣佐领全军外，将所部人众酌选披甲，率往江宁，统辖将军阿密达兵及江南满洲蒙古、汉军，相机调度，保固全省。将军阿密达、额楚、华善、王之鼎、总督阿席熙，并同参赞。

又河南地广兵少，恐奸宄乘间窃发；令每佐领出骁骑二人，授侍卫坤巴图鲁为振武将军，率赴汝宁驻防左翼；遣副都统觉罗夸代右翼，以长史阿尔瑚为署副都统偕行。寻又谕：简亲王到江宁时，令副都统苏朗率蒙古兵一千往镇安庆。其安庆都统释迦保，率所部汉军速赴南昌镇守；到日，南昌署副都统硕塔穆森兵前往袁州，会合将军尼雅翰等

兵与总兵官赵应奎合力剿御。若苏朗兵到安庆时，署副都统雅赍、阿喀尼率所部兵亦速赴南昌镇守。

甲辰，将军希尔根奏复抚州。是月初七日夜，逆贼来犯我栅，我兵分路迎击，败之；于十一日恢复抚州。寻希尔根奏：闽贼东距建昌、滇贼西犯袁州，势难分应。若臣舍建昌而援袁州，恐抚州已复旋弃，江右何日可定；仍宜合力以剿建昌之贼。上谕：抚州虽不可弃、袁州亦属要地，希尔根兵可破建昌则进；若难以径进，且镇守抚州，令将军哈尔噶齐仍率兵援袁。至于所复地方，更令总督、提督发新募兵速赴将军军前，以资守御。

命江西巡抚白色纯赴赣抚定人民。上谕兵部：今将军希尔根等击败贼众、恢复抚州，不久即定建昌、广信诸处，亟须抚安百姓；其令巡抚白色纯星赴赣州。尔部速行移会。

乙酉，诏复续顺公沈瑞官爵。平南王尚可喜奏：续顺公沈瑞身陷贼中，不甘从逆；屡遣人通言，请兵拯救。臣因遣官兵赴闽接应，今已迎回粤东。上谕：续顺公沈瑞不甘从逆，挈家回粤，情属可悯！令复还原爵，仍管伊标官兵驻扎广东。

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帅师规定广西。时总督金光祖奏：广西提督马雄、左江总兵官郭义降贼，全省变动。上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每佐领护军一人、侍卫坤巴图鲁所带每佐领骁骑二人并王所属包衣佐领护军骁骑速赴广东；令都统觉罗霍特伯、郎素，副都统吉图堪、珠拉禅偕往，以郎素为署护军统领。兵至江西日，或由袁州进取长沙，平定广西；或径抵广西，剿灭叛逆：听大将军王与都统等商酌以行。又每佐领出骁骑一人，付侍卫坤巴图鲁随后率往汝宁。寻又命辅国将军瓦山随大将军安亲王进讨。

丁亥，将军额楚奏复徽州，命即帅师进取饶州。先是，上策额楚不日必取徽州，恐取徽州后额楚等按兵不进；谕令克城之日径赴江西，速取饶州。至是，额楚奏言：败贼绩溪，克复县城。本月十八日，乘胜进至徽州；贼望风溃遁，郡城遂复。时巡抚靳辅报贼逼池州，上命额楚等量留兵驻徽州，速行进取饶州，会合江西兵。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

康熙十三年十月壬辰，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帅师之江宁。

癸巳，命副都统苏朗防池州诸处。巡抚靳辅奏：都统释迦保及署副都统雅赍、阿喀尼等兵先后前来，请以先至者驻池州、后至者驻安庆，互为声援。上谕：释迦保、雅赍、阿喀尼等兵仍赴江西；安庆既有提督王永誉驻守，其副都统苏朗兵或驻池州、或恢复建德之日即驻建德，靳辅、苏朗商酌以行。

丙申，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帅师之广东。是日，总督金光祖奏：广西全省变动，贼势愈炽；入粤大兵，应取道南雄，星驰赴救。上谕：大将军安亲王已帅师由广东进定粤西；其防守事宜，兵未到时，听总督与平南王商酌以行。

己亥，命经略莫洛速援宁羌。上手敕谕莫洛曰：据坐塘笔帖式报，有贼三路来犯，宁羌被围。念尔总统川、陕，必有成算始行进兵，朕可无忧；但宁羌地属陕西，且为大兵后路，当此粮匮兵疲，又不得不廑朕怀。尔宜速行救援，使大兵如渴遇饮，庶几有济。

辛丑，命江南、江西诸将帅速剿湖口贼。总督董卫国奏：贼犯湖日。上谕：湖口县系江西、江南要冲，将军希尔根、总督董卫国宜会商机宜，速行剿灭。又署副都统硕塔穆森见统兵赴江西，可便道先剿湖口逆寇，再赴南昌。湖口切近安庆，其先抵安庆官兵，巡抚靳辅亦即发住湖口协剿。寻靳辅奏：湖口、彭泽相继被陷，浮梁、鄱阳诸贼啸聚日众。上复命署副都统雅赍、阿喀尼到安庆，即统兵驰赴彭泽、湖口剿贼；硕塔穆森已至九江，令与雅赍、阿喀尼等合兵平定湖口诸处，协取饶州，即赴南昌。

乙巳，命平南王尚可喜增兵赴梧州。可喜奏称：内地兵单，根本虚弱；如李三、官七乘机窃发，虽旋为扫荡，而尚有党羽潜伏于山陬海澨之间，急宜芟除。故臣于八月二十日，调总兵官班际盛自梧州回省。上谕：梧州，两粤接壤要地；今粤西有事之际，李三、官七贼寇灭后，尚可喜即增兵令班际盛速赴梧州剿灭。

丁未，设武昌、汉阳沿江战守之备。上谕兵、工二部：武昌、汉阳一带沿江之地，俱属重要；防御之策，不可不豫。宜于沿江要害多筑墩台，环列火炮；令诸军番守，以固省会。又武昌临江，所在湖■〈氵义〉甚多；宜亟设江汛战船、多制火炮，并召募鸟枪兵一千为战守之用。

命经略莫洛等遣兵守宁羌。总督哈占奏：四川贼众先立营宁羌州文庙山，参将陈应奎等鼓励士卒夜袭贼营；贼遂大乱，遁回南山。上敕经略莫洛等遣副将雷继宗兵及提督

王辅臣标兵固守宁羌诸处；又大将军贝勒洞鄂进川之时，若宁羌有贼，即便道剪灭，再入四川。

命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调兵防守九江。上谕兵部：九江，三省水陆要冲。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就近于云、贵两提督内，量调一员，率领甲兵及标下官兵速赴九江防守；将军阿密达、总督阿席熙等速造战船百艘，发往九江。

辛亥，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败贼于衢州。耿逆伪都督周列等领贼二万余自常山来，立营焦园、陆寺、西果园、红桥诸处，声言攻取衢州；将军赖塔、总督李之芳遣副都统瑚图等率兵于是月十七日分路奋击，大败之，斩贼万余。

戊午，命给袁临总兵官赵应奎世职。上谕兵部：袁临总兵官赵应奎效力岩疆，屡杀贼有功；今又出首逆扎，忠荩茂着。给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

己未，擢副将陈世凯、鲍虎、王廷梅为温州、黄岩、平阳三镇总兵官。上谕兵部：温州、黄岩、平阳三镇虽未恢复，应豫补总兵官，以便召募操练；其以副将陈世凯为温州等处总兵官、鲍虎为黄岩等处总兵官、王廷梅为平阳等处总兵官。

敕粤东文武将吏听平南王尚可喜节制。上谕议政王等：自吴三桂叛逆以来，平南王尚可喜为国抒忠，厥功茂着。当兹粤东军兴之际，督、抚、提、镇以下俱听王节制。嗣后补授文武官员，听王选补奏闻。某一切调遣兵马及招抚事宜，亦听王酌行。

十一月庚申朔，命将军尼雅翰等速赴南昌。先是，上命尼雅翰及都统释迦保等进取南康，赴南昌；署副都统硕塔穆森、雅赍、阿喀尼等进取湖口、彭泽、都昌，抚定其地，再取饶州，赴南昌。至是，将军希尔根等奏：贼犯抚州等处，臣随令副都统席布率每佐领骁骑一人前往应援，调镇守九江城守尉乌黑等前来会城。上谕：将军尼雅翰等兵各遵指授速定地方，星赴南昌。至九江扼要重地，如城守尉乌黑等前往省城，将军希尔根、总督董卫国等即酌发官兵镇守。大将军安亲王速赴江西，酌量调度。

敕经略莫洛速进四川。时大兵驻广元缺饷两月，略阳粮艘为贼焚劫；经略莫洛又奏贼方屯踞七盘、朝天诸关，我师饷道梗塞。上乃命莫洛率兵速赴七盘、朝天等处会将军席卜臣剿灭贼寇、疏通饷道，进取昭化，与大兵协力克复保宁。寻总督哈占奏：蜀中水陆贼阻、粮运难继，且逆贼窥伺阳平诸处。上复谕：大兵徂征，惟饷是赖。今既粮运难

继，我师未便久驻；令大将军贝勒洞鄂、经略莫洛、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等撤保宁兵回广元，经略等亲身殿后。调广元兵回汉中，固守阳平等处，歼除宁羌诸贼；整顿士马，再图恢复。

遣副都统色格等领兵赴河南府。议政王等奏：经略莫洛若进四川，西安空虚；应发大兵驻防。上谕：河南府乃四达之地，距潼关、郧、襄皆近；驻师其地，则所在有警，俱可策应。其遣副都统色格，并令一等侍卫鄂克济哈署副都统，率每佐领骁骑三人，往驻河南府。

癸亥，命总督蔡毓荣领兵赴岳州。时大将军贝勒尚善疏请遣荆州绿旗兵赴岳，上因命总督蔡毓荣率标下绿旗官兵、酌带荆州舟舰前往岳州。其沿江一带，令大将军顺承郡王拨兵固守。

戊辰，将军尼雅翰奏复南康府。时耿逆伪都督李大元等率贼万余屯南康崖口，将军尼雅翰同副都统绰克托于十月二十二日率兵击败之，斩获甚众，克复府城。

命分京口战船赴岳州。大将军贝勒尚善等请拨京口沙、唬船五十艘并水手发往岳州，以资进取。议政王等以荆州船二百前经酌量发往，至京口沙、唬船亦已遣发百艘；今再增发，必须配兵；恐京口舟师单薄，且值西北风时作，泝流而上，不能速至，议不准行。上特命如所请，拨京口沙、唬船速往，听见勒等乘机进取；勿俾借口待船，致误军机。其京口缺额之船，令简亲王与将军、督、抚等速行补造。

己巳，谕大将军贝勒尚善等进兵机宜。上谕尚善等：览乌丹所赍尔等奏疏，朕心甚为嘉悦！两贝勒皆朕懿亲，运筹决策，破贼立功在指顾间。朕遥度机宜，于尔等疆场之事或有裨益，特颁手诏示尔。尔等请调荆州绿旗甲兵备用，细思顺承郡王渡江攻战未有定期，王若不渡江，则满洲蒙古甲兵镇守荆州、彝陵原无不足；今檄蔡毓荣标兵往岳州。又据乌丹口奏：贼浚重壕，相拒甚坚。今令绿旗兵以车运土囊填壕赴战，随遣满洲蒙古精兵继进攻取，必获全胜；绿旗官兵，宜深加抚恤。至临阵时，明谕贼人有解甲来归者，即与保全，恩养安插。朕未亲履行间，但披览舆图，据臆悬断，所期尔诸将等恩威公普，无间亲疏；严饬哨探，申明法纪，速成破贼之功，永表旗常之绩。尔等所有筹划，即行密奏。两贝勒及大臣等兵士无恙，并疏以闻。

臣谨按：阃外之寄，将能而君不御。然帝王仁覆六合、智周万里，指挥决策动与时

宜，以成扫荡廓清之烈，斯称神武焉。我皇上颁十行之札，措置机宜，周详款曲，蔼然家人一体之慈；虽三代誓诰，曷以加兹！至于解甲投诚，即与保全、曲加爱养，所以携逆贼之党、安反侧之心，义闻仁声昭著中外；尤削平祸乱之本计也。

调兵援桐溪。总督蔡毓荣奏：竹溪本无县城，文武官民据守桐溪、中峰二寨；逆贼杨来嘉等合谋侵犯，致中峰寨失陷。今桐溪寨告急，亟请附近兵应援。上谕：竹溪去陕西白土关甚近，经略莫洛、总督哈占、巡抚杭爱、提督王辅臣等速令汛防官兵就近应援，郧阳提督佟国瑶遣协剿官兵驰救，都统范达礼、副都统德业立等亦严加固守，相机堵剿，毋致蔓延。

辛未，申谕诸路出征将士安抚百姓。上谕兵部曰：凡陷贼地方，皆我赤子；今者诘尔戎兵四征不庭，原以除暴安民。念愚氓被胁截发，特一时贪生畏死之恒情。若大兵所至，概行诛戮，非朕救民水火之意。百姓无由自新，狡贼反得藉以煽诱。嗣后大兵进剿，乡民有持械拒敌及窃踞城池、山寨不即迎降者，仍行诛戮；其余，概从宽免。至剿杀贼徒，自应俘其子女；但贼营妇女多系掳掠胁从，破械之后，凡所掳难民子女，许民间认领，不得一概妄收。尔部其传谕满、汉官兵，咸体朕意无忽。

臣谨按：六师奋扬天讨，式遏乱略；凡属同恶，胥与剪除：所以正邦典、伸国威也。我皇上好生之德，侔乎天地；特宽胁从之众，以开向化之途。纵贼营所掠子女，禁勿滥留，俾民人散亡之家室复得保聚，残黎如出汤火而登衽席之上。所以皇仁丕播，万姓悦服也。

甲戌，命辅国公绰克托帅师守汉中。前锋统领穆占等奏：汉中乃川、陕要地，迩者绿旗官兵难以深信，满兵虽少，仰赖皇上威灵，似可固守。上谕：汉中系陕西咽喉，为大兵后路粮运要道，令辅国公绰克托率所部人员并统辖副都统马一豹兵驻守汉中；再拨西安满兵百人速往汉中，令巡抚杭爱统辖，同绰克托协守。

庚辰，敕进闽大将军保护续顺公沈瑞等家口。平南王尚可喜奏：续顺公沈瑞、副都统邓广明及官兵家口共二千余人为叛镇刘进忠驱入福建，拘留漳浦；恐大兵进剿，玉石难分。上谕：续顺公沈瑞家口被贼拘留，殊为可悯！此系有功之人，理应保全；令大将军王等进剿恢复之日，留意察访，保护得所。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败贼于金华。耿逆伪都督徐尚朝等率马步贼五万至金华

城外，列二十余营；副都统玛哈达、三等台吉察浑、都统巴雅尔、总兵官李荣等于是月十一日率满、汉、蒙古兵奋勇夹攻，杀贼二万余，斩贼将吴荣先等三十余人。

乙酉，将军尼雅翰奏，官兵败贼于袁州。吴逆伪都督同知朱将军与麻棚伪总兵黄乃忠、丘善我合兵数万，自萍乡犯袁州，副都统干都海、署副都统公沃赫、穆成额、总兵官赵应奎率满、汉官兵于是月初四日败贼于西村，斩首万余；又登山击败贼众，斩首五千余级。

丁亥，命分兵守襄阳诸要地。上谕兵部曰：往者令总督蔡毓荣率兵会同都统范达礼等协剿杨、洪二逆，今毓荣既赴岳州，二逆可暂停进剿。除副都统宜思孝、柯彝率兵驻防郧阳、均州外，令襄阳总兵官刘成龙率兵镇守南漳，云南提督李胡拜率绿旗官兵及驻扎襄阳汉军镇守穀城，都统范达礼、副都统德业立仍守襄阳。若更有险要之地，令范达礼等酌量调守。贼出犯时，即相机堵剿。俟大兵平定湖南，达礼、毓荣等仍进剿杨、洪二逆。

戊子，谕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进兵机宜。上谕杰书曰：浙江贼寇在在窃发，骚扰地方，皆由耿逆未灭之故；若剿除耿逆，则小丑自灭。今或固守金华诸处，由仙霞岭分水关入闽；或固守杭、衢，由金华进克温、处，平定浙省，剿灭闽贼：听大将军王酌量速行。

命增遣西安兵守汉中、调河南兵赴四川。辅国公绰克托等奏：副都统马一豹所统之兵，经略莫洛已拨守西乡紫阳白土关；此俱紧要隘口，未可轻撤。臣所属官兵及见发西安官兵数少力薄，请增发西安满兵四百人同守汉中。上命增遣西安满兵二百人速抵汉中，绰克托于所属内酌量添甲，与巡抚杭爱协同守御。西安省会要地，副都统鄂克济哈等率兵至河南府时，速遣材能参领率每佐领骁骑一人赴西安。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一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壬辰，调兵守兴安。上谕兵部：兴安要地，应遣满兵镇守；令于署副都统鄂克济哈等部内选骁骑二百人，遣才能官员率赴兴安，与署总兵官党塞等协力同守。

癸巳，江宁将军额楚奏复婺源县。先是，额楚奏：婺源为贼所据，如不取婺源即赴

饶州，恐贼采知大兵已去，又来犯徽；请俟婺源复后，休息士马，相继进取饶州。上谕：额楚等若复婺源，即进取饶州；毋得因养马迟缓，令贼固守，难于攻克，致失事机。至是，额楚奏：十一月十七日，克复婺源；于一、二日间安抚残黎，即进取饶州。上谕：比闻婺源恢复，良可嘉悦！尔等兵单，若进克饶州，尤宜加意善后诸事，相机以行。

丙申，命大将军贝勒洞鄂等速进四川。上谕兵部曰：览将军赫业等奏，保宁大兵粮饷阻绝，困乏已极；经略莫洛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进兵，贝勒洞鄂等至十二月初三日方始启行。莫洛所统之兵俱系绿旗，巴蜀山路险恶，满洲大兵若不相继进发，恐贼轻视汉兵，旁击后遮，均未可定。今保宁大军惟贝勒等是赖，敕谕一到，贝勒等即兼程而进，会同经略莫洛速定昭化诸处，接济大兵；勿得迟缓，贻误大计。寻又谕：大兵粮饷，关系甚重。令陕西总督哈占、巡抚杭爱多发官兵水陆防护，令以次相继，勿误兵食；运至广元，将军席卜臣、副都统科尔昆、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等转运军前，毋得稽迟致误。

臣谨按：师行粮随，所系綦重。况大兵深入险阻，已抵保宁；转运既艰，侵遏可虑。前者上已命莫洛分兵据守朝天关诸处，护致粮饷；川、陕督抚悉心营办，无误军需。既又命莫洛亲率将士，策应大兵。至是，又虑莫洛所领绿旗兵为贼所易，道里险狭，或有意外之虞；命洞鄂以满兵继之，俾首尾联络，诚计出万全。使莫洛、洞鄂等能恪遵睿算运济军糈、倍道前进，即保宁士马饱腾，兵威殊壮；伫见收复全蜀，长驱入滇矣。夫何逗挠不前，饷道中梗；以致王怀忠兵溃、王辅臣叛变，保宁之兵粮尽而还。一切事机，总不出圣明预料之内也。

丁酉，敕将军尼雅翰等速灭安福贼。先是，贼围安福县，将军尼雅翰等遣副都统干都海前往援剿。至是，总督董卫国奏安福陷。上谕：将军尼雅翰、总督董卫国公议，速檄副都统干都海剿灭贼寇。至遣发将军等，原令保固江西全省，非止镇守所驻城池；嗣后所辖地方告警，即酌行调遣应援。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败贼于衢州。伪总兵桑明等领贼五万余犯衢州，将军赖塔遣满、汉官兵于是月二十四日连击败之，斩首万余。

庚子，大将军贝勒洞鄂奏，王辅臣标兵叛于宁羌。洞鄂奏：本月初五日，据经略属下笔帖式戴佑等称：初四日，提督王辅臣兵叛于宁羌，劫经略营；经略标下官兵或败走、或从逆，经略等莫知所在。今臣等不能前进，即于本日退保汉中。上谕大学士索额图、

尚书明珠曰：今报王辅臣兵叛，恐人心震动，丑类窃发。前者各将军大臣不遵指授，互相观望、迁延不进，以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贼渠未灭，故又有此变。朕欲亲至荆州相机调遣，速灭贼渠吴三桂。若三桂既灭，则所在贼党自当瓦解，生民得安。尔等与议政大臣密议以闻。于是内大臣塔达噶布喇、颇尔盆巴泰、大学士索额图、尚书明珠等奏：圣驾亲征，灭贼诚易；但皇上身关天下之重，若銮舆前往，恐奸宄妄布流言，事生意外。况京师根本，所系更要，皇上不宜轻出；惟当居中运筹，指授内外臣工，相机调发。上曰：卿等所言亦是，朕且暂止亲征。至王辅臣兵叛，不可不速发大兵前赴西安，保固秦省。前者署副都统鄂克济哈等所率之兵，分遣令住西安、兴安；今兴安姑且停往。若遣往西安之兵尚未启行，即于全部兵内择马壮者每佐领二人，鄂克济哈星夜率赴西安；余每佐领兵一人，令副都统色格率驻河南府。鄂克济哈兵力尚单，令将军侍卫坤巴图鲁率所属兵尽赴西安，与鄂克济哈及副都统翁爱、总督哈占保守地方，剿御贼寇。襄阳见有都统范达礼、副都统李林隆之兵，其副都统德业立亦率每佐领骁骑一人星赴西安，与侍卫坤巴图鲁等合兵。并移文顺承郡王，度襄阳可虞，即拨王所统兵每佐领一人遣往驻守；否则，不必。王与参赞各大臣公议酌行。哈占、翁爱等于大兵未到之先，并力固守地方；仍侦探情形，不时驰报。寻又谕兵部：据报王辅臣兵变，其反与未反，尚未得实；即辅臣果反，或出一时迫胁，亦未可知。其妻孥俱善存抚，勿遽加害。传谕总督哈占知之。

谕大将军贝勒尚善等速取岳州。上谕尚善等曰：王辅臣标兵反叛，贝勒洞鄂等已退守汉中。今当人心惶惑之时，若克复岳州，则人心自定；稍有迟缓，恐所在摇动，倍多可虞。贝勒等何日决战？宜审机决策，以期必得。其速定议以闻。

命调盛京官兵赴京师。上谕议政王等：京师禁旅，遣发颇多。调盛京官兵一千，令副都统鄂泰率之至京；乌喇兵七百，令副都统安珠瑚遣官领赴盛京。其宁古塔兵，令将军巴海酌量调发，镇守乌拉。

辛丑，遣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等调蒙古兵赴陕西。上谕议政王等：秦省重要，令理藩院员外郎拉笃佑、图尔哈图、鼐玛岱往调鄂尔多斯兵三千五百、归化城土默特兵七百，视西安路近，即率赴西安；若去省城纡远，即率赴兰州。其蒙古兵入何关口，令总督哈占、巡抚华善遣人接应刍粮。如秦省可虞，速催调兵前往；若叛兵已散、秦省无虞，即移文停止。其令鄂尔多斯贝勒索讷木、归化城土默特都统古鲁率兵前往。寻又谕拉笃佑等曰：尔等率领蒙古甲兵若已至边内，督、抚檄令退还，尔等毋得遽回，仍星夜直抵西安；若尚在边外，移文令退，即当撤回。若在边内，前涂遇有不虞，即开路而进；若报别路有警，不必应援。巡抚华善请兵，尔等酌量分路率兵前往。蒙古兵至西安，听将军

调遣。将近边界，令将蒙古兵由各关口分道齐入，广为传播，以张声势。后土默特兵奉调踹行，先他部至。上乃奖谕之曰：土默特都统古噜等为国效力，率所部官兵星驰赴调，应期而至，殊属可嘉！事平之日，其有功人员，该部议叙。

命拨满洲蒙古兵备调发。上谕兵部：秦中告警，应预派满洲蒙古每佐领骁骑四人，有事即行遣发。其领兵官员，尔部量选应用。

壬寅，命将军哈尔噶齐赴江宁。上谕兵部：今大将军安亲王刻期抵江西，将军哈尔噶齐调赴江宁参赞大将军简亲王军务，镇守江南。

乙已，命总督哈占宣谕倡乱官员兵丁。初，闻王辅臣兵变，上即遣礼科给事中苏拜赍敕偕辅臣子继桢住抚。随又谕哈占曰：适据贝勒洞鄂等报，经略莫洛、提督王辅臣标下官兵叛变，随遣科臣苏拜持谕招抚。尔即遵旨通行晓谕，身任其事，加意安辑。明告倡乱宜兵：尔等皆因蜀道险远、粮饷不继，以致畏死情逼，顿生变乱；谁肯甘心从逆，自造衅殃！其不得已之情，朝廷具已洞悉。今特遣官前来安抚，谕旨甚明，有如皎日。尔等各有父母、妻子、恒产，如能遵旨来归，官职如故。士卒愿为兵者，仍许入伍；愿归农者，令回原籍安插。尔哈占等皆朕倚信任用之臣，务体朕至意，速行抚谕，早定地方。并传谕苏拜曰：尔偕哈占选择能员，不时赍敕招谕王轮臣并安抚乱兵。尔与哈占商酌，如应亲往，即行亲往；若有未可，即遣能员前去：务殚心筹划，以期必济。

丙午，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沿江预备战舰，严加守御。平南王尚可喜奏：逆贼于衡湘造船千余，欲分发岳州、荆州并进取江西；将来春水泛涨，沿江一带宜预为设备。上命大将军顺承郡王等量造战舰，于沿江要地严加防守；逆贼侵犯，即行扑剿。仍移知岳州大将军贝勒尚善等。

命江宁将军额楚驻师南昌。额楚奏：部文令臣等俟安亲王到江西，即率所部兵回江宁；今安亲王将到，臣等酌量饲马，仍回江宁。上谕：大将军简亲王及将军华善帅兵驻守江南，额楚之兵既抵江西，即于南昌驻牧，不必仍回江宁。俟安亲王前抵南昌，额楚兵或赴抚州，与将军希尔根合兵进取建昌、广信诸处；或会同王师进剿、或驻守南昌，听大将军王指授。

命遣兵迎还广元、保宁大兵。上谕议政王等曰：王辅臣标兵背叛，广元、保宁大兵关系甚重，应遣兵接应。若调将军侍卫坤巴图鲁等兵及西安兵发往，恐王辅臣回据平凉，

西安守备单弱；应以京城所发兵每佐领三人速催启行，其羸瘠马匹留秣太原，建壮者星夜选赴西安，于诸军内量拨，留西安驻守。余兵速遣赴大将军贝勒军前，接应广元、保宁大兵回至汉中。

戊申，命将军阿密达等帅师赴西安。先是，上谕议政王等：秦省重要，令将军阿密达即率护军四十人自江宁速赴河南府，并统副都统色格之兵暂驻镇守；俟每佐领四人兵到日，即率赴西安。至是，上又谕：阿密达即率色格兵速赴西安。京师所派每佐领兵四人，以一人令夸兰大等率赴河南府，听色格管辖；其三人以达理善巴图鲁署副都统率之，由山西赴西安。

江宁将军额楚奏复饶州。贼众三千余，于云吉峰拒战；将军额楚、署副都统宗室巴尔堪率兵击败之，进攻饶州，贼弃城遁。是月初三日，遂复府城。

庚戌，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败贼于金华。伪都督总兵徐尚朝等率马步逆三万、土寇二万，复犯金华。是月初七日，副都统玛哈达、都统巴雅尔、总兵官陈世凯等率兵于积道山连战败之，攻破木城，杀贼二万余，招抚伪官及兵七百余人。

命总督鄂善等领兵赴兴安。上谕议政王等曰：陕西兴安州西近汉中、北接潼关、东南直通郧襄，最为要地。今秦中有警，特遣大兵镇守。其副都统穆舒浑带至襄阳之兵及蒙古甲兵增足一千，令总督鄂善、副都统希福率赴兴安，保固汉中诸处；穆舒浑仍回荆州。至于兴安、襄阳地属接壤，应令张掎角之势，有警即行互援。都统范达礼、副都统李林隆、提督李胡拜等镇守襄阳、穀城，如兵力单薄，大将军顺承郡王等酌量遣兵协守。寻以鄂善、希福到日方行遣发，恐致迟缓，即令穆舒浑于谕到之日率所部兵驰赴兴安；鄂善、希福亦于谕到之日率蒙古兵赴兴安，与穆舒浑同守汉中诸处。

命原任山东援剿提督周卜世为山西提督。上谕兵部：秦省告警，三晋接壤之地应设提督，以资弹压。其以原任山东援剿提督周卜世为山西提督，统辖全省，率标下官兵驻平阳府。

命将军尼雅翰帅师赴广东。时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衰病，亟请满洲大兵弹压全粤。上命将军尼雅翰率所部兵同副都统绰克托速赴平南王军前，协守粤东。

辛亥，总督哈占奏：王辅臣叛，杀经略莫洛。哈占奏：经略莫洛标下中军官吴石珊

自栈道逃回，去经略驻兵宁羌州南教场。本月初四日，王辅臣标兵猝叛攻营，经略亲随满兵并力射却之。既而辅臣挟众来攻，炮矢齐发，经略中炮死；章京、笔帖式等或逃出，或为贼所杀。初七日，辅臣率叛兵至沔县，欲与贝勒战；值其标兵五百及经略标兵诸处运粮兵共二千余，一时星散，辅臣势孤，遂回略阳。

壬子，敕大兵进福建应援海澄公黄芳度。芳度奏：臣感念国恩，誓不与贼俱生；练劲卒满万，坚守漳城及龙汉五县。耿逆潜师援漳浦，臣分兵邀击，贼众大溃。郑逆复遣伪侍卫及叛镇赵得胜来攻漳浦，乞发大兵，不拘何路进闽，与臣并力扫除逆寇。上谕：芳度坚守孤城，练兵杀贼，屡次间道陈奏，忠贞可喜！着于平闽之日，并标下有功人员从优议叙。平南王尚可喜，俟克复潮州后，即发兵应援芳度，平定闽省。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将军希尔根等由浙江、江西进剿福建，大兵一到，先移知芳度，令速前迎来会。

癸丑，命发帑金采办陕西刍糗。总督哈占奏：陕西百姓供应刍粮，疲于奔命；请令山西就近输运。上谕：山西运粮，水路则有黄河、汾、渭之险；陆路输挽，道远劳费，民不能堪。令支户部库银十五万两，择能员解至西安采办。秦民正值困苦之际，需用粮草，若价值稍增，民争什一之利，自乐输送，庶不有误军需。倘有不肖官员苛派侵克，使民不得均沾实惠，督、抚指名劾奏，从重治罪。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二

康熙十四年正月辛酉，命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进取长沙。上谕兵部：逆贼吴三桂据守岳、澧诸处，恃有长沙、衡州之粟。今安亲王率师徃江西，可令一到南昌，即简江西军中马匹由袁州取长沙，断贼粮道，夹攻岳州。寻又谕：今日事势，先灭吴逆为要。安亲王宜留兵守江西，亲统大兵，或由袁州、或由安州乘便进剿湖广，攻取长沙。倘长沙未易下，即令此兵扰贼耕种、截其挽运，取资于敌；不但我兵无转输之劳，而岳州粮尽，贼可坐困，吴逆自不能久据常、澧矣。其移文安亲王速行。

臣谨按：是时，逆贼三桂得久据守岳、澧间者，恃有长沙、衡州之粟浮■〈氵柑〉水达洞庭，以资盗粮也。皇上洞察贼情，非断其馈道，难以猝灭；乃命乐岳帅师疾取长沙，扰其耕种、截其粮饷，诚制胜之神策。使岳乐一闻上命，即克期前进，则长沙贼守未固，何难即拔；既拔长沙，则岳州粮尽，贼可坐困，而吴逆不能久据常、澧矣。讵岳乐等逗留不前，屡奉诏旨趣行，始统兵进发。迨攻下萍乡，贼已震怖，复不能乘胜长驱，

急攻长沙；以致贼将马宝悉众来援，婴城死守，而湖南诸贼皆得苟延视息。于此见皇上沈谋英断，无不洞见几先也。

命叙浙江、江西绿旗官兵。上谕兵部：自逆贼吴三桂、耿精忠背恩反叛，浙江及江西袁州、赣州等处绿旗官兵奋勇剿贼，固守地方，深为可嘉！应即议叙，以旌其劳。尔部其速议之。

壬戌，命大将军贝勒洞鄂等简兵蹑王辅臣后。上谕议政王等曰：王辅臣兵变，虽下赦诏招抚，犹恐未即归诚，扰害百姓；今将军席卜臣等兵已抵汉中，送诣军前马匹留汉中者亦甚多，贝勒洞鄂等其固守要害，简诸军中愿自效者付贤能大臣蹑王辅臣后。如辅臣归顺，即令此兵仍回汉中；倘或抗拒，则相机剿定。

戊辰，进封平南王尚可喜为平南亲王。上谕吏、礼、兵三部：平南王尚可喜，航海归诚，勋猷茂着。太宗文皇帝嘉其劳绩，特赐王封。及定鼎燕京，复能殚竭忠忱，赞襄大业。世祖章皇帝知其夙笃忠贞，畀以岩疆重任，镇守粤东；海氛宁靖，百姓乂安。近因吴三桂、耿精忠等叛逆，该藩益励忠纯，克抒伟略，悉心筹划，数建肤功；朕甚嘉焉！事平优叙，屡有俞旨。前奏年老任重，请以其子尚之孝承袭王爵，已允所请。今思该藩累朝勋旧，功着封疆；宜锡殊荣，以酬茂绩。平南王尚可喜着进封为平南亲王，即令其子尚之孝袭封。尚可喜以亲王品级顶带支俸，示朕优眷之意。广东文武事务，着尚可喜照旧料理。其亲王之宝，亦暂行掌管。尚之孝统兵在潮，着给与大将军印。应行封典，尔部即遵谕行。

癸酉，敕谕王辅臣。当辅臣变叛，上既遣其子继桢往宣谕；寻又颁专敕晓以大义，发其悔悟之心。于是辅臣留其子继桢，遣原任郎中祝表正具疏自理，委罪经略莫洛。上复命表正赍敕往抚；敕曰：前据陕西督、抚奏称：入川兵丁，忽尔生变。念尔素性忠直，朕所深知；国家待尔宠渥非常，必无负恩悖逆之事，故特面谕尔子王继桢前性宣布朕意。恐尔尚怀疑惧，又降专敕于尔，详加开喻。今览尔奏，变起情形，皆由莫洛控驭失宜，军心不服所致；尔敛戢溃军，具疏请罪。尔之心迹无他，朕已洞悉。往事一概不究，前谕甚明。其尔所属官兵俱行宽宥，照旧归伍效用。尔即率领官兵仍回平凉汛地，照旧镇守，以固封疆。莫洛标下原带官员，已各免罪；作何委用？尔与总督酌量题补。其余兵丁，愿归农者，令地方官加意安插；愿在尔标充伍者，与总督商酌补入：务令得所，以副朕抚恤之意。尔前功甚茂，朕之待尔终始不渝；其尽释疑衷以图后效，果建殊勋，懋膺懋赏。

命抚莫洛标下溃散官兵。上谕总督哈占、巡抚杭爱曰：据尔等奏称王辅臣兵变，致经略标下绿旗兵丁惊溃等语。朕思秦省兵士，旧在行伍者戍守着劳，新行召募者骤经调遣；今俱随征远出，深轸朕怀！事出意外，必非无因。念其变起仓卒，情非得已，未忍加罪。尔等即宣谕朕意，速行招抚。愿归营者，随便入伍；愿归农者，加意安插：前罪一概不究。其官兵人等父母妻子见在原籍者，俱行宥释，并不株连。念伊等皆朕赤子，特布宽典，予以自新；勿得执迷不悟，自贻伊戚。尔等即广行晓谕，以副朕抚绥招徕之意。

谕大将军贝勒尚善进兵机宜。上谕兵部：先因王辅臣兵变，令岳州官兵速进。今辅臣既具疏悔罪，虽未即降，而大兵云集，秦地已可无虞。宜行文贝勒尚善；若岳州可取，即速进兵；如势有未便，不宜轻动。前已敕安亲王由袁州取长沙，度其将到，相机前进。寻常善等奏：臣等正治攻具，取岳州；贼更浚濠三重，其间复设陷坑、木桩、竹签，周密环布。臣等欲移营前进，又恐时当霪雨，江水泛涨，营垒前后悉皆被水；且我船与贼船甚近，而荆河口又居我后，贼据上流，殊为可虞！诚如圣谕，不宜轻动；臣当暂停进兵，以俟机会。

乙亥，命给保宁还师马匹、铠仗。大将军贝勒洞鄂奏：将军席卜臣、都统赫业、总督周有德等抵汉中，臣等即酌留官兵守汉中，而亲统余兵出栈道；途经凤县，留兵防守。至凤翔，复酌留护军骁骑付赫业驻镇，随率余兵至西安。但席卜臣、赫业等兵劳苦已极，马匹、铠仗不能自办；请量行拨给。上谕：马匹、铠仗，行军要需；今席卜臣等兵既极劳苦，见驻西安诸将帅酌量给马每人二、三匹，其铠仗着动正项钱粮修办。

命增汉中守兵。时前锋统领穆占奏：将军席卜臣、副都统科尔昆、吴国祯、马一豹等领兵二千留守汉中。上谕：汉中要地，宜置重兵；贝勒洞鄂等于西安兵内每佐领拨士一人，俾将军侍卫坤巴图鲁、副都统翁爱、德业立率赴汉中，协力固守。其粮饷，令巡抚杭爱驻汉中设法支给、总督哈占陆续运送，毋致缺乏。

命大将军贝勒洞鄂等备王辅臣。上谕贝勒洞鄂、总督哈占曰：王辅臣虽具疏悔罪，正恐借此以缓我师，乘间为固守计。若辅臣果听命待罪，我兵但守疆界；或扬言投诚而仍肆扰害，势将蔓延，尔等即相机剿御。

丁丑，命将军阿密达帅师赴兰州。上谕议政王等：兰州近边要地，应速遣兵驻守。

今保宁大兵已回西安、达理善巴图鲁兵亦将至西安，其将西安见在兵每佐领拨四、五人以上，令将军阿密达、副都统鄂克济哈、夸岱率赴兰州剿御逆贼，并防阶州、文县诸处；令鄂克济哈、夸岱参赞阿密达军务。寻大将军贝勒洞鄂奏：兰州诚宜遣兵防守，但保宁还卒铠甲、马匹未备，达理善巴图鲁兵兼程而来，恐难骤遣。西安所恃以御贼者，赖有调来汝宁、河南兵。今将此兵发往，倘王辅臣由陈仓诸路断我栈道，自秦州平凉一时来逼，深为可虞！上复谕曰：今据报逆贼已逼兰州，若不遣兵速援，贼将猖獗；临巩被陷，三边一摇，势难猝定。兰州距秦州不远，我兵若往兰州，则秦州便可袭取，而平凉诸贼亦可首尾夹攻。阿密达等以文到之日，即速赴兰州，保固三边。倘逆贼中道阻截，即攻取平凉或夺路前赴兰州；其相机以行。贝勒等速备马匹、器械给保宁回兵，其达理善巴图鲁之兵亦给与马匹，以备剿御。

臣谨按：兰州外控西陲、内接临巩，为秦中要区。皇上预料逆贼必来侵逼，以荡摇我边境；若非以大师先据其地，则临巩不保，而岩疆为之骚动矣。因命阿密达等统重兵赴守，不独保固三边，兼可为袭取秦州、夹攻平凉之计。奈洞鄂不能奉命速遣，赴机少缓；兰州果陷，而临巩诸处胥为贼有。幸皇上亟命诸将帅分路进兵，奋力齐攻，而秦、兰，临巩诸州郡旋即收复；逆贼势孤力蹙，坐困于平凉。良由调度迅速，俾贼不暇自固；故边陲无警，而全陕亦遂晏然尔。

庚辰，谕鄂尔多斯兵暂停进边。先是，王辅臣叛变，遣理藩院员外郎拉笃佑等往调蒙古兵、归化城土默特二部、四子部、茂明安部、乌拉特三部兵启行前进，鄂尔多斯兵亦严装将发。至是，理藩院侍郎博罗特奏：天寒大雪，鄂尔多斯马瘦不能前。上谕：土默特等七旗甲兵赴调前来，深为可嘉！至鄂尔多斯之兵与拉笃佑等驰驱往来，天寒大雪，士马疲困，殊堪闵念！着暂停进边，仍各整理器械以俟调遣。其七旗官兵，令博罗特传谕前进。

癸未，调兖州兵赴安庆。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江南财赋重地，界接诸省，宜增守兵。今副都统苏朗帅蒙古兵一千守池州、署副都统额思赫率满州蒙古兵守苏州，臣复以蒙古兵二百协守徽州；将军华善之兵，以五百赴浙江、三百取饶州。其见驻江宁者仅蒙古兵四百，臣所统者兵不满千；请令将军额楚等兵回驻江宁。上谕：额楚既抵江西，不必引还；令驻防兖州署副都统诺敏、岳尔多率满兵速赴安庆，以备九江、湖口窥伺之贼。江南有警，即顺流应援：令简亲王统之。京师满洲蒙古每佐领出骁骑一人，领以署副都统伊巴克图、马尔齐哈；汉军每佐领出二人，领以副都统郎化麟：俱赴兖州，令将军察哈泰统之，署副都统等为参赞。兵到，副都统孙承祖帅兖州所驻汉军与诺敏等会于安庆。

至盛京已调乌拉兵七百驻守，其更调盛京兵六百赴京师。

乙酉，抚谕兴安叛兵。大将军贝勒洞鄂等奏：兴安绿旗官兵以总兵官王怀忠克饷苛虐，且声言调兵坑杀，众遂作乱，共杀怀忠。臣等出示安抚，仍移会前往兴安副都统穆舒浑兵中途暂止。上命颁发敕谕，付贝勒洞鄂、总督哈占宣谕官兵。寻随征总兵官党塞上京告变。上又谕之曰：据党塞面奏：王怀忠平日待下贪苛、行事乖戾，众心不服，以致激变。朕以尔等曾随征四川剿投寇贼，戮力劳苦；今仓卒之变出于万不得已，非夙图倡乱者比，是以未忍加罪。特颁宽典，嘉与维新；已经降敕大将军、贝勒、总督宣谕。今又令总兵官党塞赍敕明布朕意，将尔等从前罪愆，概行赦宥不究。其各归营伍，剿贼树功，以图后效；勿怀疑惧，以负朕宽宥恩抚至意。倘仍观望稽迟，或听奸宄煽诱之言妄行作乱，则国有明法，勿遗噬脐之悔。未几，哈占奏：敕谕抵兴安，文武各官集兵民宣读，莫不欢呼叩谢皇恩，感激思奋，众心遂定。

丙戌，命大将军贝勒洞鄂等固守栈道诸处。上谕洞鄂等：陕西重道栈道，关系尤急；沔县、秦州，乃通汉中要路。前此川陕用兵，颇失机宜。今栈道若何据守？沔县、秦州若何保固？俾逆贼不得侵犯，以保障全陕。贝勒、参赞大臣与总督会议，务期万全。

戊子，谕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进兵机宜。先是，岳乐奏：兵部移文令臣速取长沙，但今江西所在贼扰、人心未定，臣若帅师前往，则江西兵单可虑。况臣乘舟至南昌，陆路道险雨阻，战马尚未全至。今或宜进取长沙、或先灭江西之贼，臣惟俟敕旨遵行。上谕：逆贼坚守岳州，卒难攻取，王所深知。今若不速取长沙，恐贼复增守备，克复尤难。王云先定江西、再取长沙，然彼时岂能必人心不摇，岂能不留兵防守！王宜分兵留守要害，速取长沙。至是，岳乐又奏：江西形势，为广东咽喉，江南、湖广要冲。见今三十余城为贼盘踞，且醴陵逆贼造设木城，增伪总兵十余人、兵七万、猓猓三千，坚守长沙、萍乡诸处。臣若撤抚、饶、都昌防兵往长沙，则诸处复为贼有；不撤，则兵势单弱，不能长驱。且广东诸路，恐亦多阻。臣欲先平江西贼寇，无却顾之忧，然后分防险要，帅师前往。上复谕之曰：逆贼吴三桂久据湖南，奸宄乘势窃发，滇、黔、川、闽遂尔沦陷，广西、陕西逆孽猖獗。湖南一隅诚贼根蒂，四方群寇所观望；必速灭三桂、底定湖南，则各地小丑闻风自散。今荆州兵未能渡江，而岳州兵又难骤进；王抵江西，宜由袁州直取长沙，一以断贼饷道、一以分贼兵势、一以扼广西咽喉、一以固江西门户，乌合之众自当瓦解，荆、岳大兵即可乘机直进。况宁羌告变，川贼必通杨、洪二贼窥我郧襄、扰我南邓、侵我荆州后路。揆其大势，进兵湖南，断不容缓。且南方卑湿，延至夏月，霪雨连绵，大兵坐守日久，不但战马多毙，粮饷亦恐不继。是取进湖南，不再计决矣。王

宜将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有成绪，即进取湖南，勿得坐视，致误机会。

命总督蔡毓荣还荆州。上谕兵部：前因大将军贝勒尚善等欲攻岳州，故令总督蔡毓荣率标兵前往；今贝勒等以逆贼固守岳州，暂停进取，其令蔡毓荣以所部官兵仍回荆州。

命分满兵守荆河口。上谕议政王等：今大兵全驻荆、岳，恐逆贼以荆河口空虚，乘隙来犯；其令顺承郡王于荆河口对岸拨兵防守。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三

康熙十四年二月甲午，恤保宁还师。上谕户、兵二部：自保宁归来军士，劳苦已极，深为可悯！赫业、瑚礼布、瓦尔喀、科尔昆等所领兵，着每人赏银十两；其前后所支钱粮俱免算除，仍按月给饷。

命大将军贝勒洞鄂等帅师定秦州、平凉诸处，将军侍卫坤巴图鲁帅师开栈道前赴汉中。侍卫坤巴图鲁奏：凤县贼毁偏桥，设兵守险，粮不得入；守凤县夸兰大宗柱等以粮竭，突围出。又同知张亢古来自秦州，言王辅臣虽有降意，其下阻之；皇上赦敕未示兵众；今辅臣部下王好文等率兵截断栈道。上谕：贝勒洞鄂等至西安不即随经略取道秦州，乃由栈道进，托言马瘠，竟住汉中，致宁羌告变。王辅臣回秦州时，又不追蹑剿杀，急回汉中。及保宁兵旋，仅留将军席卜臣等守汉中，亲率大兵辄回西安。知栈道险要，不设重兵，致狭寇阻截，俾广元、朝天复为贼据：皆洞鄂等退缩之咎，理应解职。今专守西安，但正值临敌，妨令洞鄂总统兵马定平凉、秦州诸处；勿仍前逗留，有误军机。此行令贝子温齐、公绰克托、将军阿密达、前锋统领穆占辅之；如应分兵，可给阿密达、穆占将军印，令为将军。侍卫坤巴图鲁可率兵开栈道以进汉中，鄂善、哈占量留官兵守西安。苟近地有警，即行剿灭。寻洞鄂奏：将军阿密达、署副都统鄂克济哈、候补副都统觉罗夸岱于诸所调兵及京城、西安兵共拨每佐领五人，本月十四日率往平凉；臣与固山贝子温齐、辅国公绰克托、署前锋统领穆占、署副都统达理善巴图鲁、副都统希福、蒙古都统赫业、护军统领瑚礼布等于保宁还兵及达理善巴图鲁所领兵亦拨每佐领五人，本月十九日率往秦州；又遣满兵防守潼关所余之兵通计每佐领三人及鄂善所带蒙古兵四百余人，付哈占、鄂善、副都统穆舒浑等守西安。

丙申，命副都统鄂泰为建威将军，帅师驻太原。上谕兵部：陕西沿边有路通山西汾

州，恐逆贼乘隙来犯；其授副都统鄂泰为建威将军，统领所调盛京兵一千人往驻太原防守汾州诸处。以一等侍卫乌丹为署副都统，参赞军事。复调乌拉诸处兵一千人来京。

辛丑，诏总督哈占陈奏陕西情形。上谕兵部：陕西情形迩来如何？镇守潼关满兵系谁统领？兵数几何？保宁失散前锋护军曾否抵汉中？尔部速檄总督哈占一一具奏。未几，哈占奏：保宁失散前锋护军，绝无踪迹。闻平凉贼众四千余能战止千人，余皆平民被胁为兵，贼今将犯泾州。又闻吴三桂以银二十万付叛臣巴三纲散给王辅臣及经略标兵，以相诱结。今将军阿密达于本月十四日进兵平凉，贝勒洞鄂于十九日进兵秦州。夸兰大拜音察莽奕国以兵五百守潼关，署副都统阿尔祜以兵五百守宝鸡。副都统延布率兵五百前往凤县，而栈道已为贼据；今与将军侍卫坤巴图鲁暂驻宝鸡。至若三水、淳化、白水、蒲城、韩城诸县，土寇蜂起，劫掠村聚，分我兵势。臣揆度情形，剿抚并施；大约渠魁既殄，小丑自当瓦解，无足虑者。至臣所请令蒙古由宁夏进驻固原，虽曰为平凉、兰州，实疑宁夏延绥官兵也。今下马关靖远营官兵心怀叵测，俟侦探得实，再疏以闻。

壬寅，诏赦陕西从贼官吏兵民。上谕兵部：秦中兵民皆朕赤子，年来保固地方、转输粮饷，急公好义，劳苦倍常；朕心每切轸念。近因入川兵变，人情惶扰；一时无知割辫去缨，以图幸免。事起仓卒，情可矜原！今特布宽典，予以自新。其临巩、平庆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凡有割辫去缨者，一概赦免不究；官俱照旧供职，兵丁各归原伍，百姓各安生理。

乙巳，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复处州。副都统玛哈达、总兵官李荣等正月初八日复永康、十五日复缙云，乘胜进取处州。贼将王宗保以兵遏桃花岭，官兵击败之，贼弃城遁；处州遂复。

庚戌，命副都统佛尼勒为西安将军。时西安将军瓦尔喀卒于军，故以佛尼勒代之。

壬子，敕陕西诸将速进兵剿贼。总督哈占奏：本月初五日贼犯兰州，抚标官兵倡乱应贼，城陷；巡抚华善、按察使伊图奔凉州，布政使成格未出。上谕：大将军贝勒洞鄂、将军阿密达等统领大兵分路速进，恢复秦州、平凉，扫除逆贼，以定三边。总督哈占、周有德、鄂善、巡抚杭爱、张德地等坚守汉中，相机进剿；并密檄提督张勇、总兵官孙思克、陈福、王进宝等整兵固守汛地，前来夹攻。

丙辰，命岳州、荆州设水帅营。总督蔡毓荣奏：贼船往来长江，狡谋叵测。上命候

补副将花善为岳州水师副将，设兵一千五百人；尚之礼为荆州水师副将，设兵一千人：各为左右二营，以资防御。

三月庚申，敕大将军贝勒尚善等防护战船。先是，自岳州发往荆州战船遇风漂散，有数船为贼所得；坐塘笔帖式以闻。上谕兵部：战船经由长江，大将军等应严饬所司加意防护；乃怠忽漂失，反为贼资。嗣今凡船往返，宜以缆索牵引；遇风则泊，倍加慎谨。尔部其速行檄谕。至是，尚善等奏：风坏沙、唬船五十余只，沉没战船四只；请敕抚臣速发修船物料。上复谕：沙、唬战船，行兵急需，关系重大；侍郎勒布、巡抚张朝珍等速将修船物料，委贤能官员送至岳州，亟行修理。岳州船两次被风，如果停泊得所，风岂能坏！其严饬大将军、贝勒等务择地停泊，善为防护。

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进兵机宜。先是，将军贝勒察尼请分岳州每佐领兵二人，发安亲王军前协定江西，规取长沙、湘潭，约荆州、岳州将军三路并进。上谕：勒尔锦等公同速议，并令安亲王岳乐参酌奏闻。至是，岳乐等奏：若岳州兵来足资臣进剿兵力，即守江西，亦有裨益。上谕：自岳州发兵至江西，正值溽暑霪雨，于王进剿之期又恐无及；其罢勿遣发。勒尔锦等奏：臣商之贝勒尚善，据云遣发江西之兵已经停罢，欲拨岳州兵每佐领三人，令贝勒察尼、都统巴尔布率赴荆州。臣俟此兵到日，即从彝陵以下、石首以上相机渡江。上谕：王及参赞大臣等身在地方，具陈机宜，固当如议。但入川大兵见以粮饷不继，退驻西安；今我兵渡江之后，万一川贼乘桴东下侵犯荆州、彝陵，茅庐山贼又出襄阳诸处，则我军必至却顾，难以长驱。王、贝勒等皆朕懿戚，参赞大臣皆朕股肱；今与贼相持，视可行则如所请行之。倘有可虞，宁俟秋冬相机进取。

甲子，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详奏军中情形。上谕杰书曰：王前奏克取处州之后，酌量前进；又称贝子治浮桥、战船将告竣，旦晚由各路征剿逆贼而分兵取黄岩。今台州浮桥成否、已渡江否？及王进兵之事与军中情形若何？浙江事势若何？王其一一奏闻。寻杰书奏：臣恢复处州，即图前进；因兵少，不能深入。且仙居与缙云桃花岭通，今复为贼据；恐乘间突出以断我后，则我兵甚危。处州经贼蹂躏，兵无积粟，转运维艰；绿旗兵、旗兵守处州，满洲兵守缙云。分调台州兵速取仙居，以会副都统玛哈达之兵；俟其兵到，相机而行：此臣二月中所奏报也。后因侦探温州情形、调兵仙居，文移往来日久，贼众已据温州、青田；陆路则险要俱阻，水路则舟楫不备。贝子又言俟定海舟师到，始可水陆三路进兵；以故调兵仙居之说中止：此臣三月中所奏报也。台州浮桥已成，提督常进功素谙水战，因遣赴贝子军前，率舟师征剿。今贝子言常进功以风信未顺，二月十九日始出定关，二十三日遇贼败之；再，山贼多伏兵海岛，必俟余逆尽歼，始赴台州。

今贼将连登云由松溪、龙泉，徐尚朝由温州，合力逼处州；臣已遣副都统玛哈达、总兵官李荣等击却之。缪村为衢州咽喉，贼乘夜渡河掩袭；副都统拉哈、总兵官王庭梅击败之。总之，浙江大势，必俟舟师既至、台寇已平，再酌机宜，共图进取。

命西安将军佛尼勒为振武将军，援汉中。先是，大将军贝勒洞鄂奏：今将军侍卫坤巴图鲁留副都统阿尔祜、延布兵一千守宝鸡，自帅每佐领兵一人协臣等攻秦州。臣思川贼近在沔县不取栈道，不特汉中可危，而大兵粮糗亦恐有阻。上命将军侍卫坤巴图鲁等以文到日，即率师开栈道，进汉中。至是，总督哈占等奏：汉中地方甚要，今既授副都统佛尼勒为西安将军，宜令统一军前进。上谕：侍卫坤巴图鲁等兵进汉中则已；若未行，即以兵付佛尼勒，用振武将军印由栈道进汉中，副都统延布参赞军务。侍卫坤巴图鲁、副都统翁爱俱赴大将军贝勒军前，不得与谋议；令副都统德业立、阿尔祜守宝鸡、凤县，以疏饷道。

丁卯，命都统拉哈达参赞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军务。杰书以参赞诸臣俱分遣御贼，请令镇守杭州都统拉哈达赴军前参赞军务。上从之；令副都统雅塔理署杭州将军印，并令宁海将军贝子以下各将军兵听康亲王便宜调遣。

庚午，大将军贝勒洞鄂奏复关山关。二月二十八日，洞鄂等至陇州之仙逸关，伪总兵高鼎、蔡元率马步兵四千立二营于关山河岸，前锋统领穆占、将军佛尼勒、副都统达理善巴图鲁等率兵进击，都统赫业复以兵继之，贼溃走；追击五十余里，乘胜遂复关山关。

辛未，调太原兵援陕西泾州。总督哈占奏：将军阿密达等于本月初四日战于平凉不利，退驻泾州；请调太原兵五百人赴泾。上命调将军鄂泰、副都统乌丹兵五百人，令贤能官员率往西安，听总督哈占等酌遣阿密达军前；鄂泰等仍统余兵及太原、保定兵防守山西。更令顺承郡王调岳州兵每佐领二人，以副都统一人率其半往襄阳防守，以贤能参领率其半往西安。已而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俟岳州发兵，必至迟久；因于见在荆州骁骑拨每佐领二人，以夸兰大达尔泰率其半于本月二十日赴西安，副都统巴喀率其半于二十一日往镇襄阳。

命致巨炮于西安。上谕议政王等：大兵进取秦州、平凉，攻城破敌，不可无炮。其拨红衣炮四十、汉军内每佐领选诸练甲士三人，令汉军都统海尔图、左翼副都统佟世德、右翼副都统张所养率之，送致西安；复拨每旗满洲贤能官一员、甲士十人同往。

命都统毕力克图为平逆将军，帅师赴大同。上谕议政王等：宣府、大同俱系要地，应设兵防守。今调边外察哈尔前锋护军骁骑，令左翼由张家口入驻宣府、右翼由杀虎口入驻大同。授都统毕力克图为平逆将军，率盛京兵六百赴大同，总统两翼军；每翼不拘满洲、蒙古，各选贤能参领以行。

乙亥，命大将军安亲王岳乐速定进兵机宜。上谕岳乐曰：王辅臣作乱，陕西振动；逆贼耿精忠出仙霞岭，将逼衢州。王抵江西日久，应速灭江西贼，进取长沙。今或俟平定建昌、广信后进兵，或固守诸汛地即行前进。其速议密奏。寻岳乐奏：闽贼盘踞建昌，叛寇以广信为巢穴；江西各处骚动，皆由两地贼乱之故。今若不灭此贼，即进长沙，恐他处复有窃发，则江西可危。臣拟于本月二十六日往剿建昌、广信；稍有成绪，即进取长沙、湘潭诸处。

丁丑，命提督张勇等进取兰州。勇奏：自宁羌告变，秦州诸处继失。臣与甘肃镇臣孙思克、西宁镇臣王进宝率官兵兼程应援，甫至中途，兰州陷贼；欲进兵恢复，其如河冰已开，边报又至！是以抚臣亲至永昌与臣面议，驻兵庄浪，两相应援。当此在在多事之际，河西三镇兵已应经略、总督调遣，宜召募补伍。臣标及三镇属员，被调员缺并投诚及年老宜更置者，欲与督臣会题候部推补，恐道阻不能卒至；请听抚臣就近选委。河西官兵入春缺饷，乞敕户部拨山西饷银从榆林、宁夏接济。又道路梗塞，臣欲从边外奏请机宜；乞敕蒙古贝勒遇臣差官毋得隔阻，且为引导。上谕：三边经调缺额官兵及标员宜更署者，并听提督张勇募补委换。河西兵饷，着总督哈占、巡抚杭爱俟道路少通，速行拨解。至欲边外赍奏，甚当；可遣理藩院贤能官于鄂尔多斯地方沿途设站，遇赍奏人员，给驿马导之使来。今大将军贝勒洞鄂等已围秦州，将军阿密达已进取平凉；提督张勇、巡抚华善、总兵官王进宝等其速进取兰州，会贝勒等协力夹剿，以定临巩。

命总兵官陈福为陕西提督。先是，逆贼王屏藩厚抚陈福妻子以诱福，福执志不变；上特授三等阿达哈恰番。至是，复谕兵部：宁夏总兵陈福效力岩疆，劳绩素着；屡首逆扎，克笃忠贞。且其妻子家属见在川中，逆贼挟诱，全无顾恋；矢志不移，深为可嘉！着以见兼职衔升补陕西提督，给与敕印；仍驻宁夏，管总兵官事务。俟逆贼底定后，即赴平凉料理提督事务。福弟守备奇家口并陷贼中，亦可悯念！着从优以参将擢用。

命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敕谕张勇曰：尔以重臣宿将，伟略弘猷，久镇岩疆，劳绩茂着。自逆贼煽乱以来，保障西陲，辑宁中外。近复协同抚镇率领将士，矢志勘乱，恢

复城池；克笃忠贞，殚心筹划：朕甚嘉焉！兹特命尔为靖逆将军，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节制；一切征剿机宜，听尔便宜以行。镇将各官，悉听统辖调遣。所属武职，有应调补者，即行补授具题。尔即整顿兵马，会同抚、镇等进剿逆寇，平定地方，早奏肤功，以副朕委任之意。

加总兵官孙思克、王进宝职衔。上谕兵部：甘肃总兵官孙思克、西宁总兵官王进宝见在领兵征剿，宜加职衔，以便统辖。其加孙思克左都督、王进宝都督同知；事平之日，俱以提督先用。

命总督哈占等遣兵援宁夏。提督陈福奏：王辅臣盘踞秦州，使叛将朱龙之子引贼犯定边；贼家奴自内应，城遂陷。上谕：定边系三边咽喉要地，其令总督哈占、总兵官许占魁速发官兵前赴宁夏，会同提督陈福，并力进取。

己卯，加都督许贞太子少保。上谕兵部：江西屯垦都督许贞屡剿逆贼，着有勤劳，深为可嘉！其加太子少保。

癸未，调听督鄂善等领兵赴榆林。先是，提督陈福奏：花马池副将赍图于本月初八日叛从朱龙。至是，总督哈占又奏靖边兵民自内应贼，以致城陷。上谕：总督鄂善、周有德、巡抚张德地各率所部兵速赴榆林，会同总兵官许占魁协守地方，剿御叛寇。又蒙古马虽疲瘦，不久草青，宜酌调四子等部落兵由宁夏、榆林两路前进，速定地方。

丙戌，将军张勇奏，官兵败贼于新城。时，逆贼沿河盘踞，势甚猖獗。二月二十三日，总兵官王进宝以草囊结筏，潜行渡河，败贼于河口；复设伏，大败之于新城。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四

康熙十四年四月己丑朔，命总兵官张和善率所部兵还真定。上谕兵部曰：曩者一有贼警，即遣真定官兵赴楚防守已阅年余，备极劳苦。今武昌见有满洲蒙古及抚标城守水师兵，可令真定总兵官张和善率所部仍回原汛。

乙未，封将军张勇为靖逆侯，授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世职。时王辅臣遣人持吴三桂伪谕扎印投勇，勇斩其使以闻；进宝擒获间谍，举首辅臣逆书。上嘉之，封勇靖逆侯，授进宝阿思哈尼哈番。

丙申，命将军佛尼勒等剿仙逸关诸贼。先是，命佛尼勒率兵开栈道，进汉中。至是，总督哈占奏报仙逸关有贼三千余，夸兰大宗柱等兵不满四百，难以防御；又平陇之间亦有贼三千余，窃踞华亭。上谕：仙逸关系通大兵要路，将军佛尼勒亲统官兵剿灭诸贼或令副都统德业立、延布领兵赴剿，其酌量速行。

丁未，命鄂尔多斯兵进边会剿。上谕兵部曰：理藩院郎中喀喇赍来报文，鄂尔多斯部落多罗郡王固噜多罗、贝勒索诺木、固山贝子达尔扎、镇国公都棱以提督陈福等移会征兵，俱量行遣发，驻边外候调；又达尔扎亲统所部，即欲进边。前者本以隆冬雪盛，暂止其进兵。今彼既调兵而来，可即令入边，会同提督、总兵等两路进剿，郎中额业图、员外郎拉笃祜即参赞军务。至鄂尔多斯兵进边之后，粮饷毋得缺乏；额业图等如户部所定饷额，从所属有司支取散给。

癸丑，将军侯张勇等奏官兵复临洮。时伪总兵陈可等据临洮，总兵官王进宝率绿旗官军及土兵由金县、提标兵由沙泥站两路进攻，三月二十三日直抵临洮，拔其城。

甲寅，诏抚左翼察哈尔。时调宣府左翼四旗察哈尔镇大同，众噪毁边墙私遁；参领舒什兰以闻。上命察哈尔散秩大臣绰尔济、都尔玛等，副以八旗官员及侍卫赍敕抚之曰：昔察哈尔溃散时，尔等祖父来归，太宗文皇帝以次赐与世职，分隶八旗；眷顾抚养，以迄于兹。吴三桂造乱，调尔驻守地方；今参领舒什兰奏尔等不请于主者，遽尔遁归，理应治罪。但先既调尔八旗察哈尔同官兵进剿，今又尽征余兵，尔等或虑妻子牲畜无人养育、马又羸瘦，难以从征，以此亡归；其情可恕。今特行宽宥，其各返故伍如常，毋生疑畏。昔额哲、阿布奈被俘，不没入旗下为奴，尚额哲以公主、封为亲王，所部人员亦加抚养；亡国苗裔，无功而施大恩若此，古所希有。阿布奈曾有大罪，又全其命，以其子布尔尼袭封亲王。布尔尼不思报效，背恩叛逆；故命大将军信郡王率兵进讨，于是月二十二日大破之荅鹿，尽歼其众；科尔沁等诸部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俱以布尔尼罪大恶极，发兵会剿。恐尔等不知此等情事，妄惑流言，陷于罪罟；故特赐晓谕。

调兵援秦州、汉中。大将军贝勒洞鄂等奏：逆贼万余自四川来援秦州，屯于南山；臣等剿御内外贼寇，兵力单薄，已令副都统延布率兵六百守陇州、副都统德业立率兵六百守仙逸关、将军佛尼勒率每佐领兵一人速来军前。请再将西安官兵酌量调发。上谕：贝勒洞鄂等围困秦州，所关最重；倘秦州之军可虑，西安亦且难保。今佛尼勒虽已调至，而兵力尚单；除荆州调往每佐领兵一人外，或西安兵、或附近汛兵，令总督哈占、鄂善

等速拨五百人赴秦州，并令总督周有德亦率所部兵星驰前往，同贝勒等会剿贼寇。俟击败川贼后，贝勒等即酌分官兵赴援汉中。寻又谕：汉中地属紧要，不必俟下秦州，即宜发兵赴援；可令将军鄂泰率驻防太原盛京兵前往西安。至日，总督哈占等择西安兵内马肥者并酌分陇州、宝鸡兵，俱付副都统德业立率往汉中。其鄂泰建威将军印，留与署副都统乌丹代署；如乌丹与平逆将军毕力克图军合，则用毕力克图印，乌丹为参赞。更自京师发每佐领骁骑一人，令署副都统一人率赴太原。

乙卯，谕总兵官孙思克防边。巡抚华善等奏：边外蒙古前犯洪崖堡，今又乘我兵进剿河东；乃拆毁关隘，袭执官吏，与官兵会战，永固城副将陈达战殁。上命孙思克严饬将弁加意防备边疆；如蒙古仍行肆害，即率兵剿御。陈达，如例恩恤。复遣使往谕达赖台吉约束部落，毋为边患。会达赖喇嘛使来，并予敕使转谕达赖台吉；敕曰：皇帝敕谕达赖喇嘛：吴三桂初叛，朕谕喇嘛，大兵分路进讨；若三桂势蹙投降，喇嘛其即执送。续览喇嘛奏云：吴三桂背主负国，人皆恶之；不来则已，来即缚之以献。三桂曾取界得毋、杨大毋二城，今已发兵攻取，防守沿边。若欲征兵深入，惟候诏旨。又言：达赖台吉故居土默特，今遣居胡虎诺儿，令其有事则相援，无事则钤辖其部属。朕思自圣祖太宗皇帝、圣父世祖皇帝至今，遣使往来，恩礼无间；喇嘛崇尚信义，必如所奏而行。故遂以达赖台吉等进兵滇蜀之故，晓谕两省及达赖台吉。寻辞以松潘路险，未进四川。喇嘛又奏言：蒙古兵力虽强，难以进边；纵得城池，恐其贪据。且西南地热，风土不宜。若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三桂乃明时微弁，父死流贼，摇尾乞降。世祖皇帝优擢封王，尚其子以公主，朕又宠加亲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绝朝臣，盖自古所罕有。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臣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今将军张勇等奏，达赖台吉诸部落入边侵掠；彼以王辅臣倡乱内地，亦皆骚动故也。今西陲晏然、内地无事，已下敕禁谕达赖喇嘛宜确守前言，令其统辖部属，毋得生事扰民。

戊午，命内大臣国舅佟国纲为安北将军，帅师镇宣府。散秩大臣绰尔济等奏：臣等至张家口询关吏，据云：本月二十七日，察哈尔兵至鄂西奚地方，将御马厂并诸大臣牧马人役、附近旗下蒙古妇女、牲畜，尽行掠去。及臣等至齐涝地方，遣一等侍卫阿纳等前进，遇察哈尔被胁四人，遂擒以归；其言亦如之。臣等欲竟将敕谕送往，恐此辈无知不体圣意，故将诏旨大略抄写，即令擒来二人赍送精奇尼哈番阿遇席等，复遣二人传谕被掠人众。上谕。察哈尔兵狂悖如此，应发兵防御。其授内大臣国舅佟国纲为安北将军，率每佐领护军一人、骁骑二人往镇宣府，令护军统领杰殷、副都统恰塔偕往；以散秩大臣绰尔济、都尔玛为署都统，并预参赞。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五

康熙十四年五月壬戌，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复建昌。岳乐等进取建昌，于四月二十五日抵长兴，贼将邵连登等率贼八万余，水陆迎敌；岳乐与将军希尔根等分布官兵击败之，斩获甚众，遂复其城。

庚午，侍卫奇塔特等奏，左翼察哈尔输诚。先是，一等侍卫奇塔特、博罗特等赍敕招抚左翼察哈尔。至是奏：臣等于本月初七日抵察哈尔营，问以叛故；据云：右翼四旗被戮，将马分给绿旗；今又欲调左翼四旗至大同诛之。又闻四十九旗部落俱叛，我等妻孥为所俘掠，故众心惊惶，毁墙私遁；以致擅夺牲畜，遣人交通布尔尼：此皆我等死罪，岂望生全！臣等因颁赦诏，察哈尔欣感，遂复归顺。

臣谨按：先因陕西有警，调左翼四旗察哈尔驻镇宣府；嗣布尔尼叛，构造流言，转相煽动。若辈怵于其说，遂毁边墙私遁；意欲仍归故地，依附党类。皇上谅其顽冥无知，特因一时疑惑，疑惧逃归，不忍遽加诛戮；乃遣奇塔特等前往招抚，谕以国家优遇察哈尔之恩并疏布尔尼倍逆罪状、大兵剿灭情形，委曲开示，旷若发蒙。所以群心耸悟，衔恩悔罪，踊跃归诚；仰见皇上大德好生，真上侔乎天地也。

甲戌，命都统海尔图、总督周有德等平仙逸关贼，运红衣炮至秦州。送炮都统海尔图等奏：臣等于本月初八日抵西安，闻自荆州来之兵及贝勒催买弓矢护卫，俱为贼阻，暂驻陇州仙逸关诸处。若不灭此贼，恐红衣炮不能前进；乞添发满兵二千剿灭关贼，疏通道路。上谕：秦州需炮甚急，若俟发禁兵，恐稽时日；今都统海尔图、总督周有德、参领达尔泰等兵合计已足二千，其即合兵以平关贼，速运红衣炮前往秦州。嗣海尔图等至仙逸关，与贼相持。上复谕兵部：欲平陕西诸寇，必先取秦州；欲取秦州，必须大炮。今海尔图等率兵护送红衣炮与贼相持于仙逸关，但在彼诸臣各自将兵，恐互相推诿，致误军机。其令周有德、海尔图为兵主，满洲汉军副都统等俱为参赞；众军合而为一，复立队伍，设官统制。若至贝勒军前，周有德、海尔图仍为参赞。

谕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进兵机宜。先是，议政王等奏：据贝子傅喇塔报称：俟提督常进功舟师自宁波到日，令其护守浮桥，即自率兵渡江取黄岩。但时方风信未顺，水师不能遽至；恐需时日，以致师老。且大兵俱集贝子所，故康亲王兵单，未得

进闽。今安亲王恢复建昌、广信诸郡，若乘机进取建宁，则仙霞贼势必分。贝子应量留兵驻守，余兵悉令康亲王统辖，规取仙霞。若贼并力拒守，则安亲王乘虚而入，建宁必破。如此两路夹攻，得一路克捷，便可翦灭闽贼。上命康亲王、安亲王详议以闻。至是，康亲王杰书疏言：宁波舟师不能至台州，已回定关；近攻小梁山，又不能克。台州兵止三千余，不宜轻调；处州见有贼警、金华兵力单弱，似难骤进闽疆。若安亲王果进取建宁以分仙霞贼势，臣岂敢坐失机会，按兵不前！安亲王岳乐又疏言：常、兴贼已剿灭，建昌贼亦解散，见调将军额楚、副都统席布兵扑剿广信之贼。如令臣下广信由分水关取建宁，则当分兵留守建昌，亲统官兵前进；如令臣由杉关取福建，即当分兵留守广信，由杉关前进。上乃谕曰：近报宁州陷贼，且时方炎暑，安亲王酌留官兵固守建昌诸处，率大军暂回南昌息马；俟秋凉，或取湖南、或攻福建，候旨以行。额楚、席布等应速□广信，贼临分水关，阳为前进，断仙霞后路；康亲王即令将军赖塔等兵乘机攻取仙霞或康亲王兵与额楚等兵两路并进，夹攻江山贼寇。二王亦宜遥通声势，以赴机会。

戊寅，命贝勒察尼剿南漳诸处贼。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据都统范达礼报，逆贼五、六千络绎来犯，南漳杨、洪二逆两路齐出。臣随畀都统伊里布讨逆将军印，并遣副都统根特统兵，于本月初三诸日前往；旋报穀城失守，又畀贝勒察尼靖寇将军印，率兵赴援。上谕：既以贝勒察尼为将军率兵赴援，即令统辖襄阳诸处官兵速灭南漳、穀城贼寇，平安地方。又襄阳要地，宜设重兵；其令汝州副都统色格率所部兵星赴襄阳，安庆署副都统诺敏、副都统孙承祖各率所部兵赴汝州驻守。未几，察尼等议遣伊里布、范达礼率兵收复穀城。

庚辰，调将军毕力克图等帅师援榆林。上谕议政王等：今左翼四旗察哈尔既已归顺，应调山西兵援陕西。以将军国舅佟国纲所领前锋兵及每佐领护军一人驻大同，盛京全军绿旗马兵三百人、右翼察哈尔兵三百人付将军毕力克图率赴榆林，同总兵官许占魁协力平定延安诸处；令护军统领杰殷、协领觉和托参赞军务，觉和托仍署副都统。又令副都统恰塔率每佐领兵一人赴大同，兼统见驻大同兵镇守。其余每佐领兵一人调赴太原，并太原汛守及保定调往兵，令署副都统乌丹总统，用建威将军印镇守；国舅佟国纲、散秩大臣绰尔济、都尔玛等俱着回京。既延安、绥德诸处陷贼，榆林危急；许占魁请援，又遣其子登隆至京师言状。上复命毕力克图速分兵付觉和托先赴榆林，毕力克图速率兵继进。

癸未，命副都统德业立率兵剿关山贼。总督周有德奏：参领达尔泰兵见阻关山，请调满、汉官兵赴栈道者来共灭贼，以便运炮至秦州。上谕大将军贝勒等：大兵在秦州，

路梗不通，为日已久；应先灭关山贼，以开道路。其令赴栈道副都统德业立率所部兵速往关山，会同延布、达尔泰、海尔图兵并力破贼开道，运炮军前。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六

康熙十四年闰五月壬辰，诏责湖广诸将。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奏：逆贼两路出犯南漳、均州，与我兵对垒。迩来虎渡口诸处贼船日增，闻逆贼吴三桂身在松滋，声言渡江与我兵战；且欲决堤水灌荆州，使我岳州大兵不得援荆。今三桂既亲犯荆州，余贼或犯他处亦未可料。贼势甚炽，我兵力单；请发满、汉官兵速行赴援。上责之曰：初闻吴三桂叛，即发大兵，遣前锋统领硕岱、都统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勒都齐率前锋护军，日给刍秣，令其疾驰。巴尔布等至荆州时，贼尚未至常德、澧州也，所率前锋护军每佐领五人，兵力不为弱矣；乃迁延不即渡江，而常德、澧州遂叛。王亲率大兵至荆州，又不即渡江进取；致令吴三桂至，而常德等处竟为贼据。都统珠满率兵至武昌时，岳州、长沙犹未叛也，又不急趋镇守，而逍遥武昌；六百里之程行逮一月，而岳州、长沙又陷。巴尔布等畏慑不前，坐失险要，使逆贼从容得据守湖南，致我兵难以攻取；且糜费粮饷，倍于他所。究之寸步不能前进，因贼渠与我精兵相持荆、岳间，而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遂相继叛变，贼寇蜂起。又前谕王云：荆河口以内，何处宜设兵防守？王疏称：贼船上下江中，俱取道荆、岳，易以侦知；俟有事之时，就近调遣，可以速至。今复称三桂来犯荆州，余贼或从他路出，贼众我寡，特请增兵；何前后舛错、一切军机忽略如此！今禁旅遣发已多，纵发亦难骤至。但时方盛夏，贼或拚命渡江；应调附近官兵星驰赴缓。今安亲王复建昌，大兵已回南昌，江南徽州又有满洲蒙古兵镇守；其令驻池州署副都统苏郎率蒙古兵一千至武昌换兵五百，速赴荆州。至邻省绿旗兵各守地方，无可调遣；安亲王或由宁州入湖南、或由袁州进长沙，其便宜以行。既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江西贼寇，窥伺池州诸处。上乃命苏朗止以蒙古兵六百，行到日合武昌满洲蒙古兵仍足一千，速赴荆州。

甲午，赏陕西蒙古绿旗官兵。上谕户、兵二部：将军张勇、总兵官王进宝、孙思克、提督陈福标下官兵及进宁夏蒙古兵效力边疆，劳绩可嘉！应发银遣官由边外运至军前赏赉，示朕优恤之意。其兵饷，俟路通速给。

臣谨按：帝王之道，行赏以为天下劝，所以酬勋旌伐，激励三军也。是时张勇等标兵及蒙古兵虽效力边疆，尚未立有显功；而皇上乃命所司发银由边外运至军前赏赉，盖

答其前劳、策其后效，德意至深远矣。其它行间将士，凡有劳绩者，必加之恩赐，靡有所遗。迨后王师征讨、底定疆圉，所在官兵靡不奋其材武，共奏肤功；良由皇上推恩拊循，能尽鼓舞之方故也。

乙未，命将军贝勒察尼帅师赴荆州、署副都统诺敏统兵赴襄阳。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松滋县北山，吴三桂复添四营，沿江一带贼船日增，恐水陆齐犯荆、彝亦未可定。上谕：荆州、彝陵诸处，关系最要；将军贝勒察尼酌量留兵令都统伊里布、范达礼防守襄阳、均州、南漳诸处，亲统余兵速赴荆州；又令往驻河南汝州署副都统诺敏、副都统孙承祖率所部满洲汉军星驰赴襄阳。

己亥，命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分兵取饶州。总督董卫国奏：乐平诸处逆贼乘间来犯，复陷饶州。上谕：安亲王速回南昌，固守疆界；居中调度，分兵收复饶州。

乙巳，命副都统龚图领兵驻河南府。时左翼四旗察哈尔兵皆感皇恩，愿立功自效。上因命察哈尔兵赴河南府驻防；恐其难以钤束，复令每旗出骁骑五十人，副都统龚图统领前往。

庚戌，命革总兵官金世需等职，斩副将马郎阿于军。先是，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五月初五日，逆贼突犯穀城，县城失守；提督李胡拜陷贼，副将马郎阿、总兵官金世需、刘文奇、杨茂烈俱退走。上谕：穀城失守，提督李胡拜陷贼，副将马郎阿、总兵官金世需等并皆退奔；国家军令素严，未尝有此。马郎阿等何以不顾提督，遽自退归？范达礼驻襄阳，去穀城甚近；何以事前不为预备？临事不相应援？今当大兵四出，军令岂容宽纵！贝勒察尼速勘密奏。至是，察尼讯鞫上闻。上命斩马郎阿以徇；革金世需、刘文奇、杨茂烈职，令击贼自效。

壬子，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官兵复广信。将军额楚等进取广信，沿途败贼，恢复万年等县。前至弋阳，贼将蒋德宏率兵五万以木石断西岗桥，于城北树木栅为九垒；伪总兵柯升以五千人自广信来援，别营为六。额楚同土默特都统巴札尔等分布满洲蒙古官兵击败之，斩贼二万余，随进兵。于是月初四日抵广信，贼已遁去；遂复其城。

提督陈福奏恢复花马池。时赍图叛据花马池，提督陈福率绿旗官兵会同索讷木贝勒下蒙古兵自宁夏进围花马池，屡败贼援兵；赍图势急，于是月初八日降，花马池平。

六月甲子，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官兵复饶州。将军希尔根进取饶州，闰五月二十六日败贼于余干，疾驰抵万年，复其城；二十九日至饶州，贼先一日遁，饶州遂平。

己巳，申命将军贝子傅喇塔详奏军中情形。上谕傅喇塔曰：据报贼粮匮兵怨，欲来投降，以隔江不能遽至。前以地远，不能详悉贼情，故令尔将逆贼情形具报；尔宜将水陆贼垒、地方形势、贼将姓名及我兵见壁何处？可否进战？一一详报。乃略而不言，但云贼粮匮兵怨，殊未明悉。着再详奏以闻。既傅喇塔报曰：陆营贼将伪都督曾养性、伪将军祖宏勋其下有伪总兵八人、马兵六千，南自长石岭、北至三江延袤数十里，连屯二十五营。其领水师者，贼将朱飞熊、伪都督张恭万、许英其下有伪总兵四人、水师万余、舟三百余，泊城东十里小梁山下。四月初十日，我兵击贼，杀朱飞熊于茂头。至如台州、宁波、绍兴、杭州俱逼海滨，不设水师，似难取胜。初得仙居，即议进攻黄岩；因贼据茂平岭，黄岩路断，我兵未能前进。近闻有土木岭可以间行，自台州至黄岩三百里内不能行马者四十里；贼恃险，故勿守。今已密启康亲王济师，俟其兵至，进取有期矣。

辛未，大将军贝勒洞鄂奏复秦州。洞鄂等于三月初四日抵秦州，围其城。四月二十日，贼万余自四川、平凉来援，又贼八千余自城内突出；我兵分道迎击，大败之。嗣屡战屡捷，总兵官孙思克又奉调自巩昌率兵来会，贼惊惧，伪总兵陈万策等率兵民出降，贼将巴三刚等遁走。闰五月三十日，复秦州。

甲戌，将军毕力克图奏复绥德州。毕力克图引兵自大同赴榆林，是月初三日至谢村，分兵三队，令护军统领杰殷等率之先行；杰殷等乘夜进发，黎明军河上。贼三千余拒守杨家店渡口，我兵鸣角尽渡，贼披靡遁去。翌日，克吴堡县城，遂趋绥德。初八日，遇贼于胡尔崖口，复击败之。于时朱龙遁走定边，余城出降，绥德平。

乙亥，命调岳州战船赴荆州。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逆贼逼犯彝陵，兵众船多，又于虎渡口诸处转运粮饷、火器；宜急断其运道。但断水路，必须战舰。今荆州但存沙、唬船四十，若尽发往，则虎渡口见有逆贼，不可无船；分半，则两处俱不足用。上乃命大将军贝勒尚善发岳州沙、唬船四十艘速赴荆州。

丁丑，命前锋统领觉罗舒恕领兵援广东。先是，平南亲王尚可喜等奏：海澄公标下游击黄蓝来会城请援兵，臣即与将军尼雅翰议发满、汉官兵赴援。寻原任总兵官黄芳泰来言：本月初三日，海寇围漳州。臣思潮城未克、闽贼方张，目下在在需兵，更有意外之虞，势必至于束手；请就近速调大兵来援广东。上命安亲王每佐领发满兵一名，令副

都统一人率赴广东。至是，将军尼雅翰疏言：粤东四面受敌，广州兵力又复无多。今平南亲王年力渐衰，臣又才识短浅；若邻近有警，恐难支守。乞令见在江西护军统领桑格率兵前来总统兵马，则粤东可保无虞。上谕：护军统领桑格仍留江西；所发每佐领兵一名，令前锋统领觉罗舒恕率赴广东，同将军尼雅翰商酌以行。

己卯，命大将军贝勒洞鄂分兵援汉中。总督周有德等奏报，本月十八日关山贼遁。上谕：汉中要地，应速发援兵。今秦州关山既复，着大将军贝勒酌拨兵每佐领一名或二名，令大臣一人率赴汉中应援席卜臣等兵。其贝勒等大兵，或约将军阿密达夹攻平凉、或先剿川贼，速议以闻。寻洞鄂奏：拨兵一千五百名，付将军佛尼勒同副都统德业立、喇布重等开栈道以援汉中；令副都统翁爱率西安兵同绿旗兵守陇州仙逸关诸处，都统海尔图等运红衣炮至平凉。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七

康熙十四年七月丁亥朔，命将军阿密达等速定平凉。阿密达奏言：王辅臣亲领精锐及秦州逃出余孽毕集平凉，庆阳群盗依山结垒。臣以孤军前进，恐未易奏功。乞敕将军贝勒洞鄂等酌量留兵驻守秦州，余兵尽会平凉；提督陈福及鄂尔多斯兵，令其攻取定边、固原并遏贼庆阳之援。臣率在泾兵出白水，由平凉东面进攻，则下平凉较易。上谕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平凉逆贼闻大兵克取秦州，众心惊扰；我兵宜乘胜长驱，攻取平凉。将军阿密达逗留不前，殊属非宜！前曾添发兵马，近总督周有德又将红衣炮运送平凉，阿密达当克期攻取；如势有未便，当移会大将军贝勒等会商夹剿之策。再敕提督陈福速取定边、固原，将军毕力克图等急定延安，移师平凉会剿。

庚寅，谕赦耿昭忠等罪。上谕吏、兵二部：耿精忠背恩附逆，煽乱闽疆，荼毒生灵，罪恶重大；兄弟亲属，律应不赦。但念其祖耿仲明于太宗文皇帝时航海归诚，效力行间，着有劳绩；其父耿继茂于世祖章皇帝时亦效力行间，镇守边陲。今精忠虽行同禽兽，上负国恩；其弟昭忠、聚忠及亲属下人等道途越隔，实未同谋，竟尔株连，朕心不忍！其概从宽典，尽释之。所有官爵，悉令如故。

臣谨按：负国之贼，必加以族诛，用惩乱逆。耿精忠世受深恩、叨袭王爵，不思竭诚守节、报塞高厚，乃妄行煽乱、荼毒封疆，恶极罪大；戮及九族，于法允宜。况昭忠等系精忠亲弟，尤不可赦。而我皇上犹悯其先人曾经效力，且念昭忠等道途隔远、未与

同谋，免死宥■〈自上辛下〉，俾服职如故；即其它逆犯族属、法应同坐者，往往予之宽贷，不忍悉诛：如天好生之仁，诚度越千古矣。

将军毕力克图奏复延安。毕力克图率兵自绥德趋延安，六月二十五日逼城而陈贼宵遁，遂入延安；乃分兵追贼，于宜川县斩获甚众，连复宜川、保安、塞安、安定诸县。

申谕王辅臣。敕曰：吴三桂为逆，人心惊扰，怀疑瞻顾者多；惟尔知守臣节，出首逆书，遣子继祯入奏，朕甚嘉之！是用锡尔世职、官尔子卿贰，以励忠悃。后经略莫洛率师进蜀，调遣失宜，变生仓卒；尔被逼胁，陷于叛乱。朕闻之，未忍加诛，即遣尔子往谕。盖谓尔封疆旧臣、屡受国恩，自当悔祸来归；不意尔反生疑畏，窃踞如故，殊负朕至诚恻怛之怀。近大将军率诸将已破秦州，蜀寇相率窜遁；平逆将军又取延安，兰州、巩昌以次底定。大兵云集，平凉灭在旦夕。但平凉兵民皆朕赤子，克城之日必多杀伤；以尔之故而驱民于锋镝，朕甚不忍！今复勒尔自新；若果输诚而来，岂惟洗涤前非，兼可勉图后效。尔标下官兵及地方文武官民，诸当坐者，概行宽宥；其拘留祝表正之罪，悉赦除之。朕为百姓主，务期保全，以靖民生；慎毋惛瞀，自干天讨。负此殊恩，虽悔曷追！尔其钦哉！

臣谨按：行师之道，抚剿不同；至于戡乱安民，其意一也。时王辅臣负恩反叛，称兵秦、陇之间；六师致讨，无难扑灭。而皇上念叛寇固当歼除，但陷贼良民皆吾赤子，虑兵威所及，玉石俱焚；故先遣其子往彼宣谕，旋颁敕旨特行招抚。迨辅臣执迷不悟，复陈利害以晓示之。谆切再三，必开以自新之路者，盖欲免秦民之涂炭，亦所以保全辅臣也。使辅臣稍有人心，捧诵德音，自当感泣悔罪，束身请降。夫何反复成性，狙诈多端；累次招徕，终不悛改。皇上鉴度情事，谓非以兵威重创之，不能使之革面；乃授图海为大将军，往督官军，大败其众于平凉城北。辅臣惶迫，始俯首来归。皇上抚剿兼施、恩威并用，神武不杀之概，于兹益着矣。

丙申，命都统噶尔汉为镇安将军，帅师驻河南；副都统龚图等帅师自河南赴荆州，尚书科尔扩岱等帅师守兖州。时理藩院尚书阿穆瑚朗奉命调科尔沁等部落蒙古兵三千人，期以八月先后入京。上谕：授都统噶尔汉为镇安将军，率每佐领护军一人、蒙古兵一千七百人驻守河南。令副都统龚图等率见在河南满洲蒙古兵赴荆州；此兵到日，或遣往彝陵、成分荆州兵遣往，听大将军顺承郡王等酌量以行。复令散秩大臣博罗特率蒙古兵六百人赴兖州，付副都统额赫讷管领；其后至蒙古兵七百人，尚书科尔扩岱率往兖州驻防。寻噶尔汉将行，上召人，面谕之曰：尔所率蒙古兵马虽不甚肥健，今野多青草，必不误

师行。闻前发蒙古兵卒沿途颇肆扰掠，此行尔其加意严禁，毋侵夺民物；凡行军驻营，俱令与满兵相近，勿得远离。

癸卯，西宁总兵官王进宝奏复兰州。官兵围兰州，贼数路出，进宝率官兵分御力战，贼大败，奔入城；又造木筏百余，将渡河遁，进宝设兵沿河邀之，贼计穷，伪总兵赵士升等于六月二十六日率伪官兵以城降，原任布政使成格同笔帖式二人来归。寻命逮成格等至京师，拘禁之；后伏诛。

甲辰，将军侯张勇等奏复巩昌。叛贼陈可等窃据巩昌，张勇与巡抚华善围之，两月不下；会秦州已克，将军穆占等率兵来会，贼知势穷援绝，遂降。

乙巳，提督陈福复定边。陈福同蒙古贝子达尔扎各台吉、郎中额业图等围困定边，擒叛将朱龙父子于沙家涧，斩之；定边遂平。

丙午，命诸将分道攻平凉。时王辅臣再疏奏言：皇上念及兵民，概从赦宥；但如何抚辑，天语未及。在事兵将，未免瞻顾。上谕曰：前颁敕谕，官兵百姓一概免罪，炳若日星。且秦州诸处投诚官兵俱已安插得所，逆贼王辅臣岂不闻知！若果倾心投诚，当遣伊子王继桢或标员赍奏；今不遣来，而本内之词又复骄倨，是则借端推托，特为缓我大兵之计。着将军侯张勇速赴秦州，会同大将军贝勒洞鄂等酌量留兵防守秦、巩等处，速行进取平凉；提督陈福速取固原，夹攻平凉；将军毕力克图统领官兵，速赴将军阿密达军前；都统海尔图等速运红衣炮赴平凉，仍固守陇州，断贼后路。

命纪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失利罪。岳乐等既克建昌，欲平附近余孽，令都统霍特等取石峡村；六月二十五日，霍特等率兵至石峡，时天暑甚，贼伏兵从两山出，我军陈乱奔却，署副都统雅赍等战没，霍特等退保新城。岳乐以其状闻，上命事平察议。

臣谨按：初，安亲王岳乐之既克建昌也，上以时方盛暑，命率大将军还南昌息兵秣马，俟秋凉候诏指挥；此诚审时度利、万全之胜算也。岳乐宜恪遵成命，俟时而动；乃狃于小利，遣兵急攻石峡，卒以冲热致人马疲困，损将丧师，无不如睿虑所料者。皇上于万里之远，瞭若目前；而岳乐身在军中，昧于从事。于此益见圣算如神，非诸将所能仰窥也。

戊申，戒谕大将军贝勒洞鄂等。上谕洞鄂等：国家仰承天眷，秦州、巩昌、兰州诸

处相继收复，朕甚嘉悦！此皆保宁还旆之兵间关跋涉，戮力效命之所致也。尔等当时时轸念劳苦，方见恤下之恩。尔等将兵在外，谙练已久；事无大小，务期协和持平而行，乃克有济。亦知尔等必体朕意，不为己利；但所虑如此，故加告诫。将军张勇劳绩甚茂，慎勿轻侮，致滋嫌隙。尔等殚心谋国，运筹制胜；尚期一德同心，早奏荡平，以副朕倚毗至意。

己酉，调兵守潼关险要。总督哈占奏：兴安游击王可成等于本月初八日复叛，总兵官党蹇及道官兴永朝奔至西安。请移潼关绿旗兵守商州，遣臣标绿旗兵守旧县关及子午、太乙二峪，分省城满洲兵守潼关；总督鄂善、巡抚张德地停赴延安，留守省城。上谕：先因将军毕力克图自延安赴将军阿密达军前，延安系新复之地，安抚残黎、保固疆土，事极紧要；故遣鄂善等速往。今省城见有副都统德业立等兵，鄂善等至今未行，殊属不合！谕到，鄂善等仍着速赴延安。兴安兵既叛，潼关地属最要，应檄驻太原将军乌丹分兵潼关，同夸兰大鄂尔博西等协力固守。余悉如哈占请。

辛亥，诏增荆州彝陵兵。时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荆州兵少，今虽调副都统龚图兵援荆州，未能即至；乞令龚图移驻南漳，更调南漳、襄阳满洲蒙古兵就近来援。上从之。既勒尔锦又奏：彝陵贼进据江渚，火器甚多；我兵须多用鸟枪居前、步骑续进，乃可长驱。乞调发绿旗鸟枪手三千人并就近拨满洲兵速赴军前。上谕：逆贼吴三桂见在松滋，大将军贝勒尚善疏言廖、祖二贼复以贼七千余前至松滋，则荆州、彝陵兵力似属单弱；拨岳州兵内每佐领一人速赴荆州，着见驻兖州护军统领察哈泰尽率满洲汉军兵、河南提督佟徽年选标下鸟枪手三千人并赴荆州，听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调度。

壬子，命平南亲王尚可喜等讨叛贼祖泽清。总督金光祖奏：总兵官祖泽清以高州叛。上谕：将军尼雅翰见统兵驻广东、前锋统领舒恕亦率兵前往，着平南亲王尚可喜、将军尼雅翰、总兵金光祖等会商扑剿，毋使贼得滋蔓；仍严饬沿边将弁固守地方。

癸丑，将军侯张勇请还师防边，上不允。张勇奏：彝情叵测，久蓄内犯之心。今闻大草滩帷幕满野麾不去，实因臣奉命东征，乘虚窥伺。乞许臣还驻庄浪，以便兼辖。上谕：秦州、巩昌、兰州诸处虽次第恢复，而底定全陕惟在速取平凉。逆贼王辅臣一日不灭，则秦省百姓一日不安。将军侯张勇应同大将军贝勒洞鄂等会商速灭辅臣、定平凉，不宜还驻庄浪。如彝人果显然作恶、扰害边民，即令总兵官孙思克回甘州防御。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八

康熙十四年八月戊午，命大将军贝勒洞鄂等接应汉中兵。总督哈占奏：前闻将军席卜臣等兵出汉中、屯洋县，随遣人侦探；今据报，席卜臣果离汉中，但不知归自何路？臣已启知大将军贝勒等，一面檄将军佛尼勒停止进兵。上谕：佛尼勒分兵六百与驻守宝鸡副都统阿尔佑兵共为一军，令阿尔佑统辖，严防栈道诸险要；余兵着佛尼勒、鄂泰等领至西安，如得席卜臣等归路确信，即以兵往迎。大将军贝勒洞鄂等见统大兵驻秦省，作何接应席卜臣等俾全军而归，与总督哈占等筹度以行。

己未，诏责总督哈占。哈占奏：兴安叛兵已与蜀寇合，攻陷旧县关，将逼西安；南山郡盗又分出各口。乞敕大将军贝勒洞鄂、将军毕力克图等速发兵应援，见驻河南副都统龚图亦乞遣至。上责之曰：始，王辅臣叛，朕以兰州要地关系三边，令哈占发兵镇守。哈占称西安要地，不便发兵；致兰州诸处沦陷，三边动摇。继哈占复以西安要地，屡疏请兵；因将荆州大兵陆续调赴西安，遂致荆州、彝陵兵力单弱。又延安为诸路要冲，曾命鄂善、周有德等驻守；哈占又诳奏鄂善等兵少，留之西安，致延安陷没。哈占封疆大臣，每当议事，不一体筹度；但于己身所在常欲增兵自卫，不求速定地方，贻误匪小。今又称叛兵与蜀寇合，欲调诸将军兵悉赴西安；是哈占但知有西安，置他处于度外矣。且蜀寇何能便与兴安叛兵合；即至西安，不过因诸将齐赴平凉，故为声扬，欲乱我军心、分我势耳。诸将当益急攻平凉，勿得稍缓。辅臣未灭，西安、潼关亦宜增兵剿御。近理藩院郎中瑚什巴调蒙古兵赴太原，将军乌丹可率所部兵速赴潼关，与根特、鄂尔博西等协守。又蒙古鄂尔多斯土默特兵见驻榆林，着理藩院员外郎拉笃佑率此二部兵速赴西安。若鄂尔多斯兵必不可行，即留与总兵官许占魁统领，仍驻榆林。

己卯，遣和硕额驸耿聚忠赍敕谕耿精忠。敕曰：皇帝敕谕耿精忠：尔祖父宣力累朝，勋猷茂着；俾世袭王爵，格外加恩。逮尔父没，令尔袭封，仍镇闽疆。方谓尔克绍前猷，殚忠报国；不意尔反为吴逆狡谋所惑，蹂躏土地、戕害生民。朕犹念尔祖父前功，不忍遽绝；将尔在京诸昆弟及所属人员概行宽宥，给还官职，恩礼如常。今大兵云集，事势昭然；尔自知之。朕复念尔变乱必有所由，或为逼迫所致；故复下敕书，遣尔弟聚忠赍至军前明谕朕意。尔若悔罪率众归诚，当复尔王爵，仍旧镇守。所属人员，职任如故；兵民人等，照前安插。倘能剿除海寇、共奏肤功，仍优叙赏赉。使臣周襄绪等为尔羁留，或别有故；朕不介意。朕以诚心待天下，断不食言；尔毋听信煽惑之言，终怀疑惧，负朕始终保全至意。又谕兵部曰：今遣耿聚忠赍敕赴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军前招抚耿精忠，其招抚事宜，王与聚忠悉心谋议，相机速行；俾闽省生民，早离水火。尔部即移文知会。

辛巳，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克黄岩。将军贝子傅喇塔遣副都统吉勒塔布等自土木岭进兵，是月初四日于半山岭大败贼众，乘胜进指黄岩县；贼将曾养性等弃营据黄岩拒守。傅喇塔进兵围其城，养性乘夜突围，走温州；余贼开门降，遂复黄岩。

九月丁亥，设湖广援剿二营。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贼竖立营垒、掘壕堑，设鹿角挨牌，我军骑兵不能冲突；必设绿旗精兵七千人，造轻箭帘车二百辆、炮车一百辆、熟铁炮一百具，量配兵丁推向贼营填其壕，掷火药以烧鹿角挨牌，用炮攻击；相贼形势，满兵继进，则逆贼可灭、地方可复。如允臣所奏，乞将此七千兵分为援剿二营，设二副将统之。上谕：大兵与贼相持日久，则军糈日糜、民生日困；今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既请设绿旗兵、造帘车等项，应如所请。其副将等官，听会同该督酌选才能补用。着工部精简交枪二千五百杆，遣贤能官员二人驰驿速送荆州军前。寻令二营援剿兵俱听总督蔡毓荣统辖。

命给将军席卜臣兵马匹、器械。席卜臣奏：本年二月兵粮匮竭，臣等取食贼麦；以至七月，又已罄尽。计欲保全大兵，仍于七月十七日自汉中出；沿路击贼，以八月初六日至西安。见在官兵俱无马匹、器械，难以进取。上谕：席卜臣等兵自汉中出，沿途击贼，马匹、器械俱尽；着陕西督、抚动正项钱粮买马，人给一匹；并整顿器械，令其镇守西安。

戊子，趣大将军贝勒洞鄂等亟攻平凉。洞鄂奏：王辅臣启臣，云前疏未奉圣旨；乞颁赦午门，仍遣威望大臣受降。窃谓皇上既屡降敕谕招抚辅臣，乞更颁谕，开示本末。上谕：前屡下明诏，王辅臣果悔罪来降，当宥其前罪。顷秦州诸处官兵来降，悉赦其罪；辅臣安有不知！且先遣祝表正尚未归，岂宜复遣大臣！彼乞降，诈也；特缓我师，为苟延日月计耳。尔等急宜攻取平凉，若辅臣即投诚，勿加诛戮，再行请旨；慎毋因其诈降，以误进取之机。若不即投诚，其以朕屡降恩赦而彼不悔祸之意，布告官吏军民，使知所以不得不举兵加诛之故。

臣谨按：先是，上欲速拯兵民之困，屡降德音招王辅臣；而辅臣观望两端，不即归正。至是，复诡计乞降，冀缓我师，以望逆党救援；洞鄂不察贼情，遽为代请。赖皇上圣明，察其狙诈，欲以兵威大创之；因令洞鄂急攻平凉，勿因其伪降而误进取之机。乃洞鄂惮于攻取，依违如故。皇上随遣大将军图海督率将士薄城一战，而辅臣果震怖穷蹙，束手来归。宸谟料敌，神明如此；逆贼亦安所施其狡计哉！

丁酉，命理藩院郎中瑚什巴以蒙古兵驻太原。瑚什巴等奏：简蒙古四子、乌喇特茂、明安三部落兵一千进杀虎口，于八月三十日至太原。上即命瑚什巴同蒙古领兵都统管辖，镇守太原。

庚子，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详奏彝陵情形。先是，防守彝陵贝子准达因彝陵兵单，请兵于勒尔锦；遂发满洲蒙古、绿旗兵一千八百，给贝勒察尼靖寇将军印，率赴彝陵。月余，并无音问。上谕兵部曰：贝勒察尼，往彝陵月余，曾否与贼战？即战，胜负若何？贼情若何？尔部其移文顺承郡王令其速奏。后顺承郡王勒尔锦奏曰：贝勒察尼于八月十九日至彝陵，与臣书云：彝陵城外东北有镇荆山，贼立营掘壕立桩，坚壁以守，难于进攻。近侦知我兵日增，提备益严。但思寇粮取给湖南，必由长江转运；若断此粮道，别无转运之所，贼必饥困。今惟俟兵卒与船耳。臣随将荆州所有划子船一百四十只，于本月二十五日发往；提督佟徽年兵，亦于十月初一日遣行。

命大将军安亲王岳乐速取长沙、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往镇江西。上趣岳乐进取长沙，岳乐奏：俟内大臣希尔根军自饶州至，创击右硖逆贼、歼贵溪诸寇，拨兵守要地，得便即进长沙。上谕之曰：贼渠，三桂也；今不早灭，虽江西、福建之贼尽除，于事奚益！安亲王岳乐其量拨官兵固守江西，乘冬月速取长沙。大兵进长沙后，诸贼乘间窃发，恐江西复扰；其令简亲王喇布率江南兵二千赴江西，以内大臣希尔根为副将军，与简亲王协同镇守。副都统额赫讷率在兖州盛京乌拉兵一千速赴江宁，至即以兵付将军哈尔噶齐，令驻守江宁；而身从简亲王往江西，参赞军务。布颜赴兖州，用镇东将军印管辖蒙古兵。尼满为署副都统，赴江宁参赞哈尔噶齐军务。署副都统额思赫赴池州。

壬寅，诏责大将军贝勒洞鄂等。洞鄂奏：王辅臣报书，言彼所遣官王起凤赴省已逾两月尚未遣还，故士卒皆怀疑畏。乞皇上再赦辅臣并所属官兵之罪，仍令驻守平凉，遣王起凤还；则彼无不倾心来归。今大兵仅足围平凉，不能坚密；倘贼势穷突围，难保辅臣不脱去也。疏入，上责之曰：逆贼王辅臣诱缓大兵，其计显然；贝勒洞鄂不速率兵剿灭，反请宽宥其罪。若免辅臣罪、仍令驻守平凉，假使川贼侵秦州、兴安贼逼西安，我兵势必分路进剿；当此之时，贝勒洞鄂能必其不乘隙复叛耶？今大兵云集，已困孤城；乃云贼势穷突围，难保其不脱去。盖恐王辅臣他日溃遁，故设此辞，预为地耳。若辅臣果难围困剿灭，何以贝勒洞鄂独言之，而贝子、公、参赞大臣不言！是独贝勒洞鄂一意专主招降也。贝子、公、参赞大臣皆朕所倚任，若灼见城不可围、寇不可灭，何以不据实陈奏？凡事惟贝勒洞鄂退缩之意是从。至今不攻取城池，尚复何待？行军重事，岂独

付之贝勒一人耶？贝勒、贝子、公、参赞大臣等，速行围城，务期剿灭逆贼；王起凤，着遣还平凉。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九

康熙十四年十月庚申，命将军噶尔汉自河南帅师赴襄阳。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逆贼杨来嘉、洪福、谢四等五路齐出，屯均州诸处；荆州兵少，不能分遣，檄河南镇安将军噶尔汉率所部兵赴襄阳。上谕：河南当秦、楚之冲，噶尔汉之兵未可全调；留护军二百、蒙古兵六百，委两翼护军参领各一员统之，仍驻河南府。其余满洲蒙古兵，噶尔汉速行帅赴襄阳。

敕陕西诸将固守要地。总督哈占奏：伪总兵魏姓者率众自洋县犯黑水峪、丰峪口及西洛口诸处；伪将军王屏藩出汉中、抵略阳，谭洪出西河，吴之茂率伪总兵五人营于车家河，同犯秦州。上谕：逆贼声言出犯各口，意在分我兵力，乘间而动耳。诸将其各守要地，悉力剿御，毋使贼势蔓延。

癸亥，调西安兵援大峪口。总督哈占奏：兴安叛贼渡江，将出大峪口。上谕：大峪口去西安最近，若调兵远地，虑稽时日；总督哈占、将军席卜臣等于汉中还兵内简精锐者，遣守大峪口。西安要地，宜增兵防御；以大同察哈尔兵三人、太原满洲兵三百人调赴潼关。此兵既抵关，将军乌丹即遣所部兵五百人速赴西安。未几，乌丹、哈占等奏：贼犯商州、旧县关诸处，已遣副都统德业立率兵五百人往援；商州兵少，贼势甚盛；潼关、商州贼皆有路可通，见在危急。上谕：将军噶尔汉所留河南护军二百、蒙古兵六百驰赴潼关，听将军乌丹等调遣；复于京师发每佐领甲兵一人，令参领瑚什巴、额勒布统之，往驻河南府。

甲子，诏责大将军贝勒尚善。尚善奏：长沙、岳州加唇齿相依，若偏攻一隅，未能猝拔；必长、岳兼攻，庶可破贼。今安亲王进攻长沙，岳州亦宜协力规取；但兵力尚少，乞添发河南、山东兵每佐领四人，以资进讨。上谕：前贝勒尚善奏：岳州逆贼浚壕立桩甚固，不能攻取；故将岳州兵分遣荆州诸处，并非罢岳州之攻也。顷尚善等报：岳州贼党，吴三桂已檄往彝陵。今计我兵之在岳州、武昌者每佐领约有九人，又有绿旗官兵；我兵虽减于旧，而贼势亦分。若以之取岳州，未为不足。尚善又请发河南、山东兵，不合！速移会尚善，作何攻取岳州？即酌量以行。

壬申，调大同诸处兵赴固原。提督陈福奏：九月二十三日，平凉贼奄至、固原贼亦自城内突出，齐犯我军；遣副将太必图率兵击之。方与贼战，中卫副将贾从哲忽退，游击张元经亦率兵走。于是众军惊扰，太必图遂没于阵，臣与前副将恰塔等于二十八日回至灵州。上命即于军中斩从哲、元经以徇；又谕曰：固原贼众城守甚坚，今川贼又入平凉，应速遣兵剿御。鄂尔多斯兵已遣还，不宜复调；调驻大同兵及神木、归化城兵，令副都统恰塔、员外郎拉笃佑领之，或由延安、或由定远速赴固原。此兵既到，陈福即率本标兵或先定固原、或会大将军贝勒先取平凉，与恰塔、拉笃佑酌行。大同兵既往固原，令郎中瑚什巴分太原蒙古兵五百人赴大同驻守。

甲戌，授大将军贝勒洞鄂等攻取平凉方略。上谕兵部：颁大将军贝勒洞鄂、总督哈占等报兴安反贼犯商州大峪口、川贼谭洪救平凉，皆因王辅臣未灭、我兵俱集平凉，故诸贼乘隙侵犯，欲分吾兵力，以援辅臣。今洞鄂等官兵至平凉日久，自宜急图攻取；设使平凉未破，而四川之贼来援、兴安之贼又至，大兵往来路阻，后虽恢复平凉亦复何益！若平凉破、辅臣灭，则贼应援之念绝而窥伺商州之计亦阻，全陕可无虞矣。平凉南山俯视城中甚悉，若乘南山以红衣大炮攻之，城中贼众自不能支；洞鄂等速夺南山，则平凉可克。未几，哈占又奏：庆阳贼业已就抚，臣遣固原游击屠遵义率兵守之；未至，而逆贼王辅臣已遣其党周养民围庆阳、伏兵断路，我兵不能救，庆阳复陷。贼又犯皂社，皂社与泾州、常武、邠州接壤，为平凉大兵后路；臣已遣固原总兵官朱衣路赴救。于是，上复谕议政王等曰：贝勒洞鄂驻平凉日久，兵力不少；但图自便，惮于攻战，以致逆贼王辅臣分兵救固原，今又袭庆阳。洞鄂及参赞大臣从未赴敌，任贼四出，若罔闻知。平凉贼势既分，又不乘虚攻取；伊等在平凉所司何事？及今不取，更待何日耶？若仍顿师不进，必致我兵渐疲、粮储渐耗；贼益窥伺、蹂躏地方，贻害不少。洞鄂等其公同筹划，剿除逆贼。

辛巳，遣署副都统穆成额参赞将军觉罗舒恕军事。舒恕奏言：军务最重，须参赞得人；右翼中，无可委署副都统议军事者。协守吉安署副都统穆成额，乃右翼人，乞遣发臣军参赞军事。上谕：广东军事繁多，参赞不可乏人；都统、副都统等官在江西者颇多，穆成额即赴舒恕军前参其军事，大将军简亲王别委大臣代守吉安。

十一月丙戌朔，命将军侯张勇固守巩昌诸路。先是，上谕张勇曰：陕西重地，凡平定地方、扫除贼寇，惟尔是赖。今大将军贝勒洞鄂虽攻围平凉，而逆贼王辅臣婴城死守，恐稽时日；又川贼已过昌宁驿来援平凉，我兵若不速灭辅臣，则陕西不能即定。尔量留

官兵守巩昌，亲自率兵赴洞鄂军前协力进取平凉。若巩昌必不可离，多发标兵往平原以助攻战，并宜设策截川贼来援之路。于是勇言：逆贼吴之茂率众进屯单家河诸处，臣若赴平凉，恐贼乘虚直犯，臣断不可远离巩昌；且官军皆已分遣，臣兵单，实无可发。上下议政正贝勒大臣集议。议政王等奏言：巩昌所关亦重，应如张勇所奏，令固守巩昌、秦州诸处，相机剿御。上从之。

丁亥，罢都统海尔图参赞。海尔图以运炮屯夫俱逃，请发枪手步军四百人、绵甲八百人防护；又以炮手熟练者少，请于八旗满洲汉军内择素习者遣发赴军前。大将军贝勒洞鄂以闻，上责之曰：贝勒洞鄂等帅师抵平凉，为日已久，不速灭贼、平定地方。及命炮攻平凉，海尔图又托故具启，迁延时日；洞鄂等并不议其可否，但据启以闻，殊为不合！前送红衣炮，拨汉军每佐领二人；海尔图谓不足，又添派一人。及海尔图去时借口沿途养马，不即速行；至关山，又请兵二千。欲靖贼寇，复如所请添发；而究不能开通关山。今令用红衣炮急取平凉，海尔图复请自京师发枪手、绵甲；耽延时日、有误军机，殊负任使，着解参赞之任。洞鄂等仍遵前旨，速定平凉。

丁酉，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请益兵，上不许。喇布奏：安亲王已分每佐领甲兵十人进征湖南，江西留每佐领十人分驻建昌诸处，省城所余止每佐领二人。今欲剿灭诸路贼寇而兵难调集，欲分守而兵又不足；乞将在江宁乌喇及盛京兵发来江西。上谕：江南要地，乌喇、盛京兵不宜调发。江西见有每佐领甲兵十人，又南昌、饶州、建昌、广信、吉安诸处皆添设绿旗官兵，已足调遣；大将军酌量缓急，有可缓之处调其官兵，以资战守。

庚子，命提督赵国祚等随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进剿。岳乐奏：逆贼吴三桂闻臣进取长沙，必固守要害；非绿旗无以涉险阻，非红衣炮不能破营垒。提督赵国祚久在行间，熟练火器，兼有绿旗兵三千；屯垦都督陈平，有兵二千：乞俱令随臣进讨。其广东送来红衣炮甚重，路险难致；西洋炮轻利，乞发二十具为攻剿之用。上谕：剿灭逆贼、平定湖南，皆于安亲王是赖；练习宿将及精兵火器，俱不可阙。提督赵国祚、都督陈平并所属官兵，悉如安亲王所请。南怀人所造火炮，可遣官兵准数送至江西，转运安亲王军前。

王不必待炮到始行，亟由吉安或袁州进发。

壬寅，敕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分兵赴广东。总督金光祖奏：叛镇马雄同滇贼王宏勋等至高州，高、雷、廉叛兵合计约有十万。臣率兵深入高州，恐逆贼孙延龄乘隙犯梧，平南亲王尚可喜又无兵可调；乞添发大兵，产来应援。上谕：逆贼率众来犯广东，不可不

速遣大兵；大将军简亲王于留守江西兵内即选择精锐每佐领二人，命才能夸兰大率之速赴广东，听平南亲王尚可喜、将军舒恕、总督金光祖商酌调遣，此兵仍着舒恕统辖。江西兵既发往广东，山东兖州蒙古兵六百人，令署副都统科尔扩岱统之，即赴江宁；科尔扩岱既到江宁，江宁所有乌喇、盛京兵一千，令署副都统尼满雅、秦扬古岱统之，即赴江西。更发禁耳每佐领兵二人，其半赴江宁，同蒙古兵六百人俱听将军哈尔噶齐统辖；其半赴山东，同原驻蒙古兵听将军布颜统辖。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午，敕大将军贝勒洞鄂断贼粮道。洞鄂奏：臣等已克平凉第一关厢，去城三里许对南山屯营，以炮攻城，欲向前薄城；沟深城险，难以下垒，故城不能速下。上谕：逆贼久踞平凉，皆因有粮可恃；若断其饷道，则贼自穷。平凉西北通固原要路，大将军贝勒等宜速断截以困毙之。

庚申，命解左都御史多诺、侍郎勒布任，革候补侍郎觉罗阿范职。上谕大学士图海等：前遣多诺、勒布总理湖广大兵粮饷，节省浮冒、招集残黎，责任綦重。伊等宜仰副朕责成之意，实心料理，竣事而还；乃未着有成效，希图规避，奏请回京。顺承郡王勒尔锦等屡奏多诺等任极重大，不宜发回；前欲遣勒布往荆州，贝勒尚善亦奏粮饷重务，不宜发往：屡奏甚明。今乃忽称无事，伊等竟自回京，是何故也？阿范参赞简亲王军务，不思效力，托言有疾来京：俱属越例。着议政王、贝勒、大臣察议。议政王等议：革多诺左都御史、佐领及其世职，革勒布侍郎、佐领；勒尔锦、尚善等前后奏请舛错，事平议罪。阿范革候补侍郎及其世职，仍发江西军前充任。奏上，上命留多诺佐领及伊父世职，留勒布佐领；余悉如王等议。

壬戌，敕荆、岳大将军等分兵夹攻长沙。上谕荆、岳大将军等曰：今大将军安亲王由江西进取长沙，尔等应发兵夹剿。前者荆州添设绿旗兵及鸟枪兵甚多，贝勒察尼又帅兵赴彝陵已数月矣，尚未奏捷。顺承郡王勒尔锦等或分见在荆州兵、或调地方可缓之兵，速发长沙。倘彝陵贼未能即破，察尼等应量留官兵于彝陵；遣余兵与荆州兵合，或由云溪驿、或由别路，酌量议定并量及安亲王将抵长沙之期，彼此关会，协力齐进，断贼粮道，夹攻长沙。贝勒尚善亦分遣官兵，与荆州彝陵兵同往。尚善等仍作攻取岳州之势，移兵逼之；如机有可取，即取岳州。尔等帅大兵驻荆、岳将及二载，粮费师老，曾未得尺寸之地；坐失事机，罪不胜数。今安亲王进攻长沙，若又不发兵夹剿，俾贼侦知荆、

岳按兵不动，死守长沙要路，则尔等贻误之罪更大矣。其遣发之兵，谁可统率，着公议遣往；无分彼此，同心协济，务期有裨国事。

授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进兵方略。岳乐奏：伪总兵张存遣使来言：闽逆军饷匮乏、军士逃亡，意恣削剥，百姓怨讙；存有兵八千人屯于顺昌，不听耿逆调遣。又伪总兵罗元生等统兵自守其地，邵武总兵彭世勋虽降逆而按兵不动：此皆耿逆之内患也。若大兵自江西进闽，伊等即为内应。但臣见赴长沙，克期进发；仰祈睿鉴详度，无失事机。疏闻，上谕：招徕逆贼、克取福建，令大将军简亲王、副将军希尔根、将军额楚、总督董卫国等相机以行。至于进攻长沙剿灭吴逆，惟王是赖。但恐逆贼觇知我兵进取长沙，固守袁、吉阻我兵行。至或扬言取道别路出其不意、或合兵前进、或兵分数道，在王必有定见；其悉心筹划万全，务速行之。

癸酉，平南亲王尚可喜奏请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移师入粤，上不允。可喜奏：逆贼刘进忠勾引郑锦入潮、祖泽清勾引马雄至高，粤东十郡竟失其四。今将军舒恕、总督金光祖复退回肇庆，事势危急，较昔为甚。闻安亲王由袁州进攻长沙，恐时当春水泛滥，且吴逆全力集常、澧，其守御必坚；请以公沃赫之兵仍驻袁州，令安亲王赴广东扑剿贼寇。上谕：吴三桂未灭，故诸贼得以猖狂；今安亲王进取湖南，则粤东之势自缓。若由粤东进兵，则道路迂迴，稽延时日；前以粤东危急，已命大将军简亲王发每佐领甲兵二人驰赴应援。此兵到日，平南亲王与将军舒恕等公同详议固守疆圉，剪除逆贼。又谕简亲王喇布曰：前以粤东告急，命尔发每佐领甲兵二人速援；乃至今尚未遣发，殊误事机！今再拨每佐领护军一人并前所发兵，或副都统额赫讷、或署副都统宗室巴尔堪令一人为将军统之，速赴广东；毋得仍前迟滞，致误军机。

乙亥，诏责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勒尔锦等奏：臣等身在地方，目击逆贼情形；今若不速行渡江前进，必致饷匮师老，马力减损。细筹之，若得满兵每佐领十人，则战守俱足。今调集各路兵合在荆之兵，每佐领得四人有半；乞再发禁旅每佐领五人，便可渡江破贼。上责之曰：方吴三桂之初叛也，即命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率精兵往讨。贼来甚速，其力必疲；勒尔锦等不乘此时击之，但顿兵荆州，故贼得以其暇据有湖南。

厥后大兵齐集，又不克期渡江；贼于是得固守要害，犯我彝陵。揆厥所由，实由勒尔锦及参赞巴尔布、伊勒都齐、硕岱等耽延时日，不急讨贼；故逆贼滋蔓，耿精忠、孙延龄相继叛乱。前因欲渡江击贼，请发官兵，已添发满洲蒙古兵数千、绿旗兵一万，而究未得湖南尺寸地。今复请兵，岂果欲速灭贼寇！亦不过冀免逗留之罪耳。巴尔布、伊

勒都齐、硕岱等着俱解参赞，留任效力赎罪。

丁丑，命提督陈福速取固原。先是，上谕议政王等曰：秦省要区，叛贼王辅臣亟宜剿灭；其令提督陈福整顿标兵，或并力克取固原、或会同大将军贝勒洞鄂等进攻平凉，同副都统恰塔商酌以行。至是，福奏：固原有贼万余，若舍此竟趋平凉，恐固原贼出断我粮道。应俟贼势少衰，进逼固原，量留官兵围困其城；臣乃率兵赴平凉，方无后虑。上谕：陈福身在地方，熟悉情形；可如所请，速取固原，以遏贼势。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一

康熙十五年正月丁亥，命贵州提督赵赖募兵。总督董卫国奏：江西提督赵国祚率标下官兵三千随安亲王进取长沙，绿旗官兵遂至缺额；江省伏莽未靖，防守之兵不宜少减。上命见驻九江贵州提督赵赖就近募兵三千，暂令统辖；即以此兵分属将弁李廷献等八人以时训练。

命将军侯张勇等抚宁夏叛兵。时提督陈福统兵驻惠安堡，欲会合土默特兵规取固原。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提督营兵猝变，福遇害。员外郎拉笃佑等报至，上谕：宁夏三边要地，所关綦重；将军侯张勇、巡抚华善相与协议，如巩昌无虞，分一人赴宁夏慰谕官军。其副都统恰塔兵及员外郎拉笃佑所领土默特兵，可驻防灵州、定边诸处。至陈福被害之由，总督哈占、巡抚杭爱察实以闻。寻张勇奏：宁夏兵变，民心惊惶，又恐逆贼王辅臣出犯，深属可忧！再四筹度，必臣亲往，始克有济。拟于本月十二日亲统兵前赴宁夏；抚辑既定，如巩昌、秦州有事，则仍还巩昌；无事，即相度机宜，进剿平凉、固原。

命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为陕西提督。上谕兵部：陈福已为乱兵所害，秦省提督职任重大，宜得贤能以资弹压。西宁总兵官王进宝忠诚克殚，劳绩素着；着授为陕西提督，暂驻秦州，仍令兼理西宁总兵官事。其宁夏总兵官员缺，听将军侯张勇、巡抚华善遴选题补。

辛卯，敕大将军贝勒洞鄂等速取平凉。时宁夏兵变，上谕议政王等：秦省不能即定，皆由平凉未下、王辅臣未灭之故。目前攻取平凉，最为急务。大将军贝勒洞鄂与将军侯张勇、总督哈占等宜相机公议速取平凉，断贼饷道，绥靖地方。

丙申，诏责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先是，勒尔锦奏请益兵，诏旨诘责。至是，具疏首罪，乞付部议。上复切责之曰：勒尔锦统领大兵进剿逆贼二载有余，未获尺土，以致师老饷匮，坐失机宜。今不直陈其罪，又巧饰具奏，殊为不合：应即处分。但现在进兵，俟旋师日严加议罪。

申饬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喇布奏：署副都统尼满雅奏：率兵自江宁至，即遣往与建昌兵更替。若俟建昌兵到，始令广信撤来之兵与之同发，恐稽时日；故令夸兰大伊都堪、色赫率广信兵每佐领一人，于本月初三日自南昌先赴广东。其建昌兵到，即令副都统额赫讷率往。上谕：粤东需兵甚急，故前拨江西大兵每佐领二人、寻复拨每佐领一人，屡趣速赴广东；乃至今尚未全发，殊误军机！自后一切调度事宜，务遵旨速行。

命天津总兵官赵良栋为宁夏提督、涿州参将陈奇为天津总兵官。先是，上谕兵部：曩者将军侯张勇请调天津总兵官赵良栋赴秦，其时因秦地尚属可缓、津门地当海口，故未即调遣。兹宁夏有事，应调与否，令张勇密行具奏。至是，勇奏：良栋向随臣征剿，着有功绩；精明历练、才略过人，臣知之最深，故前疏请调补宁夏总兵官。今若令良栋统理宁镇，祈敕由边路兼程速赴。上谕：宁夏要地，宜重其事任。绝兵员缺，着改为提督；即以赵良栋升补，令其兼程速赴。提督陈福为国捐躯，忠诚显著；福弟涿州参将陈奇，即着超补天津总兵官。

戊申，敕大将军贝勒洞鄂等调兵赴泰、陇。上谕议政王等：今将军侯张勇请赴宁夏，秦州诸处兵力甚单，其令大将军贝勒洞鄂，将军席卜臣、总督哈占等相地方缓急，西安近地兵有可撤者速行撤回，发往秦、陇听将军佛尼勒、提督王进宝等酌量调遣，以裨战守。

庚戌，命巡抚佟国祯赴赣州。先是，总督董卫国疏请亲统官兵进剿余干诸处逆贼，留抚臣佟国祯于南昌；上可其奏。至是，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称：省城兵力单弱，总督不便领兵他出；赣州为江西门户，投诚将士杂处、弹压需人，请留总督董卫国于省会，令巡抚佟国祯速赴赣州。上从之。

二月癸丑，命大将军平南亲王尚之孝还广州。平南亲王尚可喜奏言：臣病日剧，而寇在门庭，臣子之孝又统兵在潮，臣躯恐有不测，则粤中危在旦夕；请遣威望大臣星驰抵粤，以资弹压。上谕：王累世勋旧，殊猷重望；久镇岩疆，劳绩懋着。自逆贼变乱以

来，王笃守忠诚，殚抒筹略、训练士卒，保障地方、剿御贼寇，朕所倚毗。今览王奏，称年力渐衰，身婴疾疴，请遣大臣经理广东事务；具见王实心为国，计虑周详。朕与王情犹父子，览疏未竟，心为恻然！但王属官兵驻镇日久，地方赖以宁谧；措置咸宜，军民詟服。若别遣大臣前往，恐该省之事一时未能周知，所关匪细。王可于诸子中，择才略素优者，遣赴潮州整理军务；大将军平南亲王尚之孝回广州侍王左右，捍卫封守。王其加意调护，期于平复，以慰朕眷念至意。

戊午，命副都统额赫讷赴广东。平南亲王尚可喜奏：逆贼马雄、董重民等乘高、雷叛变，益肆猖厥；满、汉大兵，退驻肇庆。湖逆刘进忠引海寇入犯，提督及平南大将军等又退至惠州；请大兵兼程赴援。上谕：顷据简亲王报，以每佐领护军一人、骁骑一人付副都统额赫讷，于正月初十日前赴广东。今粤中告急，可令额赫讷等倍道速进。

庚申，诏广东大小将校各加一级。上谕兵部：粤东用兵二载，将士劳苦；自总兵官以下、把总以上俱各加一级，仍领本职如故。

命副都统恰塔等守宁夏。先是，提督陈福遇害，上令副都统恰塔、员外郎拉笃佑、都统古鲁、副将赍图等驻守灵州、定边诸处。至是，恰塔等奏：若移定边、灵州，有黄河之隔；宁夏有事，猝难策应。臣等已率部兵屯黄河对岸，以扼两路要害。上因命恰塔等协守宁夏，以安军民之心。寻又谕兵部曰：提督赵良栋今兼程赴宁夏，军机紧要，良栋抵宁夏日，一切军务机宜，恰塔、拉笃佑等俱与良栋共议而行。

壬戌，命都统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帅师赴陕西。上谕议政王等曰：大将军贝勒洞鄂等屯兵平凉，旷日持久，贼寇尚未剿灭、城池尚未恢复。夫秦省不能即定、川贼尚在窥伺者，皆由王辅臣未灭、平凉未下故也。其以都统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率每佐领护军二人亟赴陕西，总辖全省满、汉大兵断贼饷道剿灭平、固逆孽，以靖地方。大将军抵平凉时，尽收各将军敕印；遇有分遣，酌量给付。贝勒洞鄂以下，悉听大将军节制。

甲子，命将军侯张勇还巩昌。时勇已赴宁夏，会巡抚华善奏逆贼吴之茂自四川出犯，逾风水岭、逼巩昌；上乃命张勇速还巩昌剿御。

乙丑，命都统毕力克图率兵赴宁夏。上谕议政王等：见驻宁夏满洲蒙古大兵无人统辖，其仍授都统毕力克图平逆将军印，以所部前锋赴宁夏，统辖满洲蒙古官兵镇守地方；

俟草青时，酌调鄂尔多斯兵协取平、固。

戊辰，诏增平凉兵。时大将军贝勒洞鄂奏：顷分遣官兵令副都统希福往守陇州诸处，平凉兵力颇单。上命增派每佐领骁骑一人，付大将军图海率往；抵河南日，大将军即统河南兵赴平凉，而以此兵付统领两翼参领胡什巴、额勒布驻守河南。寻又令大将军图海选河南抚标下鸟枪手二百人并察西安物故之兵所遗厮役，俱令披甲率赴平凉。

命郎中额业图谕鄂尔多斯王、贝勒等。总督哈占奏言：宁夏与鄂尔多斯接壤，今乘内地有事，蒙古入边侵掠宁花塞、平羌等堡。上命署理藩院郎中额业图为副都统，驰驿赴鄂尔多斯，以劫掠情状谕其王、贝勒等，令之严禁，毋扰内地；仍令鄂尔多斯整理甲兵，以俟调遣。

庚午，命将军哈尔噶齐帅师赴广东。平南亲王尚可喜奏：贼犯惠州、肇庆诸处，省城危急。上谕：粤省要地，苟有疏失，为贼利不小。顷虽调遣江西兵，尚恐单薄。今以兖州每佐领骁骑兵一人、蒙古兵六百及驻防徽州池州满洲蒙古兵七百，令将军哈尔噶齐统领驰赴粤东；如有稽缓，坐以失误军机之罪。其哈尔噶齐所用平寇将军印，留付署副都统科尔扩岱。镇守江南徽州池州余兵七百人，恐难捍御；或令见驻安庆提督移镇池州、或拨苏州驻防兵五百往驻徽池，将军、总督等公同酌议调遣。至山东兖州戍防，不可无兵；大将军图海所统兵内分每佐领一人往山东驻守，俟盛京兵到，酌发图海军前。

辛未，趣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进兵。上谕兵部：前命康亲王杰书为大将军，平定闽中；王奏先灭浙寇、再进福建，已允其请。后授贝子傅喇塔为将军，进取黄岩；乃借称修桥俟船，辗转迁延。屡下诏严趣，始取黄岩，进温州。其时曾言红衣炮至，即取温州；今据王所报，称炮已俱集，而温州之即得与否，初未奏及。师行犹豫若此，何时始得入闽邪？王、贝子统率大兵驻浙江，旷日持久，致师老饷匮。今温州若刻日可下，则速行进取；倘不能即克，宜分兵留守，王亲统大兵为先取福建之计。如仙霞岭路险难进，或由分水关入、或别从间道，当酌量速行。福建一定，则江西之兵可以全力办贼，而吴逆亦可指日定矣。王、贝子属朕懿亲，大小将弁皆素所信任；当各效心膂，奋力前驱。如仍瞻顾不前，则师益老、饷益匮，贻误大事，莫此为甚！王等其勉副委任，乘此事机，速议进止以闻。

甲戌，趣大将军贝勒尚善等进兵。上谕兵部：贝勒尚善等统率大兵往驻岳州将及二载，并未移师前进，作攻城破贼之势；因循坐守，驯至师老财匮。今因大将军安亲王由

袁州进取长沙，湖南逆贼遂欲分我兵势，来犯江、广。前据报，岳州逆贼往援彝陵诸处，则岳州贼势已分。贝勒尚善、贝子彰泰、公兰布皆朕懿亲，委以重任；都统珠满、护军统领额司泰、副都统路什阿晋泰、前锋统领噶尔弼等皆以胜任简用，巡抚韩世琦、提督桑额亦以才能著称，畀以封疆重任。今岳州满洲蒙古之兵为数不少，桑额标下士卒颇众；今湖南贼势既分，即宜整理甲兵，为进取岳州之势，可取则取。如或不可，即觇贼虚实，或发兵声言由岳州进攻长沙，遇贼即邀击以挠之，俾不能分援他所，则江西、广东寇警少息；而大将军安观王规复萍乡以图长沙，亦易为力矣。尚善等初无剿灭贼寇、恢复疆土以副朕委任之心，未尝侦察情形，期赴机会。敌兵分遣，置若罔开；止知画地自守、图保身躯，不能少进尺寸。如谓逆贼深浚濠堑、多用火器以伤我军，倘值大雨之时，其火器亦尚可用耶？总之，不实心效力，致贼得任意应援；贻误大事，良非细故。如此因仍，逆贼何日得灭？地方何日得平？尚善等以文到日，即作攻取岳州、发兵长沙之势，以牵制逆贼。倘有机可乘，速行进取；如有未便，仍许奏闻。

命将军哈尔噶齐帅师援吉安。先是，广东告急，已遣哈尔噶齐统江宁兵赴援。至是，贼将高大节等乘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进取袁州、萍乡之隙，拥众数万围吉安；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以闻。上谕：吉安为广东要路，今既被围，应速发兵救援；驻江宁将军哈尔噶齐于率赴广东兵内选其半驰往南昌，与大将军简亲王、副将军希尔根等共议，即于所部兵及南昌兵内酌量派出，率赴吉安速破贼寇，以通入粤之路。粤道既通，哈尔噶齐仍率兵赴广东；其半留江宁之兵，付贤能夸兰大俟兖州兵到，即令端往。并移文大将军安亲王，俾知吉安情形，以便随机策应。

乙亥，诏加鄂尔多斯台吉等级。上谕理藩院：鄂尔多斯台吉等率兵入边，宣力戎行，殊为可嘉！其见在军前者，各加一级。

丙子，申谕陕西诸将领。上谕陕西诸将领曰：我国家自创业以来，克敌攻城，必主帅奋勇先登、军士效死戮力，故能速建肤功。今闻尔等凡与敌遇，率皆乘闲伺隙，观望不前，但令士卒前驱冲突；其督、抚亦多坐失事机。劳师匮饷，职此之故。因命都统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如平凉，总制诸军。尔等痛改前愆，殚心图效；若仍蹈往辙，一经大将军指名劾参，必置重典。至兵士行间劳苦，朕已悉知；亦宜体豢养之恩，益奋同雠之勇。果建功勋，不吝爵赏；尔等勉之。

发帑金赏平凉军士。上论平凉满、汉军士曰：尔等比年所在征战、为国效命，朕悉闻知。今围攻平凉，屡次冲突，奋勇杀贼；严冬掘壕、远道樵采，备历艰苦：朕心深为

悯恻！兹命抚远大将军都统大学士图海统率禁旅，征讨逆贼。虽目前国用殷繁，念尔等戮力行剿、勤劳已久，特发内帑白金五万两赍至军前，普加恩赐，以昭朕优恤军士之意。尔等一乃心力、益励忠义，速翦群凶，朕不吝复加优赏。尔等勉之。

臣谨按：用兵之道，必统兵将帅能身先士卒，乃可使三军用命。我朝创业以来，开疆拓土，战胜攻取，莫不皆然。时陕西诸将弁每与贼遇，往往顾望不前；惟遣士卒先驱，令之攻突。皇上深知其故，乃下诏旨开谕训饬。既又念兵士征行日久、艰苦备尝，特发帑金，加之赏赉。自是，将士感恩畏法，咸矢死图报，各思一战；后大将军图海奉命讨贼，众皆奋臂争先，大创贼众，收复平凉。是皆由我皇上洞悉军事、德威并用，故能励军心、作敌忾，立奏捷功也。

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亟取吉安。时总督董卫国报：吉安被陷。上谕：吉安最关要害，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副将军希尔根、总督董卫国等速议恢复，以通入粤之路。将军哈尔噶齐率师星驰赴江西，亦与简亲王等协力攻剿。寻简亲王喇布奏：欲暂弃广信，撤还将军额楚所率兵并调乐平兵剿吉安贼；俟吉安恢复后，再为规取广信之计。上谕：广信兵既撤还，饶州恐有他虞；简亲王等其议所以固守饶州，勿致有失。

戊寅，大将军图海帅师之陕西。

己卯，总督董卫国奏大兵复萍乡。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统领大兵进剿逆贼，于是月十一日抵萍乡；相视形势，分兵四队。十五日，我兵前进，分路并击，大败贼众，破其十二寨、斩首万余级，复萍乡县，伪将军夏国相弃印走；董卫国以捷闻。上谕：安亲王摧贼坚城，贼已破胆；宜即乘胜直取湖南。但我兵进取湖南，逆贼吴三桂或撤所在贼兵齐赴长沙，亦未可知。其在荆岳大将军、王、贝勒等亦当部勒兵马，亟行侦探，乘机进剿。

辛巳，命总督哈占等运饷秦州。时哈占奏：秦州大军饷道，为贼所阻。上命哈占同巡抚杭爱速遣贤能官络释运饷至秦州军前，毋致愆误。

命将军席卜臣等遣兵守关山。大将军贝勒洞鄂奏称：闻逆贼声言将断关山道，臣欲发兵往守；但见兵无几，势难分遣。至于巩昌虽有副都统翁爱率兵前赴，而贼日益近，势有可虞。上谕：关山险要之地，将军席卜臣、总督哈占宜相地方缓急，调各隘官兵守关山；将军侯张勇兼程速还，同将军佛尼勒等剿出犯秦、巩之贼。自后一切军机，大将军贝勒洞鄂等一面奏闻、一面报大将军图海知之。

壬午，命大将军贝勒洞鄂等剿贼，通秦州饷道。提督王进宝等奏言：贼薄秦州，屯踞北山，断临巩道，秦州军需无从而得；且兵力单弱，战守皆难。上谕大将军贝勒洞鄂及将军席卜臣、佛尼勒、都统赫业、总督哈占、巡抚杭爱、华善、提督王进宝等：逆贼来犯秦、巩如何攻御？大兵粮饷如何挽运不绝？其共酌便宜以行。至席卜臣既遣夸兰大聂勒库率兵三百赴陇州，陇州副都统希福亦宜酌量分兵至秦州应援。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二

康熙十五年三月癸未朔，追封殉难海澄公黄芳度王爵，其将士皆赠官有差。海寇围漳州，芳度独力死守孤城，坚拒逆贼。康熙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叛将吴淑等与贼通，引郑锦入城，漳州遂陷；芳度与标将蔡隆等力战而死，阖门老幼暨从弟芳世、芳泰家属同及于难。芳世以状闻。上谕：海澄公黄芳度自逆贼变乱以来，矢志忠贞，保守孤城、剿杀逆贼，屡建奇功。及叛将吴淑勾引逆贼、潜献城池，海澄公奋勇血战，合家殉难以报国恩、以尽臣节，勋绩茂着；可优赠王爵如多罗郡王例，遣大臣致祭。令芳世仍袭海澄公爵，芳泰给拜他喇布勒哈番。其同时殉难副将蔡隆，赠右都督；游击朱武，赠都督佥事：各致祭一次，荫子弟一人为守备。外委官张琼、陈谦、戴邻等俱赠都司佥事，荫子弟一人以千总用。

丙戌，将军佛尼勒等奏：败贼于秦州城北。二月二十五日，逆贼吴之茂率兵万余逼犯秦州城北，佛尼勒等同王进宝率满、汉兵奋击，大败之；杀伪总兵四人，擒伪总兵及参游二百余人，斩贼二千余级。

庚寅，大将军和硕康亲王杰书奏：官兵败贼于温州。伪都督曾养性、伪将军祖宏勋等于二月十七日率贼四万余水陆来犯，将军贝子傅喇塔遣副都统吉勒塔布、沃伸巴图鲁等统满洲蒙古、绿旗官兵分路逆战，斩贼二万余；曾养性弃马赴水遁。

趣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进兵。杰书疏言：臣屡檄贝子传喇塔速取温州，傅喇塔乃称温州形胜非舟师不能攻取；且累趣副都统穆赫林、吉勒塔布、沃伸巴图鲁、提督段应举等，皆瞻顾不前。臣察处州、台州、杭州、衢州驻兵皆不便轻发，若大兵前进，须别得官兵一枝，方克有济。请调江宁、广信两处兵并调崇明、京口战船水师，以资进剿。上谕：贝子傅喇塔始以待发红衣炮为辞，今又云必须战船；且览累次移文前后互异，初无

定见，殊负委任。我朝用兵，纪律严肃；从未有官兵抗违主帅，不遵号令者。今副都统穆赫林，吉勒塔布、沃伸巴图鲁、提督段应举等违令不前、蔑视国法，俟事平日严治其罪。至江宁、广信兵已经调发，吉安别无可发之兵；崇明、京口系濒海重地，舟师不可分遣。况王奏报温州大捷、斩获二万余级，则余贼无多，何难翦灭；速复温州！且命王为大将军，专委以戡定闽疆；并非欲王安居闲地，但分遣诸帅而已。今王坐守金华将及二载，徒以文移往来为事，不亲统官兵进剿，则逆贼何日可灭？王其速檄贝子傅喇塔刻期取温；如或不能，即撤傅喇塔还，暂驻金华。王亲往温州督兵攻取，克复之日合兵进取福建；毋得仍前瞻望，贻误军机，负朕委任之意。

趣大将军贝勒尚善等进兵。尚善等奏：臣闻安亲王已至袁州，即欲统兵前发；但值久雨，军器难施。若欲破贼濠、拔其桩，我兵必致劳疲，因是未敢轻动。上谕：尚善等统率大兵静坐日久，未移寸步；朕屡授军机，惟以雨雪为辞，踟躇不前：无非各持保身之计。今安亲王已复萍乡、醴陵，进取长沙；岂湖南逆贼不防他处，独固守岳州邪？由此观之，系征剿之力与不力，亦甚显然矣。尔等宜痛改前非，奋力用命；乘湖南逆贼骚动之时，仍遵前旨速行进兵，毋失机会。

癸巳，命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乘机进兵。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奏：侦得逆贼吴三桂遣伪将军马宝及彝陵、南漳诸处贼兵，分路应援长沙。上谕：大将军安亲王兵已深入，贼赴援甚众，恐致相持，稽延时日；贝勒尚善等宜乘机速取岳州。倘未可取，则分兵绕过岳州，绝贼饷道；若虑岳州兵单，可调武昌兵以资防守。其彝陵诸处贼势既分，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察尼等或攻彝陵逆贼、或整理舟师以张渡江之势，俾贼挠乱，不能救援长沙。倘有隙可乘，即渡江酌量以行。至南漳逆贼既退，可调南漳诸处大兵赴荆州，并力破贼；大将军王等仍量留官兵，同总兵官刘成能防守南漳。寻荆州坐塘笔帖式报：大将军王已撤彝陵、南漳诸处满兵，合荆州兵令贝勒察尼守荆州，王亲统大兵同总督蔡毓荣拟于本月十八、十九日间渡江前进。上谕：渡江进剿，事关重大；大将军王等仍宜相机行事，勿得轻敌。

甲午，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官兵败贼于南漳。时将军噶尔汉等侦知逆贼有移动状，即遣参领该斯海等先取灵机寨，噶尔汉亲率满、汉、蒙古兵攻贼大营；于是月初一日师次太公山，值贼三千余出营拒敌，我兵分击败之，追至马鬃岭，贼遂溃遁。

己亥，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奏：官兵克君山。尚善等于是月初九日分布陆路官兵为进取之势，以护军统领额司泰督舟师入湖；贼■〈舟宗〉数百余横列南浔港、君山诸处，

奋击皆败之，克复君山。岳州城下贼船来援，我兵复击败之；追十余里，擒斩甚多，获船五十余。

辛丑，诏发兵援湖南。上谕议政王等：岳州尚未恢复，而大将军安亲王军已深上湖南，亟宜增遣大兵应援；大将军图海兵尚饲马怀庆，应以戍守河南兵每佐领骁骑一人，选才能者署为夸兰大，率赴岳州。其参领瑚什巴、额勒布至怀庆，且令暂驻。更发京师每佐领骁骑一人，与盛京兵一千五百人合为一营，令参领达汉泰沙礼领之速行；抵河南日，留盛京兵五百人付瑚什巴等防戍河南府，余令达汉泰等率赴岳州。前者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奏请增发每佐领兵四人，便可分兵由云溪驿赴长沙。今所发禁旅并河南盛京兵已足每佐领四人之数；此兵未到时，若长、岳二郡尚未收复，大将军安亲王酌拨官兵疾援长沙、与大将军安亲王合兵攻长沙、定湖南；其盛京兵千人，速遣发大将军图海军前。

壬寅，追封提督陈福公爵。先是，福以兵乱遇害；报至，上命总督哈占等察其情状以闻。至是，哈占奏：据陈福族弟祯言，福为贼所害，贼即乘夜南奔，约二百余人。上谕：提督陈福忠贞素笃，为国忘家；剿除逆贼，恢复疆土，劳绩茂着。兹统兵进剿，身殒行间，深可悯恻！着优赠公爵，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令其世袭，赐祭二次。

庚戌，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帅师渡江。时，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兵抵长沙，彝陵贼势既分，上趣荆州大兵渡江。于是顺承郡王勒尔锦量撤宜都、彝陵、南漳兵，授贝勒察尼靖寇将军印，以兵一千留守荆州；躬与诸大臣统满洲蒙古、汉军、绿旗兵于是月十八日启行。至文村渡江，败贼于石首、虎渡口诸处，焚其二营。又察尼于十九日遣署都统多谟克图、副都统巴喀等统兵渡江，败贼于太平街，焚其营；我舟皆在南岸，逼太平街而泊。

命将军佛尼勒等邀击来援秦州贼兵。佛尼勒等奏：平凉伪总兵李国良、王继祯率贼八千余，由靖宁来援秦州。上谕将军佛尼勒等：顷于秦州败逆贼吴之茂，是以王辅臣遣李国良等应援；宜速行邀击，毋使逆贼得以并力。将军佛尼勒、张勇、巡抚华善等其共相筹度、随宜调遣，剿灭援秦州贼寇，恢复靖宁。

壬子，改贵州提督赵赖为江西吉抚等处提督、贵州总兵官马云程为九江总兵官。时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江西绿旗官兵无可调遣，请以见驻九江贵州提督赵赖改为吉安、抚州等六府提督，调至南昌，同大兵恢复吉安诸处；提督赵国祚，俟其旋师之日，即统所部兵为九江、袁州等六府提督。又请以见驻湖口贵州左路总兵官马程云改为九江总兵

官。上允其请；又谕喇布曰：吉安系广东要路，宜速恢复；乃以调绿旗兵为辞，因循日月，殊误军事。今不必俟提督赵赖官兵，即遣将军哈尔噶齐、额楚等恢复吉安，以通粤道。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三

康熙十五年四月甲寅，诏诸将不时奏报军中情形。上谕兵部：逆贼吴三桂死守湖南，我师不能骤进，相持日久。顷大将军安亲王克取萍乡、直逼长沙，湖南诸贼震动；顺承郡王既已渡江，贝勒尚善等复遣舟师败贼于洞庭。又据报彝陵之贼，相继沿江而下；大将军等切临贼境，深知情形，宜乘此逆贼可败之机，不时侦探以闻。安塘笔帖式未能深晓兵事，据传闻来报，恐未详确；朕每怀远虑，且调遣官兵，尤难遥度。大将军等其各以措置机宜及所闻见并吴三桂见驻何所？贼势何似？悉具奏闻；勿得因有谕旨，遂缓进兵。倘有隙可进，即酌量以行。

乙卯，敕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调兵防萍乡。总督董卫国奏：逆贼数千逼近萍乡。上谕：萍乡为安亲王进兵后路，所关最重；简亲王及副将军希尔根、总督董卫国等速调官兵，严加防御。

丙辰，趣〔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进兵。将军贝子傅喇塔奏：屡奉康亲王檄趣，心思惶惑，是以前后语言舛误。今谓臣大负信任之意，夫复何辨！但王将所答催檄之词合并具奏，以为误王进闽之行，似属冤抑。臣前驻台州时，王之前进，大抵以俟破台州贼寇为言。故臣一得黄岩，即遣副都统沃伸巴图鲁领兵赴王军前；乃又云侯取温州。以是责臣，臣亦何辞相抵乎！今蒙皇上宽恩，不即治臣罪；惟勒期速下温州，臣敢不力战自效！但环温皆河，我兵未能前进。奏入，上命康亲王量留兵围困温州，亲统大兵赴衢州剿灭江山逆贼，进取福建。又谕曰：王、贝子皆朕懿亲，受任讨贼，师克在和；近览王、贝子屡次章奏，似不相辑睦。嗣后务同心一志、合谋并力，以奏肤功；毋各执己见，贻误封疆，负朕委任至意。

臣谨按：将帅和协，则统帅征讨，罔不奏功。是时杰书与傅喇塔各持意见，交相瞻顾；及奉旨趣行，又彼此推诿奏辨。皇上念师克在和，若军主不谐，必因之偾事；特颁敕谕，令其一志同心，合谋并力。然后杰书等咸思感奋，始归于好；遂各统兵前发，击败贼众，底定浙、闽。盖皇上所以温纶开谕、感化其心者，诚深知夫成功之本在乎将帅

辑睦也。

戊午，命拨京口诸处战船赴荆州。时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请添战船；上谕：战船关系重大，将军华善、王之鼎其拨京口沙、唬船三十，星赴荆州军前。又闻江西所造得胜船殊佳，其令总督董卫国酌发，速送荆州。寻又命安徽巡抚靳辅准式督造得胜船三十艘。

辛酉，总督董卫国奏尚之信叛。时贼犯广东，总兵官苗之秀、副将吴启镇、游击李有才等相继叛。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于二月二十一日易服、改旗帜，遣人守其父尚可喜第；以炮击我营，倡众作乱。镇南将军舒恕等遂引兵归，副都统莽依图自肇庆突围出，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巨、陈洪明俱降贼。

增驻守两江兵。上谕议政王等：广东变乱，江南、江西俱属可虑；倘粤、闽诸贼合力来犯京口诸处，江南兵单，难于防御。且江西猝有缓急，自江南遣援甚便，官兵不可不增。前发往大将军图海军前盛京兵一千人及驻兖州每佐领骁骑一人俱调赴江南，仍发京城每佐领兵一人驻兖州，其江南满洲蒙古兵，令将军华善用平寇将军印统之，以学士萨海、署副都统科尔扩岱为参赞；副都统杨凤翔以安南将军印，驻防京口。其遣赴江南之兵到日，听将军华善、王之鼎及参赞大臣、督、抚等会同整饬军马，以待调遣。寻简亲王喇布果请兵援江西，上即命此兵抵江南养马毕，速行酌遣江西应援。

命大将军贝勒尚善分兵援长沙、将军哈尔噶齐等速取吉安。总督董卫国奏：尚之信叛变，将军舒恕、额赫讷等兵悉退还。上谕：粤东之事，今已如此；长沙攻取，不可不亟。今贝勒察尼、总督蔡毓荣既还荆州，其自河南发往荆州兵，可速调赴岳州；到日，贝勒尚善分兵自陆路趋长沙，与安亲王协力进取。简亲王喇布即令将军哈尔噶、齐、额楚等速取吉安，与将军舒恕等合兵剿御闽、粤诸寇，接应安亲王为大兵后继。

戊辰，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退兵荆州，谕旨严饬。三月二十七日，勒尔锦等击贼于太平街失利，退还荆州；上疏请罪。上谕：勒尔锦身为大将军，统领精兵征讨逆贼，乃抵荆以来，州邑多陷，且踯躅不前；以致孙延龄、耿精忠等相继叛变，徒劳我师、虚糜国饷，坐守三年，未获寸功。察尼身为参赞，不能助大将军剿除凶逆，拓地收疆：均应解任，严加治罪。念其身在行间、临敌对垒，姑留原任立功自效，以赎前愆。

臣谨按：当安亲王之趋长沙也，皇上即料吴逆必撤诸路兵自救；荆、岳之间贼势衰

减，爰命勒尔锦等乘机进剿。既勒尔锦等统兵渡江，贼果甚少，不能搘拒，弃营遁走；使我兵长驱径前、不少稽滞，则湖南诸郡可迎刃解也。何意迁延数日，得太平街而不守；贼自松滋来援，又不能奋击。藉称暑热，保守荆彝，遽引兵而还；致贼复据长江之险，久抗我师。夫以皇上规画神妙，指授精明；而勒尔锦等乃坐失事机、弗克奏绩，诚有负圣明之任使矣。

辛未，趣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分兵赴长沙。先是，上命分岳州兵赴援长沙，屡诏督趣。至是，尚善等奏：增发官兵到岳州日，须从三眼桥、通城一带赴长沙；正值水涨之时，经涉四河，不能无阻。且萍乡、浏阳贼众出没，恐难骤至。请以此兵悉发江西，令彼处分兵赴安亲王军前。上复趣之曰：当安亲王未取萍乡时，贝勒尚善等曾言得每佐领兵四人，即可分剿逆贼，断其饷道。今安亲王既克萍乡、深入长沙，已如贝勒等请增发官兵赴岳州，因命分岳州兵赴长沙；乃又称沿途水涨贼阻，难以骤至，请将官兵发往江西。若发往江西转令赴援，则稽滞月日。如谓水涨贼阻，安亲王攻破平乡、直抵长沙，沿途遂无守贼并不渡一水，一路坦途而下耶！如此展转迁延，地方何日得宁？贝勒尚善等其以文到日，即多发官兵由三眼桥或通城等路速赴长沙；勿得仍前迟缓，以误军机。寻尚善等奏：以八旗骁骑兵八百、蒙古绿旗兵各五百，令副都统阿进泰率之，于本月二十六日由通城赴长沙。

戊寅，命将军乌丹等剿御商南贼。总督哈占奏：逆贼盘踞龙驹砦及资峪铺阻商州商南之路，邀杀商南知县卢偰。上谕：将军乌丹、席卜臣及总督哈占等会商剿贼，毋致蔓延。商南与河南接壤，河南巡抚、总兵官等亦酌调官兵分守边界隘口，以备不虞。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四

康熙十五年五月癸未，命巡抚韩世琦率兵赴长沙。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奏：自围长沙以来，地方诸务无人办理。上命巡抚韩世琦尽率标下官兵赴长沙军前；其岳州军需，付湖南布政使安世鼎调度。

命议叙绿旗有功将士。上谕兵部：自逆贼变乱以来，各省绿旗官兵剿御贼寇、恢复地方，戮力行间，着有劳绩；朕心时切轸念！凡以前奉旨事平议叙者，尔部逐一察明功次，即行议叙，以昭朕酬庸鼓励之意。

乙酉，以原任总督河道杨茂勋抚治郧阳。郧阳与秦、楚、豫三处接壤，旧设抚治军

门居中弹压；后因湖北、湖南两抚分辖，且别设总督，遂议裁罢。时叛贼杨来嘉等会合兴安逆寇盘踞郧阳之西，不时窃发；督、抚治所辽远，控制为难。议政王等请复设抚治，以专责成。上允所请，以原任河道总督杨茂勋为之，设标营如巡抚例。

丁亥，诏宥河东诸堡胁从居民。提督赵良栋奏言：自提督臣陈福遭变，逆贼直犯宁夏；河东诸堡，俱被胁从。今二十余堡一闻招抚，相继投诚。上谕：河东诸堡因堡小民稀不能御贼，一时被胁，诚非得已：其概从宽宥。该提督仍加意抚绥，以副朕惠爱元元至意。

癸巳，敕将军觉罗舒恕等固守南、赣诸处。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粤东之韶州、南雄俱已叛变，将军舒恕、额赫讷等兵退守南、赣，福建巡抚杨熙、总兵官班达礼等亦各率所部官兵随满兵引还。上谕。舒恕、额赫讷等严守南安、赣州、梅岭，以保固江西。其副都统莽依图、总督金光祖音问及平南亲王尚可喜存亡，并确探以闻。寻总督董卫国奏：南安兵饷缺乏，官兵不能守。今闽、粤诸寇又侵犯赣属，孤城危急。上谕：赣州既危，应速取吉安，合兵剿贼。简亲王等亟檄将军哈尔噶齐、额楚、提督赵赖等克取吉安，会合将军舒恕、额赫讷兵扑灭闽、粤诸寇：并檄舒恕等酌量：倘可由赣州攻吉安，即分兵夹攻之。

乙巳，大将军图海奏败贼于平凉城北。图海于是月十七日至平凉，越日率官兵至城北虎山墩相视形势：贼众万余突来迎战，前步后骑，布列火器、挨牌；我兵分路进击，自巳讫午，大败贼众，斩其伪总兵二人。余贼被杀伤及坠崖死者甚众，获马及器仗不可胜计。

戊申，授提督王进宝子用予为副将。进宝奏：臣渡河以来，身多疾病。长子用予赋质虽愚，尚有胆力，臣欲令练习军事；凡遇征剿，辄俾领兵而前。臣即将来病剧，犹幸有子可以报效。上乃擢用予为副将，从其父进宝效力行间。

六月甲宝，调喀喇沁诸部兵。上谕议政王等：今遣内大臣哈代、一等侍卫阿尔尼往两哈喇沁、两土默特、两翁牛特、敖汉、奈曼、四子苏尼特、撒木占额驸郡王等十旗察阅兵马。如马肥，每佐领调兵七、八名；否则，止各调四名。

调江南兵援江西。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南安变乱，将军舒恕等兵弃城，却数十里；南昌兵少，有事无可调发。上命驻防池州每佐领满兵一名，将军华善遣才能夸兰大一人

领之；江宁蒙古兵七百名，令署副都统额思赫领之：俱赴江西。寻简亲王喇布又奏：攻取吉安，非红衣炮不可；请敕江南总督选攻城大炮十具速运军前，并请先发江南附近兵，以济江西目前之急。上谕：调江南兵援江西，已有前旨；今复调每佐领兵一名前往。此二队兵到日，听大将军等公议，相地缓急，便宜调遣。其攻城大炮，移文总督阿席熙等速行遣发。

遣郎中温岱等阅视军情。时湖广大兵与贼相持，上因命户部郎中温岱往长沙、兵部郎中麻尔图往荆州、刑部郎中色度往岳州阅视军中情形；面谕之曰：尔等各往所遣地方，详阅大将军官兵及贼中形势、所有民情，速行来奏。

丙辰，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移镇袁州。总督董卫国奏：自渌口至唐山口，水路贼船不时出犯；复有孙延龄贼船七十余自衡州来泊于苍头铺，且遣贼三千侵犯攸县。上谕：逆贼知安亲王进取长沙，欲断大兵后路、窥伺袁州，亦未可定。江西既发有江南大兵，省城又有总督驻守；简亲王喇布、副将军希尔根其以文到日即撤无事地方官兵赴袁州镇守，剿御贼寇。

癸亥，敕巡抚靳辅造乌船送岳州。大将军贝勒尚善奏：江西所送得胜船不宜于岳州，请易为乌船。上谕：尚善受大将军之任，不务速破逆贼，每生事端，虚糜岁月；宜不允所请，严行处治。但今与贼对垒，可令安徽巡抚靳辅速造乌船十艘解赴岳州。

戊辰，命大将军贝勒尚善遣兵援江西。上谕兵部；近览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总督董卫国等奏，尚之信背恩反叛，逆贼孙延龄、马雄等分路来寇江西袁州诸处，闽贼亦乘机侵犯江西；吴三桂部下逆贼高大节死守吉安，大兵尚未克复等语。见今江西兵力单弱，分布剿御、防守地方，又欲接应大将军安亲王兵，实难支应。前贝勒尚善请分岳州兵遣发江西，谓大有裨益。今阿晋泰、韩世琦虽往长沙，然京师所发每佐领四名兵见已抵岳；尚善等合计官兵、量留防守，其余官兵于文到日尽发赴江西，并严饬领兵官兼程速往。寻尚善奏：自河南来每佐领兵一名，更益以盛京兵及外藩蒙古兵共一千名，令署副都统尼雅汉率赴江西。

庚午，赦和硕额驸尚之隆等罪。尚之信既叛，其弟和硕额驸尚之隆率子弟赴部请罪；上以尚可喜矢志勤劳，悉宥之隆等罪，所属人员俱从宽免。

壬申，命副都统锡三等领兵赴江西。内大臣哈代等发四子苏尼特兵五百余名将至张

家口，上命遣此兵赴大同，调太原员外郎瑚思哈领之；郎中瑚什巴领大同兵五百名如太原，并率太原兵五百名先往河南。发京城每佐领骁骑二名、乌拉宁古塔兵一千名，悉改为护军，以副都统锡三统之；率赴河南，并统瑚什巴兵偕往江西。多诺为署副都统，同赴军前效力图功。其兖州每佐领兵一名，亦调往江西；将军布颜仍留驻兖。寻又谕兵部曰：副都统锡三、署副都统多诺等所领甲兵，皆系精锐；以此破贼，定可成功。尔部即移文大将军王、副将军等知悉，务令全军制敌，勿分其势；倘万不得已，必需分遣，则酌量以行。

戊寅，大将军图海奏王辅臣降。先是，图海奏：大败贼众于平凉，即遣扎委参议道周昌入城招王辅臣，辅臣随遣其副将谢天恩来乞降。上降诏赦之。至是，图海奏：本月初六日赦诏一到，臣即令周昌等赍入城中。次日，辅臣遣伪布政使龚荣遇等率士民诣军门纳军民册，又遣其子继桢及伪总兵蔡元等上所受吴逆伪敕、伪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将军印及诸伪扎。臣见辅臣尚怀疑惧，于十三日复遣周昌并臣侄前锋侍卫保定温言开谕；辅臣于十五日即至臣营叩头谢恩，遂入城薙发，率众来降。固原伪巡抚陈彭、庆阳伪总兵周扬名、下峪关伪总兵王好问、关山伪副将孔印雄及云南土司总兵陆道清等各率所属官兵，相继来降。上谕图海曰：卿恭承简命，秉钺临边，宣布恩威，剿抚并用；平凉一带，旬日绥平：具见筹划周详、布置神速，克副委用，立奏肤功，朕心深为嘉悦！署从优议叙，有功人员一并议叙。王辅臣既感戴国恩、悔罪投诚，着复其原官，加太子太保，擢靖寇将军，立功赎罪；部下官弁照衔给与扎付，兵民酌量安插。

臣谨按：方王辅臣之初叛也，上即命大将军贝勒洞鄂率师扫荡，洞鄂辄遛不进；继诏旨频趣，仍因循岁月，致贼偷息平凉，我师疲老。皇上念平凉不下，秦省未能骤定；大学士图海曾征察哈尔有功，知其智勇足以破贼，乃授抚远大将军，使专征焉。图海密受方略，甫抵平凉，即败辅臣于城北；因其穷蹙，遂宣皇上不杀之仁，遣使降之。旬日之间，收复平凉诸处。于是贼党解散，全秦悉定。是皆皇上知人善任、制胜庙堂所致也。

己卯，命发猓苗官兵还云南。大将军图海奏：平凉投诚猓苗官兵祈请遣还故籍，愿捐躯报效。上谕：猓苗官兵若留内地，恐其父、母妻子或被逆贼残害；其官员各加一级、兵丁酌量赏赍，俱发回云南。并晓谕令各于原籍招抚从贼人民，倘立功绩，准与优叙。

臣谨按：猓苗官兵本系吴逆遣往平凉，为贼应援；及是穷迫无归，乃始随众来投。此即概行诛殛，未为不可；而我皇上念加之刑戮，不若放遣以收胁附之心。既曲全其躯命，且悯念其家属；咸加恩赍，纵还滇中。是诚逾格之恩，出于猓苗之望外者也。迨后

大兵入滇，所在猓苗皆仰慕皇仁，或输馈粮糗以资我军、或乡导前躯并力杀贼，无不倾心归顺，效力抒诚。盖因德意深远、仁泽汪濊，故能使绝徼之人咸感化悦服也。

命总兵官陆道清等前往湖南招抚逆贼。时署都统乌丹奏事至京，向议政王等言土司总兵官陆道清、原任提标参将黄九畴、扎授参议道周昌俱愿赴贼地招抚逆贼；议政王等以闻。上命优加陆道清为左都督兼太子少保，黄九畴、周昌俱为布政使，遣往湖南招抚。

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乘机进剿闽贼。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本月初六日伪将军耿继善焚毁营垒，并建昌、新城诸贼逾关遁走。上谕：耿精忠撤回建昌，诸贼，必闽中有变，其为海寇所逼无疑；乘此机会，大兵即宜前进。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将军贝子傅喇塔、赖塔、总督李之芳等速行进兵，随宜剿抚，以靖闽逆；勿得坐失事机。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五

康熙十五年七月辛巳朔，命巡抚韩世琦督造战舰。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贼船集长沙城下，我兵无战舰，难以破贼；请发江西得胜船十艘、安庆九江沙船五六十艘赴长沙。又长沙附近林木颇多，并乞敕巡抚韩世琦伐木造船。上谕：得胜船仅可用之湖中，非长江所宜。其岳州沙船，如安亲王所请之数发往长沙。江西总督董卫国、巡抚佟国祯等仍办料募工，送赴长沙军前缮治舟舰。如不给用，江南总督阿席熙、安徽巡抚靳辅等速行采办，雇募转送江西，一并运致；仍预檄安亲王遣兵迎取，付韩世琦督造。

申饬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时贼据吉安，将军哈尔噶齐、额楚等分布官兵，水陆进剿。五月二十六日，击败逆贼，克其外城；追至城下，斩首甚多。哈尔噶齐等遣署前锋参领郭济奏捷。上命郭济传谕喇布等曰：江西虽距京四千里，朕朝夕闻之甚悉。王以宗室懿亲，不乃心国家，惟坐守省会日事骑射；不思经理军务、恢复疆土，诿避偷安，殊负倚任之意。今逆贼高大节窃踞吉安，谕旨到日，即宜刻期攻取。又副将军希尔根不思报国，日惟晏坐省城，安逸日便；性尤偏执，军中每言及左、右翼，必庇右翼。嗣后宜痛改前非，力图报效。哈尔噶齐、额楚亦遵朕命速取吉安，勿得退诿，坐失机宜。况觉罗舒恕、莽依图、穆成额见驻赣州、南安，王等宜令协力攻取吉安，进兵两粤。凡行兵之道爱民为先；若百姓富足、粮饷充裕，则征调师徒，不致困乏。自今大兵所至，务禁戢扰掠，以称朕抚辑兆民至意。

乙酉，命鄂尔多斯兵驻边外候调。大将军图海奏：将军毕力克图报，所调鄂尔多斯兵仅千人，马又羸瘦；令进内地，未必有益。臣因移会毕力克图，令鄂尔多斯兵暂驻边外养马以待。今平、庆诸路虽已底定，川逆尚未殄灭；已令彼即率副都统恰塔兵、员外郎拉笃佑所部土默特兵及副将来他绿旗兵，速赴臣军。上谕：鄂尔多斯兵暂驻边外秣马，署副都统额业图会同鄂尔多斯王等选择甲兵，补给马甲、军械，听侯调选。

壬辰，命诛参将熊虎等，宣谕宁夏官兵。提督赵良栋奏：臣按问谋害原任提督陈福者，参将熊虎等四人实为首恶。今拨兵拘禁，伏候敕旨。上谕：吴逆背叛以来，潜布伪书，煽惑人心。原任提督陈福，妻子在蜀，初无瞻顾，笃志忠贞；剿御贼寇、恢复城郭，功效懋着。及率兵进剿固原，中途遇害。前因变出仓卒，弁兵不能救护，俱释不问。至于倡谋为乱、手主刃将者，国法难宽；今既察明熊虎等四人实属首恶，可即正刑诛，用惩奸究。其余兵弁，各守汛地，无或牵连。嗣今如更有首告者，即以其罪罪之。其遍谕宁夏提标官兵，咸使闻悉。

丙申，命蒙古兵分驻河南、兖州。时翁牛特、喀喇沁等分八旗兵共一千五百余人，已奉调进古北诸口。上谕：翁牛特等四旗兵往驻河南府、喀喇沁等四旗兵往驻兖州府。

丁未，谕驻防河南府参领瑚什巴等剿永宁贼。时土寇张成武侵扰河南永宁县境，驻扎河南府参领瑚什巴等移会巡抚进兵。报至，上责之曰：大兵驻防河南府，本为扑剿盗贼。今永宁有警，瑚什巴、额勒布等距贼百八十里，不率兵星赴，乃称移会巡抚；迁延时日，殊属不合！瑚什巴等可即率官兵进击，该抚、镇亦即遣兵会剿，无使滋蔓；仍禁戢军士勿扰地方。

戊申，大将军图海奏官兵败贼于牡丹园。六月二十六日，伪将军吴之茂自秦州率众潜逸，将军佛尼勒等以满、汉官兵追及于牡丹园，大败之，斩首五千余级；之茂率十余骑越山而遁。

己酉，命赦江西胁从人民。上谕兵部：吉安一郡，逆贼盘踞日久，小民被胁蓄发者众；此实畏死之恒情也。且劳师讨贼，本以为民；若大兵所至，蓄发者概行诛戮，殊非朕抚恤残黎至意。倘有据守城池山寨、执持兵械抗拒不降者，仍行诛剿；其余概与免死，俾得自新。尔部通行晓谕各将军一体遵行。

命郎中温岱自江西以造船赀费运送长沙。先是，遣温岱至长沙相视军中情形；及还

京，奏称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请发战舰至岳州，彼即遣官兵取赴长沙应用。上谕：长沙江路窄狭，逆贼两岸踞守，泝流数百里取船不易，且安亲王及温岱等前奏长沙附近堪用材木颇多；与其乘险运致，不如就近采造。可令温岱速往江西，同偏沅巡抚韩世琦动支额银二十万两运至长沙，为犒兵、造舟之用。沿途令大将军简亲王、总督董卫国等拨兵护送；如江西兵力分散，难以转运，移文安亲王发卒迎取。其造船所需工料，温岱亦会同江西督、抚采募携往。

八月甲寅，戒谕诸路将帅及文武各官。上谕吏、户、兵三部：比年以来，大兵诸路征剿，军需浩繁；一切供应，皆取给于民。凡领兵将军及督、抚文武大小各官俱当以国计生民为念，洁己奉公、加意撙节、表率属官、恪遵法纪，以副朕勘乱救民之意。乃有不以剿寇安民、平定地方为念，惟图营私射利、糜费钱粮；军前所用米、豆、草束诸项，自将军以下，有自行贩卖、嘱托地方官多取价值、地方官有徇其情面浮冒开销者，亦有地方官贩买支放、多行开销者，有已备本色不行收纳、折价入己者，有民间运到米豆草束、地方官故意迟延掯勒及至军前又多方留难、解官恣意需索方肯收纳者。至于购买马匹，不开实价，以少为多，滥营销算：种种情弊，难以枚举。皆由大小各官互为徇庇，止知图便己私；殊为不合！应严加禁饬，以清积弊。若仍不悛改，事觉，照贪官例治罪；有能举首者，从优议叙。议政王、贝勒、大臣等其会同详加定议以闻。于是，议政王等议定处分叙录条例奏请。上从之，令通行晓谕。

大将军图海奏官兵复礼县。先是，贼渠伪将军王屏藩率众踞乐门，图海遣将军穆占断贼饷道。穆占于六月二十七日抵乐门，贼已遁去；因趣兵会都统赫业、副都统希福于崖城，进拔礼县。分道追贼，斩首甚多。

乙卯，命将军俟张勇严饬边防。勇奏：彝人滚布窥我兵调征河东，乘隙入内地，收掠番族人畜。上谕。彝人率众潜入内地，其心叵测！将军侯张勇其严饬甘、凉沿边将弁，加意防守。

戊午，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速取吉安，接济赣州诸军。先是，喇布奏：将军舒恕等报称驻守肇庆，署副都统莽依图等于六月初九日抵军前，士卒铠仗耗敝，马匹缺乏。上谕：铠仗、马匹皆大兵急需，其令江南江西总督多备弓矢，江西巡抚动支额银制造甲冑，俱存贮南昌。令大将军简亲王、副将军希尔根率兵速取吉安，通赣州路，以所贮甲冑、弓矢运至舒恕军前；仍令理藩院传示外藩蒙古诸王以下酌量捐助马匹，以济军需。寻又谕议政王等曰：大将军简亲王、副将军希尔根等俱有保固江省、剿灭贼寇重责，岂

得各分疆界，互相推诿！今将军舒恕等兵至赣州、南康为日已久，马匹、资仗乏绝；如听其因粮自给，必致扰害生民。吉安虽未恢复，岂无间道可通赣州！王将军、总督等多拨官兵由间道运送粮械，接济士卒。吉安既系南康、赣州孔道，大将军王等率兵速行攻取，仍酌留官兵同总督董卫国镇守南昌。

己未，谕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剿抚机宜。上谕岳乐曰：朕闻王恢复萍乡、大创逆贼，直抵长沙，甚为嘉悦！今日之事，利在神速；若稍迟缓，俾贼得固守，则攻取不易。今陕西全定，逆贼十余万自四州来者尽已歼灭；大兵即不下四川，贼亦不敢复出。若发见在陕西之兵前赴湖广，庶或有济。王其善抚百姓；倘民困已极，即得地方，亦复何益。至叛变之人皆系胁从，情非得已，且原皆朕之臣子，王其时加招徕；即吴三桂果有输诚之心，亦何不可纳之。有王膺此重任，自有成算，特以朕意示知。

臣谨按：帝王之用兵也，将以勤恤民隐而除某害；故师有容民之像，而武以止戈为文。圣人靖乱安人之意，盖今古如一也。当兹六军南讨、进抵长沙，皇上念切烝黎，伋伋焉欲出之于汤火。因趣岳乐速行攻取，又特申天语令其善抚百姓；且谓「胁从之人，皆我臣子，宜加招徕」；诞播并生之德，丕彰不杀之仁。仰见我皇上之心一天地之心，大哉其无所不覆载也已。

己巳，命陕西提督王进宝等驻固原诸处。大将军图海奏：陕西提督本驻平凉，固原密迩平凉，且为秦中形胜之区，应令王进宝移驻固原，兼理固镇事务。其西宁为边陲重地，距固原甚远，进宝难于遥制；固原总兵官朱衣客向在西宁、熟诣形势，调驻西宁，于边陲殊有裨益。又庆阳一郡幅■〈巾员〉辽阔，素为贼薮；当此反侧初安，亟需弹压。宜令随征总兵官陈奇谟暂镇庆阳，安辑人心。上允之。

乙亥，总督李之芳奏，官兵歼贼于大溪滩。时伪将军马九玉等率贼众数万人据守衢州，河西贼将林福营于大溪滩挽运粮饷；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承诏进兵衢州，集都统赖塔等议，先断贼饷道，以夺贼势。遣赖塔等于是月十五日率满、汉官兵直抵大溪滩奋击，大败之；乘胜，进取江山县城。九玉大惧，弃营遁走。

丙子，封大将军图海公爵。上谕吏、兵二部曰：抚远大将军都统大学士图海，器识老成，才猷练达；赞襄机务，宣力累朝。以文武之长才、兼忠爱之至性，劳绩茂着，倚毗良殷。前察哈尔布尔尼背恩反叛，命图海为副将军帅兵征剿，运筹决胜，克振军威；未及一月，捷功立奏，逆贼歼灭，疆圉敉宁。近以平凉阻兵日久，屡命剿抚，罔有成效；

特简图海为将军，统率大军节制各路，果尔谋略渊深、调度得宜，军锋所至，一战克捷。更能体朕好生之心，宣布恩威，开诚招抚；遂使平凉、庆阳、固原诸处文武官员兵民倾心向化，悔罪归诚：生灵免于涂炭，边境赖以保安。数日之间，关陇悉定；皆由筹划周详、布置神速，剿抚并用，克建肤功。图海以心膂大臣膺秉钺重寄，实心为国，克副倚任；朕心深为嘉悦！于军功议叙外，应从优加恩封为三等公，以示朕眷注忠勤、酬答勋庸至意。

加将军侯张勇等秩。上谕兵部：自逆贼煽乱以来，奸徒附和，侵扰地方；关、陇以西，疆域辽阔，大兵一时未集，人心不无动摇。靖逆将军靖逆侯张勇、提督王进宝、总兵官孙思克一闻兰州之变，即帅兵星驰，渡河剿御，收复城邑；条奏机宜，举发伪扎；缉获奸谍，绥定边陲；厥功甚大。及大兵攻取平凉，专任靖逆侯张勇等镇守秦、巩，复殚心筹划，调度合宜；剿御川贼，屡奏捷音，纾朕西顾之忧：功尤茂着。伊等皆宿将重臣，矢志报国，同心协力展布谋猷；兼以训练士卒，忠义素孚：故能身先行阵，所向克捷。其所属将卒亦皆效力，共建功绩，朕甚嘉之！于军功议叙之外，应从优加恩，以示朕奖励忠贞、酬答勋劳至意。张勇加为一等侯；王进宝升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授为将军，仍兼管平凉等处提督事务；孙思克升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凉州提督。

戊寅，命副都统玛哈达为镇守杭州等处将军。先是，杭州将军图喇告病，上令其还京，以副都统玛哈达暂为署理。至是，兵部以应补之副都统等列名具奏，上乃命玛哈达为镇守杭州等处将军。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六

康熙十五年九月庚辰朔，总督李之芳奏克仙霞关。时马九玉败遁，大将军康亲王杰书遣副都统瑚图等率兵连夜追击，破之，克常山县；又遣将军赖塔、副都统玛哈达等于八月二十日进至仙霞关，分路夹攻。翌日，伪参将金应虎等献关迎降，官军长驱而进；二十三日，抵浦城县，攻拔之。

臣谨按：闽逆阻兵首尾三载，所以苟延喙息、未服天诛者，徒以仙霞之险也。先是，建昌诸路贼众退回，诸将犹为持重之计，顿兵不进；皇上即知闽有内乱，趣杰书赴衢约勒士马，克期进讨。未几，遂有大溪滩之捷。至是，而仙霞不守，枕席过师；精忠麾身自归，八闽以次底定。睿谟深远，决策如神；史册所载，未之有也。

辛巳，命遣马承先等赴粤西招抚马雄。先是，大将军公图海奏：原任广西提督马雄之母及族人俱在固原，今雄母欲令其孙承先、承霄等持书赴广西招雄归降；上令承先等驰驿来京。至是，至京师。上命给马承先等游击衔扎，选贤能笔帖式一员同行，赴大将军简亲王、副将军希尔根、总督董卫国军前；到日，共议送承先等于将军舒恕所转送广西。若不能达舒恕军，可觅间道遣赴马雄处。承先等前往，宜有符验；令录马雄披陈原疏，持以为信。

癸未，敕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攻醴陵。喇布奏：醴陵陷贼，袁州、萍乡虽有署副都统扬古岱等统兵驻守，其力颇单。南昌兵卒分拨应援外，止存甲士五十人，别无可调之兵；臣已檄扬古岱等固守袁州诸处。闻署副都统多诺兵驻庐州养马，并檄趣驰赴江西。上谕：袁州镇标近已增设多兵，署副都统扬古岱又率兵驻防，兵力亦不为少。醴陵乃大将军安亲王大兵后路，今既陷贼，宜急图收复。大将军简亲王等其速趣扬古岱及总兵官赵应奎等分遣官兵迅取醴陵，并间道移会安亲王发兵夹攻；更檄署副都统多诺、副都统席山等星夜驰赴江西，听简亲王调度。

丁酉，谕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招抚耿精忠。上谕兵部曰：大将军康亲王统率大兵大败贼众，已入闽境。耿精忠虽背恩反叛，念小民遭罹贼乱，困苦已极；朕心深为恻然！其以时事晓谕精忠早降，以副朕安辑生民至意。

谕湖广总督蔡毓荣等转饷郧阳。抚治杨茂勋奏：贼渠谭洪由水陆来犯，欲断饷道；臣与防守均州副都统诺敏、柯彝等共议发臣标兵并均州满、汉官兵，分四队以御来援贼众。惟虑饷道一时难通，迟延时日，粮匮可虞。上谕：粮饷系大兵急需，杨茂勋、诺敏等协力剿贼、速通水路，广湖督、抚仍设法陆运至郧，毋至匮乏。

戊戌，命江南、江西将军总督遣兵夹剿徽、饶诸路余贼。浙江总督李之芳奏：贼帅马九玉败走，余贼四窜，潜匿尚多。马鹏等拥众屯踞新建诸处，地连徽、饶、广信，不可任其蔓延。上谕：大将军康亲王已统帅大兵大创逆贼，深入闽境；宜及此时扫除余贼，平定地方。大将军简亲王、副将军希尔根、江西总督董卫国、将军华善、江南总督阿席熙等其速檄驻守建昌署副都统尼满、驻守徽州署副都统岳尔多等各率兵前进，协剿徽、饶、广信接壤诸寇；务行扑灭，以张浙、闽大兵声势。

丙午，命署前锋统领穆占为征南将军，帅师赴湖广。先是，大将军公图海奏：今进取汉中，必满、汉兵并力，庶可有济。但大兵征剿逆贼二载有余，军械残敝，绿旗兵丁

马已殆尽，且秦地人民频年劳困已极，是以臣等公议暂停进攻。汉中之役，分兵防守诸隘；余兵每佐领拨足五人，每翼设夸兰大二员，遣副都统希福领之前赴湖广。俟秦中兵民稍得息肩，整缮器械、储备粮糗，再相机进取。上谕：贼渠吴三桂窃踞湖南为日已久，宜速遣重兵赴湖广扫除逆贼，克复疆土；若止遣每佐领兵五人，恐力仍未足。今大将军公图海既招抚王辅臣、底定平凉诸处，可暂停进取汉中，量留官兵防守隘口；余兵内简择精锐，仍携大将军敕印率赴湖广，剿灭逆贼。至是，图海又奏：平凉、庆阳虽已底定，而投诚兵心尚未宁靖；虽遣兵防守诸隘，汉中、兴安尚未恢复。臣若率精锐赴楚，恐不逞之徒心怀叵测。上谕：大将军公图海既称新附兵心未靖，汉中、兴安尚未恢复，可勿赴湖广。署前锋统领穆占懋着勤劳，其实授都统，佩征南将军印，统率原拨陕西每佐领骑兵五人，益以每佐领护军二人、简新附总兵王好问等所属精兵二千人并见在湖南瑚什巴等所率每佐领兵一人俱付穆占统领，前赴湖广。陕西所有诸将，不论参赞与否，俱听穆占会同图海公议简择以往。抵湖广日，于荆州、岳州、彝陵诸处满兵及伊所统兵内，共选官员及前锋护军骑兵每佐领足十人，或从荆州渡江、或由彝陵进剿、或趋岳州水陆夹攻，听相机从事。如须用湖广绿旗官兵，亦令随宜携往。

丁未，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复建宁。将军赖塔率满、汉兵自浦城星驰前进，于是月初三日抵建阳县，击败贼众，斩杀甚多；遂克其城。进至建宁府，贼溃走；府城亦复。

十月辛酉，提督佟国瑶奏，败贼于郧阳。八月，川贼谭洪率众乘船顺流而下，围困郧城；将军噶尔汉、提督佟国瑶等出兵邀战，败之陡岭。九月十九日，复以水陆兵分路夹击，斩首甚多；余贼悉遁。

癸亥，命叙赉甘肃镇将士。上谕兵部：自逆贼变乱以来，总兵官孙思克标下将士用命，屡经战阵，劳苦可嘉！所司速行叙赉，以示鼓励。

庚午，总督李之芳奏复温州。浙江温州总兵官陈世凯、平阳总兵官王廷梅等遣兵分路复浙、闽、江西接壤诸县，温州伪都统曾养性、伪伯祖宏勋等闻大兵入闽、势迫无归，是月朔日率众以城降，浙土皆定。

壬申，谕将军穆占进兵机宜。穆占奏：防守陕西各隘外，所余满、汉兵若令大将军公图海等及臣率赴湖广，更酌选荆州、岳州、彝陵兵分路并进，则吴逆可灭。若欲进汉中、兴宜，宜停发陕西满、汉官兵，令图海及臣率之四路进取四川、云南，吴三桂势必

退保巢穴，则湖南地方亦易恢复。上谕：陕西兵所在征剿勤劳备至；挽输粮饷，民殊苦累。若复进取四川，恐师徙重困，转运维艰，故暂停汉、兴之役。平凉虽已底定，绿旗兵既乏马匹，新附之众心犹未定，陕西诸将及新附将士不便调往湖广。且荆、岳诸处，有大将军顺承郡王、贝勒尚善、都统鄂鼐、宜礼布等统兵驻守。又大将军安亲王统率大兵围困长沙，今将军穆占率师抵湖广日合荆州诸处兵每佐领配足十人，又添蒙古兵及陕西、湖广绿旗兵随往，兵力不为单弱。着穆占仍遵前旨行，迨克复地方，其应设镇守官兵、调遣机宜，与诸将军、总督、提督等议行。大将军安亲王、顺承郡王、贝勒等探知穆占何路进兵，即相机履援。大兵剿贼惟马是赖，可视其肥瘠，择可暂驻之处酌量饲秣。寻又召穆占来京密授机宜，随令驰往军前。

召还驻守河南府及潼关兵。上谕兵部曰：驻守河南府及潼关兵回自保宁，备尝艰险；俱召还京师。大将军公图海可分兵守潼关，将军布颜尽率兖州驻防兵移镇河南。今闽、浙俱已底定，兖州不必驻防。又谕还自保宁官兵曰：逆贼吴三桂负恩反叛，大兵致讨；尔等为国尽劳，攻取七盘、朝天诸关，大败贼众，直抵保宁，屯驻日久，饷道梗塞，遂尔旋师，未获成功：责在将帅，非尔等之罪。沿途遇贼，复同心合力屡次血战，击败贼众；后又久围秦州，屡败四川来援之贼，恢复秦州；又击败平凉诸贼，降王辅臣。尔等披坚执锐二年有余，剿寇开疆，备尝劳苦；朕心悯焉！今据塘报，耿精忠已归命，关、陕、闽、浙以次削平；江西不日底定，粤贼亦已败走。尔等于更替官兵到日，即速还京；所有劳绩，俱与议叙。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七

康熙十五年十一月乙酉，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耿精忠降。杰书帅师抵延平，伪将军耿继美等以城降。精忠探知，大惧；随遣其精奇尼哈番刘蕴祥等赴延平献伪总统将军印，续遣子显祚来迎。杰书师抵福州，令侍读学士尹泰赍免死敕谕以往；精忠于十月初四日率伪文武官出城迎降，献所属官兵册籍。寻精忠请随大兵立功赎罪，杰书以闻。上命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属官兵随大兵征剿海逆，图功赎罪。原任巡抚刘秉政等俱着来京，其藩下官及两镇标下武职仍留原任。兵丁照额设外，其余愿效力者分隶提镇各标；愿归农者，原籍安插。

丙戌，命京口将军杨凤翔等率师赴福建。上谕议政王等曰：大将军康亲王帅师定闽、进剿海寇，分兵守福州诸处，恐兵力未足；可于驻守江宁盛京兵内发七百人、自京发往

京口汉军兵内发五百人，令将军杨凤翔、署副都统岳尔多、孟安等率赴大将军军前，听其调遣。又闻进闽大兵缺马，即发内厩及兵部驿营马共二千，选八旗官各一员送军前散给；其送马官沿途或有骚扰，许地方官指名参奏。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败海贼于乌龙江南。海贼伪总统许耀率贼三万余逼福州乌龙江南而阵，列十余营；都统拉哈达率兵进攻。十月十五日，渡江分队奋击，败之于小门、真凤诸山；尽破贼营，追奔四十余里。

丁亥，敕谕湖广大将军王、贝勒、大臣及诸将士。上谕湖广大将军王、贝勒、参赞大臣及官兵曰：我朝创业以来，凡灭寇开疆，动合机宜；将帅皆身先士卒，无不肤功立奏。逆贼吴三桂背恩反叛，朕念尔等宗室大臣简阅官兵，委以南征，削平僭乱，拯救生民。今出师三年，未获尺寸，坐失机会；使疆圉日偪、贼势鸱张，縻饷困民，误国孰甚！罪在王、贝勒、将军、大臣，于众官兵无与。今陕西、福建、江西、浙江虽渐底定，然贼渠三桂不诛，于事何济？日者穆占在川、陕时，劳绩茂着；兹特简为征南将军，命之讨贼。尔等亦当同心戮力，歼寇拓疆，以副朕靖乱安民之意。慎勿妄分疆界，各顾部伍、互相推诿，仍蹈前失也。众官兵自遣发后，为国效力，暑雨蒸湿，浚濠筑垒，昼夜枕戈，冲锋冒刃，分防侦探，备极劳苦；朕悉知之。每念及此，深用恻然！尔众官兵其念朕恤养之恩，益加用命；倘树立功勋，朕不容优加爵赏。其各勉之！又谕：理藩院览：大将军顺承郡王奏：蒙古兵丁抵荆日久，马匹倒毙甚多。其以见在外藩王、贝勒等所献之马拨足一千九百匹，速行前往，用资征剿。

辛卯，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调兵剿醴陵、萍乡贼。总督董卫国奏：臣侦知醴陵陷贼，随启大将军简亲王遣副都统锡三领兵赴援；今贼复声言犯萍乡诸处。臣思浏阳、醴陵皆前通长沙，乃江楚门户；今为贼据，诚恐安亲王孤军深入又无援师，深属可虑！上谕：醴陵、萍乡为安亲王大军后路，所关匪细；副都统锡三虽已赴袁州，仍恐兵力单薄。今闽省已定，建昌诸处似可稍舒；大将军简亲王及副将军希尔根、总督董卫国等量调建昌、抚州、乐平、饶州、南昌诸处满、汉官兵速赴袁州、萍乡诸处，同锡三、扬古岱、赵应奎等协力剿贼，疏通道路。仍间道移会安亲王：若可发长沙兵，量行速发夹剿。

丙申，命将军穆占援长沙。先是，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赴长沙。上以我军深入，滑贼吴三桂，必往来救援；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尚善等扬声进兵以牵其势，不时侦探贼情，相机渡江进取。至是，总督董卫国、巡抚韩世琦、总兵官赵应奎等相继奏言：三桂知长沙被围，即遣马宝、高启隆由岳州星驰救应，又遣伪将军胡国柱等入长沙固守；

三桂亦自松滋拥众来援长沙，屯岳麓山。上谕：荆、岳大将军等违命不前，迟延时日，致逆贼得间四出应援。今荆、岳之兵安处日久，马皆肥壮；着将军穆占速赴湖广简选荆、岳、彝陵士马，由岳州趋长沙接应安亲王兵。若长沙军无虞，或出彝陵取岳州、或由荆州渡江，便宜进发。

壬寅，趣诸将取吉安。先是，总督董卫国奏：醴陵陷贼，萍乡危急。上谕：将军哈尔噶齐、额楚等抵吉安数月，不能剿除逆贼、攻克城池，故逆贼乘间陷醴陵、窥萍乡，恣意肆逞，觊断安亲王大兵后路。及提督赵赖等领兵赴援，又不能奋力协剿，玩日愒时，以致饷糜师老；徒拥重兵，惟务安居：殊误大事。且屡檄简亲王喇布、副将军希尔根，令其亲统大师速赴吉安；乃借口南昌重地，逗遛不前。及屡次催趣，始行进发，又不多备炮药、铅子等物；至吉安，始言火药不敷，遣人索取。即此观之，显误大事。喇布等其速攻吉安，继安亲王大兵后路应援醴陵。至是，简亲王喇布等奏称：省城及抚州、乐平诸要地汛兵单弱，总督董卫国又以上高、奉新诸处贼氛蜂起，求发援师；请调邻省附近之兵前来防守。上谕：各路调集江西兵为数不少，简亲王喇布等不速取吉安，徒尔劳师糜饷；吉安一郡尚不能取，湖南逆贼何日得平？前理藩院郎中瑚什巴所领蒙古兵已遣赴江西，董卫国又身在省城；邻省之兵，无庸调遣。至恢复长沙、平定湖南，皆赖吉安大兵接应；简亲王喇布、副将军希尔根、将军哈尔噶齐、额楚等仍遵前旨，速取吉安。若更迁延观望，安亲王大军脱有疏虞，喇布等俱照坐失军机例从重治罪，决不轻恕。

癸卯，命募补福建提、镇标兵如原额。先是，大兵赴闽，提督段应举请选调内地精兵隶其麾下，以资剿御；上命应举与大将军康亲王、总督李之芳会酌调浙江绿旗兵以往。至是，大兵已抵闽。上谕：今大将军康亲王已抵闽中，剿除海寇正需兵力；该提督及随征总兵官标兵，均如原额募补。

十二月壬子，命左都御史介山等赴福建参赞军务。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臣率大兵平定闽疆，诸凡谘谋军务及分兵留守事宜，不得不请增参赞之臣；乞皇上遣在京大臣二、三人前来参赞。又靖南王耿精忠见随大兵征剿，其所部官兵家口在福州，统辖乏人；乞于额驸耿昭忠、聚忠二人内速遣一人同大兵镇守。上谕：左都御史介山、侍郎吴努春参赞康亲王军务；以耿昭忠为镇平将军，驻守福州。

癸丑，命大将军公图海遣兵与河南蒙古兵更调。将军布颜奏：臣所统兵八百人俱系蒙古，难于应机调遣；请发满兵令臣兼辖，以资战守。上谕：将军布颜所统兵丁俱系蒙古，遇有紧急军务，恐致稽延；见在陕西兵数颇众，大将军公图海于满洲汉军兵内酌发

四百赴河南府，令布颜统之。河南府所有蒙古兵分发四百人，令理藩院员外郎颇罗色率赴图海军前。

丙辰，敕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进剿海寇。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伪将军耿继善等率贼数万围困南丰，海寇亦侵犯广昌。上谕：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疏言耿精忠及闽省官兵俱已归降，广信诸处亦皆向化，伪将军等尽已调回；今江西南丰诸处耿继善等何故仍行骚扰，康亲王杰书及耿精忠察实奏闻。大兵抵福州日久，若不速行进剿海寇，则江西之贼势难遽靖。王等速进兵平定兴、泉、漳诸郡，或应遣兵从汀州夹攻；其相度机宜，分兵齐发。

丁巳，敕谕尚之信。时之信欲降，自粤东具密疏遣人赍至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军前，喇布以闻。上降敕谕之信曰：昔太祖皇帝肇造洪基，尔父航海归诚，功猷茂着；后命驻防粤省，平定海疆。自吴逆叛乱以来，益矢忠荩，多方筹划，屡建功勋；故特封尔父为亲王，授尔为讨寇将军。正期克奋勇略，扫除贼逆；不图粤省变乱，道路梗阻。今览尔密奏，称父子世受国恩，断不敢怀异念，愿立功赎罪来迎大军。知尔父子不忘报国，念笃忠贞；因事出仓卒，致成变异：朕心甚为恻悯！今特降旨，将尔已往之罪并尔属下官兵概行赦免。倘能相机剿贼、立功自效，仍加恩优叙。尔当益竭悃诚，勉图后效，以副朕始终曲全至意。

戊午，命副都统乌丹等赴将军侯张勇等军前议进兵机宜。大将军公图海奏：平凉、庆阳虽底定，汉中、兴安尚为贼据。臣等议于来春进讨，应先调绿旗官兵。提督孙思克量留兵守凉州，亲统官军来秦州；将军侯张勇遣兵二千，亦赴秦州；提督赵良栋量留兵守宁夏，亲统官军来凤翔；将军王进宝遣兵二千，亦赴凤翔：俱于明年正月二十日内如期而至。上谕：调兵征剿，事关重大；令副都统乌丹、员外郎马尔汉等赴张勇、王进宝、孙思克、赵良栋等军前，调遣绿旗官兵或如大将军公图海所调或作何调遣？将军、提督等孰宜亲往、作何前进？至恢复汉、兴之时，应驻守其地或径取四川？逐一公同确议，遣同往官员驰驿奏闻。

己未，遣督捕理事官麻勒吉招抚马雄、线国安。侍郎觉罗舒恕奏：总兵官黄芳世自粤东至赣州，云尚可喜已病故；孙延龄为其部兵拘执，抄夺家产，共推线国安为帅。上论：马雄、线国安皆曾受国厚恩，国安为孙延龄逼反；雄屡疏请救，因援兵不即至，亦势迫从贼。今延龄既为其部兵拘执、抄夺家产，宜乘彼内乱，速行招抚。其招抚敕谕，内阁撰拟；令督部理事官麻勒吉赍赴大将军简亲王军前公同商酌，将敕谕抄录，遣贤能

人员持往晓谕。马雄、线国安如有回音，麻勒吉即以奏闻。敕谕马雄曰：尔世受国恩，劳绩素着；镇守西粤，绥厥岩疆。自吴三桂、孙延龄二逆反叛，整兵防御，力保孤城、邀执伪差，矢心报国。尔之忠贞，朕久已洞悉。后缘贼氛逼近，援绝势单；当力难拒守之时，为暂尔自全之计：推原情事，谅非本怀。兹者各路大兵剿抚并用，平凉已经归诚，王辅臣优加将军，所属官员兵丁照旧录用；大将军康亲王统兵入闽，耿精忠悔罪来归，仍授王爵，藩下官兵任用如故。每念粤西叛变，各官身陷贼中，自拔无由。以尔摅忠有素，简任多年；追溯前劳，尤深轸恻！今特须专敕，宣谕朕意。尔果翻然悔悟、弃逆效顺，将尔已往之罪并所属官员兵丁悉行赦免，照旧录用。若能剿寇立功，仍行加恩从优议叙。尔其勉励忠贞，无怀疑惧，以负朕笃念勋旧至意。敕谕线国安曰：尔初随定南王航海来归，即授世职。以尔才勇堪任，补授粤西提督。开辟地方、剿御贼寇，着有劳绩；优加伯爵，授为抚蛮将军。后以告老谢事，孙延龄代领藩旅。值吴逆叛变，延龄狂悖无知，被惑构乱；道路阻绝，尔之声息无闻，朕心时切轸念。每思定南王捐躯为国、尽节疆场，藩属官兵俱受国家豢养、效力多年，必非甘心从逆。况尔宿将旧勋，忠贞素笃；料必感戴国恩，始终不渝。兹者各路大兵剿抚并用，平凉已经归诚，王辅臣优加将军，所属官员兵丁照旧录用；大将军康亲王统兵入闽，耿精忠悔罪来归，仍授王爵，藩下官兵任用如故。惟粤西一隅，叛变未宁；即有忠节之士，无由自拔。以尔藩下旧臣，众所推服，特颁专敕，宣谕朕意。尔其首倡大义，鼓励群情。藩下大小官员及兵丁人等，如悔罪投诚、弃逆效顺，已往之罪悉行赦免，照旧录用安插。若能剿寇立功，仍行加恩从优议叙。尔其勉励忠忱，勿怀疑惧，以负朕笃念勋旧至意。

庚申，加海澄公黄芳世太子太保，以黄蓝为海澄总兵官。上谕兵部曰：海澄公黄芳世矢报国恩，不肯从逆；间关冒险，全节来归：忠贞茂着。可加太子太保，镇守漳州。黄篮屡次赍奏，忠勤可嘉。优擢为都督佥事，充海澄总兵官，并令驰驿赴大将军康亲王军前；俟恢复漳、泉，收集海澄公标下官兵镇守汛地。

壬戌，命送马至长沙军前。上谕兵部：长沙军中少马，可于每佐领下各选肥马四匹，发往岳州，量拨八旗官兵护送。若将军穆占由岳州进取长沙，则以此马付彼，同大兵带往，交大将军安亲王；若穆占不由岳州，则大将军贝勒或即拨官兵送往，或移令安亲王遣兵迎取：听酌量以行。

己巳，趣将军穆占进兵。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奏：伪将军率众数万来援吉安，距城二十里许。总督董卫国亦奏：贼自渌口抵攸县界，声言犯萍乡，又云往援吉安；闻贼帅马宝等率贼三、四万已至永新、安福，并欲为吉安声援。上谕：逆贼吴三桂知我荆、岳

大将军等断不进兵，故身往常德调集贼众，并力于长沙、吉安。将军穆占速选荆州士马相机前进，以分长沙、吉安贼势，平定湖南。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严饬所部，保固疆圉。

辛未，命裁耿精忠部下两镇兵。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耿精忠所部除编作佐领兵丁外，又有左右两镇兵；今福建经制兵及抚标兵俱如原额全设，精忠见率伊佐领下兵随大兵征剿海寇，未为不足。今正节省粮饷之际，其两镇官兵应请裁革。又藩下总兵官曾养性又原任温州总兵官祖宏勋，俱自温州率兵至福州，宏勋应如刘秉政例，赴京候补。上谕：康亲王身在地方，稔悉情形；请裁两镇官兵，俱如所奏。其裁退官兵，设法安插，务俾得所。祖宏勋令赴京师。

丙子，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复邵武。大兵抵延平，伪将军耿继善弃城走江西，海贼遂袭邵武。是月初四日，副都统伯穆赫林等自延平进兵浦塘隘口，大败海贼伪总督吴淑等；又乘胜追击，阵斩伪总兵杨大任等万余人。初六日，伪将军彭世勋以邵武降。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八

康熙十六年正月己丑，调兵赴荆州。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言：将军穆占抵荆州，增拨在荆都统伯伊里布、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代、袭图、汉军副都统祖泽纯、宜思孝及满洲汉军边外蒙古绿旗官兵共六千余，率赴岳州、长沙。如贼觇知荆州大兵势分，乘虚侵犯，我兵守汛尚患力单，他处有警实难应援。乞调邻近满洲、绿旗官兵移驻荆州，以资防御。上谕：驻河南府满洲汉军、蒙古兵，令员外郎颇罗色统领；其自陕西遣发满洲汉军兵，令原辖将弁统领：俱赴荆州。镇东将军布颜暂驻怀庆。

庚寅，大将军公图海等分兵赴荆州。图海等奏：臣等前调绿旗官兵，本拟于二月内进取汉中、兴安。今将军侯张勇等咨称：宜视夏秋收获丰歉，再图进取。但汉中、兴安山峻路险，延至彼时适遇霪潦，贼守将益坚；臣等仍欲调兵及时进取。上谕：大兵即克复汉中、兴安，须设重兵；重兵一设，则运饷维艰。若俟夏秋进取，又顿兵旷日，虚糜粮糗。今将军穆占方剿吴逆，机不可失；大将军公图海等暂停汉、兴之役，留满洲蒙古兵一万同绿旗兵防守秦州诸隘，分兵五千遣大臣一人统赴荆州；到日，顺承郡王等量留官兵防守荆州、彝陵诸处，乘穆占由岳州、长沙进取湖南之时，相机渡江破贼。寻又谕兵部曰：前陕西分兵赴荆州，欲令顺承郡王等乘机渡江平定湖南；今恐中途延缓，尔部其檄趣进兵，毋得逗遛贻误军机。

辛卯，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防守萍乡、醴陵。总督董卫国奏：逆贼窥伺萍乡，贼渠朱君聘等欲俟伪将军到日，即趋万载、攻瑞州，犯南昌。疏入，上谕：萍乡、醴陵系大将军安亲王大兵后路，所关最重；其守御机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副将军希尔根、总督董卫国等共商酌以行。

丙申，遣户部侍郎班廸等察吉安兵失利罪。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贼援吉安，将军额楚等率兵迎战三次，失利。臣等议调南昌、建昌诸处满汉官兵，俟到日即协力攻剿。疏入，下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议政王等议曰：我国家开创以来，赏罚严明；攻城野战，无不克捷。今额楚等官兵屡败，皆由将懦兵玩；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应严察处分。但见在剿贼，俟事平日再议。其临阵先退者，即行拘禁。嗣后犯者，勿论官员兵丁，即于军前正法；将弁等有观望不前者削职，仍随大军效用。喇布既称调取建昌诸处官兵，到日即宜整顿兵马剿绝贼援，攻拔吉安。将军穆占已于本月十一日抵岳，亦应速令相度机宜，或攻取岳州、或进剿长沙，以分贼势。上报可；仍令班廸等赴吉安严察罪状以闻。

庚子，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速取吉安、固守袁州。喇布等报：来援吉安贼众，于本月初九日夜遁。上谕：我兵屡战不利，贼何故遁？或因将军穆占进兵长沙，闻风掣回，或谋潜袭袁州，俱不可料。今吉安已调建昌诸处官兵，简亲王喇布等宜乘机速行攻取吉安。至于袁州所系甚大，宜分兵固守，勿致疏虞；总督董卫国其檄令总兵官赵应奎协力防御。

将军穆占请发兵为后继，上不许。穆占奏：臣等率兵于本月二十二日由岳州赴长沙，深入贼地；岳州百里界内宜发千兵防守，庶无断后之虞。上以穆占进剿湖南，既精简荆、岳之兵率之前发，余兵单薄难以分驻，不允所请。寻大将军贝勒尚善等亦疏言兵力单少，不便分发。上乃命尚善等作水陆攻战之势，乘隙进取；仍时探穆占兵消息以闻。

壬寅，命发京口战船赴岳州。将军穆占奏：臣抵岳州相度形势，江湖之间非船不济。今安徽巡抚造送沙船四十于本月十五日到岳，应再发江南、荆州诸处沙船百余艘齐赴岳州军前。倘长沙未能即克，至三、四月间臣等遣兵取船由洞庭前进，或攻、或围，均有攸赖。若长沙既得，则安亲王及臣等之兵即乘此船水陆夹攻岳州，庶乎有济。上命京口将军王之鼎发沙、唬船六十艘，随带炮械、水手、人役，量配官兵护送至岳州，并靳辅所送船足百艘之数，以备安亲王岳乐、将军穆占取用。

甲辰，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复汀州。副都统伯穆赫林等由邵武追剿海寇，于十五年十二月初十等日抵泰宁诸处，伪总兵王安邦等率伪官兵民等降，泰宁、建宁、宁化、清流四县及汀州府相继恢复。

二月辛酉，诏蠲福建田租。上谕户部：闽地经海孽窃踞，又遭三年变乱；逆贼暴征横敛，民困已极。今年租税，尽与蠲免。其遭乱窜避人民，俱招辑还籍，俾各安本业。

壬戌，调安庆提督标兵赴吉安。先是，侍郎班廸等赴吉安，取道安庆。上令传谕巡抚靳辅云：今安庆无事、吉安用兵之际，提标官兵应否就近调遣？巡抚、提督集议具奏。至是，靳辅等议于防守池州、建德及在皖提标兵内选调一千五百人，令提标游击周时隆等率赴吉安；其池州、建德，别于抚、提标兵内通融调防。上报可。

丙寅，调都统鄂鼐领兵赴岳州。先是，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奏言：今备船百艘遣赴长沙，乞添发近地甲兵每佐领四人以壮兵力，先破贼船，后遣我船进发。上谕：将军穆占兵于本月初三日已抵长沙，贼势必分；顺承郡王勒尔锦等宜乘此机势，陕西兵一到，即行渡江。倘渡江未便，则如贝勒尚善所请，分兵赴岳州。其或分兵、或渡江，速议密奏以闻。至尚善等前称造挨牌、车辆攻取岳州，继称水陆齐进；乃观望不前，其为诳奏明甚。今据报岳州贼较前大减，益我兵力，正可以进取之时；荆州发兵到日，即宜速攻。倘仍迁延时日，并与前罪严行议处。嗣勒尔锦又请发河南、江南绿旗官兵；上不许，令遵前旨速议具奏。至是，勒尔锦等两议以闻：一议俟陕兵到京，更得绿旗官兵，仍行渡江。一议俟陕西遣发及所请绿旗兵到，正值水发之时，过江不能无阻；今宜于每佐领四人外量行添发，酌拨船艘遣赴岳州。其间若有隙可乘，亦即相机趋利。上谕：今正剿灭吴逆，时不可缓；宜自岳州水陆夹攻。勒尔锦等可于每佐领简精兵五人，量配船艘，令都统鄂鼐率赴岳州，速行夹剿。于是勒尔锦给鄂鼐以讨逆将军印，令其统领舟师前往。

丁卯，遣刑部郎中色度等谕岳州将士。上谕色度等：尔等至岳州劳问将军、大臣、满汉官兵并宣谕云：岳州、长沙势如两足，此蹶则彼不能独立。我国家禁旅徂征，战胜攻克未有如此之相持旷日者也。若都统用命于贝勒贝子、将弁用命于都统、兵卒用命于将弁，以次争先，指臂相效，何功不成！陕西官兵戮力成功，今并获休息；诸将士倘能奋勇奏效，亦与彼同奖赍官秩，朕所不靳。其战守机宜，令贝勒、贝子等集议以闻。至长沙诸处军情，尔不时侦报；俟荆州兵到，察其大势乃归。尔色度曾至岳州，熟悉地形、战守机宜，俱与贝勒等言之。尔等奉使非轻，兵机尤重。尔等到彼，审度时势而行；倘势处万难，勿强之使进，以误大事。未几，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奏：郎中色度到岳州传奉

谕旨，集议水陆攻取岳州可否情形。臣等议：今者贼有可破之机，正宜水陆夹攻；但陆路贼备甚严，应令舟师先进，陆兵继发。兹分拨已定，俟战船、器械整顿完备，臣即亲统进剿。上允之。

臣谨按：尔时岳州、长沙之贼，彼此相恃以为固。若拔取长沙，则岳州饷道断绝、孤悬无助，势难自立。如攻克岳州，则我兵可以水陆齐进，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会兵夹剿，长沙亦不能久存矣。皇上深知地利、洞悉贼情，故往者屡命诸将帅相机规取长、岳。今复以旷日持久，遣色度等赴岳州谕将军、大臣以战守机宜；并鼓劝官兵，令其争先用命。于是官兵皆感恩思奋，进战洞庭；徒以将军鄂鼐不善将兵、未能破贼，借口贼■〈舟宗〉甚大、风涛危险，遽尔引还，致岳贼饷道复通，又得苟延二载。然其后我兵既围困逆寇、拔取岳州，长沙之贼遂不克拒守，弃城败遁；果不出圣谕所指示云。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复兴化。时杰书授都统拉哈达宁海将军印，令其统兵进剿兴、泉海寇。伪总督赵得胜、伪虎卫将军何佑等拥众四万余，于兴化城西北太平山屯营二十六，壁垒甚坚；正月二十九日我军进战，先击贼于白茅山，追至太平山，尽破其营。贼众震慑，弃城而遁；遂复兴化府。

己巳，停叙进蜀军功。上谕兵部：进蜀官兵，并未平定地方，大创贼寇。且屡奉温纶，理宜戮力疆场，乃免西安布匿名札，惑乱众心。既抵陇州，又忘行控告，不赴平凉。我国家创业以来，宁有是事？统兵将领不能约束兵丁，肆行不法；及至京师，敕令首举倡告之人，官兵又互相隐匿：殊干法纪！此行军功，俱不准叙。寻议政王等议言：据都统赫业等取到供状及将军穆占咨文、西安，将军佛尼勒供词，则官军弃营败遁无疑；宜将左翼四旗并阵亡署护军统领喀西泰部下官兵，俱行拿问。上谕：保宁蟠龙山军营被冲、官兵败遁，取供不明，地方未得真实；且官兵行役劳苦，其免究问。至署护军统领喀西泰阵亡，所部官兵弃将领而逃；其未伤官兵，可察拿治罪。

癸酉，诏封蒙古贝子达尔扎为贝勒。上谕议政王等：固山贝子达尔扎闻定边花马池诸处叛变，不待命遣，即亲率官兵抚定城堡、擒获贼渠，深为可嘉！其进封为多罗贝勒。

甲戌，诏封蒙古贝勒索诺木为郡王。上谕议政王等：多罗贝勒索诺木为国效力，应付驿马，不误赍奏；且提督陈福请兵，不待命遣，即令其子弟驰赴：深为可嘉！其进封为多罗郡王。

臣谨按：我国家辑柔远人，靡不绥之以德、怀之以礼。况蒙古诸部叨恩累世，而受我皇上之龙眷尤为深厚；当吴逆之变，正其竭力图报之时。达尔扎、索诺木咸不待命遣，一则亲率官兵，进剿叛寇；一则遣发子弟，驰赴军前。盖因天泽黼沦浹于肌髓，故感戴至切遂不觉其急于自效；虽其劳绩可嘉，要亦分谊所当为也，乃皇上恩礼愈加，特颁异数，各晋爵一等。于是不维蒙古益深感激，即遐荒绝域亦罔弗闻风向化，来享来王。总由圣心至仁惠恤蕃邦，备极优渥，有以使之然尔。

削贝勒洞鄂爵，降贝子温齐等级。上谕议政王等：多罗贝勒洞鄂等统率大兵出征秦中，并未能克复疆土、抚安百姓；贻误军机，殊负委托。可削去洞鄂多贝勒，罢议政为闲散宗室；降固山贝子温齐为辅国公，革去都统及宗人府右宗人；罢辅国公绰克托宗人府右宗人，停俸二年。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九

康熙十六年三月戊寅，命督捕理事官麻勒吉招抚孔四贞。时伪监军道信胜将军傅宏烈遣侍郎觉罗舒恕书曰：孔王女四贞曾向宏烈言，无刻不以太皇太后为念；若降恩纶赦孙延龄罪、封四贞为郡主，则可以成事。前定藩兵、废延龄，推线国安为帅；迨国安死，又拥戴其子成仁。今复执成仁，隶于四贞；一切军事，悉四贞主之。舒恕以闻。上谕兵部：抄录侍郎舒怒等奏疏并傅宏烈移文发麻勒吉，俾招抚孔四贞；仍令大学士撰敕与麻勒吉，先令录示四贞，如果有意投诚，再行颁敕。

己卯，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复泉州。海贼伪将军何佑等自兴化败遁，复纠贼三万余固守泉州，郑锦又遣伪总统王进功率贼三千协守。将军拉哈达等率满、汉官兵进攻，二月初九日拔其城，逆贼溃遁；我兵乘胜追剿，多所斩获。

庚辰，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官兵复漳州。时海贼郑锦大败于兴化、泉州，遂尔丧胆，弃漳州、海澄而遁，海澄伪副将孙绍芳、漳州伪知府程梦简等相继于军前纳款。将军拉哈达等统率大兵于二月二十日抵漳州，遂复府城及海澄等十余县；闽地悉平。杰书奏至，上降谕嘉之曰：王统率官兵自衢州入仙霞关直抵福州，剿抚并用，所向克捷；击逐海贼，收复全闽；安辑百姓，克奏肤功：深为可嘉！有功人员，着议叙具奏。

甲申，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分兵进潮州；以署副都统莽依图为镇南将军，帅师进广

东。上谕议政王等曰：今闽地悉定，大将军安亲王围困长沙已久，将军穆占复帅师进剿；将军鄂鼐统兵水陆赴岳歼灭吴逆、荡平诸寇，在此一举。康亲王宜及兵威大振之时，分遣官兵同耿精忠进取潮州；其进剿留守机宜，速议以闻。又大兵分路进击，逆贼不暇窥赣；其授署副都统莽依图为镇南将军，精简士马夹攻广东，以副都统额赫讷、署副都统穆成额参赞军务，令侍郎舒恕量留甲兵同巡抚佟国祯、总兵官哲勒肯镇守赣州诸处。至江西建昌诸处，大兵俱已撤赴吉安；简亲王军士卒甚众，酌拨每佐领三人合在赣大兵，令莽依图共选每佐领六、七人，俟康亲王所议俞旨到赣，即率之前进。寻尚之信、傅宏烈密疏纳款，刘进忠、苗之秀各报投诚；遂以之信等原疏抄发杰书，令将军拉哈达及耿精忠等速进广东。未几，杰书奏：福建既平，即欲亲统大兵入粤；但省会重地，未可轻离。且自福至漳相距甚远，兵马到彼，必须休息；恐迟至炎暑，难以进师。今漳、汀见兵密迩粤境，宜选将士有马者，令将军拉哈达、都统赖塔等率之，同耿精忠先赴潮州；后当继遣官兵接应。上报可；复谕议政王等曰：康亲王大兵平闽，人马疲敝，难以深入粤地；令酌分官兵前赴潮州。若刘进忠等迎降，暂驻彼地。即移檄令尚之信知之，仍趣莽依图兵速进广东。

臣谨按：大兵初进闽中，尚之信等皆闻风震詟，已有归顺之意；然吴逆党丑在粤者尚多，犹不免两端观望。至是，皇上以海贼败逃、闽中底定，且大兵分道进剿湖南、逆贼无暇窥赣州诸郡，倘不乘机取粤，恐贼兵渐增、据守要害，则粤东难猝下，而心欲归降者或亦因之中沮；乃命杰书遣兵赴潮，莽依图帅师入粤。于是军威大振，贼势群摧，之信等遂率众来投、刘进忠等亦穷迫归顺；而粤东郡县，以次收复矣。是皆睿算照灼，知已知彼、应机趋利，无少迟疑之所致也。

申饬诸将详核官军功罪。兵部奏：侍郎班迪等咨称：吉安兵士罪状，向无供词；今始讯问，必须时日。上谕：前原任将军赫业、瓦尔喀等于蟠龙山为贼冲营一案，并未审明口供、确验地方，造具清册冀图朦溷。今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又将吉安军情不行严审取供，殊属不合！我国家从来军法严明，并无苟且怠玩之例。嗣后各将军应察明官军功罪、确验地方，取供造册，以俟稽核。若仍蹈袭故辙，将统兵将军等俟事平日严加议罪。

甲午，命送马长沙军前。上谕兵部：今福建、江西、陕西俱已底定，而诸将又分路进取湖南；宜协助马匹，以资大兵。王、贝勒以下文武各官可酌量捐马并拨内厩马一千，送赴长沙军前；每旗选贤能官二员，令太仆寺卿温岱统之以行。温岱等过南昌，即启闻大将军安亲王酌拨官兵于袁州、萍乡、醴陵诸要地迎接，沿途务保万全。温岱等直抵长沙，交明始回。

乙未，谕尚之信等速迎大兵。时尚之信、傅宏烈各遣人密疏请兵，上谕：大将军安亲王围困长沙已久、将军穆占复进定湖南、将军鄂鼐又赴岳州，水陆夹攻；逆贼吴三桂，无暇窥粤。且大将军康亲王令将军拉哈达等统兵下潮州，将军莽图依等亦率兵入粤。之信、宏烈其各率所部速迎王师，协剿凶逆。

赦刘进忠等罪。时原任潮州总兵官刘进忠、碣石总兵官苗之秀遣人投诚，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以闻。上命宥进忠、之秀及标下官兵罪；仍以进忠为潮州总兵官、之秀为碣石总兵官，随大兵进剿。寻授进忠征逆将军。

己亥，命总督董卫国领兵剿贼。卫国奏：杨玉泰等孽盘踞宜黄、乐安、崇仁山谷中，荼毒生民，惨恶殊甚！若不早为除剪，势必燎原。臣请亲统标兵，前往扑灭。上可之。未几，卫国偕副都统尼满、提督赵赖、总兵官许贞等率兵分剿，败贼于大岭，遂复乐安；玉泰穷蹙，率众来降。

壬寅，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戴罪图功；革参赞哈尔噶齐等职，随军自效。时侍郎班迪等还自吉安，以所察军罪奏闻。上谕：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自至江西，初无劳绩，围困吉安日久不下，贼遁又不能邀击；其令戴罪图功。参赞哈尔噶齐、巴尔堪等营垒失守，情罪重大；俱革职，披甲自效。副将军希尔根年老衰惫，其撤回南昌暂驻。将军额楚临阵指挥，不举发首遁者；明系身先败遁，欲自掩已罪也。其削去将军参赞，姑留世职，仍统江宁官兵戴罪图功。见在吉安参赞大臣均不胜任，其以都统勒贝、护军统领哈克三、副都统希舒库前往为参赞大臣；更选八旗护军参领及各王府长史共八员，一同遣发为夸兰大。彼处所余夸兰大，尽行汰去。又吉安炮手俱未谙练，每翼精选炮手二人，发往军前。班迪等所讯军状，姑俟事平再议。

癸卯，诏察殉难官员骸骨并妻子资送归里。上谕吏、户、兵三部：自吴三桂煽乱以来，用兵地方文武官员，或矢志固守，势穷莫支，尽节封疆；或身陷贼中，坚贞不屈，横被惨害；或从容就义，合家殉难，视死如归。此皆为国捐躯、克全忠节，深为可悯！其有骸骨未能归葬、妻子尚寄远方，孤苦无依，更堪轸恻！宜加恩恤，以慰忠魂。其令各督、抚察明，凡殉难文武大小官员骸骨并其妻子俱准动正项钱粮资送归里，以昭朕优恤忠节至意。

臣谨按：人臣服官受禄，处无事之时则殚心职守，遇有事之日则为国捐躯；此乃古

今之定义、天地之常经也。当吴三桂煽乱以来，守土官弁感国家豢养之恩，忘身殉义；情虽可悯，要皆分谊当然。皇上乃于恤典之外，复命督、抚察明，收其遗骸，资送其妻子归里；是诚皇上劝忠之至意、破格之殊恩。凡为臣子者，可不益思报称也哉！

乙已，命运红衣炮赴长沙。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奏：臣军中炮既皆小，且复无多；乞将吉安、荆州或西安大炮运至长沙，以便攻城。疏入，下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议政王等议曰：方今时势，攻取长沙、剿灭湖南逆贼，最为要务。宜拨新铸大红衣炮二十具，令兵、工二部官各一员驿送南昌；至袁州，令总督董卫国拨兵护送。由袁州至长沙未设驿站，令董卫国动支正项银两多雇夫役，以备转运。俟温岱至袁州，即管领此炮，与安亲王所遣迎马官兵偕行。其送炮官员，即令来还。上谕：解送马炮，关系重大。将军穆占其亲统官兵赴袁迎接；倘未便亲往，可选同去大臣一员前来接应，直达长沙，勿致疏虞。

命大将军顺承王勒尔锦勒兵临江、大将军公图海勒兵逼汉中。先是，上谕：据荆州坐塘笔帖式报，贼犯远安，旋复退回。逆贼或因我兵进取长、岳，虚声牵制，亦未可知。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应作进兵之势，扬言渡江，以疑贼兵。至是，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奏：逆贼吴三桂纠聚贼众，死守长沙。上复令勒尔锦速勒兵临江；更令图海整饬陕西满、汉官兵进扼汉中要路，移檄声言进兵，以分贼势。倘机有可乘，即行进剿。

丙午，总督董卫国奏官兵复吉安。大兵围困吉安日久，贼粮匮蹙，于是月二十一日夜出南门趋舟东窜；我兵遂入城。

诏责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先是，尚善等报二月二十六日拨满洲蒙古、绿旗兵一千余人，由岳州送马三千余匹赴长沙。上谕：大兵需马甚殷，非寻常比；贝勒尚善等去贼甚近，必审知万无一失，方行遣送。然长、岳之间路未甚通，若逆贼阻截，护兵力单，难保无虞；宜预约安亲王遣兵相迎，度兵且来，然后发往。且将军鄂鼐率兵赴岳，尚善所知；或俟此兵到后，更多添兵力，俾无他虑，方可遣行。今但以千兵护送如许众马，殊为轻忽！倘事出意外，既于我不利、且为贼资，则是尚善明误征剿大事。尚善其速侦送马消息以闻。寻尚善等报官兵解马于本月初八日抵七星台，遇贼伏兵，为所邀夺。上命尚善等明白回奏；尚善等引罪。上切责之曰：尚善等统兵赴岳已历三载，糜饷劳师，未获寸土。今又将送往安亲王军前马匹冒险遣发，且以少兵护行，致中途被夺，终为贼利；贻误大兵急需，情罪匪轻，宜即从重处分。念其见在征剿，姑俟事平察议。未几，大将军安亲王岳乐以遣兵迎马缓，致中途被劫夺，亦具疏引罪。上复切责之曰：剿灭逆贼，

惟马是赖。贝勒尚善等遗书预约三月初二日马到长洛河，而岳乐故失期约，不遣兵往迎；目睹战马数千尽为贼有，大丧军资，情罪甚大。事平之日，从重议罪。

臣谨按：长沙军前战马缺少，皇上念大兵急需，所关至巨；命拨三千余匹由岳州送长沙，复谕令尚善多遣官兵护行、岳乐分发士卒迎取。庙略指授，备极周详。乃尚善仅拨千人，付之马群，会赴长沙。报至之日，皇上即预料中途必当有失，随降谕尚善深以轻忽为咎。寻果因将护力单、来迎兵缓，致所遣之马为贼邀夺。皇上熟悉道里之可危，早见事势之必至；睿谟深虑，抑何明且远耶！

命将军莽依图帅师速赴韶州、额楚帅师速赴袁州。时吉安既复，尚之信又请速发大兵。上谕：大将军简亲王等将王府佐领下兵及大兵内选有马者每佐领三人，速发赣州。

此兵到日，将军莽依图等即选足每佐领七人速赴韶州；仍与尚之信相闻，令立图内应。袁州乃安亲王大兵后路，其以满兵每佐领四人以上及自安庆发往绿旗兵一千并付额楚，俾赴袁州屯驻，为安亲王后继。前所送马炮到袁州，付与来迎官兵，额楚仍添兵护至长沙。至吉安新复，简亲王可偕多诺统每佐领兵三人及自安庆发往绿旗兵五百人并城守官兵驻镇吉安；更拨每佐领兵一人添发赣州，令侍郎舒恕统领防守。其余缺少马械之兵并绿旗官兵付副将军希尔根、提督赵赖，令回南昌整缮候调。简亲王同理事官麻勒吉酌遣干办人员，赍谕招抚原任贵州提督李本深、巡抚曹申吉、广西提督马雄、将军孙延龄等。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

康熙十六年四月庚戌，削江宁副都统绰克托职。时绰克托随征广东，托言疾病，白平南亲王尚可喜，遂还江宁。上谕议政王等：我朝用兵以来，凡出征大臣无不奋力行间，以终其事；从未有军事未竣，半途而还者。今广东多事之秋，绰克托借称有疾竟还江宁，显属规避；其革职，披甲发往将军莽依图军前。

辛亥，命步军总尉萨克察巴图鲁署前锋统领，赴吉安。上谕兵部：吉安诸处兵为数甚众，既遣参赞大臣，宜更择贤能为前锋；统领步军总尉萨克察巴图鲁善哨探、习战阵，可署前锋统领，赴吉安参赞军务，左翼遣前锋护卫噶尔麻、右翼遣前锋参领马席泰同往。

戊午，敕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拨〔马〕给将军莽依图军。时莽依图奏：入粤士卒无马者众，上命喇布及总督董卫国拨江西满、汉官兵马二千匹，送莽依图军前；自京师发往长沙马四千余匹抵南昌日，太仆寺卿温岱拨二千以补江西马额。已而喇布奏：将军莽依图等于本月二十四日已统兵赴粤，天暑道远，送马恐难骤至。上命喇布等仍选江西官兵马一千速送赣州，付侍郎舒恕等转送莽依图军前；并诏责喇布曰：喇布明知进粤大兵所关甚要，不即遵旨遣送马匹，竟使大兵徒步前进，殊忝大将之职，宜即议处；以见在用兵，俟事平旋师之日，严加治罪。

趣大将军公图海进兵四川。图海奏言：臣令驻防秦州、宝鸡官兵进逼礼县驿门诸处，随移檄声言大兵分路进剿，今欲亲统重兵深临入川之路，第恐去而即还则军行无益，若久留驻则又坐老我师，且时多霪雨、输挽艰难，当俟机会酌量前进。上谕：今将军穆占协剿长沙，贝勒尚善与将军鄂鼐水陆攻岳，故逆贼吴三桂亲赴长沙集诸路贼兵死守湖南；我兵若乘此机，各路进剿，则吴逆指日可灭。计在陕官兵为数甚多，当此逆贼势分之时，若不进逼四川，则坐縻粮饷，殄贼无期；大将军公图海其仍遵前旨速行进发。

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檄谕原任提督严自明。时自明遗书总督董卫国乞降，卫国以闻。上谕：今将军拉哈达、莽依图等兵两路进粤，严自明若悔罪反正来迎，王师当赦其罪，仍前录用。简亲王喇布其即遣檄谕令知悉。

庚午，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防守赣州诸处。大将军贝勒尚善等报，逆贼吴三桂率贼众往衡州。上谕：我兵攻围长沙，贼以穷蹙，欲从衡州侵犯赣州、吉安诸处，以分我兵势，亦未可料。其令简亲王喇布、侍郎舒恕、总督董卫国、总兵官哲尔肯等分布防御，侦贼情形，不时奏闻。

辛未，申饬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先是，喇布遣学士王启元等奏复吉安情形。上谕：喇布等统领重兵围吉安一城，日久不下；虚糜国帑，徒劳士马。被困之贼不能扑灭，故使逸出；逸贼率皆步行，复不能追击，听贼渠脱逃：情罪重大，宜即处分。念见在进兵，俟事平旋师之日，严加治罪。又王启元奏称：吉安虽复，贼皆逃出与土寇合势，江西未为全定。前因总督董卫国疏称吉安已复，逸出之贼见在围剿，故令酌量分遣大兵赴袁州、南昌；今江西既未全定，可令参赞大臣到日相视地方轻重缓急，如不能如前旨分遣，则听其便宜调度。至螺子山拒贼一案与纵贼逸出官兵，其严察罪状以闻。至是，启元还吉安；上复令传谕喇布及诸将军等曰：诸路大兵俱各殚力杀贼，惟江西一路屡廑朕忧。尔等围困吉安既已逾年，乃纵贼尽令逸出；又不恤人民，肆行侵掠。夫国赋出于民，有一

民则有一民之赋；若不抚辑招徕，地方何由底定！又屡称江西兵士战马羸瘦多毙；尔等顿兵江西未出四、五百里外，战马何由羸毙。况康亲王兵由浙江定福建、入广东，彼马何独能进？岂非尔等惮入楚、粤，预为托故乎？嗣今宜竭力办贼、平定疆土，勉建功续，用赎前愆。

乙亥，削佛尼勒将军等官。上谕议政王等：西安将军佛尼勒出征四川保宁，亏损官兵，贻误大事。可罢其将军，革去世职；惟留所袭伊父拜他喇布勒哈番，令署西安将军事。

五月癸未，郎中色度等报舟师入湖。时岳州舟师、器械已具，惟俟风信。是月初三日会风利，将军鄂鼐随率大兵以战舰二百余艘直越贼船，进取君山；我兵既逼君山，与贼连战数日不能破，遂引军还。

乙酉，命傅宏烈为广西巡抚。时宏烈遗理事官麻勒吉书称：广东震动，若大兵速进南安，宏烈从中接应前赴韶州，以扼广东咽喉，则两广可计日而定。广东路通，则广西全省，宏烈便可一面当之。但须假一虚衔，方可行事；并标下官员各照原衔换给印札，庶可鼓励人心。麻勒吉以闻。上谕：傅宏烈图报国恩，忠诚懋着；可优升为广西巡抚。今将军莽依图等大兵已进广东，俟宏烈迎见军前，即与敕印；其标下官员，亦令大将军简亲王给以印札。

壬辰，将军莽依图奏复南安诸府。四月二十九日，莽依图军抵南安，原任提督严自明以城降，逆贼郭义等率其众遁走。于是我兵进发，沿途屡败贼寇，克取南雄，直抵韶州；伪文武官俱缴印札投诚，伪监军道信胜将军傅宏烈迎大兵于始兴。

辛丑，诏粤东军机许将军莽依图直行奏报。上谕兵部：莽依图既授为镇南将军，平定广东一切机宜，宜听直行奏报。若由江西大将军王及侍郎舒恕等转达，似属非宜，且耽延时日；嗣今凡军机贼情、地方形势，莽依图其径行奏报。

乙巳，命留红衣炮于南昌，以银及马送长沙。先是，上谕兵部：前安亲王岳乐等疏请红衣炮随已发往，今闻袁州至长沙道路险阻，运炮夫役既多，为费实繁。若炮一到即得长沙，则送往固宜；倘难猝拔，则送亦何益。念安亲王兵久入湖南，马多致毙，已自京拨马陆续发往。今将军穆占率精兵会剿犹未克取长沙，与贼对垒如故；我兵甚众、刍秣无多，即马到长沙，势必坐致疲瘦，不堪驱策。可令马匹暂停袁州，红衣炮暂留南昌；

温岱先赴安亲王岳乐、将军穆占等军前，详议以闻。安亲王所统军士虽曾给赏，为时已久；应拨正项，再行颁赐。总督董卫国无论何项钱粮，拨二十万两解赴袁州；俟温岱自长沙回日，酌量转解。至是，温岱奏曰：臣询安亲王岳乐、将军穆占等，皆云红衣炮即到，亦未必能遂破长沙；刍秣诚少，而军士缺马甚多。应否解送，恭侯睿裁。上乃命留红衣炮于南昌，仍令温岱解银马赴安亲王岳乐、将军穆占军前。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一

康熙十六年六月戊申，尚之信奏率兵民归顺。之信秦：臣闻将军莽依图兵抵韶州，即于五月初四日率省城文武官及兵民薙发归顺，复遣署都统尚之瑛等代臣赴韶迎接王师。上命之信袭其父可喜平南亲王爵。

原任两广总督金光祖奏率兵民归顺。光祖奏：臣标旧兵遵臣密谕，于四月初二日斩首叛副将雷孚言，擒系伪总督董重民等；臣于二十日抵肇庆，闻王师进粤，随晓谕兵民薙发归顺。上谕：尚之信、金光祖等即将伪总督董重民及所执伪官品大者俱不听薙发，委官兵护解来京；沿途将军、督、抚、提、镇亦添兵传送，毋致疏虞。

壬子，谕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备刘进忠。上谕兵部：据尚之信奏，刘进忠以康亲王招抚文檄潜送吴逆，召兵自救；足知进忠心怀诡谲，非实意归诚。其檄康亲王密为之备。

命江宁巡抚慕天颜督造鸟船。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奏言：得鸟船四十艘，即可破贼。上乃命慕天颜如数速造，以资大兵之用。寻慕天颜上言：所造鸟船甚多，必须时日；臣躬自督工，期以六阅月告竣。上谕：岳州需船甚急，若六阅月始竣，则秋冬已过，有误破贼之期；慕天颜其昼夜并力，务于八月内竣工，遣往岳州。

丙辰，以冯苏为广东巡抚。时尚之信奏：伪巡抚冯苏不忘国恩，协谋归顺。上因授冯苏为广东巡抚。已而巡抚傅宏烈又奏：冯苏为逆贼吴三桂顾待甚厚，且其家属俱在云南；今兹投诚，乃出于穷迫，请安插内地，以绝其暗通声息。上遂补冯苏为刑部侍郎，令其来京。

命侍郎觉罗舒恕为安南将军。上谕议政王等曰：侍郎觉罗舒恕既驻赣州，统辖满、汉兵防守地方，不可无印。副都统杨凤翔所留安南将军印，见在平寇将军华善所；其令

华善遣的当人员赍印速赴江西付总督董卫国转送舒恕。

丁巳，尚之信奏祖泽清降。之信归顺后，即传檄粤境；原任高雷总兵官祖泽清遂率所属官兵于五月十九日薙发投诚，高、雷、廉三郡悉定。

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调兵守江西省城。总督董卫国奏：据在省官员报，湖广平江及铜鼓营逆贼声言出犯甚急，臣已留提督赵赖兵守乐安；而身还省城，遣兵赴剿。适简亲王复调臣标兵前往乐安，臣即启覆简亲王，简亲王遂责臣以轻王慢旨；既奉严谕，何敢有违，随撤进剿铜鼓之兵，发往乐安。但省城乃楚、粤后路，最属紧要；留省满兵止二百余、又无绿旗官兵，万一有警，恐难御遏，致负皇上任使。乞赐罢斥，另简贤能，以副总督重寄。上乃切责喇布曰：前屡诏喇布进剿吉安，屡以省会重地，不便轻离为辞。今既赴吉安，省会何遂可缓耶？省城官兵尽调远地，轻率已甚；且以轻王慢旨之语恐赫调兵，尤属不合。喇布等其速撤可缓地方官兵镇守省城，务使无虞。嗣后调度绿旗官兵，皆与总督董卫国会商行之；卫国亦照旧供职。

己未，谕将军莽依图用兵机宜。时翰林院侍讲学士顾八代赴莽依图军前，上令传谕莽依图曰：用兵利在神速，毋稽迟贻误，或不得已择便而进者有之。凡此机宜，尔自熟悉；近以逗留误事如长沙、荆州诸处，其明验也。

命调提督严自明赴广州。时尚之信奏：提督严自明系吴逆旧属，不知军旅；今粤东初复、兵心甫定，若以控驭无术、形迹可疑之人复令统辖，恐兵民不安。上谕兵部：据尚之信来奏，宜撤严自明还京师；但撤还自明，恐将来投诚者皆怀疑不前。其优加自明为将军，调赴广州闲住。已而自明奏言：臣既挂弹章，宜避疑嫌；乞赐撤还，或安置畿辅、或随侍辇毂。上乃命自明俟新提督到日，即还京师。

辛酉，谕诸将帅招抚陷贼官吏军民。上谕各省王、贝勒、大将军、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逆贼吴三桂背恩倡乱，散布伪札诱惑兵民、迫胁官吏，以致生民涂炭，所在骚然。今各路大兵剿抚并行，平凉、福建、广东诸处相继平定；文武大小官员兵民人等俱被恩赏，安插得所。惟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官员兵民人等仍陷贼中，未得归顺。念此等俱受国恩，必非甘心从贼：盖有怀忠义之心而无脱身之路者，亦有身被迫胁惧罪疑畏者。今大兵云集，不日荡平；贼寇玉石难分，朕心深为不忍！特颁敕谕，概示招徕。凡在贼中文武兵民人等悔罪归顺，前事悉赦不问，如常加恩；或有擒杀贼首投献军前及以城池兵马来归者，仍论功优叙。尔等即宣布晓谕，以副朕宽仁矜全之意。

庚午，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调刘进忠等驻福州，以都统赖塔守潮州。上谕杰书曰：据笔帖式塔穆哈图报，潮州刘进忠已于本月初六日薙发投诚；今进忠复遗书吴三桂，为平南亲王尚之信举发。是进忠投诚，本非真心，不过势穷就抚耳。又总兵官刘炎所遗吴三桂书亦皆搜获，其心迹与进忠略同。此等皆心怀反侧，久留潮州，必致生变。若果已投诚，康亲王等即托言欲与相见，以计撤回，留驻福州；设或迟疑不至，速行奏闻。进忠等既撤，则令将军拉哈达以兵之半守漳、泉，都统赖塔率其半守潮州；仍令尚之信遣原任潮州总兵官王国栋尽率其标兵，诣赖塔协守。

臣谨按：刘进忠等皆系反侧奸徒，其投诚也，不过因我兵进逼潮州、尚之信等又以广城归，穷蹙无归，乃俯首来降；本非真心效顺者也。故前此既报投诚，潜以招抚檄文送三桂所乞兵自救。时皇上已洞见其诈，命杰书密加防范。至是，虽经薙发，复遗书三桂为尚之信举发。皇上虑其有变，又命杰书以计撤还福州。彼时进忠等虽不得已而往，而中怀叵测，究未革心；后果与耿精忠等谋为不轨，赖大兵有备，狡谋莫逞。不然，则久留潮州，仓猝变起，必又烦王师之扑剿矣。要惟皇上明如日月、无隐不烛，所以能弭乱于机先也。

壬申，免陕西平凉、庆阳田租。上谕户部：平凉诸处遭逆贼变乱已阅二载，田土荒芜，民不得耕；其租税量予豁免。令总督巡抚晓谕小民，务使得沾实惠。

癸酉，命将军莽依图速还韶州。将军觉罗舒恕等奏：将军莽依图遗臣书云：我等驻韶州候旨调遣，因尚之信屡遣人来言刘进忠等尚未薙发，遂留副都统穆成额驻守韶州，而身偕将军额赫讷于本月十一日领率官兵前赴广州。上谕：前议令简亲王大兵俟粤东既定，即进取衡州；将军莽依图兵俟马到即进取湖南，平南亲王尚之信等进取广西。今刘进忠等已薙发投诚，潮、惠无虞；莽依图其速回韶州，同各路大兵分道进剿。

甲戌，命銮仪卫銮仪使王可臣为广东提督。时授广东提督严自明为将军，故以可臣代之。

七月丁丑，革原任两广总督金光祖职，戴罪图功。光祖奏：臣前窥察众情，多有猜疑；随将臣总督两广关防暂行秘藏，托言失去。今虽用原藏关防为信，绥辑人心；然受两粤重寄，不能预筹保固，一旦被陷，贻误封疆，臣罪难逭。上谕：金光祖身膺两粤总督重任，不能保守封疆，致地方陷贼。前奏关防已失，今又称收藏。如果曾收藏，其具

题失印之时，何不以此情密奏。观此，明属巧饰。本应革职，从重治罪；念其与平南亲王尚之信密谋反正、复定粤中，着革职，仍留原任戴罪图功。

丁亥，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晓谕韩大任等。喇布奏言：闻吉安逸贼韩大任等屯宁都、乐安诸处，臣随调满、汉官兵三路追剿，仍行文招抚。今大任等意欲投诚，启请转奏。上谕：前王辅臣等投诚，俱已免罪复用；近又特诏传谕，被胁从贼官吏自拔来归，赦罪议叙。简亲王即以此意晓谕大任等，其兵部印文一并发往。

辛卯，命尚之信等援韶州。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奏：侦得吴三桂所属伪将军七人率贼三万至宜章，欲犯乐昌，又欲分兵犯南安。上谕：逆贼至宜章屯驻，复欲分兵南安，势必窥伺南、韶；简亲王宜预为守御之策，以固疆圉。又潮州刘进忠、刘炎等俱已薙发归诚，粤省官兵无东顾之忧；平南亲王尚之信、将军莽依图即亲统满汉官兵赴韶协剿湖南逆贼。将军舒恕领兵防守南安、南雄诸处，为韶州声援；或未便身离赣州，亦当量遣官兵驰赴。寻舒恕奏：据副都统穆成额报，逆贼于本月初五日围攻韶州甚急；臣即与巡抚佟国祯、总兵官哲勒肯等会商，遣署副都统赫勒布率满、汉官兵赴援。上复谕：韶州，江、粤咽喉，必争之地。尚之信、莽依图等以文到日即率兵速赴韶州，舒恕亦相机应援；简亲王仍分兵赴赣，以资防御。

臣谨按：韶州，江、粤咽喉，又接楚南之境；皇上知其地居形要、贼所必争，早已令官兵汛守，严加备御。至是，吴逆因尚之信归顺、我兵复规取广西；心怀惶惧，遂大纠贼众，蒙死攻韶；意在遏我后路，侵我广东。皇上复虑韶州脱或有失，则广东不无可虞；乃亟调诸将星驰赴援。于是我兵并力内外夹击，逆贼大败，随弃营遁去，粤疆得安；皆由防范周密、调遣神速，故能保韶郡要害之地深挫贼锋，使逆寇不敢复窥东粤也。

丁酉，命加祖泽清都督同知，仍管总兵官事。原任高雷总兵官祖泽清奏：罪臣束兵无术，临难偷生；蓄恨两年，始得乘机斩贼，率属归顺。有罪无功，奚敢置喙！臣谨束身伏锧，静听处分。上谕：祖泽清先虽被胁从逆，仍感戴国恩，密谋斩倡乱逆弁陈加正、擒伪将军谢厥扶等，薙发归顺；其加都督同知，仍管总兵官事。

命将军穆占以师会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进定衡、永诸郡。先是，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奏：大兵乏粮，樵采至二、三百里外。上乃命穆占速行分道进剿湖南；其进兵机宜，仍行奏闻。至是，岳乐等复奏：臣等两军并驻日久，求粮刍益艰；宜分兵往岳州，水路夹攻。今臣等共议，令将军穆占与其所偕大臣及前锋二百、护军每佐领三人、骁骑每佐领

三人、蒙古兵五百、汉军一百五十、绿旗兵三千前往岳州，臣军惟留穆占所部护军每佐领一人、骁骑三人并援剿营兵三千人、炮五十。上谕：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前奏须得鸟船，始可破贼；已命巡抚慕天颜督造。今即将军穆占统兵到岳，亦必俟鸟船告竣，然后进攻；度鸟船到彼，正当隆冬水涸，难以前进。若俟明年水长进兵，势必坐守岳州，虚糜日月；穆占宜勿赴岳州，以兵会简亲王规取衡、永诸处，遏贼后路。如此，则粤东得以宽缓，而粤西欲降者亦可乘间来归。穆占等其即率赴岳官兵速趋茶陵、攸县与简亲王兵合，协力进取衡、永诸处。

命巡抚傅宏烈为抚蛮灭寇将军。宏烈奏：臣前请大兵接应，力任进取两广。今广东全省已定，广西乃臣专责，无可他诿。臣与将军莽依图等议，欲进取广西；缘敕印未至，无以为信。且臣兵寡弱，必得尚之信官兵同臣进取，庶克有济。又收复广西、云、贵，须招集土司。土司官员专取凭于印信，若以广西、云南各土司印信颁发，招抚一处即给一新印，以杜反复；则逆贼可不烦大兵而灭矣。臣标官兵经年缺饷兼少马匹，请量拨给，以资进剿。上谕：览奏，词意忠恳。傅宏烈可仍以广西巡抚为抚蛮灭寇将军，给以敕印；令尚之信速遣所属官员，与傅宏烈同定广西。土司印信，礼部铸给。其官兵钱粮，令总督金光祖给银十万两，俟秋凉再发马匹。寻又命户部拨银十万两，解赴宏烈军前。

庚子，尚之信奏复惠州。时海贼刘国轩窃踞惠州，闻尚之信、刘进忠等归顺，大兵将至，于六月初十日弃城潜遁，伪总兵陈琏等以城降。

辛丑，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调遣官兵固守袁州、萍乡。喇布奏：吉安、赣州、南安皆重地，臣等兵力甚单，议撤驻袁兵每佐领三人并撤统领江宁兵额楚、署副都统扬古岱等还吉安以备调遣。其袁州、萍乡诸处，乞令安亲王分兵防守。上谕：安亲王及将军穆占之兵不便分遣；袁州、萍乡系安亲王大兵后路，简亲王仍量调通省官兵严加防守。

甲辰，尚之信奏，琼州官民归顺。原任琼州总兵官佟国卿等闻尚之信归顺，随于五月二十九日率兵民薙发输诚；粤东悉定。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二

康熙十六年八月丁未，命遣猓猓总兵官陆道清还云南。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奏：猓猓总兵官陆道清请还云南从中举事，相机鼓动土司；可否发往，伏俟睿裁！上命遣陆道

清回云南宣布宽大德意，晓谕土司；倘未便举事，亦听其还乡，使彼父母妻子得以完聚。其布政使周昌、黄九畴仍留安亲王所，俟有机会，题明遣往招抚。

命总督董卫国领兵剿逆朱统锡。卫国奏：逆贼朱统锡复犯江右，已破贵溪、滤溪诸县；臣请亲率所部官兵，前往扑剿。上命卫国便宜进剿。

命备养马匹于南昌诸处。上谕议政王等曰：外藩蒙古王等捐马甚多，江西邻近湖广、广东，乃适中之地，可拨五千匹发往南昌，令总督董卫国遴委贤能官员督视秣养。后又命简选兵部喂养马及营驿马二千匹发往湖广武昌，饲秣备用。

臣谨按：马匹为大兵急需，所关綦重。时禁旅徂征已历数载，皇上虑军行日久，战马不无疲损；若进剿逆寇，或有缺乏。则江、楚诸省素非产马之区，一时不能骤得；从京师发往，道里遥远，必致有误事机。故前此屡谕兵部，解马军前。至是，复令拨马于南昌、武昌豫为备养，以待不时之用。其后大兵克定湖南，分路前进，即以此马分给士卒；故征讨所至，甚得其力。盖由皇上先事区画、戎备充周，所以王师规取滇南，无少稽滞也。

乙卯，命诛逆贼谢厥扶等。尚之信奏：祖泽清以所执伪顺德水师总兵谢厥扶、随征总兵邓震奇、监纪同知谢济、水师游击韩达、戎旗守备韩元龙、中军守备欧国勋、邓骏解送到臣，今监锢候旨。上命之信，文到日即将谢厥扶等七犯正法。

丙辰，命选便习舟楫者。先是，上命总督阿席熙招募鸟船所需舵工、水手；至是，阿席熙奏：舵工、水手若于八月内召足，随船解送，似难必得。上谕：鸟船需用舵工、水手，最为要紧；宜用精熟谙练之人。河南、山东、湖广、江南、江西、浙江、山西俱有福建投诚开垦官兵，多习水性；其行令各该巡抚遴选便于舟楫者报部。其舵工、水手仍听总督阿席熙多方召募；如不能足数，即以各省所报官兵酌量发往。

丁巳，敕将军穆占规断贼后。总督金光祖奏：广西马逆及孙延龄交战，抚臣傅宏烈已统兵西行。又楚逆方逼韶城与我兵对垒，乞多遣满兵以资剿御。上谕：逆贼吴三桂分遣贼兵侵犯广东韶州、广西桂林诸处，皆由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将军穆占等拥兵坐守长沙，不即破贼平定湖南所致也。岳乐等其以文到日，即分兵令穆占率赴乐昌诸处，以断来犯韶州贼兵后路，夹而攻之；度未可行，穆占即会同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进取衡、永诸处，以断侵犯两粤贼兵后路。其抚蛮灭寇将军巡抚傅宏烈既统兵赴援广西，听其相机堵

剿、平定地方。

癸亥，趣尚之信赴韶州。时将军莽依图奏：臣自省城启行，于七月十四日抵韶州，见城北陆路逆贼掘壕数重与官军对垒；请发大兵星驰赴援。尚之信又奏；粤地土寇尚多，潮、惠人心未定，且高州四府屡报贼警；臣属官兵，不得不留镇省会。上谕：令将军拉哈达、赖塔等大兵至潮州，刘进忠等俱已归顺，海寇败遁，粤境悉平；而尚之信又以土寇为辞，不离省城：则逆贼各路来犯粤东，又复可虞。不但广西难复、楚贼难灭，而广东势亦难保。尚之信其以文到日即亲统官兵速赴韶州，与将军莽依图等并力却贼。

丁卯，将军巡抚傅宏烈奏复梧州。宏烈率官兵进取广西，会伪将军赵天元等七人拥众万余，据守梧州。是月二十六日，贼出城迎战；我兵水陆奋击，败之，斩首无算，乘胜遂复梧州，天元等仅率百人弃马遁。

戊辰，命大将军安亲王岳乐遣兵守醴陵。岳乐奏：醴陵，江、楚接壤要地；乞敕简亲王遣无事地方兵每佐领三人驻守。上谕：近览简亲王奏，江西大兵调发诸处剿贼，防守要汛；兵力既分，无可复调。将军穆占自岳州带往兵令分每佐领四人留驻长沙，听安亲王酌量遣发，赴醴陵防守。

甲戌，命署副都统赫垺布等协剿叛贼黄四标。将军莽依图奏：投诚总兵黄四标逃奔入山；又据始兴县报投诚总兵薛起龙叛变，率贼众四千屯驻江口，掳掠民间子女。臣调兵省城今尚未至，韶州官兵又不可动；乞调附近之兵，以资扑剿。上命驻守南安署副都统赫垺布就近领兵前往，会同南雄总兵官宋四箴等协力速灭叛贼黄四标、薛起龙等，以靖地方。

九月丙子，诏增荆州兵。先是，上谕兵部：今广东底定，正当破贼之时；亟宜添发大兵平定湖南，剿灭逆贼吴三桂。顷大将军公图海报我兵已经撤回陕西，见有大将军、将军、提督剿贼防汛，自无不足；且满洲大兵，又复不少，宜分满兵每佐领三人并酌选将军、提督所部绿旗兵，同京师兵每佐领三人遣赴湖广。其令图海会同各将军、提督确议以闻。至是，图海等奏：臣等本宜拨满兵每佐领三人发往湖广，但陕西幅员辽阔，所在防汛；今议分满兵每佐领二人，酌遣三将军、二提督标下绿旗兵三千人同满洲大兵付大臣一人率赴荆州，余兵分守各隘。上谕：前览大将军顺承郡王奏，欲自荆州渡江，请发将军鄂鼐所携舟师并将军穆占所部精兵每佐领五人及前锋兵绿旗兵以资进剿。又大将军贝勒尚善等奏，请留将军鄂鼐每佐领兵五人仍驻岳州；仍如前请，添发鸟船四十艘、

精兵每佐领四人，庶贼船可破。今当秋爽，正进兵破贼之时。且吴逆现驻湘潭，分遣荆、岳贼兵侵犯两粤；宜乘逆贼势分，增荆州诸处兵，令顺承郡王统率渡江鼓行灭贼。即势有未便，仍当临江扬兵，以牵制逆贼。俟乌船告竣，即将所添官兵发遣贝勒尚善军前，令击破贼船，水陆夹攻岳州。大将军公图海等速分满兵每佐领二人，委大臣一人速赴荆州。其绿旗官兵可减一千，止拨二千；令原统辖官率往。又山西提督周卜世，亦令率所辖官兵同赴湖广。所调山、陕绿旗兵，其酌予赏赉，官各加一级。更拨京师兵每佐领护军二人、骁骑一人添发湖广，令公温齐统之，副都统杭奇、穆舒为两翼；温齐、杭奇参赞军务。

命一等候马三奇为潮州总兵官。先是，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请以一等侯马三奇补授平阳总兵官；上允之。至是，杰书等又奏：潮州重地，非得材能不可。马三奇材力骁壮，着有战功；且潮州官兵，大半马得功旧部。若以三奇为潮州总兵官，则众心俱服。上乃授三奇为潮州总兵官；其前授总兵官王国栋，着以粤东要地总兵缺补用。

命耿精忠仍驻潮州。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奏言：漳、泉诸处稍定，臣等随授都统赖塔平南将军印，选前锋护军共二千余暂守潮州。其内府佐领兵及喀喇沁土默特兵，令将军拉哈达率赴会城。靖南王下官兵，亦留守潮州。令耿精忠但携其护卫亲军与拉哈达偕来。上命耿精忠仍驻潮州，复敕谕杰书及尚书介山、侍郎吴努春等曰：今当剿灭吴逆、招携拊顺之时，不宜遽调精忠还会城，以疑众心。王及大臣等不将兹事预请，即撤精忠，殊为失计。嗣今凡重有关系若此等事者，务熟筹请旨，毋得轻忽。

癸未，调和硕额驸华善等领兵赴江西。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奏；臣等或进取衡、永，或救援韶州，必厚增兵力，始克有济；乞多拨就近官兵，星驰前至。上谕：和硕额驸华善、学士萨海率江宁所有盛京兵三百、自京拨往汉军兵三百、徽州驻守满兵五十、蒙古兵六百速赴江西；抵南昌日，合多诺等兵多选有马者，率赴简亲王军前，以听调遣。

华善所佩平寇将军印，留付署副都统科尔扩岱管理江宁事务。至安庆见有抚标兵提督王永誉，可量率所部兵往守徽州。

己丑，总督董卫国奏泸溪诸贼平。卫国率官兵进剿逆贼朱统锡，是月初三日大败贼众于泸溪诸处，擒伪总兵金洪、尹文郁及统锡子议涵、侄议汉，尽歼余贼；统锡为贼党执送闽省，地方悉定。

乙未，诏责将军穆占。穆占奏：臣等于本月初二日赴袁州察访进兵道路，即赴乐昌；如有未便，则会合简亲王进取衡、永。又前议留臣兵每佐领四人于安亲王所，适兵部遣咨以文到日即分兵赴乐昌，用是悉师以往，未获分留长沙。上责之曰：穆占不进取乐昌，不赴茶陵、攸县，径回袁州，以会同简亲王为辞；又自违本议，自荆、岳所带官兵尽携赴袁，不分留长沙：殊属不合！穆占其速如前议，分每佐领兵四人留安亲王军前，其或进取乐昌，或由茶陵、攸县进取衡、永，作速定议前进；一面奏闻。

戊戌，命增造战舰。先是，上谕议政王等：逆贼吴三桂凭江湖之险抗拒大兵，为日已久；若不速行剿灭，湖南民困无有已时。闻逆贼多备鸟船战舰，死拒我师。我师亦宜倍制鸟船、沙船，更令捐助盐船多载粮米，由岳江入洞庭尽占江湖，断贼粮道，夹攻岳州；如事属可行，应遣贤能大臣官员会同督、抚克期造船，多设水师营绿旗兵同大兵齐进，期于一举灭贼。但增船破贼，事关机要。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尚善等身在地方，与贼逼近；应否举行？着速议以闻。至是，勒尔锦等议奏：若令舟师入洞庭尽占江湖，断贼粮道；即合新旧船舰，亦不敷用。久泊风涛，我船不利；若泊于南浔港一带，非并设陆路重兵，则我船不得傍岸，势不能久占江湖、阻贼饷路也。但逆贼造船未已，长江关系最重，目前计之，造船虽无大益，然贼舟渐增之时，我舟又非可骤得，预行添造，甚属有稗。鸟船、沙船可载数月之米，其捐助盐船似应停止。上命造鸟船六十艘、沙船二百艘，户部尚书伊桑阿赴江南同该督、抚速行督造；俟船将告竣，更添发绿旗官兵，盐船停其捐助。

臣谨按：逆贼所以久踞岳州者，恃有江湖之险、舟舰之众；苟不夺其所恃，岳州难以遽拔。皇上因多造鸟船、沙船，毕占江湖，断贼饷道，诚为制胜要算；而行间诸将犹以风涛可虑，不能久泊为辞。赖皇上神谟独断，特遣大臣克期督造，配兵入湖，扼其险要、断其资粮。未几，贼果食尽援绝，弃岳州而溃遁矣。由是观之，凡水陆情形、攻围机要，无一不在圣明睿照之中；洵非诸将所能仰窥万一也。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三

康熙十六年十月乙巳，命将军巡抚傅宏烈募兵。时宏烈遗将军莽依图书，言宏烈仅以兵五千独当西路，恐力不能支；请满洲将军一人率骑兵千余来至粤西，以壮声势。莽依图以闻。上谕：傅宏烈进定粤西独当一路，宜以重兵自随，听宏烈如广西经制兵额，便宜召募；汛守新复地方，兼剿寇贼。又将军穆占见领兵赴广东夹剿韶州贼，俟穆占抵

粤破贼之后，与将军莽依图等会议作何分兵，赴梧接应宏烈？听酌量以行。

丙午，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遣兵益将军穆占军。穆占奏：臣在袁州养马，二十五日即赴乐昌；因赴乐昌，故不留兵长沙，悉以大兵随行。上谕：将军穆占仍遵前者速分兵每佐领四人赴安亲王军前；和硕额驸华善兵已全往江西，简亲王可于见驻南昌、吉安兵或穆占所经地方兵内分每佐领三人，益穆占军。韶州方有贼警，穆占不得久驻袁州；令养马二十日，即驰至乐昌。简亲王仍驻江西，调度兵马剿灭韩大任诸贼。

戊申，命送马至将军巡抚傅宏烈军前。宏烈奏：臣标兵数万皆无马匹，一遇宽广之地，贼骑而我步，无以取胜；祈按数给与。上命总督董卫国拨协解江西马一千匹；俟路通之日，委贤能官员解与总督金光祖转送将军巡抚傅宏烈军前。未几，又发江西马一千匹送往。

甲寅，命汇集续顺公官兵家口驻潮州。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续顺公为海寇执往台湾，其官兵家口散处无所属。上命续顺公官兵家口汇为一处，令驻潮州；以副都统张梦吉、宋文科等统之，同将军赖塔等协守地方。其官兵俸饷，令侍郎达都如旧拨给。

将军莽依图奏，败贼于莲花山。九月二十四日，伪将军胡国柱、马宝等率贼万余犯韶州，渡河东至莲花山，薄江宁大兵营；额楚等率兵拒战，莽依图等自城中遣兵夹击，破其四营，斩获甚众。贼大败，遂奔回帽峰山。

命统领江宁兵额楚帅师赴梧州。上谕议政王等曰：今韶州路通，宜速发官兵接应粤西；可移檄将军莽依图等分满兵每佐领三人，付统领江宁兵额楚率赴梧州，与将军巡抚傅宏烈并力剿御。至两广兵饷及马，关系紧要；宜速给发，以慰军心。前所拨饷银已至赣州，今遣户部员外郎莫洛驰驿赴赣，随都统勒贝兵而行，以饷银送往南雄。到日，令驻韶州将军等遣兵迎取，转发两广。其拨遣马匹，令江西督、抚选贤能官押送总督金光祖军前。

命总督金光祖等取南宁诸郡。光祖奏：臣已遣标下官兵二千进取梧州，又遣二千赴韶州；俟大兵击败韶贼之后，臣即撤回官兵率赴高州，同总兵官祖泽清直取南宁等府。上谕：韶州贼已为我兵击败，速行攻定广西，正在此时。金光祖可撤回赴韶官兵，同祖泽清进取南宁、柳州诸处。

赏赉将军穆占部下官兵。穆占奏：臣遵部檄分每佐领兵四人付副都统龚图，于本月初十日赴安亲王军前；因部檄不言留绿旗兵与红衣炮，故臣尽率绿旗兵携红衣炮以往。上谕：穆占如期养马毕，即速行剿贼。其所率绿旗官兵皆系秦、楚劳瘁将士，官员可各加一级、兵丁支正项赏赉。

丙辰，命都统勒贝领兵赴韶州。将军觉罗舒恕奏：臣阅将军巡抚傅宏烈来书，云若得满洲大兵驻守梧州，即可亲统士马进定广西。今韶州贼为我击败，机诚难得。且南安有满兵驻守，平南亲王官兵复守南雄；宜及此机会，令都统勒贝率所部赴韶州协剿逆贼。如此，苟宏烈请兵，亦可便宜策应。上谕：顷令统领江宁兵额楚率满洲大兵已往援宏烈，勒贝兵不必发往广西；但韶州所关甚要，倘韶州贼尚未败遁，令勒贝星驰赴韶，同将军莽依图等协力速灭逆寇。

辛酉，命公温齐以提督周卜世兵同赴荆州。上谕兵部：据山西提督周卜世疏称，所部兵千余人至河南府哗噪，仅能抚定。尔部速檄公温济，令其进发之时由河南府挟周卜世兵同赴荆州，密为之防。

乙丑，将军莽依图奏韶州贼遁。逆贼胡国柱等为我兵击败，震慑丧气，于九月二十八日弃帽峰山潜遁。莽依图等即分兵数道蹑击过乐昌，遂复仁化县。

命副都统额赫讷领兵赴梧州。将军莽依图奏言：今韶州无警，将军巡抚傅宏烈兵力单薄；若无满兵，难以进剿。故每佐领兵三名有半，付副都统额赫讷率往协剿。上奖谕之曰：逆贼犯韶，将军莽依图同额楚夹剿，既大败贼众、复行追击，仁化诸县指顾悉平；可为智勇兼擅。凡为将帅者，统率重兵歼灭贼寇、底定疆圉，不必一一候从中调度；惟应机适变，斯乃尽心报效，期副委任之至诚也。莽依图当逆贼甫遁，即遣副都统额赫讷等往援傅宏烈，深可嘉尚！顷已令统领江宁兵额楚赴梧州；今既遣额赫讷行，即令额赫讷毋稽留肇庆，疾赴梧州与傅宏烈同定广西，额楚、赫勒布仍留莽依图军前。

命尚之信发兵赴梧州。上谕议政王等曰：将军莽依图等所遣大兵尚属单弱，今粤东已定，潮州、韶州等处亦复无警，可令平南王尚之信多选部下官兵，付都统尚之瑛或总兵官王国栋帅赴梧州，随满洲大兵接应将军巡抚傅宏烈，同定广西。

戊辰，命将军莽依图帅师定广西。莽依图奏：臣欲亲提大兵进取广西，广西既定，乘胜即取衡、湘。但此行务期穷贼根株，不得不厚集兵力以往。请不拘何地，就近分兵

以益臣军，俾不误进剿。上谕：见在韶州莽依图部下兵每佐领七人外，又增统领江宁兵额楚、署副都统赫勒布兵每佐领三人，近都统勒贝又率每佐领兵二人前往，兵数已增于前；莽依图可留勒贝、额楚守韶州，亲统大兵速赴梧州同将军巡抚傅宏烈平定广西。广西既定，或进取湖南衡湘诸处、或径取贵州断贼后路，听便宜从事。

壬申，命叙福建军功。上谕兵部：康亲王既定闽疆，应遣官赏赉；其随征官兵亦均有勤劳军功，即与议叙。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四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丁丑，将军巡抚傅宏烈奏，官兵复浔州。十月初二日，逆贼水陆犯梧州，总兵官杨国泰分遣官兵前后夹击，大败贼众；乘胜追剿，初三日抵浔州城下，连战凡五昼夜，杀贼殆尽，遂复浔州。

己卯，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遣兵剿逆贼韩大任。时韩大任拥众踞万安县梁口，坐塘笔帖式以闻。上谕：逆贼韩大任自宁都败遁，窃踞万安，必且与楚贼合势。护军统领哈克三、副都统锡山虽已统兵前往，恐兵力尚少；简亲王其速调满、汉官兵与哈克三等并力进剿，务期剪灭。毋仍前疏纵，俾贼得逸入湖南。

壬午，命将军穆占帅师剿韩大任。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言：据报韩大任等欲渡河潜遁，楚贼来迎；非乘其未合，预行剿灭不可。但护军统领哈克三等部兵甚少，若剿逸贼，则无兵以遏楚敌；若御楚敌，则追剿逸贼又复无兵。今吉安无可调之卒，臣等议分将军穆占兵之半暂守永新、安福，令其半赴泰和、万安诸处遏御贼寇。上谕：简亲王喇布自到江西，并未建尺寸之功；晏坐会城，虚糜粮饷。迨赴吉安以重兵围城，逆贼韩大任奔逸不能击灭，致大任窃踞宁都；虽遣副都统布舒库等率兵前往，究未大创贼众。今大任等自宁都任意窜突，延及万安、泰和诸处；又不能扑剿，反以兵少借口。计喇布所辖满、汉官兵为数不少，一韩大任未能剿除、任其出入，宜即严加处分；念见在与贼相持，姑俟事平日议罪。喇布等既不能扑剿韩逆，可令将军穆占率兵急赴梁口；务速剪灭，勿使蔓延。寻穆占奏；贼渠韩大任败遁当时，围贼官兵宜即尾追；今当仍令大将军简亲王或和硕额驸华善率兵剿御。顷闻吴三桂遣伪帅三人由永新犯吉安，臣身在地方、洞悉情形，伪帅来犯，非迎击不可。臣是以率兵前进，于本月三日抵永新；俟后军一至，即剿除永新百里外所屯贼寇，进取茶陵。上复谕：简亲王速调前赴宁都副都统布舒库、提督赵赖

等兵亟灭韩逆。将军穆占身临贼境，必悉情形；或先赴梁口协剿遁寇、或已进取茶陵遏御楚贼，即乘机平定湖南。其详悉筹度，无失事宜。

甲申，命尚之信进兵广西。之信奏言：臣量留标兵守广东省城，尽率余兵赴广西图贼。上谕：之信躬率所部，同将军莽依图等平定广西。

戊戌，命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分兵取湘潭。岳乐奏言：臣前所请红衣炮及绿旗火器官兵，若以付臣，即可攻取长沙。如无绿旗官兵，请调简亲王率兵来止长沙，臣亲统所部赴岳州。仗皇上威灵，得下岳州，即同岳州兵由水陆进逼长沙；逆贼必不能支，长沙可易破也。若不令进取岳州，臣当即取茶陵、攸县，平定衡、永，断来犯广东逆贼之路；直捣湘潭，以歼吴逆。上谕：简亲王兵屡经发往韶州兼剿逆贼韩大任，绿旗官兵无可调者。简亲王镇守吉安，亦不便轻离。今将军穆占奏取茶陵、攸县，将军莽依图又同将军巡抚傅宏烈平定广西，大将军安亲王其乘此逆贼震动之时，速分官兵摧破楚逆，取湘潭诸处。

十月丙午，命将军穆占移师定湖南。穆占奏：茶陵、攸县新经恢复，臣未敢轻离；乞调副都统龚图帅往长沙之兵及袁州总兵官赵应奎兵来此戍守，臣即遵前旨赴梁口剿贼。上谕：大将军简亲王已遣护军统领哈克三、副都统锡三、署副都统雅哈喇、雅秦等先后追剿逸贼韩大任，副都统布舒库、提督赵赖等复自宁都蹑击已抵万安，将军舒恕又遣署副都统尼雅汉率兵赴梁口，计会剿大兵为数已多。简亲王等其并力杀贼，务在殄灭。穆占当以恢复茶陵、攸县启闻安亲王，而亲统大兵抵定湖南，摧破逆贼；及将军莽依图、傅宏烈略定广西之时，应机而行。已而穆占又奏：逆贼吴三桂死守衡州，茶陵相距甚近，水陆兼通。臣部兵战守未足，乞调安庆提督王永誉率标下官兵前来并力。上谕：前以徽州要地，遣王永誉率兵驻守，不便远调。安亲王军前益以副都统龚图之兵，为数颇众；今将军穆占已复茶陵、攸县，将进兵湖南，安亲王其速遣提督赵国祚尽率所部兵，复量加满兵往守茶陵、攸县，俾无误穆占进剿。安亲王、穆占更宜互为声援、同心协谋，以期破贼。

癸丑，诏责总督金光祖。光祖请就近调发满兵星驰赴粤东，以为后援。上责之曰。进征广西，合计将军莽依图、平南亲王尚之信、将军巡抚傅宏烈并光祖所辖之兵，为数已多；光祖正宜乘此机会效力先驱，以赎前罪。况傅宏烈当时未任封疆，尚能募兵击贼，直入粤西，恢复梧、浔诸府；鼓励将弁，为国宣力。光祖本有总督重寄，曾疏请同总兵官祖泽清取南宁、柳州；至今无意前进，迁延引日，反请济师以为后援，殊属不合！其

遵前旨速取南宁、柳州。

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速调兵剿韩大任。喇布奏：护军统领哈克三启云：欲与贼战而山路险狭，骑兵难骋，请调遣绿旗官兵相机剿杀；否即分兵守隘，断其饷道，贼当可破。臣随令总督董卫国相戍兵可缓者酌量调遣，协力往剿。上谕：护军统领哈克三、副都统布舒库、锡三、雅秦、提督赵赖等所统官兵颇多，且将军穆占击败楚贼，收复茶陵、攸县，逆贼韩大任已无外援，宜乘此时即行荡扫；乃称山路险狭、骑兵难用，欲调兵守隘，延引时日，使贼复得间固守，殊误机宜！简亲王量调附近官兵并严檄哈克三等乘贼势蹙，亟行剿灭。未几，大任遁入兴国宝石砦，将军舒恕以闻。上谕：简亲王前拥重兵，围韩大任于吉安，未能歼灭，致令遁出。迨大任窃踞梁口，而护军统领哈克三、副都统布舒库、提督赵赖等又不能扑剿，复使奔窜。简亲王其严檄哈克三等并力穷追，务在剪除；若纵贼入楚，从重治罪。总督董卫国亦宜统兵协力进剿。

甲寅，命尚之信等协取宜章、郴州。将军穆占奏：贼帅马宝率众赴衡州，又贼二千余屯据宜章。上谕：今贼尽赴衡州，宜及此时令粤东官兵就近由乐昌取宜章、郴州，则逆贼自难持久。平南亲王尚之信不必赴梧，即速趋韶州同都统勒贝及统领江宁兵额楚进取宜、郴，兼定永州。

丁巳，命统领江宁兵额楚专奏军务。上谕兵部：广东韶州地属紧要，一切军务，额楚若启简亲王转奏，虑多迟误。其令额楚以江宁将军印统辖兵马，都统勒贝参赞军务；凡事，许得专奏。

乙丑，命总督董卫国赴吉安。卫国奏：江西省城已有副都统多诺镇守，请身赴吉安会同大将军简亲王商酌剿御机宜。上命卫国亲率标兵赴吉安与大将军简亲王共图剿灭逆贼，绿旗官兵听其便宜调遣；满洲将军，毋得干预。

命将军巡抚傅宏烈等定平乐、桂林诸郡。宏烈奏：吴三桂伪总统马宝取道宜章来犯，前队已抵富川；祈更发一军以为后继，或令韶州大兵夺取宜章、郴州隘口，臣同将军莽依图进取平乐、桂林，则逆贼不能兼顾，湖南可立下矣。上谕：顷命平南亲王尚之信、将军额楚、都统勒贝等已统大兵速平宜、郴诸处，将军巡抚傅宏烈可同莽依图急定平乐、桂林诸郡。

庚午，命撤浙江、福建蒙古兵。上谕兵部：福建已定，见驻浙江、福建蒙古兵俱宜

撤还；康亲王可遣满洲副都统一人同台吉塔布囊率之还京师。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五

康熙十七年正月己卯，总督金光祖奏复郁林等州县。伪监军道周遴元等拒守郁林诸处，将军巡抚傅宏烈、理事官麻勒吉等招降之，郁林等一州四县悉复。

庚辰，谕将军莽依图等广西战守事宜。先是，莽依图奏：臣抵梧州，闻吴三桂之孙世琮等来粤西桂林，诱杀孙延龄，据其城：三桂率众于十一月初六日来至衡州，檄马宝由宜章入粤西。臣以梧、桂之间，平乐最为要地；非亟取不可。因留总督金光祖驻梧州，任转输防守之寄；又遣兵驻浔州，以御柳州、南宁之寇。将军巡抚傅宏烈于十二月十八日发自梧州，臣于是月二十日率师由封川趋贺县会同宏烈进取平乐。未几，金光祖言逆贼马雄死于雒容，柳州贼心惶怖；臣欲仍遵前旨乘机进取横州、南宁以分贼势，率师于十二月二十日自梧州启行。上谕：梧州，两粤之界，又为将军莽依图等进兵后路；顷将军巡抚傅宏烈自梧州率兵会莽依图等由贺县进取平乐，今总督金光祖复进取横州、南宁，恐梧州兵力单少。莽依图等身在地方，情形缓急当所稔知；应战应守，熟计而行，务期万全。且平定广西、荡平云贵，关系重要；莽依图等其同心协意，共相图度，毋致疏虞。

趣将军穆占进兵湖南。穆占奏：闻吴逆自失茶陵、攸县诸处，馈饷不给、军士胥怨，民多远避；但新复地方，非坚守不可。臣惟俟安亲王所遣满兵及提督赵国祚抵茶陵日，即进取湖南。韶州满兵及平南亲王下绿旗兵何时由乐昌进取宜、郴诸处？知会到臣，方可相机前发。若逆贼韩大任等逸入楚境，江西大兵宜追蹑至湖南，庶贼可扑灭、新复地方亦得无虞。上谕：前命平南亲王尚之信率兵赴韶州会将军额楚等由乐昌进宜章、郴永，其进兵可否，尚之信等尚未奏知。穆占所领陕西、荆、岳诸处将士皆曾经简择，平定湖南惟此精兵是赖。兹当逆贼穷蹙之时，即宜乘势速定湖南，殄灭凶丑；不可待尚之信等兵，坐失机会。至江西大兵现在征讨逆贼韩大任，平贼之后自有措置；岂可悬揣，即行指示。穆占亦不必待江西兵至湖南，即鼓行灭贼，亟靖疆场；安亲王亦宜速遣提督赵国祚赴茶陵。其逆贼地方失守、军士胥怨、民多远避情形，可移荆、岳、长沙大将军王贝勒等知之。

命总督董卫国追剿韩大任等。卫国奏：逆贼韩大任、李懋珠、陈尧元等败窜永丰、庐陵间，复奔阆川洞、白杨坳。上谕：顷将军舒恕言韩大任等败走兴国宝石砦，已严敕

护军统领哈克三等速行追蹑，歼灭为期。今大任等复窜去阆川洞、白杨坳，董卫国其疾往追剿，务期扑灭。

敕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招抚民人依附海贼者。杰书疏言：臣遣知府张仲举等持谕往招海贼郑锦，还报锦但云钱粮匮乏，假托支吾，语言无定；观此，是海贼无降意矣。上谕：郑锦虽无降意，其附逆人民有革心向化者，大将军康亲王仍随宜招抚。

丙戌，宥董重民等罪。伪总督董重民等自广东解至京师，上谕大学士索额图、明珠曰：逆贼吴三桂背恩倡乱，其荼毒生民、肆行逆恶，罪在贼渠三桂，与胁从之人无涉。彼所部人员，如能悔罪投诚，概行宽免；屡经有旨。今伪总督董重民自粤东执送，宜即正刑诛；但朕屡经降旨宽宥，且此辈原皆朕之臣子，尔等会同兵、刑二部堂上官将董重民免死释放。同解罪人亦俱宽释，并交与兵部，俾各得所。

戊戌，申谕各路大将军王、贝勒、将军、大臣。上谕议政王等曰：逆贼吴三桂等背恩倡乱，荼毒生灵、扰乱疆宇；朕念切除凶、志安民社，仁育义正，恩威并行。大将军等既承简任，当励忠贞之谊，早奏戡定之勋，以副朕爱民至意。乃自用兵以来，大将军王、贝勒、将军，大臣等固有尽心王事、已着劳绩者。亦有观望逗遛、不思振旅踊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者。甚而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冒货贿、占踞利孔；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新定地方亟需安辑，乃于所在攘夺焚掠：种种妄行，殊乖法纪。本宜严察职名，从重治罪；但时当进剿，姑免处分，策励后效。各路大将军王、贝勒、将军、大臣等各宜乘时速行进取，恢复封疆，振救民命；一切违法之事，严加禁止。倘有不遵，许督、抚指参，绳以重典。兵丁厮役犯者，其将领、家主均行连坐；官员犯者，除本官重治外，将帅分别议处。地方官迎逢馈献，一并严惩。如督、抚不纠，或经言官劾奏、或为被害首陈，该督、抚以徇庇论。督、抚、提、镇等官自违禁条，加倍究治。其以此传示内外，严加晓谕，俾一体遵行。

臣谨按：军兴以来，皇上念切生民，所以戒谕诸将者屡矣。但用兵之地远近各殊、统兵之将贤否不一，虽不无恪遵纪律，乃心王事之人；而托故逗挠，营私罔利、扰害百姓者，亦自不乏。彼其心以为身在疆隅，去京师辽远；即稍违法禁，亦未必播闻。珠不知军中进止，一一难逃睿鉴。故若辈之情事，皇上早已洞悉；复颁谕旨申饬将帅，并禁有司之馈遗、惩督抚之徇隐：训诫严明，益见圣主无日不以生民为念也。

二月甲辰，命将军额楚等赴梧州、将军觉罗舒恕守南雄诸处。总督金光祖自浔州进兵失利，额楚以闻。上谕：金光祖不守梧州，希图立功，轻进失利，梧州不无可虞。万一梧州失守，则进取平、桂大兵，后路亦阻；向调将军莽依图等速赴梧州，因平南亲王尚之信不亟发船至韶、致误军行，不可谓非王失机也。梧州乃两广接壤要地，不可不增遣重兵；驻韶将军额楚、都统勒贝等即率兵前往戍防，尚之信亦多遣精兵协守。驻赣将军觉罗舒恕率兵往守南雄，兼顾韶州；大将军简亲王量遣官兵，与巡抚佟国祯、总兵官哲勒肯等同守赣州。旨既下，会将军巡抚傅宏烈疏言：吴逆悉其骁锐俱向广西，乞遣附近官兵星驰应援。上复命额楚等速赴广西，与将军莽依图、傅宏烈等共筹攻守之策。两兵既合，以莽依图总统，额楚、勒贝参赞。尚之信可亲率将士速进广西，接济大兵；若之信必难离会城，宜多拣精锐速往应援。额楚等兵既进广西，将军舒恕不必俟简亲王所遣之兵，即率师迅赴南雄。已而之信奏：臣奉命进取宜章、郴、永，行至清远以总督金光祖及高州等处报警，遂还会城。今潮阳诸处又报海贼突犯，臣所属官兵有限，不能分应。上谕：潮州、惠州既有将军赖塔、靖南王耿精忠、提督王可臣等镇守，剿御海寇不为不足。今将军莽依图等深入广西，事机所系甚重；且广西早定，则湖南之寇不能自存。尚之信其以沿海地方付赖塔等，亲往接济广西大兵，毋误军事。

命察还两粤被掠人民。上谕兵部：广东贼变时被掠男妇子女，可令平南亲王尚之信、总督金光祖等严行察出，令人民识视，悉皆发还，俾其父子、夫妻完聚。粤西平日，将军莽依图、傅宏烈等亦各察明被夺人口，遣还原籍。

庚戌，命核各路粮饷。上谕户部：积贮系国家大计，年来各路兵马需用粮饷浩繁，在外总督、巡抚及经管钱粮各官俱宜洁己奉公，殚心稽察；一应支放开销，务严加核实节省，方于军国有裨。近见各路奏销，或制备物料，并不先行题明、借口军机紧急，滥请销算；或不行察核，重复支给、又不为扣抵；或朦混重领，希图利己，致滋糜费；以及侵欺浮冒，种种弊端，难以枚举。以后应作何禁饬处分？尔部会同吏、兵、工三部详议具奏。

调袁州总兵官赵应奎赴茶陵。先是，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提督赵国祚奉调茶陵，理宜即遣。但国祚所驻乃边江要地，日与逆贼炮火相加，实难遣赴；而他处守兵，又不可撤。今就近以守醴陵兵每佐领二人，付署副都统公沃赫率赴茶陵驻守。已而将军穆占奏：茶陵、攸县、安仁、永兴、酃县幅■〈巾员〉辽阔，与贼逼近；臣等虽击败贼首郭应辅等，而余贼大半仍匿酃县山谷中。且吴三桂拥众盘踞衡州，江之东岸有伪将军马宝等立营；独令沃赫控制诸地，兵力殊单。上谕：穆占着俟简亲王至湖南日，会同定议。

如协力同进，则量留简亲王兵守茶陵、攸县诸处；若由他道而行，江西袁州已属内地，总兵官赵应奎可率标兵与沃赫并力，赵国祚仍留长沙。今江西已平，简亲王进取湖南，其江西绿旗官兵听随宜调用。

甲寅，诏趣攻岳州。先是，大将军贝勒尚善言：得鸟船四十艘，可以破贼；因令江南造船如数送往。后尚善复奏：目前水小难行，俟三月后湖水既涨，且添造之船度亦告成，尔时酌量水势，相几进取。上谕：湖中所须之船已如数办遣，尚善复若尔迁延！观其所奏，虽添造船成，又必旁借事端，稽缓时日；且公温齐率往之兵本令剿贼，非俾驻守荆、岳也。况添造之船，难期三月必成；时渐炎暑，又逾进讨之期。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尚善等其公同确议，添造船成可否击破湖中贼艘？具以奏闻。尚善仍对如初。勒尔锦言：臣等因远隔汛地，船成之日能破湖贼与否，未可遥度；且水涨迟早难定。臣等前疏曾谓如有可乘之机，则率兵渡江。顷者荆州相对，沿江一带贼势稍减；臣请调将军鄂鼐舟师并岳州沙、唬船五十艘来荆州，臣等即帅师渡江进取。上谕：荆州满、汉兵数甚多，攻守未为不足。倘调鄂鼐兵船赴荆仍未能进取，则往返稽迟，反误攻岳机会。鄂鼐兵船不必调往；俟船成之日，即将温齐所领及陕西调往之兵一并发赴岳州。尚善等其详加筹度，务期破贼。

丙辰，命将原赖塔等兼防广东。上谕兵部：顷平南亲王尚之信言广东潮阳诸处，海洋贼艘，不时出没；因令靖南王耿精忠、将军赖塔、提督王可臣等镇守潮、惠滨海之地。今既命之信或亲往、或遣兵随宜应援广西，若遇广东有警，耿精忠、赖塔等可即行剿御，并速移大将军康亲王知悉。

己未，命大将军公图海等议留守陕西、规取四川机宜。先是，图海奏：当诸路剿贼之际，亦宜进取汉中、兴安。但臣欲三路进兵，而在秦之兵若留守诸处要害，则仅可进发一路；请自京增遣大兵。上谕：在陕满兵为数不少，将军侯张勇、将军王进宝、王辅臣、提督孙思克、赵良栋、总兵官高孟部兵犹多；可与张勇等公同详议以闻。已而图海等奏：臣等公议，以将军席卜臣、西安副都统翁爱、陕西巡抚杭爱领兵镇守省城，将军毕力克图、副都统恰塔领兵守陇州、宝鸡、关山诸路，内大臣侍卫坤巴图鲁、副都统马一豹领兵守潼关，甘肃巡抚鄂善领标兵同副都统席第、郎中拉笃佑等领蒙古兵守秦州，将军侯张勇驻庄浪以防边，四川巡抚张德地仍留延安镇守，延绥总兵官高孟统标兵备栈道诸隘贼寇；臣亲率将军佛尼勒、署副都统乌丹、鄂克济哈、都统海尔图、西安副都统穆成额、副都统佟世德、将军王进宝、王辅臣、陕西总督哈占以满洲汉军、绿旗兵一万三千余人为一路，将军阿密达率护军统领杰殷、副都统觉和托夸岱、四川总督周有德、

副都统吴国祯、署副都统张所养、凉州提督孙思克、汉中总兵官费雅达以满洲汉军、绿旗兵一万三千余人为一路，克期前进；提督赵良栋统标兵继大兵之后，镇守西和、礼县。上谕：进剿逆贼、固守秦中，皆大将军公图海、将军侯张勇、将军王进宝等是赖。应作何留兵固守秦地使无他虞？作何进取汉兴诸处、规定四川？图海等协谋熟计，应机而行。

乙丑，韩大任赴福建降。先是，护军统领哈克三等大破贼于黄塘、江卿岭、老虎洞、鞍子岭诸处；贼势穷蹙，诣福建乞降。总督董卫国以闻。上谕兵部：韩大任等屡为护军统领哈克三等所败，奔至汀州乞降于大将军康亲王。康亲王可速发兵往汀招大任等降，携驻福州；仍酌量防守汀州。若康亲王未及招降，大任等势迫降于哈克三，亦付康亲王遣去之兵，携往福州。至是，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奏：大任等率伪官数百、兵万余赴汀州投诚，哈克三等遣兵送往福州。既至，康亲王杰书奏闻。上命遣兵驿送大任等来京。

辛未，命尚之信等简发官兵赴广西。时将军莽依图奏：臣等抵平乐、围其城，贼水陆来援，环攻；将军巡抚傅宏烈、都统王国栋营绿旗官兵与战不胜，营垒失陷，河路皆为贼据。道阻粮匮，孤军难以久留，因退至中山镇。此皆臣才具庸劣、不谙军机致然，法当重惩；乞速罢臣将军职任以警众。宏烈亦奏：损兵失垒，臣罪诚无可宽；但满、汉官兵各自调度，非臣所得指挥。臣标步军零星分散，难于前进；倘益臣标兵、专臣平定广西之责，而以金光祖坚守浔、梧后路，再令满洲大兵或从韶州进湖南、或仍驻肇庆以壮声援，庶可济事。上谕：河水泛涨，大兵不能相援，贼众我寡以致失利；莽依图、傅宏烈等皆着免罪。宏烈既以兵少请济师，平南亲王尚之信可发精锐万人，多备火药、火炮，速赴广西应援。将军赖塔会同靖南王耿精忠选藩下兵千人并刘进忠标兵五千人，付与都统马九玉，亦令疾趋广西从莽依图、傅宏烈等并力破贼。莽依图、傅宏烈以谋勇兼备，并见倚任；宜共相和洽、同心协衷，谋济国事，满、汉军士务令辑睦。俟尚之信、马九玉等兵及前调将军额楚等兵至，或一路进发，或满洲、绿旗兵二路进发，公同详酌，定议以闻。总督金光祖已留官兵守浔，身回梧州；或即驻梧州接济粮饷、或莽依图等檄赴军前，并听酌行。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六

康熙十七年三月癸酉，敕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增兵守漳州、海澄。总督郎廷相奏：海澄为漳、泉门户，今海逆登岸据有玉洲等寨，复分路侵犯石码、江东桥诸处；臣已同副都统瑚图、海澄公黄芳世公议酌发满、汉官兵前往应援。但漳属地广兵少，防御尚恐难周。上谕：海贼分路侵犯，不可不亟发援师。大将军康亲王速增遣大兵与郎廷相、黄芳

世协力固守漳州、海澄诸处，剿灭海寇。

乙亥，命和硕额驸华善等赴茶陵。将军穆占奏：大将军简亲王所遣护军统领哈克三等之兵来自长途，马多疲惫。臣苟俟彼同行，又值炎暑；若署副都统公沃赫、总兵官赵应奎至日委以疆土，即行前进，则茶陵诸处旷阔，兵力未足给守。请先调江西兵内马肥者每佐领二、三人，遣大臣一员率之速赴茶陵镇守。度简亲王兵必由茶陵进发，臣等移兵候于耒阳、郴州，协谋以行。上谕：哈克三等之兵长途马惫，不能疾驰；穆占若俟彼同行，愈稽进剿之期。且茶陵诸处，所系亦属重要，理宜固守。简亲王可就兵丁马健堪用者每佐领选二人，授和硕额驸华善定南将军印，与学士萨海领之，速赴茶陵与沃赫等协同驻镇。哈克三等至吉安稍休士马，即继简亲王进兵湖南，共图灭贼。寻华善奏：简亲王付臣每佐领兵二人，但茶陵诸处止有沃赫一人，其于分汛防守实为未足。上复谕之曰：江西通省所系，惟在茶陵。大兵前进，初无后继；将军穆占、简亲王等公同商酌，选良将精兵留之茶陵保固江西，务俾万无一失。

戊寅，敕将军莽依图等守贺县、开建。上谕兵部：顷以江西底定，因命大将军简亲王进取永州、宝庆；遣将军舒恕防守韶州、南雄，相机而行。又令平南亲王尚之信发兵赴广西，调将军额楚等自肇庆赴梧州：诸路并进，灭寇恢疆正在今日。总督金光祖又称：贺县、开建乃粤东门户，最为要地：守此二处，则兵饷可由封川运致。今阅报文，将军莽依图、傅宏烈自平乐回军；倘莽依图等还至肇庆、德庆，俾贼得据贺县、开建为死守计，则复图进取，良属不易。梧州诸处将不可保，即恐东粤亦至动摇。莽依图等宜固守贺县、开建诸处，遇有机会可乘，即行前进。金光祖督运粮饷以给大军，毋致有误。

癸未，敕谕在外大小文武各官。上谕吏、户、兵三部：朕统御寰区，孜孜图治；期于朝野安恬、民生乐业，共享升平，乃副朕宵旰励精之愿。不意逆贼吴三桂背恩煽乱，各处用兵；禁旅征剿，供应浩繁。念及百姓困苦，不忍加派科敛。因允诸臣节次条奏，如裁减驿站官俸工食及存留各项钱粮改折漕白二粮颜料各物、增添盐课、盐丁、房田、税契、牙行、杂税，官户田地钱粮奏销浮冒，隐漏地亩严行定例处分，用过军需未经报部不准销算。以上新定则例，不无过严；但为筹划军需、早灭逆贼以安百姓之故。事平之日，自有裁酌，各省督、抚、提、镇大小文武等官，俱宜上体朕意、下念民生，洁己奉公，爱惜物力；务期早奏荡平，与民休息：以称朕又安海宇至意。

命尚之信仍驻广东会城。之信奏：前有旨命臣亲统官兵进广西，臣虑逆贼窥我兵已撤，必肆浔、梧，且高、雷、廉三郡初定，人心尚未宁戢，恐复为逆贼煽惑；再四熟筹，

不得不驻镇省会，以图四应。上谕：尚之信藩下兵，着精选万人遣赴广西；停其亲往，仍镇守广东省会兼顾潮、惠，勿致疏虞。

甲申，命大将军贝勒尚善图功赎罪。先是，上谕议政王等：岳州前后船艘多于贼数倍，合此船破敌，何难之有！乃尚善统兵驻岳州已经数年，未一大创贼寇。今大将军安亲王分兵既克平江，江西、湖广道路已通；俟公温齐等兵及自陕西调往之兵抵岳州日，尚善可率所部大臣及每佐领兵五人赴长沙驻守，令安亲王率所部大臣选每佐领兵五人来取岳州。进攻岳州时，应遣将军鄂鼐率舟师前进，陆地则令满、汉官兵实土芦囤排、列鹿角进逼贼垒，昼夜火攻，俾贼水陆应援不暇。江之南岸石首县城，即宜攻取；令水陆兵连营江岸或另立一营扼湖之险，更于南浔港地方水陆立营断贼后路。安亲王总统官兵相机剿援，庶为有济；不必令舟师往泊君山无用之地。若准此而行断贼饷道，朕意以为必能克取岳州。至是，尚善奏言：臣等数年与贼对垒并无寸效，仰慰圣怀；今臣等仍愿统率舟师务克岳州，以赎前罪。上谕：尚善等愿率舟师自效，可仍留岳州；务痛惩前非灭贼收疆，勉图赎罪。

诏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罢遣广东援兵。杰书奏：前令臣发兵守潮洲，今海逆侵犯海澄诸处，大兵仅足支持，无兵可遣。上谕：平南亲王尚之信已停赴广西，见令兼顾潮、惠；而靖南王耿精忠、将军赖塔仍镇守潮、惠诸处。大将军康亲王其速遣官兵剿灭侵犯海澄贼寇，不必应援广东。

乙酉，敕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与将军穆占合兵进定湖南。先是，上谕议政王等曰：韩大任等既抵福州，其江西追剿官兵度已回汛。大将军简亲王宜乘此机会统率大兵亟剿湖南逆贼，一应机宜，可与将军穆占定议，或并力会剿、或分道进发，相机速行；一面奏报。至是，穆占奏请令简亲王兵与其所部兵会合一路自茶陵取郴州、耒阳诸处，即自永州渡江直向衡州。上命简亲王整顿军马，速与穆占会合，详加筹划，令江西万无他虞，保固茶陵诸处及大将军安亲王后路；然后会师一路进发，平定湖南。其护军统领哈克三等追剿韩逆直抵福建，军士马匹羸乏；可将现在南昌马一千解至简亲王军前，均给缺马军士。

丙戌，谕大将军公图海罢汉中、兴安进兵。上谕图海曰：卿前疏言秦地辽阔，留守兵单；今当进取汉中、兴安之期，度果万无一失、有收复之机，仍行进取。但秦地所系重大，卿等亲率大兵前进，而王进宝、孙思克等倚任诸臣俱在戎行；脱行后更有他虞，殊难遏御。宜暂停汉、兴之役，固守所在要害，广布恩威，从事招抚；俟后有可取之机，

再行闻奏。其谨閟之。

命将军莽依图守梧州。上谕议政王等曰：今逆贼侵犯浔州诸处，梧州、高州所关最要，将军莽依图可驻镇梧州；若遇高州诸处有警，即行应援。将军巡抚傅宏烈整顿士马，俟进兵平乐、桂林，与将军额楚、都统勒贝、署副都统穆成额同行；如兵力未足，许于莽依图等兵内量调前进。既复谕议政王等曰：自逆贼吴三桂叛变以来，大兵诸路征剿。平南亲王尚之信归正之时，将军巡抚傅宏烈思念国恩，密约反正；所领官兵从未支领俸饷，辄奋勇入粤西，收复梧、浔诸处，歼戮渠帅，屡奏捷功。嗣以进取平、桂，规定滇、黔，奏乞速发大兵以相助援；因遣将军莽依图等协力恢取平、桂。本期莽依图等与傅宏烈并力平定广西，克济大事；不意莽依图等兵抵平乐寸步不前，借口绿旗营垒失陷，遽奔还中山镇，仍复畏缩退至贺县。又托言粮饷不继，径回梧州、德庆，以傅宏烈恢复如许城池尽弃与贼。今若梧州乏粮，必将退回肇庆；肇庆乏粮，必将退至广州。苟广州乏粮，当复弃广州而还耶？如此怯懦、多端推诿，不惟误西征之事，即粤东恐亦可虞。顷有旨令莽依图驻镇梧州兼顾高州诸处，嗣今宜痛改前辙，鼓舞军士勉图后效，相机剿贼、底定封疆。尔等严行申饬。

臣谨按：大兵自粤东进剿云南，必取道粤西。前者傅宏烈率部众西征，疏请济师；皇上念平定粤西所关重要，宏烈孤军或难集事，已亟命莽依图等合军进剿：是诚荡平一大机会也。当莽依图等抵平乐败贼之后，即奋力环攻其城，则平乐必下，我师可以径达桂林矣。不谓攻城少缓，俾逆贼吴世琮得统众来援；袭破宏烈等军，莽依图复不能整兵击贼，借口绿旗失利，遽尔引退。及至贺县，又托言粮饷不继，竟还德庆；致浔州诸地仍为贼有，祖泽清复叛于高州，粤东因之骚动。幸赖庙算增调官兵迅讨叛寇，扼守要害，使逆贼不得鸱张。泽清旋即就缚，而粤东无虞，粤西亦相继底定；大兵遂长驱而进，直捣滇中。盖圣明调度悉合机宜，所以行间诸将能禀承者克奏捷功；稍有稽违，则必致失利也。

诏广东协济广西兵饷。将军巡抚傅宏烈奏：粤西地方今仅存梧州一府，满、汉兵马刍粮浩繁，力难供应。上谕：大兵粮饷关系殊急，不可但取给广西，宜令广东协济。平南亲王尚之信可支饷银二十万两解赴广西，并令广东督、抚运致粮草，俾无误军需。

癸巳，命大将军贝勒尚善招抚杜辉。尚之信奏：伪水师将军杜辉之子杜国臣向在广东，臣于本月初六日遣人送赴岳州。上谕：杜辉原系云南永北总兵官，倘思念国恩，倾心归正，于事甚有裨益。杜国臣抵岳州日，大将军贝勒选贤能人员密遣至辉所，晓以伊

子来岳，招令反正。或杜辉实心归化，潜约何地，乞遣其子；或畏遣子泄漏，答以他言。贝勒应审察情状，若国臣可遣，度万无可虑则遣之，务俾有济大事；如稍有可疑，切勿轻畀，俟有机会布朕德意，移书招致。尔宜加意慎秘，勿使宣泄。

遣詹事宜昌阿赴岳州。上谕兵部：遣詹事宜昌阿前赴岳州，与大将军贝勒尚善会议随宜招降杜辉，并视大兵击贼情形。

庚子，命总督蔡毓荣率兵赴岳州。大将军贝勒尚善奏：岳州原有鸟船，又奉旨添造者一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官兵自陆路分布外，余满洲蒙古、汉军配鸟船八十艘、沙船一百七十三艘，绿旗配鸟船八十艘、沙船一百二十二艘，犹余沙船一百四十三艘须用绿旗兵五千人。臣等兹役入湖，务期破贼；乞如数调发。上谕：公温齐等率往所调陕西满、汉兵以及船数，乃尚善所备知，宜早为通计。如有不足，预当奏请。今各路赴调之兵俱抵岳州，船舰营造已竟；乃始奏请增兵，殊属不合！但尚善等既称兹役入湖，务期破贼；其令蔡毓荣率标兵三千并荆州随征绿旗兵二千驰赴岳州，与尚善协力击破湖贼，攻取岳州。如荆州、彝陵防御兵少，大将军顺承郡王、参赞大臣、总督蔡毓荣公同酌调附近绿旗兵遣发汛守。

闰三月辛丑朔，敕理事官麻勒吉等招抚马雄、孙延龄余党。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麻勒吉等抵吉安，称孙延龄为吴三桂所杀、马雄病死。上谕：马雄、孙延龄虽经死亡，其余党尚踞粤西；理事官麻勒吉等仍同简亲王军偕行，以朕赦罪谕功之意概行晓示，其被胁从贼之人有悔罪投诚者，即行招抚。

癸丑，命尚之信等讨祖泽清。广东肇庆安塘司库报：三月二十二日，高雷总兵官祖泽清复叛，二十四日提督王可臣病故。上谕：祖泽清光经反叛，及投诚之后随加宽宥，仍授总兵，旋擢銮仪使；今复背恩反叛，凶恶已极！宜即行诛灭，以惩奸类。平南亲王尚之信、将军莽依图、额楚、傅宏烈、总督金光祖等其会同商酌，速行荡灭。至广东提督，职任綦重；王可臣既已病故，管理不可乏人。其令总兵官侯袭爵暂理提督事务，与大兵协力讨贼。

丙辰，命迁边海界外居民于内地。上谕议政王等曰：海寇盘踞厦门诸处，勾连山贼煽乱地方，皆由闽地濒海，居民为之藉也。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将界外居民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但穷苦之民一旦迁徙，必弃其田舍，难以为生，殊可悯恻！可将本年地丁、钱粮、差徭、杂项，尽行除豁。该督、抚拣委能员迁徙人民，勿致

苦累，仍俾安辑得所。

丁巳，授将军穆占进兵机宜。穆占奏言：接大将军安亲王檄称，湘潭伪将军林兴珠遣人约降，大兵方渡江驻湘潭，以图进取。臣若俟简亲王至日方行，恐失机会；今议以南昌所属付总督董卫国，赣州、南安付将军舒恕，令之驻守；而留每佐领兵二人于吉安，令副都统一人领之，防守太和、万安诸处。又留满兵三百人于永新，亦令副都统一人领之，剿御郭应辅等贼，兼顾茶陵后路；又令袁州副都统席布率每佐领兵二人，镇守袁、瑞、临江诸郡，兼顾安亲王后路。广信尚有余贼，令总兵官许贞领标兵二千驻守；其总兵官高登科标兵一千、赣州绿旗兵二千，俱听简亲王统率前进。简亲王抵茶陵日，留所部才能大臣、精锐官兵之半；其余简亲王率之，仍遵前旨从臣兵所由之路进定湖南。至攸县最为要地，已留臣所部前锋统领希福率副都统公沃赫之兵，与将军华善协同镇守攸县、安仁诸处兼顾江西。臣于本月十二日自茶陵启行，进取耒阳、郴州、桂东、桂阳。上谕：将军舒恕见镇南雄、韶州诸处，不便更令移驻南、赣，其令巡抚佟国祯、总兵官哲勒肯固守南、赣；余如穆占所请。当此逆贼震动之际，穆占急宜进兵郴州、耒阳，以分贼势。耒阳诸处克复，即于上游渡江断贼归路，与安亲王协剿贼寇；如江未可渡则为渡江之形，略定沿江北岸地方，以张安亲王大军声势。

诏责将军莽依图。莽依图奏：所部满洲蒙古兵马多疲，甲胄朽敝。上谕：莽依图赴广西不能奋力破贼，亟行退却；前既借口粮匮、今又以兵无马甲托词具奏，殊辜委任！且以莽依图退缩之故，贼势益张，致广东震动、祖逆复叛，宜即严加治罪。但时方用兵高州，暂缓处分；俟旋师日察议。既而莽依图以失利退兵、致地方失陷，自陈请罪，乞罢将军任。上复切责之曰：莽依图至平乐不能歼寇拓疆，擅自退还，致浔州诸处陷贼。今乃云彼未至梧州，傅宏烈、金光祖早已弃地明诿过于宏烈而托以认罪为辞，巧饰妄奏，殊属不合！宜立行处分。但见在行间，其仍留将军任图功赎罪。

己未，遣郎中拉笃佑如凉州。先是，上谕兵部：自席喇塔喇至瑚呼诺尔，道路甚近；此蒙古中情形及其地方，朕皆悉知。可令郎中拉笃佑驰驿来京，面承密旨。寻谕：大学士等令拉笃佑赴凉州探厄鲁特部落台吉噶尔丹信息，不时以报。至是，拉笃佑来京，请携将军侯张勇标员一人同往凉州。上许之。

庚申，趣大将军贝勒尚善进兵。上谕兵部：据将军穆占奏，伪将军林兴珠赴大将军安亲王军前投诚，逆贼俱无固志；岳州、长沙相距颇近，贝勒尚善必已闻知。前尚善等疏称俟添造鸟船、沙船皆至，前破湖贼；今方逆贼震詟之时，若有隙可乘，不必俟船齐

备，即以现在船舰进攻。仍录穆占所奏示尚善及顺承郡王知之。

丙寅，命南汝总兵官周邦宁率兵赴荆州。先是，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前旨令总督蔡毓荣率兵五千赴岳州，但彼标兵自荆州以至彝陵诸路俱设汛防，而大江贼船不时出没，滋阳逆贼复渡江置垒；若毓荣率兵赴岳，则荆州诸处不无可虞。上谕：攻取岳州，事机重大；且大将军贝勒尚善既称兹役进湖，必期破贼。蔡毓荣之兵，不可不遣；顺承郡王仍遵前旨行。荆州兵既未足，可令河南南汝总兵官周邦宁率标兵一千五百人赴襄阳；既至，顺承郡王等量调襄阳总兵官刘成龙标兵赴荆防御。未几，勒尔锦复奏：刘成龙标下及援剿兵俱应留守各汛。上谕：刘成龙标兵既与地方相习，可仍留襄阳。周邦宁率兵径赴荆州，巡抚张朝珍于武昌诸处兵内调足二千代援剿兵，与蔡毓荣偕往；其援剿兵仍留荆州。

丁卯，授林兴珠为建义将军，封侯爵。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三月二十八日夜，伪亲军水师右翼将军林兴珠自湘潭遣伪官杨廷言等诣臣军前投致降启，随遣副都统干都海、阿进泰以兵往迎，又遣参领沙纳哈率兵收取彼处船炮。至林兴珠部下官兵溃散，干都海、阿进泰不守湘潭，又不遣人请臣指示，见获之船竟尽行焚毁，于本月初四日率领林兴珠来至军前。及沙纳哈还，亦并无船舰收获。上谕：林兴珠不忘国恩，率其所属人员倾心归正，深为可嘉！其从优封侯爵，授建义将军。杨廷言等往来奔走、开导晓谕，亦与议叙。若辈妻子，该督、抚安插抚恤，务令得所。干都海、阿进泰不守湘潭，反擅毁已获船舰，急于退回；致逆贼得据要害，贻误紧要军机，情罪殊为可恶！着革职，逮至江西南昌收系。安亲王岳乐明知湘潭关系最要，不选择贤能大臣遣往；乃用干都海等庸懦之徒以致误事，殊属不合！着饬行。林兴珠可留安亲王军前剿抚贼党。

己巳，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镇守茶陵、护军统领哈克三率兵赴湖南。将军华善奏：茶陵为江西门户重地，将军穆占留兵甚少，恐吴逆乘间自衡州出犯安仁、攸县诸处；请增发大兵为防御计。上谕：茶陵、攸县关系江西全省，将军穆占因闻安亲王渡江，故率兵深入，乃安亲王实未渡江；倘逆贼间道来侵，江省可虑。简亲王其率将军华善、前锋统领希福、学士萨海等共商镇守茶陵诸处；以兵付护军统领哈克三，由穆占进兵之路急行追及，并力破贼。穆占军前声息及逆贼情形，简亲王不时奏报。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七

康熙十七年四月庚午朔，调副都统雅塔里率兵赴福建。漳州安塘笔帖式报：副都统伯穆赫林、海澄公黄芳世等师次湾腰树，为贼所冲；平和失陷，贼逼潮州而营。上谕：大将军康亲王兵既分援诸路、蒙古兵复撤回，闽中兵力似属未足；今浙江平靖，可于杭、台、衢三府满洲蒙古、汉军兵内选六百人，令雅塔里率赴福建，听康亲王调遣。据报贼逼潮州而营，应檄将军拉哈达、赖塔、靖南王耿精忠等交相计议，剿灭漳、潮间贼寇。

己卯，命将军穆占调兵防守郴州、宜章诸处。穆占奏：官兵恢复郴州、桂阳、兴宁、宜章诸处，其地为通粤要路、幅■〈巾员〉辽阔，不可不驻兵防守。欲留臣等之兵，即恐进战兵力单弱；苟不设防，则新复之地又复可虞。乞别调官兵驻守。上谕：顷因茶陵、攸县地属要区，已敕大将军简亲王不必继穆占前进，与和硕额驸华善协同镇守；仍令护军统领哈克三等会同穆占并力进剿。今穆占既恢复郴、宜诸处，当增兵防守。若粤东无虞，镇守南、韶将军舒恕之兵可调往驻防；若粤东可虑，则勿调舒恕兵，或应于简亲王兵内通融分拨、或量留哈克三兵增防，并听穆占斟酌以行。寻穆占招抚伪总兵王育等，收复临武、蓝山、嘉禾、桂阳、桂东五县；因奏言：臣以兵抵永兴，渡河进剿，檄将军华善遣兵永兴以续我师之后；华善谓茶陵诸处留兵甚少，不为遣兵。臣因将郴州、永兴、桂阳、兴宁诸处，令都统伊里布、前锋统领硕岱、护军统领拉赛、副都统托岱、祖泽纯、宜孝思等率兵分汛防守。但新复地方，幅■〈巾员〉辽阔，不可不增兵驻镇。茶陵有满兵每佐领四人及总兵官赵应奎与臣等所留湖广绿旗兵、又留简亲王兵一半，为数不少；请于此兵内遣往郴、桂、永兴诸处，以资防守。上谕：顷有旨将军舒恕之兵应否调守郴州诸处，或酌分简亲王之兵、或应留护军统领哈克三之兵，听穆占酌行。今穆占身在地方，相视缓急，作何调兵防守郴州诸处，仍遵前旨相机从事。

庚辰，遣部员分里进粤大兵粮饷。先是，因广东粮阙，运剿粤西大兵馈运难继；上命拨江西银十万两、安徽银十五万两由江西采购米穀，运送广东。至是，总督董卫国奏言：江西地方残弊之后，购米未可即得。上谕：该督奏称江西经贼残破，购米艰难；前拨安徽银十五万两，宜就近付江南督、抚采办，陆续送至江西转运粤东。但输挽军粮，所关最重；可令户部郎中吴什巴、员外郎莫洛驰驿赴江西、广东随宜区画，毋困民力、毋误军需。

甲戌，增设福建总督及海澄公标下官兵。时海澄公黄芳世奏：闽省变乱时，臣叔梧、弟芳度所部官兵并已离数。臣抵漳之后，颇复收集；请减兵额为三千，付臣弟芳泰统辖。总督郎廷相又奏：海逆势焰日盛，勾连山贼，互相应援；臣标兵止二千五百，所在告警，不能分应。请增臣标兵二千五百，设立五营。今韩大任投诚之兵见在给粮，即以此兵补

入臣标，可不烦别糜粮饷。上谕：海澄公黄芳世收集之兵往时遭乱，奋志坚守孤城，效力劳苦；今逆氛未靖，不当令其分散。宜如所请，以三千人隶籍给饷。黄芳泰已授京口左路总兵官，其令黄芳世标员分辖此兵。总督郎廷相奏增兵二千五百、设五营，亦如所请。但韩大任之兵新经招抚，不宜聚处一军；大将军康亲王及参赞大臣将军耿昭忠及该督、抚、提等详议，以抚、提标旧兵与新附之众相参配合，以足兵额。统辖官员，该督选择题补。

趣将军额楚等剿灭叛贼祖泽清。时祖泽清自高州勾连山海诸寇，水陆交犯电白。上谕：逆贼祖泽清背叛，已调平南王尚之信、副都统额赫讷等率兵进剿，复遣将军傅宏烈、都统勒贝等率兵攻取郁林诸处；今贼来侵至于电白，尚之信、将军额楚等其速行攻剿扑灭。

戊子，命遣随降兵众归云南。上谕兵部：吴三桂背恩倡叛，彼所部人员向沐国恩甚久，其中不无被胁者；韩大任等既经投诚，该部仍议叙加恩外，其同来护军甲兵皆国家素所豢养之人，若辈父母、妻子俱陷贼中，可发遣令归滇中，俾得完聚。其续至者，兵部逐一问明；或有愿归，奏闻并发。

庚寅，趣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援海澄。时漳州安塘笔帖式报：海逆水陆环围海澄，我兵失利于湾腰树；贼势益张，坚守海澄道路，乘船肆扰。闻海澄城中粮已匮乏，而贼复日犯漳州。总督郎廷相复奏：海贼猖獗，而闽省兵单；请调江南、浙江、广东三省满汉官兵赴援漳、泉，又请调三省水师战舰并于福建召募水卒规取厦门。上谕：江南舟师调发岳州诸处，京口亦为滨海要地；广东之兵进剿祖逆，镇守潮州官兵及刘进忠所部官兵又调往广西梧州；署副都统孟安等已率兵往援漳州，副都统雅塔里亦已率浙江大兵前赴福建。此三省之兵，已随在分遣，不可复行调发。且目下事机，援海澄为急；郎廷相乃奏请调募舟师规取厦门，不合，俱不准行。大将军康亲王等身受全闽重寄，宜将雅塔里率往之兵并黄芳世、郎廷相标下增设之兵随宜调遣，务亟解海澄之围，扑灭犯漳贼寇。

乙未，命将军侯张勇移镇甘州。张勇奏：吴逆馈遗诸达赖台吉，交相连结；彝人受其诱惑，益肆窥伺，蓄意欲图入掠。且逆贼已知松潘、茂州番中有通西宁大路，恐潜乘间隙侵茶马之利。上谕：甘州、肃州、凉州三处为边陲要地，往时特令提督驻镇甘州；后因川贼侵犯秦州，河东多事，故移张勇于兰州。今逆贼吴三桂交通彝人图扰边境，不可不加固守。张勇久任边镇，素着威名，彝人慑服；其仍移镇甘州，调度防御。进边彝人，相机遣出；如有不遵约束、恣意妄行，严加提备，一面与大将军公图海等筹划酌便

而行。

五月庚子朔，授大将军贝勒尚善等进取机宜。先是，上谕兵部：一等护卫雅图、侍读学士格尔古德来自长沙，奏言投诚伪将军林兴珠向安亲王言，前岳州舟师再战，兴珠皆在；今我船甚多，宜分其半泊君山以断常德之道，余船泊香炉峡、扁山、布袋口诸处沿九贵山陆路立营以断长沙、衡州之道，则岳州贼路阻塞。纵有粮米，而薪刍器用必致乏绝，贼可不战而毙矣。王令以此奏闻，可即移文詹事宜昌阿知之。至是，宜昌阿奏：我兵进湖后，于高家庙、君山、扁山、九贵山、九马嘴诸处联络泊舟，以断贼路。九贵山复设陆营，使水陆相望，我船相去不远，纵岳州贼出犯，可以并力攻击；即长沙、衡州、常德诸贼来援，亦可合势剿御。贼内外阻绝，势必穷蹙。如得岳州后宜进取何地，彼时方行请旨，必致后期；当如何进兵，乞预示机宜！上谕：宜昌阿所奏水陆大兵进攻岳州，贝勒尚善等宜熟计万全，以期速克。既克之后，即乘势速取常德、澧州诸处，勿令贼得为备。尚善等前以所在逗留，贻误大事；今宜殚心竭力，勉图自效。毋得仍蹈前辙，玩日稽时。

命发京师兵赴福建更戍。上谕兵部：进讨福建官兵，劳苦日久。今拨每佐领护军一人、甲兵二人前往代戍；署副都统岳尔多已自福建率蒙古兵来京，即令统辖前往。

调将军赖塔等率师援海澄。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海澄危急，臣已檄驻守广东潮州将军赖塔率所部兵之半及绿旗兵来援；余兵令副都统沃伸巴图鲁统领，同靖南王耿精忠驻守潮州。上谕：海澄被围日久，势在危急；将军赖塔可率兵速往救援。潮州亦属要地，康亲王更檄沃伸巴图鲁等严加固守。但海逆势甚猖獗，不可不增发官兵；浙江既有将军、总督、巡抚、总兵官足以固圉，应选绿旗精兵三千令提督石调声统之，速往应援。如或稽迟，从重治罪。

命总兵官黄芳泰袭封海澄公。先是，海澄公黄芳世病笃，上疏言：臣叔梧、弟芳度全家殉难，不遗一孤；臣止一男，甫及九岁。臣弟总兵官芳泰久历戎行，备尝险阻；乞令承袭公爵。已而芳世病故，总督郎廷相以闻。上命赠芳世少保，以总兵官黄芳泰袭封海澄公。

癸卯，恤出征兵士物故者。上谕兵部：各路出征兵士，有奋勇阵亡者、有不习水土病故者；此属皆累朝效力、尽瘁殒身，殊可悯恻！今其骸骨相继而还，念彼兵士悉皆贫苦，应得恤银宜行早给，俾克殡葬。尔部察明，随到即行奏发，以副朕轸恤士卒至意。

己酉，命调江宁杨督杨捷为福建提督。先是，上谕吏、兵二部：向以闽省海疆要地，虽经恢复，海逆未平、民生凋敝；抚绥防御，惟在文武大吏相与殚心料理，方于兵民有裨。今总督郎廷相、提督段应举自简任以来为时已久山谷之伏莽未靖，闾阎之困苦未苏；吏治未见澄清，营伍漫无整顿；寇警频闻，地方蹦扰。更有甚者，海贼侵犯内地，事前不能预防、事后不能剿御：皆由该总督、提督庸懦无才、职业不修所致，殊负简任之意；岂可仍令在任贻误封疆！大将军康亲王、参赞大臣等其会同严加确议，密行具奏。至是，康亲王杰书等奏：郎廷相等应严加处分。上谕：郎廷相、段应举俱着解任，吏、兵二部严加议处。江宁提督杨捷谋勇兼优、威望素着，历任岩疆，兵民感戴；效力有年，克称厥职。前以江南重地，弹压需人；特简贤能，用资料理。迩者江南地方宁谧，着有成效；今闽省气氛未靖、正在用兵，必得伟略奇材，方克扫荡鲸鲵，底定疆圉。杨捷着以原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调补福建全省水陆提督总兵官，一切剿御贼寇、保固地方战守机宜，全资殚心筹划、展布壮猷，以副朕简擢倚任至意。

庚戌，诏议叙喀喇沁土默特部落塔布囊善达等。时署副都统岳尔多率出征福建蒙古兵还京，上谕兵部、理藩院曰：喀喇沁土默特部落塔布囊善达、台吉察浑、塔布囊霍济格尔等奉调往浙听大将军康亲王调度，各统所属官兵征剿逆贼后，深入闽省同大兵平定地方；行间效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奋勇用命，深为可嘉！宜降恩纶，即行议叙，以励后效。尔部、院会同速行议叙具奏。

乙丑，尚之信奏复高州、雷州。之信及副都统额赫讷等于四月十一日抵电白，大败贼众；越六日，克其城，祖泽清闻之宵遁。十九日，恢复高州；寻遣人招降雷州。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八

康熙十七年六月庚午朔，诏责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上谕议政王等曰：康亲王杰书用兵甚为选悫，自至浙江，安居无事之地；及屡降严旨督趣，始破衢州之贼，进定福建。福建既平，不事预防固守；俾海贼登岸，遂困海澄。况我朝军法赏罚最严且明，无敢苟且轻忽。浙江、福建失机将士，杰书未尝察取供词；优柔庸懦，不能严明赏罚预防海逆，恣令登岸，均属不合！其集议以闻。既而议政王等奏言：杰书罢庸已甚，怠忽军纪；宜并参赞大臣严行处分。但见在出征，俟师旋察议。海澄危急，且令尽力救援。上许之。

敕驻守潮州官兵援海澄、尚之信帅师驻潮州。上谕议政王等曰：福建之兵汛守沿海

讫于潮州，势分力弱；而解海澄之急，又属最要。顷平南王尚之信已击败高州逆贼，令其速还会城，即率兵驰赴潮州镇守。其在潮州满兵及靖南王并其所属官兵，令赴将军赖塔、拉哈达所并力剿贼，以援海澄。如尚之信不能亲行，则速遣官兵至潮同总兵官马三奇防守。

癸酉，蠲浙江江山、西安诸处逋赋。上谕户部：浙江江山等十五县及西安等四县、温衢各卫所逼近闽中，首先被陷，百姓困苦。其康熙十六年以前钱粮，概从蠲豁；并令该督、抚多方招徕逃避山谷残黎，各还故土，俾事耕垦。己卯，敕将军莽依图等规定广西。先是，将军巡抚傅宏烈欲进兵南宁以向田州、泗城，后将军莽依图谓竟入南宁非策，宜令将军额楚取平乐、桂林，宏烈取南宁，两路齐举。上谕：向因规定广西，调遣满、汉官兵甚多；今进征田州、泗城，若待他路诸军齐举，必稽时日。苟为不待，则一旅孤军似难有济。平粤事宜，所关巨要，不可忽易；将军莽依图、额楚、傅宏烈及参赞诸臣与总督金光祖等俟克复浔州，俱赴梧州面议宜何路前进、先取何地？相与协志和衷，详加定画。务期有益国家，勿图自便。

甲申，命尚之信遣兵防守宜章。将军穆占奏：伪将军胡国柱致书于郴宜参将陈武亨，武亨不敢发函，羁执贼使自首；讯知桂东、桂阳降将于贤、何兴所贼亦致书，恐彼等为贼所煽惑。上谕：将军穆占所守地方辽阔，而永兴见被贼侵；倘桂东、桂阳降将于贤辈复为贼所煽惑，则疆圉深属可虞。宜章地处最要，若驻兵防守其间，西可以固临武、蓝山、嘉禾，而东至桂东、桂阳降人不致摇动；宜令平南亲王尚之信速调镇守韶州绿旗官兵驰赴宜章固守。参将陈武亨出首逆书，忠诚可嘉！该部议叙以闻。

丁亥，敕谕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将军穆占共相辑睦。先是，喇布奏：茶陵、攸县、安仁诸处实为江西咽喉，且与贼密迩。将军穆占启臣，谓前所遣援兵尚少，更须增发；如逆贼分路出犯，则大兵之路被贼阻塞，而江省亦甚可虞。且永兴介在茶陵、安仁、郴州、桂阳之间，急宜击却永兴之贼，不当撤兵还郴。请敕穆占先剿灭此贼。穆占因奏曰：自寇侵永兴，臣遣驻防郴州护军统领哈克三、拉赛、前锋统领硕岱等领满洲蒙古、汉军绿旗兵陆续往援，并无撤兵还郴之事。如果撤兵，则署副都统雅秦所岂无臣印信文书！此皆妄奏耳。且简亲王疏云，请敕臣先灭永兴之贼；是简亲王知臣不为皇上尽心而请耶？抑知臣之尽心故不乐而为此奏耶？臣所在剿贼、恢复疆土，皇上亦所洞鉴。但郴州甚要，臣未便轻离；若遣一良将来守郴州诸处，俾臣率兵讨永兴之寇，或进取耒阳必能成功。上谕：将军穆占既言郴州甚要，必难轻离；穆占可驻守郴州，酌调官兵扑剿逆贼。穆占既未撤兵还郴，署副都统雅秦前何所据，竟以撤兵启报大将军简亲王、简亲王何以竟不

详察即行具疏？其令简亲王明白回奏。又谕兵部：将军穆占、大将军简亲王总统师旅，受将帅之任；宜求济大事，彼此和衷。若尔各怀嫌隙，恐误疆场；嗣令务相辑陆。尔部即行傅谕。

敕大将军康亲王杰书速援海澄。海澄总兵官黄蓝奏：五月五日夜半，海贼四路攻海澄；官兵力战，众寡不敌，致城外木栅炮台俱陷。贼复从高阜瞰城中，火攻不绝。臣以势迫，请援于将军、总督；恐援兵稍迟，则海澄难保。上谕：总兵官黄蓝死守孤城，忠贞懋着。大将军康亲王其速檄将军赖塔、拉哈达等赴援海澄；密遗书副都统伯穆赫林、总兵官黄蓝等：如有隙可乘，即率满、汉官兵弃城突出，来会漳州大军。

将军穆占陈战守机宜；上从之。穆占奏：郴州等九州岛县幅■〈巾员〉辽阔，设有贼出犯，无兵可遣；因檄驻守广东南雄将军舒恕分兵驰赴郴州。今逆贼逼永兴而军，宜调江西提督赵赖往守攸县。畀和硕额驸华善将军印，即率署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满兵、总兵官、赵应奎标兵由安仁进发，断耒阳贼后路，毁其浮桥；如不可毁，则遣赴永兴与副都统雅秦、雅哈喇、额思赫等协同固守。臣尽檄所部还郴州，整兵前来取耒阳，则逆贼自溃。至于都统伊里布何故战没？俟严讯与战官属供词成案以闻。上谕：特授穆占为将军统率大兵由秦入楚自荆州启行以来，凡兵将或携或留及调遣守御事宜，无不如奏允行；即今破贼收疆，亦皆穆占是赖。此等调度，俱如所请。至都统伊里布缘何战没？事关重大；穆占其明白密奏。

大将军贝勒尚善奏，舟师败贼于洞庭。尚善等以满、汉官兵分布战舰，令将军鄂鼐等率之入湖；是月初三日贼逼柳林嘴、君山诸处，我师奋击败之，擒斩千余，并沈贼艘。

己丑，命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发兵赴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军前援剿。时喇布以贼逼永兴而茶陵、攸县诸处防兵已经调援，守御力弱，请济师。上谕议政王等曰：简亲王喇布自抵江西，未能剿除逆贼、克复疆土，而于失机将士复不严责军状及遣守茶陵、攸县诸处已收复地方又不能镇防，屡以力单奏请益兵。凡所题奏率过其实，此皆喇布庸劣不能效力之故。其俟事平旋师之日，严加议处。大将军安亲王兵见驻守长沙，无论护军甲兵每佐领选一、二人遣赴简亲王军前，且大兵既镇守茶陵、攸县、安仁诸处，则吉安又为内地；吉安署副都统尼满等之兵，亦听简亲王随宜调用。寻复谕兵部：长沙、茶陵、郴州地势及逆贼情形久未知悉，大将军安亲王、将军穆占、大将军简亲王各遣熟识情形、具谙始末奏事传旨不致遗误者一人，驰驿赴京，安亲王仍遣护卫雅图偕来。

壬辰，授将军穆占、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用兵机宜。时逆贼以大队侵永兴，犯我河外营，前锋统领硕岱、护军统领哈克三等御之失利，哈克三战没；贼遂据我河外营，环攻永兴。时简亲王告急于安亲王，令发每佐领兵二、三人来援，安亲王遣夸兰大塔尔拜毕里克率醴陵守兵每佐领一人有半，驰往应援；喇布具疏以闻。上谕兵部：览大将军简亲王等奏，逆贼以大队犯永兴，有必死之形；由我军每佐领一、二人或数百人所在遣防，兵势太分，以致失利。将军穆占、大将军简亲王其速收可援之地所有防兵还之要害，会合群力大创永兴贼锋，期令荡灭。凡摧寇破贼，必审己之力可击则击之；如贼众我寡，即宜调集诸路合为一军，壮其声势，以图攻剿。倘株守新复城池，以一经驻镇、惮于旋师，迟留疑畏，于大事殊无所济。尔部明白移文速传示穆占、简亲王知之。

甲午，调兵援江西。上谕议政王等曰：贼并力犯永兴诸处，江西不无可虞。顷据报副都统雅塔里、提督石调声、总督李之芳等部兵陆续抵福建，见在兵数已不为少；署副都统岳尔多不必赴福建，即率所部兵趋江西吉安。至于陕西满、汉官兵甚众，将军阿密达同大将军公图海自外藩蒙古外余满洲蒙古、汉军无论护军甲士合每佐领调四人，量选大臣官员阿密达率往南昌——仍佩将军印，其原从护军四十人并听随往。总督帅颜保率其标兵亦往南昌，漕运事务令总河靳辅摄理。

命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等援郴州、大将军简亲王喇布遣官兵运粮永兴。喇布奏：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于本月十三日自安仁率师前赴永兴，贼于是夕渡河，还据故营；恐狡贼疑我虚作声势，用偏师立营，而以大队潜赴郴州。又臣等前得米百石，已令运赴永兴；以道路阻塞，复行撤还。上谕：逆贼如果并力郴州、永与，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护军统领拉赛等共议酌量留兵守城，统率余卒间道驰援。简亲王随所得粮米拨运官兵，相续转运，速达永兴。

乙未，敕将军穆占等剿御郴、永贼寇。穆占奏：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等营垒被冲，河之南岸失陷于贼；退至郴州，而硕岱已赴永兴。俟严取护军统领拉赛口供另行奏闻，硕岱等即宜拘禁。但臣既已深入郴州，兵力甚单；而硕岱复远在永兴，是以未行逮系，统候裁夺。目今贼之大队及有名伪将皆并力郴州，请就近速发满、汉官兵守蓝山、嘉禾、桂阳、永宁诸处。上谕：今逆贼既并力郴、永，将军穆占可尽撤闲地防兵击败犯郴贼寇，保固广东、江西，勿致疏虞。并令大将军安亲王速遣兵赴大将军简亲王军，至日简亲王等大振军威，剿除郴州、永兴之贼；更令广东韶州总兵官尚之瑛遣副将一员率乐昌绿旗兵二千速赴郴州，听穆占随宜调遣。授和硕额驸华善将军印，驰至永兴总统镇守。至于署副都统多诺、参赞军务硕岱等失利，即宜逮系严加处分。但因穆

占调大臣官兵所在分防，致兵力单薄，遂尔失机；其误事之罪，穆占及硕岱等俱不可辞；硕岱等各暂留原任立功赎罪。复谕穆占曰：尔勿因永兴两次失利，遂不计大事有裨与否，冒昧妄动；亟宜鼓舞人心、振扬军势，以图克济。果能并力破寇，前罪自当涣释。

敕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救海澄被困官兵。上谕兵部：海澄官兵所关甚重，非寻常比；急宜奋力救援。其檄趣大将军康亲王、将军赖塔、拉哈达等内外夹攻，务期拔出城内官兵。既而报至，大兵四路攻进，贼以火器拒战；我师退，贼又用炮逼攻海澄。上谕杰书等曰：顷闻海澄援师退，朕心甚为被困官兵忧之。此非寻常事，宜奋力急救使出，切勿稍有疑难。满、汉官军闲散人及厮役有能倡率冲敌、直过潮沟抵于海澄、救出被困官兵者，准克复上等府城例，从优议叙，给以官职。将军以下将士即从前屡有失利退缩之罪，俱从宽宥；不必顾恋城池，但使被困官兵得出，即为克奏肤功也。大将军康亲王、将军赖塔、拉哈达、总督姚启圣、提督石调声等概行晓谕满、汉官兵，务期慰朕忧念。

丙甲，命图上永兴、茶陵诸处及岳州用兵形势。上谕兵部：将军穆占、大将军简亲王所得永兴、茶陵等九州岛县之地我兵立营及贼垒所在，令详悉绘图具奏。岳州水陆驻兵形势并贼所立营，亦令詹事宜昌阿详悉绘图上之。

丁酉，诏慰出征将士。上谕兵部：朕御极以来，孜孜图治，欲使天下治安、庶物丰裕，人民富庶、兵民乐业，共享雍熙。不意逆贼吴三桂背恩叛逆，扰乱地方。数年遣发大兵所在征讨，剿抚兼施，次第荡平；止吴逆盘踞一方、尚未授首，以致出征军士披坚执锐、冲冒锋镝，昼夜侦探，盛暑劳顿。且兴师日久，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器械朽坏，或有马毙、借贷置办者；或年幼之人原得分给田亩，而经营器械、马匹、厮役，致多方称贷：种种疾苦，深可悯恻！但因逆贼未灭，不得已而用兵；各处官军，其奋勇争先剿除逆贼，底定疆土，速奏肤功。还京之时，其一应借贷，俱着该部代还；诸处调集之兵，俱各还本汛。内外军士，咸令得所。朕之敕旨，昭如日月；将示大信于天下，断不食言。至于从征官兵效绩被伤，犹堪轸恤！勿俟大兵齐到，其未干军律被伤官兵应得银两，速察给其家。尔部即传示内外，俾谕朕恤兵酬劳至意。

臣谨按：兵书有云：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是时因三楚、秦、粤诸路将帅逡巡未进，旷日持久，致出征官兵均被艰苦；而满兵犹感戴我朝养育之恩，专欲为国效力，每各自称贷，以备马匹、器械诸物，辛勤更甚。我皇上洞鉴下情，恐士卒或因劳瘁，志气稍隳；爰特颁谕旨，慰勉各处官军，令其奋勇争先速灭逆贼，还京之时一应借贷俱着该部代还，诸处调集之兵各还本汛，内外军士咸令得所。于

是将士皆欢呼感激，勇心奋发，敌忾倍增；未几，即拔岳州、下湖南，而川、粤、黔、滇以次荡定矣。此皆由我皇上深悉兵法，鼓励胜气之所致也。迨疆隅咸奠、天下承平，令诸路官兵各还本汛，量加叙赏；后乃优赐禁旅、偿其积负，命户部动支帑金数百万两并将兵士私债，悉与代还。恩纶始布之日，合城童叟莫不欢声雷动，赞颂圣明：是诚亘古未有之大赉、史册罕见之洪恩也。岂独酬六师之成劳，直以固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基业。大圣人谟谋深远、规为盛大，洵迥出千古矣。

戊戌，命总督董卫国增兵遣赴吉史。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署副都统尼满启臣，云万安、泰和诸处逆贼不时出没，吉安最为要地，而防兵甚少。臣观吉安、泰和诸处正当广东、赣州水陆之冲，请调可缓之地绿旗官兵赴吉安协守。上谕：顷已调将军阿密达、总漕帅颜保率兵前赴江西；今简亲王既请遣发绿旗官兵，宜令总督董卫国酌量拨遣，驰赴吉安与署副都统尼满等协力固守。至于江西绿旗官兵屡经调赴湖南，见在兵力亦属单弱；董卫国可募有资力精锐兵五千人，以备调遣。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九

康熙十七年七月己亥朔，调副都统马思文率兵赴福建。时安塘笔帖式报：海澄、长泰陷贼。上谕：海澄、长泰既陷，贼必猖獗；闽省大兵无几，宜就近调发，以资剿御。将军华善所留江南京口汉军兵四百人及京口将军王之鼎所属汉军兵六百人，令副都统马思文率之，驱赴福建，听大将军康亲王调遣。京口地方亦关重要，宜发京师汉军兵一千，令副都统关保率往协守；至日，听将军王之鼎统辖。又谕康亲王杰书等：官兵失援海澄，恐因之自沮。将军、大臣当时加鼓励，果能灭贼恢疆，则前罪自释，仍予议叙。其通行晓示。寻杰书奏至，言海澄粮尽，六月初十日官兵委城突出，海澄遂陷。将军赖塔、拉哈达等所统官兵甚众，卒不能解海澄之围，致亏损将士；宜即从重拟罪。但见在御贼，俟军务稍暇，另行察议。臣既身任调遣之责，罪亦难逭。上谕：海澄何以不能救援？其令将军赖塔等明白具奏。康亲王，俟事平日察议。至于海澄突出官兵，久被围困，劳瘁已甚；该督、抚其支取正赋钱粮，办马匹、铠仗给之。

命和硕额驸华善为将军，镇永兴。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逆贼吴三桂选伪将军著名者逼犯永兴，而身踞衡州窥伺间隙。臣所部守兵单弱，不便分遣。提督赵赖虽令来守攸县，尚未即至；请速发绿旗兵二、三千为战守备。上谕：顷以吉安逼近茶陵诸处，已遣发将士往守。大将军安亲王又分兵遣赴茶陵，简亲王宜固守茶陵。授和硕额驸华善将军

印，驰赴永兴，统兵镇守。俟穆占进兵之日，简亲王宜速发游击马升兵一千、炮二十五具前往，毋致有误。

辛丑，敕将军莽依图等遣兵援郁林。将军巡抚傅宏烈奏：吴逆调各路贼兵数万渡河，与我兵对垒；六月十日，我兵失利，退守郁林。屡请援师，竟无应者；今臣望旧标惠、潮兵至合力齐举，庶可成功。上谕：郁林关系最重，将军莽依图、额楚、总督金光祖速遣官兵驰往应援。倘贼势盛，我兵难以拒守；将军傅宏烈、都统勒贝等应退至要害之地，会同莽依图等协力守御。都统马九玉行已两月，逗留不进，不合！宜檄令速赴梧州。平南亲王尚之信、总督金光祖速备夫船以济傅宏烈旧标惠、潮官兵，无误前进。

诏责将军穆占。先是，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请援兵击却永兴之贼，穆占谓永兴军事已付大将军简亲王，凡事宜请于王简亲王喇布以闻。上谕：防守江西全省及湖南茶陵、永兴诸处，凡有敕旨皆署穆占名于前、简亲王名于后，盖倚任穆占实甚，初未分别汛守也。今穆占因永兴两次失利，辄思巧脱，檄称永兴为简亲王之地；于往者屡次诏旨殊属违戾！穆占、简亲王自今以往，毋得怀嫌，互分彼此。所有闲地汛兵悉行撤回，无论郴州、永兴遇逆贼来犯，即大振兵力，以期荡灭。

甲辰，命署副都统岳尔多率兵仍赴福建、副都统关保率兵赴江西。上谕议政王等曰：据福建所报海贼刘国轩等取同安，水陆犯泉州。前大将军简亲王奏永兴诸处贼势稍退，已敕将军穆占撤闲地之兵镇防险要，而大将军安亲王所遣援师已抵攸县，岳州大兵复水陆齐举；贼欲深入，能不惧归路阻绝耶？向以永兴警急，江省可虞；因令署副都统岳尔多率师赴江西。今闽中事迫，岳尔多仍率师赴福建；并移文浙江督、抚、将军速各拨马千匹给岳尔多兵，俾兼程驰往。副都统马思文自京率往汉军兵四百人，亦与岳尔多同行。移文大将军康亲王备夫船于浦城迎取大兵，勿致有误。将军王之鼎标兵六百人不必率往福建，可仍留京口。见今所发汉军兵一千，令副都统关保率赴江西南昌；俟陕西所遣兵至江西，视何处当用，即协力从事。并移会将军穆占、大将军简亲王知悉。

敕将军穆占等剿御犯永兴诸处贼兵。上谕兵部：福建海逆猖獗，事势急迫；因令前赴江西署副都统岳尔多仍率师赴福建。江西关系重大，其传示将军穆占、大将军简亲王等：今前进击贼，尚非至急；惟击却侵犯永兴诸处逆贼，俾不能进薄江西、福建，乃为最要。穆占等其同心详酌，力御贼寇、保固江西，使万无一虞。

戊申，敕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遣兵赴岳州。大将军贝勒尚善奏：我兵既水陆攻岳，

请敕顺承郡王量留镇兵于彝陵、荆州诸处，速拨每佐领兵各五人、绿旗兵五千人驰赴岳州军前。上谕：击破逆贼，规定湖南，在此一举。今逆贼大势偏注于广西郁林、湖广郴州、永兴诸处，顺承郡王等其勿以彼疆此界置之不肯，务善为图维，期济国事；荆、彝诸处守兵遗令裁足，余兵悉发岳州。

召刘进忠等来京师。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密奏：讨逆将军刘进忠、总兵官刘炎见在臣军，但彼等获罪殊重，深自疑惧。今值调兵前进，而山海丑类蜂起；彼等益怀叵测，殆不可定。章下议政王等议言：海逆犯漳、泉，不可不速行扑剿。将军刘进忠、总兵官刘炎久历海疆，其于逆贼情伪、地方形势，在所熟悉；应移文大将军康亲王令彼等驰驿来京，臣等详询明白，再议具题。上从之。

丙辰，诏责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将军穆占奏：臣屡启大将军简亲王请令和硕额驸华善等援永兴，迄今未遣；华善等既未尝往破浮桥，又不赴永兴，宜调来代臣守郴州，俾臣往取耒阳或击来犯之贼。然在永兴诸臣，于贼来攻时竟不拒截，坐令三面受围；且永兴所有满兵每佐领八名有余、绿旗兵复及三千，未尝一战。上谕：先授和硕额驸华善为将军、署副都统多诺为参赞，敕令遣往永兴；何以至今不遣？其于急要军机，贻误非浅！贼寇情形，本令不时报闻；比来并无所报，殊属不名！简亲王俱明白回奏。华善可否往郴州、穆占可否来永兴？简亲王与穆占详议。至于永兴兵力不为不足，拉赛等不行却贼之故，简亲王严察以闻。

诏释干都海等，从军效力。上谕议政王等曰：原任副都统干都海、阿进泰、署副都统硕塔、参领克什布、满丕图、图班赖色、骁骑校札亲、笔帖式马尔泰、护军校表哈、护军罗丹俱从宽免死，军前效力。干都海、阿进泰、硕塔俱委夸兰大，与硕塔同议处之员俱委署军职，札亲、马尔泰、表哈、罗丹俱为护军，并发将军阿密达军前效力。干都海等俟阿密达至南昌，释出委用；札亲等四人即行释出，仍准出征护军例给赏启行。

丁巳，谕将军莽依图等随宜进止。时将军巡抚傅宏烈等自容县退驻藤县，奏言广西事不可问，梧州亦复可虞；请遣大臣一员令观臣营进止，并祈令都统马九玉与臣合营效力。上谕：广西军务已委任将军莽依图、额楚，傅宏烈、都统勒贝、副都统额赫讷等自宜殚心筹划，和衷协谋，期济大事；不必更遣大臣。莽依图等务相度机宜，可进则进；否则，暂守要地整饬军马，待时而动。其马九玉原令将军等随宜调遣，不必合营。

戊午，诏饬直省督、抚、提、镇核实兵数。总督姚启圣疏言：设兵捍守，本期有裨

实用；镇将各官多以食饷兵丁充伴当、书记、军牢等役，至临阵十不得七。臣标亦有军牢等役，俱经全革，另募入伍。上谕：总督姚启圣革退伊标军牢等役，俱经全革，有裨剿御，可嘉！直省绿旗兵丁经制额数，专为防守汛地、征剿贼寇而设；该管各官自宜实足兵数，以资战守。督、抚、提、镇等经制兵内如有充伴当、书记、军牢以及马夫、水夫等役，悉行裁汰，务足兵额；倘仍不改陋习、因循踵行，该督、抚等纠劾，从重治罪。若督、抚等徇庇，或为科道指参、或被旁人首发，除妄行官员从重治罪外，督、抚等亦按徇庇治罪，决不轻贷。其通行晓谕。

复福建额兵，设同安、漳浦总兵官。总督姚启圣奏：闽省寇在门庭，兵不给用；应增兵一万八百人。漳浦、同安故有总兵官，后同安改设副将、漳浦总兵官之兵改入海澄公标下，是以防御维艰；应仍设总兵官各一员。疏入，下之兵部。部议以大将军康亲王等曾请增闽省绿旗兵一万八百人，未经允行。况见议增督标兵三千余人，而署副都统岳尔多已率满兵驰往，如更增兵一万八百人、总兵官二员，必重糜粮饷；应无庸议。上谕：该督身在地方、深悉情形，是以题奏；宜如所请，增兵一万八百人，须募有资力精健者充补，同安、漳浦俱设总兵官。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公同商酌，推举谋勇素著者来奏。

敕将军拉哈达等速援泉州。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副都统雅塔里弃同安、退入泉州，贼遂直前围泉州；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石调声退至兴化，惠安复陷。臣随檄将军赖塔、总督姚启圣守漳州，调将军拉哈达速率兵来援泉州。上谕：海逆日以猖獗，同安、惠安相继失陷，泉州见被贼围，速宜调兵救援；可檄趣署副都统岳尔多疾驰以往。平南亲王尚之信所遣副都统尚之璋、广东提督侯袭爵等抵潮州日，同总兵官马三奇固守潮州；着靖南王耿精忠、侍郎达都等自潮州率满、汉官兵驰赴福建，与拉哈达等协力剿除海逆，以解泉州之围。既而康亲王杰书复奏：闽省地方失陷，所在道路梗塞，甚属堪虞；惟望署副都统岳尔多统兵来至。上谕兵部：岳尔多自出征以来，初无寸效；今率兵往，复不倍道疾驱，稽延时日，殊属不合！其檄趣速进。

诏许大将军所分遣将军得专奏军机。上谕议政王等曰：凡大将军以印授参赞大臣充将军分遣他所，凡军机事宜不必申报大将军代题，可直行陈奏。若大将军所遣二将军会于一所，大将军即令一将军为首，取一将军印还俾为参赞；一切调度，俱听大将军节制。

己未，诏增岳州兵。先是，上谕詹事宜昌阿曰：我水陆大兵并进攻岳州，今或宜战克、或宜困取，何时何日可以恢复？其确探明白，速行奏闻。至是，宜昌阿奏：今虽水

陆围岳州，而九贵山至今未获驻兵；故贼得往来此地，以通樵采。如岳州不下，长沙无船可用，而荆州大兵亦不能渡江。宜固守长沙、荆州，调余兵以困岳州，俾内外不通、断其樵采，贼势困穷；则十月内外，似可克复。然军机朝夕有变，今贼势穷蹙，众心惶惧；如有机可乘，即旦暮克取亦不可定。上谕：岳州为湖南咽喉要地，必此地恢复，则长沙、荆州之兵始能前进。大将军顺承郡王所部兵数不少；攻取岳州事关最要，宜如大将军贝勒尚善前疏所请，速遣满、汉兵驰赴岳州。其陕西往江西之兵，可勿往江西，遣赴岳州。将至岳州时，如永兴围解，即留此兵于岳州，同顺承郡王所遣兵并力进攻岳州；倘永兴之围未解，则由岳州赴大将军简亲王军前。河南、安庆俱近岳州，河南巡抚董国兴可遣标兵一千五百人、安徽巡抚徐国相遣标兵五百人，令贤能官统领，俱赴岳州。

将军阿密达抵南昌释干都海等，亦率之赴简亲王军；原护军四十人，俱令同往岳州。此诸路兵抵岳，贝勒尚善量增其军，所有水陆官兵于九贵山设立一营；但有可克之机，即进兵攻取。

敕将军穆占赴永兴。穆占奏：逆贼三面围永兴，水陆道阻；臣因复酌遣护军甲兵、绿旗兵及火炮，令副都统布舒库率之，往会署副都统尼雅汉坚壁河南岸。永兴内外一切军机，令与拉赛、萨克察巴图鲁合谋而动。但郴州诸处广远辽阔，镇守乏兵；请遣江西赣州总兵官哲勒肯并其标下官兵速赴臣军。上谕：平定湖南、剿除逆贼，俱委任将军穆占、大将军简亲王等；穆占宜亲赴永兴，扑灭贼众。顷者都统王国栋率兵往镇宜章，宜章与郴州相近，总兵官哲勒肯不必遣往。

庚申，授尚之孝为宣义将军，遣赴江西。先是，尚之信奏：臣弟尚之孝向蒙授平南大将军之职，藩下镇将曾经统领。今与臣共居一城，体统难施，每每引嫌，心不自安；请调之孝赴京师别用。上允其来京；至日给一品顶带、食正一品俸。已而之孝上言：臣诣阙请罪，分当诛戮，过蒙宽宥；臣愿募兵三千赴王将军军前，剿贼报效。上谕：尚之孝既请募兵效力以报国恩，可授宣义将军，暂驻南昌，听募兵三千；俟兵数募足、军械完备，赴大将军简亲王军前征剿逆贼。

大将军贝勒尚善奏，舟师败贼于岳阳湖。伪将军杜辉等乘船犯柳林嘴，我舟师迎敌，君山、扁山舟师亦来合击；贼败走，斩获甚多，沈其贼船。方进战时，夸兰大萨尔海钩辉船，贼掷火，萨尔海之船被毁；署护军统领扎喇克图以舟助战，救萨尔海及兵百余人，并夺贼船而还。上谕：署护军统领扎喇克图助战夺贼船，可嘉！事平议叙。嗣后我舟进与贼战，有邻近舟舰能助夺贼船者，记名待叙。其移知贝勒尚善，俾通行传谕。

辛酉，敕尚之信遣兵守潮州。之信奏：郁林满、汉官兵，今已退至容县。潮州事势可缓，兼有靖南王耿精忠及满洲大兵足以镇守；因撤原遣潮州副都统尚之璋还省城，遇有警急，可随宜应援。上谕：顷因海逆猖獗，侵犯漳、泉，已调靖南王耿精忠、侍郎达都率潮州兵往援。今若撤还副都统尚之璋，则潮州止余总兵官马三奇驻守，宜令尚之信速趣提督侯袭爵前赴潮州；并量发官兵以补之璋之缺，同袭爵、三奇协力固守。

敕浙江总督李之芳等遣兵守福建延平。巡抚吴兴祚奏：延、建、邵、汀四府皆有贼伏兵，我各路守兵迭经调发遣往漳、泉，请令浙江督、抚发标兵二、三千人来延平固守要害。上谕：海逆犯漳、泉，事在迫急；浙江总督李之芳、巡抚陈秉直量留兵守浙江，而于各营兵内酌便抽选二、三千人遣往延平。至浙江兵丁屡经调发福建，恐致浙地兵力单薄；该督可召募有资力壮健兵丁五千人，分隶各营。

甲子，授大将军贝勒尚善等攻取方略。时詹事宜昌阿所遣笔帖式马尔赛还岳州，濒行，上谕之曰：我船甚多，湖中诸将亦众；公温齐、副都统杭奇、德业立等，似宜酌遣一员于陆路。至若贼船，大非我比；贼虽各路赴援，谅皆小舟，少有巨舰。况船艘非旦夕可成，我沙船兵亦宜抽调陆地，调时毋令贼觉。诸路调来绿旗之兵，酌令屯九贵山；或贝子章泰、或公温齐、副都统杭奇，以一人驻守。立营之时，仍宜兼顾三眼桥地方。贼或遁走，即宜进剿：盖兵贵神速也。贝勒等视贼得毋藐忽，贼虽非我敌，犹必慎为之防。至岳州一克，即宜分兵往取湘阴、长沙。前虽有敕旨命克复岳州之后，即进取常德、澧州；今思深入常、澧，贼或袭吾后，馈饷不易，渡马亦难；总宜临时相机而动。至于贼船仅四十余，我船甚多，宜载火器于小舟乘夜扰之，勿使宁息。近岳州安塘笔帖式报：我兵夺贼一船，复沈其船一；宜昌阿身在彼地，嗣后一切应报事宜可悉以奏闻。

命兵部侍郎郭丕等按湖南军事。遣侍郎郭丕、员外郎舒恕赴湖南，按问军中事宜；因谕曰：将军穆占屡奏言大将军简亲王援师不应机遣发，致事不克济。简亲王何故不遣官兵？其穆占前报逆贼全力偏注郴州，果曾逼犯郴州否？如未尝来犯，则郴州、永兴之间相距甚近，穆占何故不剿灭永兴逆贼以至若是？此等事由，可明白确察。至地方形势、永兴前后两战及逆贼侵犯情形，一并察明，严取供词以奏。今群贼肆犯永兴，其郴州宜别委大臣、量留官兵镇守。穆占身率兵前赴永兴，尔等至彼，或应调穆占前赴永兴、或应仍留郴州，其与穆占、简亲王详确定议，一面进发、一面奏闻。复令传谕穆占曰：穆占不量地方缓急，不遣重兵镇守，致贼犯永兴；及请济师，又不迅遣精锐官兵并力而往。我朝诸将遇敌，虽兵力单弱亦不退缩，必奋勇攻击；是以都统伊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

等陷没于阵。夫为将者，当以朝廷大事为念。徒为身计，独留精兵自护；军机坐失，职此之由。况穆占陛辞时，曾面谕凡有分遣，必厚兵力；顷永兴两次失利，朕心深为萦虑，盖缘穆占不厚兵力、不调发精锐之所致耳。如近者大兵围困长沙、岳州，岂不可使并力平濠拔栅、肉薄而攻，破毁其城！但朕心悯恻，不忍官兵惨罹锋镝，故令大队舟师并进。其谕穆占知之。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

康熙十七年八月庚午，诏撤海澄公黄芳泰等还京。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言：海澄公黄芳泰年少柔懦，不胜兵事。上谕：海澄公黄芳泰，功臣之嗣。既年少不能军，而仍授以兵；苟至失律，恐反为彼罪，且于地方无益。可令黄芳泰及黄芳世之子并其家属俱赴京师，务安置得所，以副朕终始保全至意。其标下官兵，督、抚等察其可用者，补入各营；罢老不堪者，量行安插得所。又谕兵部：向因靖南王耿精忠剿贼外出，遣镇平将军耿昭忠赴闽暂理旗务；今精忠还省城，昭忠可携其祖父骸骨来京。

甲戌，敕将军觉罗舒恕仍守南雄。先是，尚之信奏：宜章地甚要，守不可不固；臣于七月二日遣都统王国栋、署总兵官宁天祚等率兵前往。请敕将军舒恕同赴宜章统辖官兵，协同防守。上谕：南雄、韶州若无虞，将军舒恕即赴宜章；否则，速以状闻。至是，舒恕奏：南维诸处为江西、广东、湖南接壤要地，不可轻离。上命舒恕仍驻南雄。

己卯，诏授贝勒察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大将军贝勒尚善于是月四日以疾卒于军，固山贝子章泰以闻。上命多罗贝勒察尼代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赴岳州统其军。

甲申，诏谕亲征。上谕议政王等曰：今日之事，岳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乘此民心雠贼、群相内向之时，朕欲亲统六师，躬行伐罪。若逾此机，恐满兵不耐水土，因而挫锐；所遣诸将军破贼无期，后虽勉图，终成掣肘。国家所赖，在于佥谋；此外如有早戡逆乱、救民水火之策，并宜预筹。尔等其详议之。于是议政王等上言：吴逆首启乱阶，诸方震扰；皇上特抒神略，命将出师，分路进征，剿抚并用。陕西、福建、江西、浙江、广东诸省，以次削平；仅三桂困守一隅，旦夕可灭。缘臣等才智疏浅，不能仰副宸谟，议多谬误；在外诸将亦不能仰体圣意，迅扫妖氛，逆首逋诛，致烦睿虑。伏读诏谕，深中机宜；臣等敢不遵奉。但皇上一身关天下之重，今宸驭所至，虽贼不足平；然京师要地，万一车驾远行，奸宄因而窃发，此亦事之未可料者。臣等以为皇上不必躬临

戎阵，但宜居中指麾内外臣僚，相机调度。请敕大将军贝勒察尼：或见困岳州水陆兵之外，更增立营于九贵山，则岳州可下。或虽增立营垒，战舰不可久泊湖中，岳州似难克；则宜掣调水军如前固守，而以余兵益安亲王岳乐军进定湖南，或益顺承郡王勒尔锦军进定常德、澧州。令王贝勒等详议敷陈，再为筹度。上从之。

臣谨按：是时闽、粤、江、浙、陕右皆已底定，民心雠贼，亟望王师。湖南诸将正宜及时征讨，荡定滇、黔，而彼此观望、按兵不进；虽奉诏旨屡趣，授以方略，犹迁延如故。皇上虑进剿更复稽缓，陷贼人民因之觖望，他方奸宄或将窃发；爰下亲征之诏，无非欲迅扫贼氛，出斯民于汤火也。以议政王等恳切谏阻，故暂留未发；敕令行间诸将，详议进剿事宜。于是诸将始皆震竦惶媿，请戮力办贼。皇上乃停六飞之驾，复授策于察尼等添营要害，断贼饷道；及湖水消涸，又令多益官兵，围守严密。未几，岳州果下，而诸路逆贼遂次第削平。是皇上虽未亲行，而布昭圣武、振作军威，所以能使阃臣感奋，克奏肤功也。

丙戌，尚之信请罢遣都统王国栋赴宜、郴；上不许。之信奏：自漳州、海澄告变，惠、潮震惊；又郁林失守，梧州可虑，高、雷、廉三府逆贼肆行。兼之海贼杨二侵扰沿海之地，官兵不足分遣。请令都统王国栋勿赴宜、郴。上谕：今逆贼犯永兴，肆行猖獗；宜章、郴州地属重要，都统王国栋仍速率兵往援，已命将军莽依图等暂止勿进广西。潮州有警，尚之信随宜策应。

命设福建水师提督。提督杨捷奏：福建水陆进兵，势不能兼顾。上谕：提督杨捷可专辖陆路兵，水师提督别行补授。当此海寇鸱张之会，统辖水师非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之人不可；总督姚启圣、提督杨捷、巡抚吴兴祚其遴选保奏。

调山东、河南、江南绿旗兵赴福建。提督杨捷奏：臣向在山东，深悉山东、河南兵熟习交枪、鸟枪者甚多，乞各发千人；江南兵有熟习弓箭、火炮者，亦发千人赴闽。上谕：福建土著兵丁未谙行阵，虽经召募，无裨实用；若得久习营伍之士，随到即可成功。总河靳辅、山东巡抚赵祥星其各发标下兵善交枪、鸟枪者千人，河南巡抚董国兴发河南兵善鸟枪者亦千人，前赴福建。所遣兵缺，速行募补。

辛卯，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调兵援泉州。总督姚启圣奏：臣前启大将军康亲王调提督石调声等兵并省城满兵同援泉州，臣愿亲统绿旗协力进剿。而漳州绿旗兵止一万，攻守不足；请发江西赣州总兵官哲勒肯、广东潮州总兵官马三奇、惠州提督侯袭爵各标官

兵共五千名来援。上谕：泉州地要，大将军康亲王俟署副都统岳尔多兵至日，酌发满、汉官兵往援。顷者已调驻守潮州靖南王耿精忠、侍郎达都等率兵救泉州，提督侯袭爵往潮州；而江西绿旗兵屡经调赴湖南，哲勒肯等标兵不便更遣，可速檄耿精忠等统率官兵驰赴漳州会同将军拉哈达、赖塔、总督姚启圣两路夹击，务解泉州之围。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条奏事宜；上不允。杰书奏：请简旗下老成历练总兵官调补潮镇，以代马三奇；其潮州镇标见在委署各伪员，宜速改调。至将军刘进忠标员，宜分布各标或发广西将军军前效力。又如续顺公沈瑞降贼，受其侯爵、结为姻娅，恐其勾连起衅；宜黜其分爵，所属旗兵分隶督、抚、提、镇各标，家口宜徙山西诸省。上谕：康亲王曾言马三奇材力精强，行间茂着劳绩，因擢潮州总兵官；且潮州将士已发援泉州，今无故妄有猜疑，辄行改调，使效力者且至心寒。续顺公沈瑞及标下官兵素怀忠义，缘众寡不敌，为贼所胁。向者副都统张梦吉等言伊等身在行间，请发家口入京；朕以道路辽远，不必迁徙来京，令暂驻潮州，已有成命。所奏请黜沈瑞公爵，分其标兵、徙其家口，俱不准行。

癸巳，敕尚之信等保高州。总督金光祖奏：祖逆败窜广西、收集余党，势必纠合大队肆行侵扰。况贼既陷郁林，必乘势犯高州；所关甚巨，亟宜预筹。上谕：顷命将军莽依图等整顿军械暂驻，以俟机会。今既不急进广西，如贼犯高州，平南亲王尚之信、将军莽依图、额楚、傅宏烈、总督金光祖等或增遣满、汉官兵赴高州协力剿贼，或遣兵攻北流、郁林以分贼势，俾不得侵高州。其公同酌议，务令高州诸处勿有疏虞。

甲午，命将军穆占帅师赴永兴、将军华善帅师赴郴州、副都统夸岱率兵赴茶陵。先是，调华善自安仁赴永兴，与护军统领拉赛等协力固守、剿御逆贼。既而华善奏：臣欲移会永兴护军统领拉赛等，因道阻难通；复自郴州大路发檄，迄今尚未得报。且兵力单弱，不能前进，致行期稽滞。上谕：授华善为将军，调赴永兴为日已久，即宜率兵驰赴；乃借口兵单道阻，逗留不前，殊属不合！应即治罪。但见在行间，暂缓处分；俟事平旋师，再行察议。永兴关系重要，华善务设策相闻、约期夹击，速退逆贼；如未便夹攻，华善可求他道前往永兴，合力而举。寻穆占奏：臣启大将军简亲王，速遣将军华善星夜驰赴郴州，俟其到日，委以地方；臣遵谕率随征游击马升标兵火炮，前赴永兴讨贼。其总兵官赵应奎标兵，请速发至臣军。上谕：前以永兴地要，曾敕穆占亲往；今既称亲率兵丁前赴永兴，宜如所请，移文将军华善不必前往永兴，率兵驰赴郴州。并移文大将军简亲王遣总兵官赵应奎携其标兵火炮，速赴穆占军；令按察使马斯良催征郴州诸处粮饷运至永兴，毋误军需。简亲王喇布复奏：若总兵官赵应奎兵从将军穆占调往，则茶陵、

攸县、安仁诸处兵力单弱；请增遣兵防御。上谕：永兴警急，赵应奎兵可速行发往。俟陕西调至副都统夸代所统每佐领兵二人抵彬州日，大将军贝勒察尼等，视马罢者易以岳州兵丁健马，速遣至简亲王军，听其随宜调遣。已而喇布遵谕图绘永兴城池、我兵营垒及逆贼盘踞形势，进呈御览。议政王等因奏：省阅来图，永兴殊为困迫；宜再趣穆占、华善等各率兵星赴所指处所。上谕：前屡敕华善速赴永兴，竟不如期而往，殊玷将军之职！今若更有延滞，不即至郴；兵部题参，从重治罪。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一

康熙十七年九月己亥朔，敕总漕帅颜保赴吉安。上谕兵部：向以江西可虞，因调总漕帅颜保前往。今南昌已为内地，其令帅颜保赴吉安镇守。

辛丑，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奏吴三桂死，永兴贼遁。简亲王喇布、侍郎郭丕疏言：八月二十四日，据侦报：三桂初病中风噎膈，有犬登其案而坐，因病甚，口不能张，且下痢。十七日遂死。贼党匿不发丧，闭郡城门；潜调伪将军胡国柱、马宝等于永兴诸处，取三桂孙于云南。越四日，国柱等自永兴至衡州，始启城门，通行旅。将军穆占亦奏：据护军统领拉赛、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报：贼自八月初二以至二十日屡逼永兴，满汉官兵奋勇御敌，城坏于炮，随以筐及囊盛土补之，昼夜坚守，屡退贼众。二十一日夜，贼焚其营遁。

敕诸路大兵乘机剿贼。上谕议政王等曰：览大将军简亲王等奏逆贼吴三桂已死，渠魁既殒，贼必内变，诸路将军宜乘时各统大兵分路进剿，克复疆圉。永兴贼既遁去，简亲王宜由茶陵赴安仁，进逼衡州。其永兴官兵劳苦已久，可驻茶陵诸处暂息。自陕西调来副都统夸岱所领每佐领兵二人，不必遣赴茶陵，即留岳州军前。大将军贝勒察尼等务水陆夹击，速取岳州。

臣谨按：军事之要，必相其机之所在，而亟乘之；则略地攻城，所向靡不克捷。是时贼渠吴三桂罪积恶盈，已遭天殛。皇上即料逆党心携，必生内变；乘机进师，成功自易。若失此事会，迁延引日，俾贼得徐相要结，复为固守之计；恐荡定之勋，未能克期而奏。爰趣诸将分路剿击。于是在岳大兵仰遵明诏指挥，困贼愈急；贼粮糗既尽，遂弃城而窜。岳州一拔，而群寇果望风溃散，疆土以次底定。皇上之审势料敌、应机决胜，信乎为独神矣！

壬寅，命诸路将军、大臣招抚从逆人员。上谕诸路王、贝勒、大将军、将军、督、抚、提、镇等曰：兹据大将军简亲王等报称：逆贼吴三桂顷已身毙。三桂数年以来构兵倡乱，荼毒生灵，罪大恶极，故天命殛之。当日许其迁移，本欲保全安插，始终眷宠。不意其包藏祸心，辄行反叛；背累朝豢养之恩，逞一旦鸱张之势。横肆凶逆，扰乱疆土。元凶既服天诛，胁从宜施宽典。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人等，皆朕赤子，素受国家恩养，必非甘心从逆。或志存忠义，不能自拔；或势被迫驱，怀疑畏罪，陷身逆党：朕甚悯焉。其各体朕好生之心，翻然悔悟，争先来归；朕必优加恩赉，论功叙录。尔等即宣布德意，广示招徕；务使怀忠抱义之士，顺天命以图全、审事机而建绩。抚绥戡定，早奏荡平，以副朕嘉与维新至意。

癸卯，黜将军华善等，令从军效力。上谕议政王等曰：将军华善、署副都统多诺自六月调遣永兴，迄今未至，殊负厥职。其集议以闻。于是议政王等议言华善、多诺俱宜革职披甲，令赴大将军简亲王军前效力。上谕：我国家将士凡遇调遣，驰赴而已，从未有若此迟延观望者。使华善等兵未事而至，未必无功；今已事毕，至将安用！华善、多诺，宜如议处分。但正值讨贼之际，免其革职披甲；俱委署夸兰大，付将军穆占令军前效力。

己酉；趣大将军贝勒察尼取岳州，调副都统关保率兵赴之。先是，上谕亲征议政王等集议应作何进兵？令大将军安亲王岳乐、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察尼详议敷陈。至是，勒尔锦奏言：以守兵余力并入行军、复多增枪手，五路渡江，齐力大举，庶可灭贼。岳乐奏言：臣亲赴岳州，仍旧布置舟师，调诸路大炮急攻，陆营势必克复。察尼则奏言：舟师入湖三月余，虽未大挫贼锋，贼亦不敢公然出战。近闻逆贼粮饷将绝，将军林兴珠又献策谓：湖水涸后宜围以木筏、立木桩、列火炮，俾小船巡警；可乘之机，正在此时。然湖水之涸，为期尚迟。两三月间，贼中安知无变。今乘水势未退，立一营于南靖港；俟水涸酌拨舟师，营于君山高家庙，绝其粮道。贼势穷蹙，不难扑灭。又一议言：九贵山虽经立营，而围犹未匝。若水涸则君山、高家庙诸处俱涸，贼于石首、华容、澧州、常德陆路皆通。君山、高家庙不以大队立营，则围城难遍。风浪之中，船不可泊，徒至坏损。若于舟师分拨立营，万无余力。上览三疏，因谕：今吴三桂已死、诸逆溃变之际，宜急取岳州。动支如许钱粮营治舟舰，入湖三月余，而将军侯林兴珠献策甚明，俟湖水尽涸，我船及贼船俱无所施，彼时多掣舟师无不足用；我之船舰兵卒颇属有余，岂可推诿，使大事中沮！今宜于南靖港、君山、高家庙诸处俱立营垒，断贼粮道，务须困取岳州。至于君山、高家庙诸处既需大队，应令副都统关保所率之兵无往江西，改赴岳州，

听贝勒察尼调遣。如舟师必难久顿湖中，速以状闻。贝勒察尼等既困取岳州，安亲王、顺承郡王所奏俱不必行。

辛亥，遣刑部侍郎禅塔海造船于茶陵。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茶陵、攸县水陆俱通衡州，诸处宜造战船及小沙船百艘备用。议政王等议如所请，令劝勉绅衿百姓输助，速行营造。上谕：造船事关紧要，令刑部侍郎禅塔海于江南动支正项钱粮：备药炮及需用器物，前赴茶陵诸处督理修造。前尚书伊桑阿带往造船官员，仍令皆往。

丁巳，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奏泉州围解。时，杰书遣署副都统禅布等进剿海逆，两路夹击；遂败贼众，恢复惠安，解泉州围。是日，福建巡抚吴兴祚奏：败贼于白鸽岭，复永春、德化等县，贼渠刘国轩等悉遁。随遣官兵击海贼，败之于赤澳诸处，沈烧贼船六千余，斩六千余级。

辛酉，敕将军穆占等遣兵守永兴。先是，穆占奏：因华善等至郴州，永兴贼遁；故臣未赴永兴，遣副都统保住、总兵官赵应奎、署副都统雅秦等各以所部兵从华善往守，撤臣所部前锋护军甲兵及汉军绿旗兵尽还郴州休息军马，以候谕旨。已而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臣闻上三旗内府佐领兵三百人未发永兴，因檄询华善等。华善等言：此兵至郴州，皆愿军前效力；穆占遂留之。以臣所遣之兵，华善不启臣知，竟留穆占军前，穆占亦不以留兵之事闻之于臣。倘遇警急有所调发，亦皆如此，恐误军事。嗣后华善之兵，或听穆占调遣、或听臣调遣，伏候睿裁。上谕；简亲王方剿抚逆寇之际，穆占尽撤其属兵，茶陵、攸县、安仁诸处所存兵每佐领不足七人；大将军安亲王每佐领兵二人复遣还长沙，致简亲王兵力单弱。遇有调遣，穆占又相去甚远，诚难应时即至。今简亲王赴安仁相机进剿，其所部兵当听随宜调遣。简亲王所发官兵，穆占并未商酌，任意留之，不合！其内府佐领兵三百人，仍令发回。至永兴地方，本令穆占、简亲王协同镇守。今若止令简亲王兵驻守，倘简亲王相机前进，或逆贼来犯，恐兵力单弱，关系匪轻。其令穆占、简亲王协议，各酌遣官兵共守永兴。今逆贼吴三桂已死，正急宜剿抚之会。穆占、简亲王其凛遵谕旨，同心合力，以图济事。已而，喇布复奏：华善、多诺俱已降黜，永兴见缺统帅，因授内大臣阿密达扬威将军印，以夸兰大硕塔、阿进泰等副之，遣往驻镇。上谕：简亲王既赴安仁，参赞不可无人，阿密达仍与简亲王偕往。永兴去郴州不远，况穆占前奏郴州别付一大臣镇守，以便亲赴永兴；宜令穆占或选彼处所有大臣一员往镇永兴、或亲往镇守，酌可而行。

乙丑，削副都统德业立等职，留任图功。先是，贼乘船自岳州赴湘阴取粮米、火药，

副都统德业立、提督周卜世等驻扁山不行擒获，俾贼逸出；已而贼船由扁山入岳州，彼等又不邀击，纵之入城。将军鄂鼐等以闻。上谕：以如许钱粮造成船舰、调集诸路官兵，水陆并进以围岳州；乃贼船冲出，既不行阻御，竟致逸出！及其入城，以如许舟师，何以不行邀击，任意纵入？大将军贝勒察尼其严察明白具奏。至是，察尼奏言：德业立、周卜世等特率一百三十船截剿兹贼，贼仅二十余船，未能获其一艘；畏缩怯懦，纵贼入城。议政王等议：德业立、周卜世等应革职充伍，令军前效力。上谕：德业立、周卜世等本宜如议处分；但值剿贼之际，可俱革职留任，效力赎罪。鄂鼐总统舟师、身为主将，乃用庸懦之徒，致误大事；事平之日，从重议处。

丙寅，尚之信请开海禁，上不许。之信奏：剿除海逆，亟需船艘；其如公帑方匮，势难营造。请暂开海禁，许商民造船由广州至琼州，采捕自便；则臣得藉商船大创海寇，由广海海陵、龙门一带进取，以收捣巢之功。上谕：向因尚之信言粤东虽已底定，郑逆仍踞厦门，宜申海禁，以绝乱萌；故准旧界，严行禁戢。今若开海禁、令商民采捕自便，恐奸徒乘此与贼交通，侵扰边海人民，亦未可定；海禁不可轻开。其鼓励地方官员捐助造船，备征剿之用。

丁卯，授尚之信为奋武大将军。初，将军莽依图奏言：进定广西，亟需厚集兵力。见在绿旗之兵，有名而无实。臣思平南亲王尚之信练习戎行，器械整备；请调赴梧州统辖官兵，委以平粤之责，与臣等协谋而行，实于大事有济。上命尚之信会同将军额楚、总督金光祖、巡抚金儁等定议以闻。至是，之信奏：臣向以逆贼偏注永兴，恐都统王国栋不能制敌，拟于九月初旬亲往策应。顷闻吴三桂已死、永兴贼遁，今湖南势如瓦解，取之甚易；臣当进定广西。上谕：乘此逆贼惊扰之时，大兵亟宜前进，剿抚并用，绥定疆圉。授平南亲王尚之信为奋武大将军，统兵赴永兴、郴州诸处，会合大将军简亲王、将军穆占等并力同心，以图进取。将军莽依图、额楚、傅宏烈、总督金光祖等各驻本汛，相度机宜，规定广西。应给尚之信敕印，准满洲大将军、王等例，遣内阁官员赍往。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二

康熙十七年十月庚午，命福建水师提督驻海澄。总督姚启圣奏：前督臣李率泰奏设水师提督驻海澄；方今水重于陆，不可无总统重臣。海澄公既召赴京师，漳州宜设总兵官镇守。上谕：向因水师提督驻海澄，是以海逆败遁。今该督既行题请其令水师提督驻海澄，调海澄总兵官驻漳州；至水师提标应设兵丁，可于新增兵及所裁海澄公标兵内选补。

丙子，敕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帅师进讨、将军穆占镇守茶陵。初，喇布奏：臣等恭接招抚逆贼敕谕，即誊黄遍行粘示，仍屡遣人招抚伪将军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等。以臣观之，攸县较安仁尤要。若前诣攸县遣人招抚，且相机而动，均有裨益；又于安仁可以兼顾。但遣还夸兰大塔尔拜所领每佐领兵二名，臣属兵力必致单弱，请增发绿旗兵。上谕：简亲王身在彼地，深悉情形；宜如所请，前往攸县随宜剿抚。但兵分力薄，可调永兴副将周球赴彼军前，并移文总督董卫国选江西绿旗兵二千速遣诣简亲王军，以资进剿。至是，穆占奏：臣及简亲王孰进孰守，伏候上裁！上谕：逆渠已毙、贼势溃乱之际，大兵亟宜前进，剿抚并行，机不可失。大将军简亲王同内大臣阿密达、前锋统领希福等率每佐领十人，并均配绿旗兵，与大将军平南亲王尚之信公同定议，或取永州、或宜取何地，相机而举。茶陵、安仁、永兴、郴州诸处，俱令将军穆占镇守。如地方无虞，有机可弃，听其酌量进发。

丁亥，总督姚启圣等奏败海贼于蜈蚣山，恢复长泰。海贼伪统领刘国轩等大队由海澄犯泉州败却，据长泰县。将军赖塔等议留侍郎达都守漳州，而偕耿精忠及总督姚启圣等率兵进讨。九月十九日，与贼战于蜈蚣山，贼败走；破其七营，斩伪总兵以下三千余级，生擒一千二百余人，遂复县城。

己丑，诏福建总督、提督，绿旗官兵得专调遣。总督姚启圣奏：泉州见有闽、浙提标绿旗兵二万一千余，臣屡调会剿海寇，迄今无一至者。若必俟大将军王令，不免坐失机宜。请敕提臣驰赴漳州，共图战守之策。上谕：据报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等兵及满洲大兵俱于十月初旬由泉州赴漳州，如总督、提督调用绿旗官兵，必俟启大将军王，未免迂延误事；嗣后一面调遣、一面启知王等。至总督、提督皆朕信任，封疆大臣务彼此辑睦，期于疆场有济。

辛卯，命大将军贝勒察尼议取岳州之策。先是，察尼令贝子彰泰攻湘阴，将军鄂鼐以舟师不可分遣止之，彰泰等还驻九贵山。至是，鄂鼐奏：九月十八日，北风大作，飘我君山扁山船；风稍息，始得收集飘散之船。贼弃鸟船五十余乘间突出前往湘阴，臣等未能击却；比其还入岳州，又未能邀阻：因请罪。上谕：克取岳州，所击甚要；以数百艘之船，特遣将率师断贼饷道，截其水路。乃鄂鼐等目视贼船突出，不能阻截。比其回归，又不能邀杀；俾贼出入自如，肆无畏忌。鄂鼐等即应严加处分。但方统率大兵泊湖剿贼，俟事平之日，严察重处。鄂鼐及诸将佐俱令立功赎罪。今贼已多集粮饷、火药于岳州，或仍应困取及作何进发？贝勒察尼等速定议以闻。

丙申，巡抚张朝珍请安置降兵于内地，上不许。朝珍奏：各路军前投诚官兵，拨臣标效力者甚众。其间臧否莫辨，请以臣标投诚效力各弁并嗣后自军前发来官兵，令分布安插于江南、河南内地。上谕：今值剿抚并用之时，若以见在武昌投降官兵安置江南、河南，恐后此来归者将疑畏不前。大将军顺承郡王、贝勒察尼等其勿令若辈聚处，随宜分布安置于湖广诸处，俾各得所。

臣谨按：投诚官兵，本皆附贼之人；一旦势蹙，乃始来归。虽其中倾心效顺者固多，而稔恶未悛、图为不靖者亦自不少。必处置得宜，始可以潜消奸狡之萌，开广招徕之路。张朝珍昧于事理，请安插降兵于内地；皇上以无故迁移，已至者必将自疑，欲降者或困之中沮。若令聚处一方，又恐丛集生奸，致烦诛戮，有乖好生之德。乃命王、贝勒等随宜分布，毋使群居；仍安置于湖广诸处，俾各得所。于是，反侧者咸安、输诚者益众。盖皇上措理之方、安辑之道，无事不尽善如此也。

十一月己亥，诏授侍读学士李光地为学士。将军拉哈达奏：海贼断江东桥等处，阻截援兵。有泉州守制在籍侍读学士李光地遣人至臣军中，为大兵乡导，由漳平县朝天岭小路入安溪县；光地复遣人沿途修通险阻，接济军需。光地身目前迎大兵，文臣为国尽劳，可否议叙？上谕：李光地当闽地变乱之初，不肯从逆，具疏遣人密陈机宜，殚竭忠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平险隘、治浮桥、馈食物饷军、率民兵备办粮米供给兵众口粮，矢志灭贼，实心为国，深为可嘉。其从优授为学士。

诏予投诚官员俸。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言：先后投诚伪官及房县来归之伪总兵何以敬等，虽授扎以示鼓舞，而止食兵粮，生计难给。上谕：何以敬等慕化来归，宜令得所以励来者，其悉予半俸。

甲辰，命侍郎禅塔海等监修岳州战船。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臣今奉命进征，其船艘仍前修造或宜停罢，统候睿裁。上谕：简亲王前言茶陵、攸县水陆俱达衡州诸处，亟宜预造船舰以备，故特遣侍郎禅塔海等前往监造。今观所奏如此，足知从前初未详审，草率具奏；宜俟事平察议。禅塔海可以所备物料运至武昌，监修岳州损坏战舰。

丁未，敕总督董卫国等速平余寇。上谕兵部：总督董卫国率师赴广信剿贼已三月余，曾否扑灭，迄今尚未报闻。总督、提督，封疆大吏；杨一豹等乃广信一带山谷小寇耳，宜即为扫除。总督董卫国、提督许贞，其速靖余寇，各还驻所。

辛亥，命遣官招抚陷贼官员兵民。上谕议政王等：吴逆既殒，贼心震动；宜遣吴三桂原属人员，前往招抚。山东按察使何毓秀等十员内，择数人量加职衔、给以敕书，发大将军安亲王、简亲王、顺承郡王、贝勒察尼、公图海、将军穆占、莽依图军前，或径令彼等亲往招抚，或听其遣人先通音问、然后身往招徕。其公议发遣。倘有济于事，仍量功大小，从优议叙。于是议政王等列毓秀等名具奏，上乃加山东按察使何毓秀太常寺卿、工部郎中张光岳太仆寺卿、奉天府治中佟启圣通政使司左通政、安丘县知县胡端通政使司左参议、行人司行人崔启元鸿胪寺卿、武乡县知县齐漳通政使司左参议，各赍敕谕往诸路大将军军前招抚陷贼官员兵民。敕曰：自逆贼吴三桂煽乱以来，所在官民多被诱惑；故陷身贼中，莫能自拔。朕已洞悉情形，屡颁敕谕广示招徕，开其自新之路。今逆首吴三桂已伏天诛，念在彼胁从文武官员兵民人等皆朕赤子，素受国家恩养，必非甘心从逆。或志存忠义，迟回待时；或势被迫驱，无由归化：朕甚悯马。兹特命尔等赍敕往陕西大将军、长沙大将军、岳州大将军、征南大将军、扬威大将军、荆州大将军等军前，特行招抚。尔等曩在滇、黔素多亲识，易于开导，必相信从；须宣布德音，相机劝谕，务令陷贼人员翻然悔悟，争先来归。有密谋内应、擒斩贼渠及率领兵民献城纳款者，俱赦其前罪，论功叙录，加恩安插，俾令得所。煌煌谕旨，朕不食言。尔等奉兹委任，务须殚心筹划，勿失事机。或亲身径前招抚，或先遣人谕晓、后乃亲往，俱同各将军等会议酌量而行。若招抚成功，量功大小，从优议叙加恩。尔等其勉图报效，以副朕定乱安民至意。

大将军贝勒察尼奏舟师败贼于陆石口。十月二十二日，伪将军杜辉、巴养元、姜义乘船二百五十艘犯陆石口，将军鄂鼐等率师分击，败之；获其船，斩贼无算。至二十九日，署副都统叶储赫等复率师进击岳州，破贼众万余，斩首甚众。

甲寅，敕大将军贝勒察尼等水陆围岳州。察尼等奏：贼艘虽两番出城取粮，据降人云：取到之粮，仅支十一月。顷贼船悉出，意在疏通饷道，犯我柳林嘴，鏖战移时；继而伪将军等率众五千于高家庙渡江，犯我陆石口营。臣因增遣署前锋统领杭奇率兵赴陆石口，俾御贼之出求粮者。上谕：岳州乃湖南咽喉，如岳州克复，则常德、长沙之贼断难屯踞；荡平之绩，指日可期。今湖水渐涸，贼船难出，故由陆路奋死来犯；苟粮无缺乏，岂肯如此累出冲突耶！以风涛之险，船舰将士虽有伤折；然贼急迫之形已着，贝勒察尼等速宜水陆围逼，务期克复。

庚申，调兵益大将军贝勒察尼军。先是，察尼奏：舟师泊湖以来，频经出战，炮多

坏损；请发江南发贡子母等炮一千，送至岳州。又以君山、高家庙陆地设营，请调荆州水营总兵官张忠并标兵赴岳。上皆从之。至是，又奏：今湖水渐涸、陆地渐出，我兵营伍隔绝，恐贼潜通馈饷；请增发满汉兵。议政王等议：不准行。上谕：困取岳州，关系重要。据报贼粮将绝，宜以闲地满兵量调。岳州大将军安亲王遣赴永兴每佐领兵二人，已经撤还；今长沙事机稍缓，可发每佐领兵或二人、或三人赴岳州。江西总督董卫国标下官兵选调二千五百人，就近由铜鼓经武昌赴岳州营于要地，庶有裨于军事。此兵俱听大将军贝勒察尼等调遣。

壬戌，命饶州总兵官高登科率兵赴茶陵诸处。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臣钦遵上谕率内大臣阿密达、前锋统领希福、学士萨海、副都统保住、署副都统雅哈喇雅秦等并满汉官兵进讨，而留署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副都统马席泰、署副都统额思赫、杨古岱等并满汉官兵于将军穆占所，俾之镇守。但茶陵、攸县诸处接壤，江西止以此兵镇守，力甚单弱；而臣队进讨之兵，又不便再留。恐大兵长驱前进之后，贼以大队来犯，地方不无可虞。上谕：简亲王帅每佐领兵九人进征，留每佐领兵一人防守。江西总督董卫国、提督许贞进剿广信诸处余寇，建昌又有总兵官陈平驻守；饶州逼近广信，董卫国等既扑剿广信山贼，其饶州总兵官高登科悉统标兵驰赴茶陵、攸县诸处协守。

癸亥，命提督杨捷为昭武将军、仍管福建陆路事务，调京口将军伯王之鼎为福建水师提督。先是，总督姚启圣奏：水师提臣员缺，奉旨命臣等保题。钦遵会同巡抚、提督面议，实无练习水战可堪保题之员。上命议政王等选举。至是，议政王等列江南崇明提督刘兆麒、浙江温州总兵官陈世凯名以奏。上谕：杨捷自简任福建提督，剿御贼寇、恢复疆土，劳绩茂着；授为昭武将军，仍以原品管福建陆路提督事务。王之鼎才略素优，镇守京口，克称厥职；仍以将军调补水师提督。

丙寅，命将军觉罗舒恕遣兵赴藤县。先是，将军额楚抵藤县，奏兵多病疫。上谕：若病者未苏，可移师去藤。至是，额楚奏：郁林、容县、浔州贼众声言三路来犯，大兵不可动移。臣兵病疫相仍，见存无几；念臣深入广西，请增遣大兵。上谕：额楚仍驻藤县，将军舒恕于南雄、韶州两处兵内择有马者每佐领各一人发额楚军。

十二月己巳，诏增荆州绿旗兵。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臣所部满汉兵水陆攻取岳州，窃犯荆州以图牵制；臣等即竭力守御，亦难保无虞。乞许臣募缘旗兵万二千人悉统枪手以济防御，庶于疆圉有裨。上谕：顺承郡王既言荆州兵单，宜如所请，听募绿旗兵万二千人悉统枪手；并会同该督、抚择戮力行间有才能者，授职管辖。兵丁所需交枪，

令工部选发。如需用轻炮，王等具疏以闻。

丁亥，敕尚之信及将军觉罗舒恕帅师赴梧州。将军莽依图奏：本月初三等日逆贼来犯，将军额楚、傅宏烈率兵接战失利，营垒俱陷；械势猖獗不能遏御，藤县失守。见存兵力甚薄，梧州势危。上谕：今梧州可虞，大将军平南亲王尚之信不必往湖南，径赴梧州与莽依图等商酌调遣官兵、并力剿贼，以靖地方。如王断不可离省，即速选精兵驰赴。又韶州、南雄已为内地，将军舒恕可率每佐领兵二人急赴梧州。至将军额楚、傅宏烈等现在讨贼，俟事平旋师日察议。

敕大将军公图海等议守肃州。将军侯张勇奏：河套彝人噶尔旦虽有与默得里蒙古结姻之信，但世为仇雠，恐争西海之地。甘肃兵单，而臣且前赴秦、巩；倘两相战攻，内地难保无事。肃州当两彝往来之冲，宜增兵镇守。上谕：大将军公图海等身在地方，轻重缓急，是所悉知。应否调总兵官一员暂往镇守肃州？与总督哈占及张勇公议酌行。

庚寅，以陈华等为总兵官。先是，伪将军杜辉遣伪参将林宁等奉书请降，大将军贝勒察尼等慰谕，约期遣回。至是，詹事宜昌阿奏：本月十六日，伪巴将军下总兵陈华、李超率文武官弁兵丁家口投诚。询之续降人员，据称：是月十五日夜事泄，吴应麒即潜拘同谋诸人。十六日昧爽，约杜辉议事，伏兵执之。讯至日中，绞死伪总兵等数员，及辉之弟侄亲丁皆被杀。上谕：陈华、李超等感戴国恩，与伪将军杜辉共约归顺事泄，杜辉被杀，陈华、李超等仍来投诚，殊属可嘉！俱授为都督同知总兵官，支全俸；留大将军贝勒军，俾招徕贼党。所属官弁，按原品支俸；家口随彼等所欲，安插得所。复谕兵部：陈华、李超外投诚官内择语言明晰、洞晓贼情者二人，令随詹事宜昌阿之笔帖式马尔赛挈之驰驿来京。

命总督董卫国率兵赴岳州。先是，董卫国奏：遵旨进剿广信逆贼杨一豹、江机等，屡击败之，斩获无算，随招抚伪都督陈得名等。上因命董卫国率兵往防铜鼓营。至是，卫国言：铜鼓营见今宁静无事，增防逆贼盘踞岳、长，臣愿亲领标兵五千，更调江西各营官兵数千赴楚效力。上谕：总督董卫国以铜鼓营无虞，愿亲率标兵赴楚效力，可嘉！

宜如所请，统所属官兵驰赴岳州，多备火器挨牌、鹿角携往；择贤能官留守江西，酌调本省兵接续前进。其标下官兵，勿令分拨他处，听自统全部以行。

敕大将军贝勒察尼等固围岳州。詹事宜昌阿奏：见今贼粮已绝，伪属官兵相继归诚；

搜获逆贼往来文书，俱系调诸路逆贼援岳之事。今并贼书密咨兵部。上谕：逆贼食尽势穷，调取援兵；大将军贝勒等宜约会镇守各要地将军、大臣严缉奸细，俾贼内外音问不通；固我营垒，以御来援之贼。务期克取岳州，并檄趣江西总督董卫国速行驰往。

乙未，趣尚之信帅师驰赴梧州。将军莽依图奏：臣檄大将军平南亲王尚之信亲身率兵来援梧州，之信报称：见赴湖南会剿，正虑调取之兵不能即至，更有何兵可遣。臣思梧州乃广东门户，逆贼近屯榕树滩，如不遣之信来援，则地方深为可虑。上谕：顷已有旨命尚之信不必赴湖南，今莽依图既以梧州势迫为言，尚之信其亲统官兵驰往梧州剿御逆贼。

许大将军公图海来京陈事。图海奏：臣年老欲密陈所见，有不便具疏者。今秦省诸要隘守御已固，省会备有援师；臣欲轻骑赴京一觐天颜，面奏事宜。下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议政王等奏：军机事宜，主帅无亲身来奏之例。上谕：图海携大将军敕印前来，乌丹仍佩其将军印暂统大兵。已而，图海来京密奏讫，上面授机宜，随令驰还军前。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三

康熙十八年正月乙巳，调总漕帅颜保等标兵赴南雄。将军觉罗舒恕奏：南雄府为两广咽喉、三省接壤，见在满汉官兵无多，南安诸处又安插新附之人；一有不测，全省皆属可虞。上谕：漕运总督帅颜保、总兵官哲勒肯各选标兵一千人，令贤能官员管辖，速往南雄府；到日，令副都统博霁总统防守地方。

戊申，增设岳州随征总兵官。大将军贝勒察尼疏言：调往岳州兵六千人，宜设随征左右前后四营，各以总兵官领之。上从其请，以副将李师膺为湖广岳州随征左营总兵官、柯彩为随征右营总兵官、都督同知陈华为随征前营总兵官、李超为随征后营总兵官。

辛亥，趣尚之信等速援梧州。总督金光祖奏：广西藤县失守，逆党愈肆狂逞，水陆三路逼犯梧城。上命大将军平南亲王尚之信、将军舒恕即遵奉前旨，亲统官兵倍道速援梧州。

壬子，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选发骑兵赴长沙。喇布奏：永州、耒阳请停进剿，选臣等两股兵内有马者每佐领三人遣往岳州。上谕：此兵不必发岳州，令于自京发往护军骁

骑内简阅有马堪用者每佐领二人，以大臣一员统之，速往长沙军前。

命总兵官高登科留驻饶州。先是，议调登科率其标下官兵协守茶、攸诸处。至是，巡抚佟国祯奏：逆孽攻陷德兴、侵逼乐平，府县有司力请留镇臣驻守饶郡。上命登科及部下官兵不必调遣湖南，仍留饶郡与该巡抚、提督等共商速复德兴，务灭逆寇。

丁巳，增设荆州随征总兵官。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新增兵一万二千人应设四镇，各分管兵三千。上从其请，以副将葛秉贞为湖广荆州随征前路总兵官、兰泗为随征左路总兵官、姚珩为随征右路总兵官、胡世英为随征后路总兵官。

乙未，大将军贝勒察尼等奏复岳州。时逆贼吴应麒等窃踞岳州，坚垒死守。上命多调船兵，饬令察尼等水陆围困，断其粮道。逆贼势蹙，伪总兵王度冲、伪将军陈珀等于是月十八日各以其舟师来降，吴应麒等弃城逃遁，我师遂复岳州。察尼及詹事宜昌阿以闻。上谕：大兵既取岳州，逆贼震动之际，诸路大兵宜剿抚并用，速行平定。其令大将军安亲王、简亲王、顺承郡王、将军穆占等乘贼此时震詟，有悔过投诚者宽贷其罪，叙功录用。其宣布恩意、兼施剿抚，毋失机会，酌量而行。

臣谨按：善用兵者，必先争要害之地；若据有要害，则其它不攻而自破。皇上洞悉方隅形势，以为扫靖寇氛、荡平云贵，大势所系，实在岳州。故于王师初出之时，即命都统觉罗珠满等速赴岳阳控扼要地，以遏系贼寇；而珠满等逡巡逗挠，致岳城失守。皇上乃授贝勒尚善为大将军，统率劲旅恢取岳州。又屡授机宜，趣令克日进攻。既因陆路之贼防守颇坚，特遣大臣亟营战舰、大集诸路官兵据江湖之险，断贼饷道。尚善等犹诿托多端，谓兵舰即鳞集湖中，亦不能困贼。迨入湖之后，将军鄂鼐等又以风涛汹涌，请撤水军。赖皇上干断独持，不允其请；复调益舟师，授策于察尼增营要地，围困加严；于是贼粮始尽至于饥蹙，弃城遁走。岳州既得，遂成破竹之势，而长沙、常德诸郡贼不能守、一时奔溃，贵州、云南以次抵定矣。所以削除寇乱、克奏武功者，诚由我皇上力排群议，独运神谟、专意规取岳州之所致也。

庚申，增设广东潮州官兵。提督侯袭爵奏：潮州与闽接壤、逼临大海，诸岛逆孽窥伺，汛兵力单；请如旧复设潮州镇标中营官兵五百有余及大埔营官兵六百、潮州水师总兵官一员并左右二营官兵二千，以资弹压。上允其请，以侯补总兵官刘显芳为广东潮州水师总兵官。

甲子，敕大将军贝勒察尼分兵速取湘阴。上谕兵部：顷者笔帖式马尔赛去时，令其传谕主将克取岳州之后，应发兵一支从京口河渡江，立营于华容、石首之地，以为根本。若由华容、石首前赴常德、澧州，则水潦难。将军辈亦曾奏言：此路水泽甚多，艰于前进；已经饬示。今在岳州满汉官兵甚多，宜乘贼未暇固守湘阴，水陆亟进，乘机克取湘阴，即望长沙进发。稍一迟疑观望，则江中有一洲直对湘阴，贼坚守县城而立营洲上、预储火器，得为严备，我舟师欲度难甚。故不可不乘贼未及坚守之先，急下湘阴也。岳州地最险阻，偏师足守；其取湘阴、往长沙，宜令贝子彰泰、署前锋统领杭奇率每佐领满洲甲兵十人，提督桑额、总兵官万正色躬率标兵并多发绿旗兵丁，整备大炮、鸟枪、火器，水陆并发。可速行大将军贝勒，亦令安亲王知之。

乙丑，诏议政大臣等直陈剿贼事宜。上谕：大学士索额图等：今正剿灭逆孽之时，议政王大臣等如有确见剿灭逆寇事宜及应行应革之事，各抒意见；即于会议之所共议以闻，庶便酌量采择。尔等其传谕议政王大臣等。于是议政王大臣等奏言：自用兵以来，凡剿抚逆贼之事，俱廑皇上睿虑筹划；即行间诸将进止机宜，亦无不仰赖庙谟指授，遵奉而行。所以疆隅次第收复，群丑望风溃遁；虽余孽窜入滇、黔，即日自尔销灭。是圣明谟略周详，悉已尽善；臣等实无他见。苟有一得之愚，宁不陈奏耶！

二月丙寅朔，将军莽依图等奏败贼于梧州。逆贼吴世琮等侵犯梧城，于正月初六日水陆齐进；将军莽依图、傅宏烈等率满汉官兵拒战，大败贼众，多所斩戮。是夜，贼弃营而遁。

命发马于大将军贝勒察尼军前。学士额库礼奏：今我兵进剿，请以武昌备养马匹拨至臣等军前。上谕：大将军贝勒察尼等恢复岳州，向前进发；其以武昌备养马匹拨送一千，酌给兵士无马者。

己巳，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奏复长沙。时岳州恢复，长沙逆贼震恐，不能久立，于正月二十九日弃城潜遁；我师遂入城，安抚人民。

命大将军贝勒察尼遣满兵速赴长沙。安塘笔帖式报：大将军安亲王已复长沙，今亟进取衡州，移咨大将军多罗贝勒令酌鸟船、沙船及官兵，贝勒遂遣自荆州来水师营总兵官张忠等率绿旗官兵三千八百、沙船一百、快船八十前赴长沙。上谕：贼失岳州、长沙诸要地，正当惊惶骚动之时，乘机进取衡州，击灭逆贼，殊为要务。宜将岳州所有大兵并船炮速行多拨，增发大将军安亲王军前。大将军贝勒察尼等除先遣总兵官张忠标兵外，

今更速发满洲大兵、多拨船炮，迅赴长沙。既而安亲王岳乐等奏：贼离衡山县二十里许，水陆立营。上复谕：宜乘贼寇惊动之际，速取衡州。此剿灭衡州贼众较诸处不同，所调岳州舟师火炮早至一日，于大事有一日之益；若缓至一日，于大事贻一日之害。调遣船炮、官兵如或稍迟，使贼江中置桩、预为坚守，阻我舟师，致进取衡州事机有失，则皆贝勒察尼误之也。谕到，贝勒察尼即拨舟师火器速发安亲王军前，于灭贼机宜勿致有误。其大将军简亲王等亦已率兵进取衡州，两军相合之后，总用大将军安亲王印信，协力剿灭逆孽，恢复衡州诸路。如有分兵之处，仍各用大将军印信施行。

甲戌，诏责大将军贝勒察尼等。时贼渠吴应麒等从岳州遁去，辅国公温齐等率兵追杀二百余里，阵斩甚多；我兵因未携爨具而还。察尼等以闻。上责之曰：逆贼吴应麒等迫于饥饿，徒步败遁；我骑兵追蹑二百余里，因未携爨具，遂尔还师，并未大创贼众。岳州虽得，不过贼所弃之空城；而穷寇吴应麒究未擒斩，朕心未慊。今以追杀贼众地方里数详度之，虚实即立见矣。

命尚之信等速定广西。之信等奏：臣等共议：将军莽依图、舒恕等同将军傅宏烈守梧州，臣驻封川县，总督金光祖驻肇庆府，将军额焚等驻德庆州；如有机会，一面奏闻、一面举行。上谕：今长沙、岳州诸处俱已恢复，伪将军、总兵文武官员船舰兵卒来归者甚众。又据塘报，彝陵州对岸之镇荆山盘踞贼寇尽行潜遁，分逐诸路溃败之贼，多所斩戮。大将军顺承郡王等已渡江平定湖南、安亲王又进取衡州诸处，宜乘此各路贼寇涣解之际，平定广西。大将军平南亲王尚之信、将军莽依图、舒恕、额楚、傅宏烈、总督金光祖等勿失事机，速定广西。

乙亥，诏总督董卫国率所部兵赴大将军安亲王军前。先是，议令卫国率兵往岳州。至是，巡抚佟国祯疏言：岳州既复，请撤还督臣。上谕：江西属在内地，可以无虞。今董卫国不必诣岳州，率其标下官兵速赴大将军安亲王军前听王调遣，协力进取衡州诸处。

庚辰，命发马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军前。勒尔锦奏：臣兵在彝陵诸处更番来往，水土不宜，致马多毙。请以近地所备马速行拨给，以资进剿。上谕：兹正前往征剿之际，于武昌预备马内拨一千匹，委才能官员速送大将军顺承郡王军前。

辛巳，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官兵复澧州。勒尔锦闻岳州贼溃，即遣署都统多谟克图等率师前进；于正月二十七日渡江，太平街、虎渡口诸处贼寇悉皆溃遁。王率大兵于二十九日渡江，次元始。于是前队官兵分路追剿松滋、枝江、宜都诸县及澧州，以次

恢复；守百里洲伪将军洪福率舟师、缴印札来降。

敕大将军贝勒察尼与顺承郡王勒尔锦合兵进取常德、沅州、镇远诸处。上谕议政王等曰：今岳州、彝陵之贼以舟来降、长沙之贼焚舟溃遁，诸处贼寇困蹙逃窜，无有舟楫。宜固守荆、襄，乘此机宜速灭贼党。贝勒察尼酌留官兵于岳州，水陆齐进，速会顺承郡王军，合力亟取常德、沅州、镇远诸处。至恢复常德诸郡之后，顺承郡王、贝勒察尼等会同安亲王、简亲王等作何进取云、贵？定议具奏。其大兵进讨云、贵，宜设将军、总督、巡抚、提督随大兵征进，吏、兵二部开列应补者以闻。寻吏、兵二部以应补官列名具奏。上谕：云南将军不必添设，可调湖广提督桑额为云南提督、湖南提督赵赖为贵州提督、四州总督周有德为云贵总督，以原任巡抚李天浴为云南巡抚、副都御史杨雍建为贵州巡抚。

壬辰，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奏官兵复常德。是月十四日，勒尔锦抵澧州，遂遣固山贝子准达等率领官兵进取常德；未至之先，贼纵火焚城中卢舍并江中船舰而遁。伪按察使陈宝钥等迎降，我师于十八日入常德府城。

甲午，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官兵复衡州。喇布率大兵前进，于是月初七日复衡山县；遂令前锋统领希福等率官兵攻取衡州，逆渠吴国贵、夏国相等闻风弃城而遁。十三日，我师复衡州府城。

命总兵官哲勒肯为广西提督。总督金光祖奏：广西旧设提督辖本标官兵四千六百余人，自马维变后，未及复设。当此用兵之际，必仍设提督总统水陆之兵，于战守有赖。其提标应设官兵，即于广西见在各营抽拨，补入经制。上从其请，授哲勒肯为广西水陆提督总兵官。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四

康熙十八年三月丁酉，以王度冲等为总兵官。大将军贝勒察尼奏：伪总兵王度冲等统官兵船舰投诚，宜从优议叙。又言：伊等愿改为陆兵效用。上谕：伪总兵王度冲、伪将军陈珀可为总兵官，俱兼右都督；伪总兵龙韬、张宣、柯乔栋等可为总兵官，俱兼都督佥事。令彼等俱入陆路，同大兵效力。

甲辰，命彝陵总兵官徐治都为湖广提督。兵部奏：湖广原设提督一员，康熙十七年因江西抚建提督赵赖调赴攸县剿贼，授为湖广提督；今长沙诸府已经恢复，湖南提督员缺应行裁去，湖广仍设提督一员。上允之，因授治都为湖广提督。

庚戌，敕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帅师进取宝庆诸处、简亲王喇布等合兵进定广西。上谕议政王等：今湖南贼寇悉已败遁，顺承郡王与贝勒察尼等合兵一处；简亲王方在衡州、穆占已至永州，进取广西，事属最要。顺承郡王等所部兵为数甚多，可拨每佐领护军二人、骁骑二人，令贝子彰泰率往安亲王军前。安亲王亲统大兵前赴衡州进取宝庆诸处，简亲王可与穆占等合兵自永州进定广西。

甲寅，总督姚启圣奏报伪总兵廖瑛等来降。时廖瑛、黄靖等率众踞水晶坪，联络山海贼寇以为边害。姚启圣遣官往抚之，廖瑛等即率伪官三百余员、兵一万二千余人诣军门降。

丙辰，将军穆占等奏官兵复永州、道州。时贼渠吴国贵等遁往永州，为守城计。穆占遣官兵追及之于白水市诸处，击败贼众，斩杀甚多。是月初九日，遂复永州。于是道州、永明、江华、东安等县所有之贼闻风，俱弃城而遁。

诏统兵将军、大臣等确核战功。上谕兵部曰：我国家开创大业，军法最为严明。凡击斩贼众、攻取城池，必据实奏报，复行确核功罪昭著，故能信赏必罚，鼓励戎行，初无虚伪冒功之弊。今自用兵以来，每览各处奏捷章疏，其中固有实建功绩者，亦有虚词妄报者；如击败贼兵，动称斩杀甚多，或云数千、或云万余、或云不计其数。甚至贼弃空城，或云如何攻取、如何恢复，妄行虚报；微功小寇，任意铺张。议叙之时，冀幸滥邀升赏，殊非人臣事上、勿欺实心为国之谊。嗣今诸领兵大将军、督、抚、提、镇等务洗心涤虑，勿蹈前辙。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闻。如因循陋习、冒滥军功，定以军法从重治罪，必无宽贷。尔部即通加严饬，并晓谕官兵一体遵行。

丁巳，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官兵复宝庆。衡州诸郡既复，喇布即令提督赵赖率所部官兵往取宝庆府；赵赖等未至，贼先于城内外纵火而遁，我兵遂于是月初五日入城。

癸亥，趣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速统兵进剿。上谕兵部曰：逆贼从湖南败遁日久，我大兵随后尾击；若推诿逡巡、不速行追蹑，俾贼复得固守，则劳费倍多。乃顺承郡王等至今犹未亟进，殊为不合！尔部速移文顺承郡王等乘贼守备未固，兼程前往。

四月庚午，命诸将遣人招抚贼中渠帅。提督赵赖奏：逆贼胡国柱、郭壮图、吴国贵、吴应麒辈嫌隙已生，互相陵轹，势不两立；宜乘涣散之会，指名招徕。上谕诸路大将军、将军等：乘逆贼互相猜疑之际，其明谕以投诚人员宽贷前罪，从优恩擢。贼中渠帅，分路遣人指名招抚。

辛未，敕固山贝子准达等防守荆州、彝陵诸处。安塘笔帖式报：伪将军王凤岐等三人选船舰兵卒水陆齐下，截御巴东诸处以乘不备；又有刘、李、杨、王诸贼帅率众屯踞巫山及草毛诸处。上谕：逆贼至巫，潜生奸计；或窥伺夔山，俟江水泛涨时乘虚突犯彝陵、荆州，殆未可定。今固山贝子准达、都统根特等已率兵前赴荆州，而彝陵又有大兵及提督徐治都在彼，宜悉录报文移贝子准达等及提督徐治都，令于荆州、彝陵诸处水陆密防；贼众来犯，即行剿御。

诏责都统觉罗巴尔布。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都统觉罗巴尔布启言：二月初二日，分兵二队攻金顶山及滩内所立之营，兵锋一至，贼皆遁走；随遣署护军统领董吉等率兵由陆路追之及于南津关口，江北岸之贼列阵迎拒，我兵败之，斩杀甚众。上谕：国家军令本甚严明，凡攻逐贼寇，大臣身在颜行，是以官兵鼓舞奋勇，野战必胜、攻城必克，所向无敌。都统巴尔布统兵驻彝陵，大兵既复岳州，不于贼方震动之时侦察虚实，即行剿灭；乃称二月初二日分兵二队攻金顶山及滩内所立营，兵锋一至，贼悉遁走。身统兵众逼贼而营，对垒之贼已遁，尚尔不知；又不自思赎罪，率官兵疾追殄歼贼丑，止遣董吉等前往。巴尔布自率兵赴荆以来，曾无奋力报效，迟误观望，其罪良多。既至彝陵与贼对垒，不躬亲拒敌，反云初二日拨兵前进，作攻战之形，明属欺罔；且镇荆山之贼遁于何处、踞于何地，并未察明以报。顺承郡王等一一严取供词以闻。

戊寅，命发马于将军穆占军前。时穆占奏：自辰州启行追贼二十日，会大雨泥泞，马毙甚多，致兵士乏骑。上谕：穆占与大将军简亲王进定广西，宜速拨武昌马千匹送至穆占军前，以给乏马兵士。

己卯，诏责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勒尔锦等奏：伪将军胡国柱在辰龙关、伪将军吴应麒等在辰州，而近以木塞隘口而营。上责之曰：顺承郡王勒尔锦等当逆贼惊遁之际，宜亟遣贤能将帅追剿，乘贼不备，速行扑灭。乃明知巴尔布怯懦，令率官兵前取辰州；巴尔布迟滞观望，延引时日不疾驱而进，致辰龙关复为贼守。勒尔锦、巴尔布等宜即行议处。但见统大兵征剿，俟事平凯旋之日，再行察议。

壬午，敕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毋进广西、将军莽依图等分路进兵。上谕议政王等曰：览学士孔国岱报，广西悉已底定；宜速移文令简亲王及穆占等之兵不必进广西。但莽依图、舒恕、额楚等兵力稍单，简亲王及穆占等兵内选有马精兵每佐领三人或四人，遣前锋统领希福帅赴莽依图等军前；于通云、贵要路，宜从何路协力前进，公议进发。至于广西见无官兵，平南王或宜同大兵前进、或宜驻广西适中要地，亦同将军大臣等共议而行。其彝陵兵徒尔坐守，似属无用；宜整缮甲兵，自归州、巴东作进兵状以制之。巴尔布本在彝陵，即遣彼往归州、巴东效力；并令都统噶尔汉等率兵同总督杨茂勋、提督佟国瑶等前进，宜由何路协力扑灭山贼或规取兴安，听其酌便而行。

乙酉，颁敕招抚云、贵官民。敕谕云南、贵州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逆贼煽乱以来，尔等被其迫胁，陷身贼中，莫能自拔。地方百姓，久遭荼毒；诛求苛扰，困苦日深。在彼情形，朕已洞悉；每一念及，深为恻然！故屡颁敕谕广示招徕，开以自新之路。今湖南悉皆平定、广西亦已纳款，独尔滇、黔一隅，民生尚在水火之中。朕以仁覆天下为心，岂忍西南万姓颠连无告，莫之拯救。且当时倡叛，罪止三桂一人；所属人员均系胁从，情可矜恕。今特颁敕谕，再行招抚。尔等其各体朕宽大好生之心，翻然悔悟，争先来归，于各路大将军、将军等军前投诚，皆赦其前罪；论功叙录，加恩安插，令之得所。尔等勿得仍怀疑畏，坐失事机，有负朕嘉与维新至意。

丙戌，谕诸路将帅毋受祖泽清降。上谕兵部曰：逆贼吴三桂煽乱以来，诸大小文武官员势穷力竭，迫而从贼，朕久已洞悉。其悔罪来归者，概行宽宥。惟祖泽清父子兄弟，向受国家，恩养甚厚；前泽清叛时，意其必系被贼迫胁，不得已而从逆。及其既降复叛，则甘心附贼可知；情罪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尔部即密谕各路大将军、将军、督、抚、提、镇等遵行。

总督金光祖奏复浔州。时逆贼吴世琮等踞浔州府，闻大兵前进，即焚营弃城而遁。金光祖等所遣副将林大忠遂于是月十九日入城，抚定人民。

诏保全文武官员家口陷贼者。上谕兵部：湖南、广西已经底定，滇、黔指日荡平；凡在京、在外大小文武官员内有家口陷于贼中者、有子身投诚家口仍在彼地者、有前以抗贼被害而家口尚有遗留者，大兵到日，一一清察，务加保全，俾之得所，听其家属完聚。尔部即通谕各路大将军、将军、督、抚、提、镇等遵行。

丁亥，命刑部侍郎宜昌阿等赴湖南议撤兵事宜。上谕兵部：今湖南、广西皆已底定，大兵多集湖南；遣侍郎宜昌阿、学士噶尔图赴顺承郡王、安亲王、简亲王军前酌留进剿平定地方之兵，余兵防守荆、岳及蒙古、乌拉、宁古塔兵应行调还事宜，一一详议速奏。其招抚敕谕，赍付大将军等令其酌行招徕。伊等不必留彼，招抚军事议毕即还。

壬辰，命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还荆州、贝勒察尼帅师进剿。勒尔锦奏：将军鄂鼐等启称：署副都统图尔笃浑等侦探辰龙关贼情形，贼跨路连设五营，力为坚守；山险林深，前锋未得禽获生口。距辰龙关二十里，止行一马，且不能转旋；辰龙关一带山俱峻险、林木森密，徒步亦不易至。且时值盛暑淫雨，虽大兵前进，亦不能行；不如暂留为便。上谕：辰龙关乃通云、贵孔道，众皆知之甚悉。据奏辰龙关相去二十里，止行一马，且不能旋转；辰龙关一带山俱峻险，林木森密，徒步亦不易至。俟复辰龙关时，必于此路明白丈量；苟与所奏不符，图尔笃浑等从重治罪。今当广西全定、败贼逃散之际，宜分路前进，底定疆圉。前锋属在颜行，捕获生口乃其专责；顺承郡王委无能之图尔笃浑为副都统俾之前行，致前锋不能捕一生口，图尔笃浑等乃又急行退还。顺承郡王勒尔锦可率其王府佐领之兵还赴荆州，同巴尔布等进定归州、巴东。图尔笃浑可革去署副都统职，以参领随顺承郡王还荆。贝勒察尼仍用其原大将军印，统兵平定地方。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五

康熙十八年五月乙巳，命调福建水师提督伯王之鼎为四川提督。时上以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谙习水性，令其进剿「海寇」，特授为福建水师提督；故以之鼎调补四川。

丁未，诏理事官麻勒吉赴广西暂辖定南王所属兵士。将军穆占奏：广西省城投诚伪将军刘彦明、徐洪贞、线成仁等仍为都统、副都统，令其总辖藩下及绿旗之兵，颇于事有益。上谕刘彦明等所领投诚绿旗兵内有愿归农者，皆令归农；愿入伍者，拨入广西经制兵内。其定南王下旧兵有老弱者裁去，不必足从前三千之额。数年以来，定南王官兵分散各处，收聚甚难；宜令督捕理事官麻勒吉前赴广西暂行统辖。定南王下藩兵有分散者，令其察访料理；一切调度军务，会同将军莽依图等商议举行。其广西文武各官弁、定南王下各官职名，麻勒吉俱察明缮册以闻。刘彦明等为都统、副都统之处，俟册到日再议。

辛亥，遣副将徐升耀敕招抚王屏藩等。时升耀赍言愿往招抚王屏藩、吴之茂、谭洪、张起凤等，上命加升耀都督佥事，赍敕招抚。谕王屏藩等敕曰：自吴逆煽乱以来，所在官民多被诱惑，陷身贼中，莫能自拔。朕已洞悉情形，屡颁敕谕广示招徕，开以自新之路。念尔素受国恩，必非甘于从逆。或心存忠义，迟回有待；或势被驱迫，归化无由：朕甚悯焉！兹湖南、广西俱经恢复，各路兵马齐进滇、黔，尔所悉知。四川一隅，皆朕赤子；久罹兵燹，不得早见太平。每一念及，殊多恻然！特遣副将加都督佥事徐升耀前往宣布朕意，尔其翻然改悟，勿失机会；率先来归，朕必赦其前愆，论功叙录。尔无怀疑畏，勉图后效，以副朕定乱安民至意。

癸丑，命遣官采购湖广粮米运赴广西。时因广西官兵乏粮，议政王等议请令两广督、抚由广东设策运粮。上谕不必自广东挽运，令遣户部贤能官二员采买湖广米运至广西军前。其湖广武冈诸处官兵，亦令料理备办。

己未，命大将军贝勒察尼治澧州以南军事。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治荆岳彝襄诸处军事。察尼奏：臣等前进荆、岳、彝、襄诸处，相隔渐远，调遣防守事宜，必致有误。上谕大将军贝勒察尼等亲统大兵往前进剿，自澧州以南军务，听大将军贝勒察尼调度；荆州、岳州、彝陵、襄阳等处军务，听大将军顺承郡王调度。

辛酉，调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兵赴桂林。将军莽依图奏：桂林相近之兵，请速调一支往驻桂林，以张声势。臣俟副都统额赫讷兵至贵县，即前赴横州以绝柳州、南宁之路。因遣人趣马承荫、郭义等速行薙发。上命简亲王及穆占等兵内拨每佐领三人或四人，遣一副都统率赴麻勒吉所，令麻勒吉等统辖镇守桂林。

六月戊辰，诏云南提督桑额率湖广官兵进云、贵。桑额奏：新任湖广提督暂驻彝陵，请以彝陵官兵隶其标下，而湖广提标官兵姑属臣统领。上谕：提督桑额随大兵进取云、贵，其湖广提标官兵准入云南提督标下；俟底定之日，仍回楚中。彝陵镇标官兵，准为湖广提标。至于随桑额前往官兵方事剿贼收疆，标下官员可各加衔一等、兵卒可动正项钱粮赏赉，以示鼓励。

壬申，诏诛叛弁赵天元。尚之信奏：粤东之变，起自新会江门；江门水师之叛，由于天元一人。请以天元赐臣，使得明正其罪，立置典刑。上谕：赵天元不思图报国恩，乘粤西逆贼侵犯粤东，首献江门背叛，致粤东变乱；及粤东归顺后，又从逆贼数犯疆圉。今度不能免脱，窘困至极，方始来降，情罪重大。赵天元本系平南亲王所属之人，王其

立诛之。

甲戌，削都统觉罗巴尔布职。大将军贝勒察尼等取巴尔布供辞以闻，上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议政王等奏言：都统觉罗巴尔布自率大兵往湖广以来，并未前进效力；因其怯懦，削去参赞，令其赎罪图功。乃身率大兵，坐驻彝陵；大兵既复岳州，不乘贼中震骇之时探其虚实，力行剿灭，以赎前愆。镇荆山对垒之贼，迄于逃遁，竟未之知；乃诳云分布官兵进攻，巧为饰辨。又不亲身追杀逸寇，止遣夸兰大二人前往。其后令巴尔布率领官兵攻取辰州，又迟回瞻顾、迁延时日，竟不速进；致贼复踞辰龙关，得为守备。巴尔布怯懦退缩，一步不能前进；贻误大事，失机甚多。今奉旨取供，巴尔布又不即行认罪、据实供招，反为巧饰；殊失大臣之体！宜将巴尔布都统、阿达哈哈番佐领及所加之级，尽行削去，羁系荆州。彼所袭其父拜他喇布勒哈番，与应袭之人承袭。上报可。

乙亥，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奏请增兵，上责之。勒尔锦奏：前者渡江，已简兵士有马者携往；所留守彝陵诸处兵并属顶补，多系无马。今平定疆土，兵力单弱，请悉以所有前锋护军调益臣军。上谕：前令顺承郡王等固守荆、襄诸处，而顺承郡王遣贝子准达、都统根特等率兵前守荆、彝。今撤还顺承郡王至荆、彝，令平定归州、巴东；乃复请益前锋护军，惟于身之所在必欲厚其兵力，所奏殊属不合！念见在进兵平定疆土，除将军噶尔汉等所统进剿兵外，其荆、彝诸处所在之兵，许酌量调往。

戊寅，尚之信奏伪将军马承荫等来降。承荫于五月二十六日率伪将军郭义、伪总兵齐人龙及伪文武官缴敕印来降，之信以闻。

壬午，将军噶尔汉奏暂撤还大兵，上责之。噶尔汉奏：臣等率领官兵逼临贼境，见山高路狭，小溪甚多，草木丛塞；今值六月、时多霪雨，若山水暴下，则鱼贯之兵必至断绝、不能相顾矣。且挽运亦难，是以暂撤兵众；俟木落水涸，更率官兵先灭山寇，续取兴安。上谕：噶尔汉自任将军以来，初无劳绩，惟闲住襄、均诸处。今当逆贼震动之时，遣噶尔汉会同提督等剿灭山寇，或有克取兴安之机，酌便而行；乃不率兵破贼以图报效，反称草木丛塞，竟以兵还。若此当草木未盛之先，亦曾效力前进否？噶尔汉不行努力以赎前愆，反规避退兵，殊属不合！即行严察议处。但见在统兵进剿，俟大兵旋日察议。又近日陕西大将军图海奏称四川逆贼出宝鸡立营，则兴安之地已空；噶尔汉其统兵而前，击破贼寇、规复兴安诸处，毋失机宜。

甲甲，诏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罢发桂林兵，仍与安亲王岳乐约兵剿贼。先因马承荫、郭义等尚未投诚，上命喇布及将军穆占等拨每佐领兵或三人或四人，遣一副都统率往桂林。至是，喇布奏称：分兵发往桂林、镇守永州，则臣等所部进剿之兵力殊单弱。上谕：今马承荫、郭义等俱已投诚，则平南亲王及将军莽依图等兵皆可达桂林；简亲王等不必分兵发往，仍与安亲王约剿杀贼寇。

戊子，敕大将军公图海等速取汉中、兴安，平定四川。先是，提督赵良栋奏称：湖南已经平定，应复汉中、兴安；臣愿独当一路，展竭愚忠，以图自效。上命图海等确议。至是，图海等奏称：栈道驿门镇各口逆贼率众来犯，据险为营；今令提督赵良栋进临武寨，相机而行。俟臣等击破驿门镇诸处贼垒，如有进取之机，酌量分道而行。上谕：湖南逆贼大败，困蹙遁走；大将军安亲王、简亲王等三路进发，平定武冈、新宁诸处，剿杀贼寇。贝勒察尼等进取辰州，顺承郡王及将军噶尔汉等亦从郧阳、彝陵规定蜀贼。

又马承荫、郭义等并皆薙发，广西已平，平南亲王、将军莽依图等亦统兵进剿；今逆贼震慑，正当剿抚并用之时，大将军图海与将军、总督、提督等共议亟歼侵犯宝鸡之贼，恢复汉兴，以平蜀地。

臣谨按：蜀中山峻谷深，道里阻陿，地实至险；从来不逞之徒多据为窟穴，不易削平。是时湖南逆贼溃遁，诸路进兵；皇上料蜀寇闻风必皆震慑，若不应机疾进，使贼得屯聚一隅、据守要害，恐荡平之绩，非旦夕可致。爰命图海等率师迅迈，收复蜀疆。迨图海等奏称贼毁偏桥、道途有梗，将军张勇、提督孙思克等又请姑止进兵，皇上概弗之许，仍下诏严趣。于是诸将帅始部勒士马，分路并发；果夺其关隘、歼厥渠豪，蜀境悉平，直抵云、贵。皇上洞察贼形，深悉机势；以万全之虑，为必胜之谋：睿略渊谟，诚诸将帅所不能仰窥万一者矣。

己丑，诏撤福建内府佐领官兵。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奏：闽中滨海要汛及墩台营寨，俱绿旗官兵防守；满洲大兵惟驻形势之地，相为声援。满洲兵数颇多，宜酌量撤还。上谕：满兵既云宜撤，当如奏撤回。但海氛未靖，止先撤内府佐领官兵一千；俟此兵到日，再议发往更代。

庚寅，诏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分路进兵。时侍郎宜昌阿等至湖广传谕诸大将军等酌议撤兵，大将军贝勒察尼奏言：臣察见在进征常德、桃源护军每佐领各五人有余、骁骑兵每佐领各七人有余，汉军共一千二百余人、绿旗兵共二万七千余人，其兵足以前进。

所有在常德者外藩蒙古兵四百余人、在澧州者外藩蒙古兵二千三百余人，应行撤还。松滋、宜都骁骑兵五百人、汉军一百人、绿旗兵四百余人，足以镇守疆圉；二处所有外藩蒙古兵五百人，亦应撤还。其在岳州满兵每佐领各三人有余、汉军共三百余人，俱撤还荆州并入荆州兵内，共成每佐领五人之数，俾之镇守。其余满兵每佐领各二人有余镇守荆州、外藩蒙古兵二千余人镇守岳州，外藩蒙古兵六百人，亦俱应撤还。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称：乌拉宁古塔之兵，宜遵旨撤还。但新宁诸处见有贼寇，请暂留乌拉宁古塔兵一千二百余人。臣等二支之兵合而为一，每佐领兵各十一人有余；于其中选每佐领八人及绿旗官兵一万二千余人，率之前往与安亲王相期进剿新宁贼寇。俟破贼之后，乌拉宁古塔兵即行撤道。其永州宜拨满兵无马者每佐领三人、绿旗兵二千人镇守，令总兵官蔡元等率绿旗官兵二千五百人镇守全州。其两支外藩蒙古兵一千七百余人，应行撤还。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称：臣所统护军骁骑兵每佐领共十五人，蒙古兵一百余人，简亲王等既进取新宁，臣当率每佐领兵各十一人、绿旗官兵一万人与简亲王相期进剿武冈东口之贼。其衡州宜留每佐领满兵各一人、绿旗兵一千二百人、总兵官张中标兵二千人防守，宝庆宜留每佐领满兵各一人、绿旗兵一千人防守，岳州宜拨每佐领满兵各二人前往，与镇守岳州绿旗官兵协同防守。其外藩蒙古兵，应行撤还。简亲王等倘不进取新宁，其前欲携往进剿绿旗官兵一万二千人及得胜等炮，祈发臣军前，以便攻剿武冈、东口新宁贼寇。上谕：安亲王兵可两路进取武冈东口、简亲王等兵与安亲王兵约期进取新宁；破新宁贼后，乌拉宁古塔兵听令发还。贝勒察尼等兵攻取辰州等处，荡灭寇贼。衡、永、荆、岳诸地，俱如所奏留兵镇守。其诸处撤还满洲蒙古兵，俱令大臣官员沿途严加钤束。

诏送马至武昌。上谕兵部：尔部见饲马匹及营驿之马可选择二千如例送至武昌，令善加刍秣备用。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六

康熙十八年七月壬寅，敕总兵官周邦宁还镇河内。侍郎宜昌阿等奏：大将军贝勒察尼军前见有湖广经制随征绿旗兵共二万七千人，宜令河南总兵官周邦宁还豫镇守。上谕：河南境内辽阔，提督既已裁缺；内乡、淅川二县各口俱在深山，今又值旱灾：总兵官周邦宁可统标兵一千五百，即还豫镇守。

癸卯，敕学士孔国岱等率尚之信所部兵赴将军莽依图军前。时之信奏言：臣先因患

痔，由横州还封川；今病日加，有事医疗：故臣于六月十八日还会城。上谕：今正进讨逆贼剿抚并施之会，尚之信所部往定广西官兵，令学士孔国岱等尽率赴将军莽依图军前；到日听莽依图统摄调遣，孔国岱等即同莽依图进剿。其奋武大将军印敕，仍留与之信。

丙午，削辅国公温齐等官爵。先是，温齐等贼遁不追、且妄报杀贼之数，上令严取供词以闻。至是，大将军贝勒察尼等取供具奏。上谕：我国家由来军法严明，曾无虚伪多报首功之事。温齐乃有罪之人，不思效力自赎，岳州徒步奔逸之寇，不即穷追，且杀贼不过三百余人，与原疏迥异。彼时一等台吉格呼尔图尚欲追剿贼寇，承胜复城；乃温齐反称道隘马疲，不可前进：巽懊退却，大误军机，可削去温齐官爵，罢其参赞。署副都统达赖削去阿思哈尼哈番、佐领及所加之级，喀住削去副都统，麻尼削去护军参领、佐领及所加之级。

壬子，命大将军贝勒察尼等酌调投诚兵于内地。将军侯林兴珠奏：投诚伪总兵王度冲、伪将军陈珀标兵各一千人见留军前，其父母妻子俱在云南，恐乘间逸去，宣泄军情；请调内地补伍。上谕：投诚官兵见随大兵进剿，若尽撤往内地，则此后归诚者将瞻顾不前。大将军贝勒察尼等身在常德，洞悉情形；其有家口在滇实属可疑者，酌量设法撤至内地，补入营伍。

癸丑，命撤彝陵、襄阳诸处外藩蒙古兵还京。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奏：湖南各大将军麾下所有蒙古兵已尽遣还，其在彝陵、襄阳等处蒙古兵一千七百余人亦应撤回京师。上命彝陵、襄阳等诸处蒙古兵准令撤还，于荆州诸处满洲绿旗官兵内酌量抽拨镇守地方。又谕兵部：柯铎等投诚官员，遇便一一遣发荆州；即传谕大将军、王、将军等知之。

敕提督徐治都速进归州诸处剿贼。治都奏：设五板船一百艘，令彝陵镇臣胡世英统之，以备水路。臣亲调官兵，偕襄阳镇臣水陆并发，前赴归州、兴山、巴东形胜之地剿抚逆贼。上谕：所用战舰，督、抚等委官速造，毋误军需。徐治都即偕彝陵、襄阳总兵官赴归州诸处讨贼，剿抚并用。

乙卯，将军莽依图奏大败贼于新村西山，南宁围解。初，伪将军吴世琮等围困南宁日久，城中食尽，旦夕且陷；投诚伪将军马承荫请救，总督金光祖遣总兵官谭升、杨国泰等率兵往南宁援之。已而世琮率众渡江越岭，于新村西山之巅列鹿角逆战；莽依图与将军觉罗舒恕、额楚都统贝勒等分路扑剿，杀贼甚多。吴世琮负重伤遁，遂解南宁之围。

时金光祖又疏报：太平伪知府林辅世、新泰伪参将何应魁率城内文武官薙发投诚。

丁巳，命江西、湖广巡抚委官送马长沙。上谕：兵部江西南昌备养之马二千四百余匹、湖广武昌备养之马一千匹，移文该抚令遣能员解赴长沙沿途管护，勿致缺额；付巡抚韩世琦加意饲秣，毋令羸瘦。马毕到长沙，仍令世琦报部。

敕大将军公图海速调提督孙思克等平定汉中、四川诸处。图海奏：驿门镇逆贼既败，即遣兵追剿；而贼毁偏桥，无路可通。俟提督孙思克、赵良栋到日，会议进兵。上谕：今逆贼既败，所在震动，自宜努力穷追，收复疆土。前称逆贼屯踞宝鸡，图海等欲调各路之兵进剿；及贼败之后，又不乘机扑灭，反藉称贼毁偏桥、无路可通，竟尔却还。如此懦怯易退，何时乃得破贼！图海等速调提督孙思克、赵良栋等平定汉中、四川诸处，剿杀逆贼，毋失机会。

敕将军莽依图等速发南宁，平定云南。时莽依图报称：南宁地方险隘，挽运维艰，议令将军额楚、都统马九玉帅兵屯驻永淳。上谕：今当逆贼震詟摇动之时，凡为将帅者各宜不失机会，努力疾行灭贼，以定疆圉。莽依图等既大败南宁逆贼吴世琮等，自当乘势直取云南；乃称南宁险隘、挽运艰难，令额楚等往驻永淳！懦怯如此，逆贼何时得灭，滇南何日得平！今粤西底定，乘贼大创之后，莽依图速调都统希福等兵自南宁取路进剿，直抵滇中。

八月癸亥朔，敕将军赖塔兼辖潮州。总督姚启圣奏：将军赖塔久镇潮州，兵民俱已心服，宜仍令兼辖漳州、潮州。上谕：漳、潮系两省接壤之地，将军赖塔久驻潮州，得士民心；当此扑灭海贼、恢复海澄之际，潮州仍令赖塔兼辖。其后赖塔奏言：身在漳州与贼对垒，且满洲大兵系大将军康亲王统辖，潮州地势遥远，实难兼辖。上谕：成命已颁，仍令将军赖塔兼辖潮州。如须用满洲大兵，许一面酌量调遣、一面申报大将军康亲王。

乙丑，敕广西提督哲勒肯率兵赴南宁。哲勒肯奏：臣驻浔州三合嘴弹压两江，接应大兵。但庆远、太平、思恩三府逼近交趾、联接云贵，为粤西藩篱；今逆寇、苗蛮啸聚负固，尚未克复。臣请率兵先往南宁，会同将军相机剿抚。上谕：哲勒肯身在地方，有保守西粤之责，关系甚重。今既统兵前往，令速赴南宁偕将军莽依图、总督金光祖等乘逆贼震动，共议剿抚，以靖封疆。其原驻浔州三合嘴之地，倘属紧要，总督提、督可发兵汛守。

丁卯，命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分兵固守均州、郧阳诸处。将军噶尔汉奏称：率兵偕总督杨茂勋、提督佟国瑶等进剿兴安贼。上谕：今正荡灭贼寇、平定疆域之时，噶尔汉等率兵前进均州、郧阳诸处，所系甚大。大将军顺承郡王等于荆州、岳州等兵内酌量抽调，固守均、郧诸处，务使无虞。

庚午，诏封马承荫伯爵，授为昭义将军。时承荫既投诚，请效力自赎；上因谕议政王等曰：原任广西提督马雄之子马承荫，不忘国恩，诚心率众赍缴伪敕印投诚，可嘉！应授承荫伯爵，给与将军敕印，随大兵进剿。其标下应设官兵等处，令理事官麻勒吉等与总督金光祖同马承荫确议以闻。其余兵丁有愿归农者，安插得所；愿为兵者，选拨入伍。至同来归附文武官员，酌量给扎，以示鼓励。

甲戌，以郭义为左江总兵官。将军莽依图奏：当逆贼围困南宁时，郭义、齐人龙悉力固守，数与贼战；非他处投诚者可比。今闻左江总兵官缺员，以湖北总兵官傅魁调补；倘念边疆要地，乞以郭义或齐人龙补授兹缺，用开归诚之路。上谕：郭义原任左江总兵官，率众归诚，勤劳昭著；仍复原任。齐人龙亦有劳绩，如有应补之缺，听该将军题补。其湖北总兵官原缺尚未补人，令傅魁仍回原任。

庚辰，敕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进兵武冈。喇布奏：臣遣将军穆占于本月初一日克复新宁县，今与大将军安亲王克期进剿武冈逆贼。上谕：屯聚新宁贼寇已遁走武冈，简亲王等速统大兵即会合安亲王等兵克复武冈枫木岭诸处，歼灭贼丑，以定靖、沅。其由镇远进平云、贵应行事宜，确议以闻。倘逆贼不支、屡至遁逃，安亲王等乘其无措，随行追蹑，以期荡平。如贼由武冈遁去，乌拉宁古塔之兵可遣还京师。

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奏官兵复武冈州及枫林岭。贼首吴国贵盘踞武冈，率伪将军胡国柱等以二万余贼逆战隘口，将军侯林兴珠、提督赵国祚等率兵奋击，大败之。国贵中炮死，余贼弃武冈而遁。贝子彰泰等复率兵追及于木瓜桥，又大败之，遂复武冈州城及枫林岭。

乙丑，命内阁学士佛伦等往湖广军前督理粮饷。上谕议政王等曰：今我大兵数路并进，深入剿贼；转运粮饷，殊为重要。闻今岁湖南亢旱，所运粮饷一时不前，殆未可定；令学士佛伦、侍郎金鋐并遴选部院贤能官员前往湖广同督、抚商酌，总理诸路大兵粮饷。

庚寅，敕大将军公图海等分路进发剿汉中贼，平定四川。图海奏：进取汉中、兴安兵，分为四路。臣与将军佛尼勒等由兴安进，总兵官程福亮为后援；驻守旧县关诸处将军毕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等由略阳进，西宁总兵官朱衣客为后援；驻守西河诸处将军王进宝、汉中总兵官费雅达等由栈道进，延绥总官高孟为后援；驻守宝鸡宁夏提督赵良栋等由徽州之巴都山进：臣等于九月初八日四路并发。疏入，上谕：今将军莽依图等大败逆贼吴世琮，平定粤西，进取云贵；大将军安亲王恢复武冈州、枫木岭，击杀贼渠吴国贵；大将军贝勒察尼由常德进取辰州，将军噶尔汉等自郧阳进取兴安。宜乘贼处处败衄、逃遁震动之时，分路扑灭。大将军公图海亟统大兵乘机剿灭汉中诸处贼寇，速定四川。如贼败走，即亟蹑其后，直捣穷追，勿使占踞险要。

辛卯，诏责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喇布奏：臣探得安亲王大兵已克武冈、贼寇败遁，故臣遣乌拉宁古塔兵还京。臣统兵一支驻扎东安县，以将军印信给与都统穆占，令其率兵一支驻新宁侯旨。上谕：逆贼既败，简亲王等宜统兵随后速进，与大将军安亲王共破贼寇；乃不行追剿，反勒兵新宁，以致军机大误，理应严加处分。但今统兵进剿，俟回师之日察议。简亲王其速率兵士往会安亲王平定靖州、沅州诸处，俟至镇远日，平定云、贵事宜定议以闻。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七

康熙十八年九月甲午，趣大将军贝勒察尼等速取辰龙关。时察尼遣署前锋统领苏祜济侦视辰龙关贼势，苏祜济还言：辰龙关路径堙塞甚固，贼与民一无所见；河渠毕涸，大兵不可立营。安塘笔帖式报闻。上谕：今贼势大败，正在摧破；凡为将军大臣者，各宜尽心效力，乘贼无措即行追剿，速靖地方。武冈州、枫木岭系辰龙关后路，逆贼必自震动。贝勒察尼等遣苏祜济侦视，苏祜济不探听贼中确音，遽报贼与民一无所见，复云大兵不能立营；规避退缩，殊为不合！贝勒察尼等其速取辰龙关；前至镇远，与大将军安亲王等兵会，共议进定云、贵事宜以奏。又谕议政王等：以内厩马一千匹、兵部太仆寺马一千匹颁给进取辰州大兵。

乙未，敕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等议分撤大兵之半还京师。上谕议政王等：今武冈州、枫木岭俱经恢复，贼不能据辰龙关，必至自遁。安亲王、简亲王、贝勒察尼所部大兵，皆宜速赴沅州；如有破贼机会，听若等酌量而行。大兵宜撤其半还京师；到日，别拨禁兵更代，以休养之兵力收定余地。大兵作何分撤？安亲王等确议奏闻，驻沅州候旨。

诏赍还京蒙古将士。上谕理藩院：蒙古兵随大兵征剿，虽未有奇功显绩，然勤劳数年，宜加恩赍。今将至京师，其将领赐以鞍马，余众各给以羊及诸物，宜迎至柏乡县；将到日令先期报知，遣蒙古内大臣二人前往。

庚子，提督孙思克奏请暂缓进取汉中、兴安，上切责之。思克以汉中、兴安未便进取，因列款入奏，语涉矜张。上命内阁兵部大臣传谕议政王等：孙思克奏称贼多步行，逾岭登山如履平地，小路曲径贼所稔知；我兵前进，恐贼由纡径潜蹑我后以绝饷道，为害滋甚。朕思秦地绿旗之兵为数甚多，其中步兵不少；且各省绿旗兵向推秦兵精锐，贼能跋涉山岭，我兵豢养有年，何独不能？况汉中、兴安为秦内地，满、汉大兵经行熟悉，何得视同绝域，见闻罕及，辄荒诞其辞。凡剿贼安疆，用兵将帅审酌调遣、前后筹划，其运饷后路恐致断绝，必详度以合机宜；乃一定之道也。倘以贼间道潜来断绝饷道为忧，怯懦不前，则永无破贼之日矣。又疏言大将军公图海分满、汉兵为四路，虽分贼势，终忧兵单。绿旗兵每人止有一马，且未必皆强壮可用之兵。惟满洲大兵堪任，第为数无多。虽欲另调，又恐秦地三边番彝甚众，当此秋高马肥思逞之候，实无兵可调。不若俟来春二、三月间塞外草尚未生、水泉犹涸之时，多调边兵以资战守，各路进发。朕思秦中满兵不少，绿旗兵较各省更多。今称兵力单弱，显属畏缩，惮于进兵。且各省绿旗兵止一马，曾无多给；而且越境征剿粤东、粤西、闽、楚诸处，今又进定滇、黔，较之平定境内汉、兴，劳逸何如耶？向者凡将军、提镇募兵时，必选精壮，勿使滥收充数，定例严明。今若以秦兵皆非强壮、难以应用，则孙思克职任何事？观此，则欺蔽之情更显然矣。且有大将军公图海在彼，乃妄议大兵多寡，殊属狂妄！又云番彝之人马肥思逞，欲俟来春二、三月间草枯泉涸之时进取；设或二、三月间进取之后，四、五月间番彝马肥思逞，将若之何？正值秋成凉爽、各处贼寇大败震惊之余，不速行平荡，反欲于来春青黄不接之时进取，是又何意也？又奏称秦省大半皆山，地瘠民贫，不产粳稻，所种惟麰麦菽豆之属，向有捐纳一事，稍裨用兵。今例已停罢，民受采买之苦。且山路险阻，必资负戴驼运，其雇赁之价数倍于应输之赋。今各路需饷甚多，山径狭隘，挽运维艰。时当初冬，草枯叶落，畜牧无资；欲俟来春调集官兵，务期兵强粮足、共图进取者，职此之故。朕思粤东、粤西诸省，山岭亦多，何曾预备粮饷，官兵岂有止食稻米、不食他粟之理？至于捐纳，各省俱停；止留粤西事例，以资平滇军需之用。自定秦省，数年以来，未曾劳民转运；且汉、兴虽多险阻，乃陕西内地，非隔省百姓转输可比。今恐挽运累民，至春又谁为转送耶？当逆贼败遁之时，急令进兵者正为早定地方，以安百姓耳。采买恐累于民，巡抚杭爱题奏已经改定。今以请开事例转运维艰为辞，其规避进兵明甚。又疏称八旗出征官兵，今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房屋倾坏、压毙人民，闻之皆蹙额相顾，人各

怀内顾之忧。臣所以暂停进取，以回天意。俟人心稍定，再议进兵未晚。朕思八旗官兵世受豢养，朕之加意臣僚士卒，尤为渥厚；不特房屋倾圮细故，即赴汤蹈火，谊亦难辞。孙思克封疆大臣，凡事不加详察，妄言人情皆动以惑军心，殊失大臣之体。细察孙思克疏内前后情由，惟耽安逸、怯于进兵，列款巧奏。且自秦省有事，孙思克等系封疆大臣，俱应按律议处。念同大兵进剿，宥过计功，给以世袭之官，加以不次之擢。当捐躯报国，破贼安疆，自请前进效力。乃孙思克身任提督、统辖全师，不思奋力前进，反煽惑满汉、动摇民心，饰辞妄奏：深负朕擢用之恩，情罪殊属可恶！其令翰林学士喇萨礼速往严取口供来奏。未几，喇萨礼具辞还奏。上曰：孙思克理应严察治罪，但今方统兵与大兵分路进剿，俟事平之日再议。

壬寅，命留湖广总督察毓荣及司道官于镇远协理粮饷。学士佛伦等奏：大兵进取辰、沅不久，即至镇远，臣等先于荆州、常德、澧州诸处预备进黔兵饷。黔地人夫不足，将湖南人夫作何分派运送？宜会同酌议，请留湖南巡抚韩世琦与臣同驻镇远。上谕：总督蔡毓荣酌量留司道各官同驻镇远，协理粮饷。

学士佛伦等奏运致兵饷招徕民人事宜，上从之。佛伦等奏：察镇远至黔中不通水道，非雇募人夫担负陆运，必至有误大兵粮饷。是以臣等与云、贵督抚等共商作何派集人夫？酌量定议：由镇远至黔中，令臣等所携官员笔帖式同司道及贤能府州县各官酌量安塘数处，预集人夫联续起运抵黔，预为之备。其大兵到滇支给事宜，令黔抚杨雍建同滇中督、抚等公同料理。但黔民稀少，且值逆贼叛乱，未必不多流亡；如民夫难于雇募，请令将军会同该督、抚商议并请敕将军及黔中督、抚抚绥招徕彼土人民，令民互相贸易，庶于粮饷有裨。上命如所请行之。

甲辰，复定南王下投诚官原职。理事官麻勒吉等疏称：刘彦明等投诚官兵八千余人，悉已安插得所；伪官傅奇栋、袁鸣佩等家属俱在云南，子身来归，请加安插。上曰：定南王藩下官员及投诚官员未变之先，察系何官，即留其原官职衔。其余愿为兵者，补入本省各营；愿为民者，许令归务农，俾得所。

丙午，诏加马九玉太子少保，授王承业等为援剿营副将、参将。将军莽依图奏：靖南王下都统马九玉等所属官兵遣令平定广西，自至臣军以来，管副将事王承业、管参将事李云、曹应鹄、张朝瑞、童茂等首举逆贼吴世琮书札，且击杀贼寇、救援南宁得彼之力为多。进剿云南时，倘不携若属以往，则如此整练精兵，得之甚难。但彼等俱未给有定衔、指有定缺，恐或不能实心奋力；请量给官职，并都统马九玉酌量鼓励，庶深入剿

杀，实为有济。上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议政王等奏言：察王承业等随同大兵进剿广西逆贼，着有劳绩；宜将五营官兵设为援剿营，王承业、李云、曹应鹊、张朝瑞俱授为副将，童茂授为参将。其所属官员，俟该将军具题到日，听兵部议覆。都统马九玉系旗下官员，俟叙满洲官员之日，一并议叙。上谕：马九玉自闽中以至两粤，同大兵效力可嘉，其加太子少保；余并如议。

辛亥，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帅师赴广西桂林驻守。将军莽依图奏：湖南大兵见在武冈诸处御敌，臣等一军先向云南进发，则广西恐有他虞。上谕：桂林要地宜发满兵防守，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议政王等议定：据将军莽依图咨文，都统希福等已罢往南宁，从宾州桃屯之地还守桂林；宜令希福姑驻桂林镇守、莽依图平定广西境内未靖之地。上谕：希福所携兵马若驻守桂林；则莽依图所部前进之兵不免单弱；宜令大将军安亲王、简亲王等以上三旗及简亲王所属王府佐领兵尽行拨发，并添拨每佐领下甲兵或二人或三人，令简亲王亲率速往桂林驻守，令副都统布舒库参赞。简亲王到桂林日，希福悉率所部兵会莽依图前进，恢复疆土；内大臣阿密达、都统穆占会安亲王公同商酌而行。俟到沅之日，其分兵遣还事宜，定议以闻。

甲寅，命械祖泽清来京。总督金光祖奏：官兵分路搜山，于八月十七日擒获祖泽清并其子良楩。上谕：逆渠祖泽清背负国恩，屡行反叛，情罪重大；命平南亲王、总督、巡抚遣官械送泽清父子及家人来京。

十月乙丑，命内大臣侍卫坤巴图鲁等还京师、副都统博霁随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率兵前进。上谕兵部曰：内大臣侍卫坤巴图鲁、都统毕力克图、侍卫觉和托等出师日久，年已衰迈，不能驰驱。左都御史舒恕患病果真，此等实系衰病大臣官员，可察明撤回京师。至副都统博霁等兵见驻南雄，今南雄已为内地，博霁甫往未经效力，且大将军简亲王兵少，博霁可率其众前赴广西。吉安所驻满兵，亦令前赴大将军安亲王军前。如有非要地而驻兵者，俱察遣用兵所在，俾之进剿。可移文诸路大将军、将军等各察所部，列名以闻。大臣官员称病留止城邑者，亦令察明具奏。已而大将军公图海奏称：坤巴图鲁、觉和托二人遵旨令还京师外，臣等于十月初二日四路并进、已近贼境，或仍撤彼还京、或俟恢复汉中兴安之日遣还，伏俟睿裁。上谕：毕力克图俟恢复汉中、兴安之日遣还京师。

戊辰，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速议撤还福建大兵之半。上谕议政王等：福建满兵为数甚多，可否撤还其半？其移咨大将军康亲王、靖南王、各将军大臣、督、抚、提督等公同酌议。如克取厦门诸处及镇守地方，虽撤满兵之半，尚可足用宜令何人统率回京？

其留守之兵何人统率？以及满兵撤还之后俾必无他虞，令还京及驻守之人详议具保，限四十日内具题。

命将军噶尔汉等从上津进兵，与大将军公图海夹攻兴安。噶尔汉等疏称：臣等帅兵至白河县，侦知前路险阻，山径狭隘，马匹难行，因复商酌简选兵马，从上津路进发。上谕：将军噶尔汉、总督杨茂勋、提督佟国瑶身临贼境，深知其地险要，可从上津一路进师，视陕西大兵进剿之会，与大将军公图海等夹攻兴安贼寇，迅复疆土；可移咨图海知之。

辛未，遣内阁学士希福等赍敕趣诸路统辖绿旗官兵将军大臣等分路进剿立功。学士希福、郎中乌黑赍敕赴陕西。敕谕曰：皇帝敕谕将军张勇、王进宝、提督赵良栋、孙思克：自逆贼吴三桂背恩反叛，遣发大兵各路征剿，平定疆圉、扑灭贼寇，湖南、广西、福建诸处以次恢复，余贼逃溃，盘踞水陆险阻，冀图抗拒。若尔残寇，虽无烦速剿，不久自当殄灭；但朕轸念民生，急于拯救、令其得所，故欲扫除余孽，以靖土宇。今贼既败遁负险，无容专恃马兵；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况我绿旗兵，较之贼兵甚强。尔等素受国家厚恩，戮力行间，树绩边疆甚多；殚矢忠贞、图报恩眷，朕所悉知。尔等当各率所属绿旗兵作何调度，始能恢复？其详议具奏。如尔等尽力报效，恢定汉中、四川，朕必不拘成例，优与加恩。尔等官兵前进，则满洲大兵亦即相继进剿；接运粮饷，不致匮乏。兹事所系甚为重大，速详加酌定以闻。又令希福等传谕张勇等曰：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今逆贼大败，乘此逃散之际，理宜速定四川。天下绿旗兵，无如陕西强壮；而其数较各省倍众，在陕西大臣官员又皆具有才能。将灭之寇，何难剿除。尔等不即平定四川，岂缘尔等名位、事权轻与？倘谓地属险隘，自古以来险隘之地，若不攻取，岂有自定之理！作何调度官兵、几路进剿事宜，确议以闻。又遣给事中莫洛、郎中宜尔赫图赍敕赴湖广，詹事库勒纳、郎中额尔赫图赍敕赴广西，其敕谕大指略同。

己卯，诏将军巡抚傅宏烈驻镇会城，选调标兵进剿。宏烈奏：粤西进云、贵有二道，一由南宁，将军莽依图已遵旨统满、汉大兵前进矣；臣愿由庆远一路，亲率官兵直取云、贵。上谕：粤西初经恢复，傅宏烈仍驻会城，同理事官麻敕吉等平定境土、抚绥百姓、供应大兵粮饷。其傅宏烈标下官兵，可选精锐听王与将军进剿调用。

壬午，将军侯张勇奏请暂止勿进汉中兴安，上不许。张勇疏言：时届寒冬，坚水载路，转饷为艰；祈暂止陕西兵进征汉中、兴安及进取荆州、常德、衡州、永州、广西诸

路兵马，俟明春再行齐发。上曰：近阅大将军公图海等奏分兵四路进取汉中、兴安，而诸路大将军、将军等各领大兵相机剿贼，平定疆圉；将军侯张勇所请，不准行。

命招抚贼党王屏藩等。上谕议政王等曰：背恩反叛之罪在吴三桂，其吴应麒、胡国柱等咸系附和之人。今虽诸路贼寇败遁，破灭在即，朕俯念黎民，早欲使疆圉平定。其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王屏藩、马宝、郭壮图各书敕一道，分发各路大将军、将军、总督、提督、巡抚等招抚。颁招抚敕谕曰：皇帝敕谕王屏藩、胡国柱、马宝、郭壮图、夏国相、吴应麒：尔等本系吴三桂藩下之人，曾受世职。当三桂反叛时，尔等率同逆党抗拒大兵，其后力穷败遁；今复窃踞一隅，迟回观望，荼毒生民。兹湖南、广西、汉中俱经底定，贼势摧败，殄灭可期；尔等所明知也。每念滇黔皆朕赤子，久罹兵燹，不得早见太平，朕心殊为悯恻。今特降专敕详加开谕，尔等若悔罪归诚，其从前抗拒之罪悉为赦免，仍论功叙录。至尔等标下将士，如同心归顺，亦概从宽宥，酌量加恩。但念系恋父母妻子，人之常情；或因父母妻子尚在滇黔，心怀瞻顾。尔等皆掌握兵柄之人，非微末将弁；且尔等彼此无不洞悉，若即率所部兵径还云南，谁能阻遏？如尔等一路兵马果能先退，诸路亦必相率遁逃，谁能自立？大兵到日，相机接应，不特保全家口，亦可建立功名。或能开导吴世璠，共来归顺，厥功尤懋。煌煌谕旨，炳如星日，朕不食言。近日归顺各员，朕皆赦其前罪、论功录用，亦尔等所知。尔等其尽释疑衷，勉图后效，以副朕怀远矜全至意。又谕兵部：今兹招抚，与往者不同。因彼情实昭然，故特颁敕书，令各大将军、将军等加意晓谕，以革其心；勿得视为泛常。尔部即移咨各大将军、将军等实心任事，务达贼营，通行晓谕。

戊子，诏恤死事都统伯伊里布等。上谕户部曰：都统伯伊里布在朕左右，久知其人，率兵出征，殊多劳绩。原期凯旋之时，仍与相见；忽闻阵亡，深轸朕怀！今恐丧费不给，特赐银六百两。护军统领哈克三阵亡，且劳绩可嘉，部恤之外，再给内帑银五百两。

将军王进宝奏恢复凤县诸处。是月初八日，进宝等率兵进取四川，与贼战于利桥、红花铺诸处，败之，斩杀甚众；遂复凤县、两当县。

庚寅，提督赵良栋奏复徽州。时良栋欲取徽州，由密树关一路以正兵攻险要，设游兵于黄渚关以牵贼势。及抵密树关，连战败贼，即从红川前进；别遣官兵取徽州，贼不能支，遁走，遂复州城。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八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壬辰朔，敕巡抚李天浴同广西兵进剿。先是，上特遣大臣往广西、湖南、陕西，令王将军、总督、提督等详议剿灭贼寇事宜具奏。至是，总督金光祖奏言：今方自粤西进取云贵，而云贵督、抚、提督俱见在湖南，请于诸臣中酌分一二来粤，以资弹压。上谕：云南巡抚李天浴可前往广西，同王将军等进剿并抚定新复地方。

甲午，命减撤辰溪兵还京师。大将军贝勒察尼疏称：全撤屯驻辰溪大兵，量留防守桃源、常德、澧州每佐领十人；其八人有奇，令都统鄂鼐等率之还京师。上谕：每佐领兵可撤还六人，鄂鼐熟谙军务，其留之军前；更择以次人员，令率兵还京。辰溪乃已得之地，不可轻弃，仍加意固守。贝勒察尼等今方与贼对垒，所撤之兵虽少，而湖南诸处初经底定，投诚官兵甚多，恐乘此撤兵之际，或有他虞。察尼等宜密加防守，每事相机详虑而行。

乙未，诏封蒙古郡王固禄为亲王。上谕议政王等：多罗郡王固禄当榆林总兵官遣使请兵，不及候旨即调兵应援；及闻神木变叛，又即遣其子统兵先行。嗣复力疾亲往，为国效力，抚降神木县。固禄，可封和硕亲王。

丙申，将军王进宝奏克武关。进宝率官兵至武关，距五里许；贼恃险拒敌，我兵奋勇前进，斩杀甚多，擒伪总兵罗朝兴等，遂夺其关。

戊戌，将军王进宝奏复汉中。进宝统兵于十月二十七日追剿贼众，直抵汉中；贼渠王屏藩引贼兵自青石关遁广元，我兵遂复汉中府诚；复遣官兵追击，直抵青石关。

庚子，敕巡抚张朝珍发兵赴提督徐治都军前。治都奏：请调发抚标官兵及武昌、汉阳各营官兵。上谕：将军王进宝统率官兵于栈道险峻之地，屡败贼寇，直前恢复汉中；逆贼王屏藩所部之贼不及千人，已经败遁。今当逆贼败奔震动之时，进定四川，最为重要。着如徐治都所请，令巡抚张朝珍调标兵千人并武昌、汉阳营兵一千二百人速行遣发。如或稽延，治巡抚以贻误军机之罪。倘治都迟滞不进，亦以贻误军机之罪罪之。

趣大将军公图海等进兵。提督赵良栋疏称：臣率兵败贼于打火店、王家台，追抵白水江，贼在在拒守；于十月二十五日夜，官兵始排险渡江。惟是三路官兵不知远近，而臣以一旅尾击而前，似已深入；倘少迟延，万一蜀粮得至，贼心一坚，复出守险，则再

进甚难。上谕：曩者大将军公图海奏言：彼亲率将军佛尼勒等由兴安路进，将军毕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由略阳路进，将军王进宝等由栈道路进，提督赵良栋由徽州路进。今王进宝击败栈道之贼，直前恢复汉中；赵良栋击败贼众，恢复徽州，直抵略阳。惟图海、毕力克图等两路之师如何击贼，已抵何所？迄今尚未报一审问。且毕力克图等未至所指之地，而赵良栋已抵略阳，彼等所行者何事？当此逆贼摇动之时，图海、毕力克图、孙思克等可速统兵剿贼，进定疆圉。各路之兵，令互通音问。又王进宝、赵良栋等统兵深入，已经题报；而图海、毕力克图等两路之兵竟未奏达情形，可速以其故明白奏闻。至赵良栋兵既已深入，毕力克图、孙思克等速统兵继其后以进。倘若迟缓不前、致有隔绝，即以迟误军机之罪罪之。未几，良栋奏：败贼于巴都山，恢复略阳。

敕将军尚之孝剿建宁贼。之孝奏：据大将军康亲王咨，福建、江西接壤之地尚有逆贼江机、杨一豹扰害建宁、邵武诸处，令臣速进兵剿灭。臣星夜至汀州，整顿甲兵进剿。上谕：尚之孝速先平建宁诸处之贼，仍遵前旨率兵赴江西，与总督、提督等共商剿抚江西余寇。未几，江机、杨一豹等相继投诚。

辛丑，严敕陕西总督、巡抚等转运进蜀大兵粮饷。上谕户部：前者，大兵进剿四川，已破朝天关，直抵保宁，恢复在迩。因周有德、张德地、席卜臣驻广元不能竭力转运粮饷达之军前，陕西总督、巡抚亦不竭力输运粮饷，致大兵乏食，难于久驻，遂尔却回；贻误军机，关系重大。此数年以来，使逆贼逋诛、封疆未复，兵民苦累，休养无期，皆周有德、张德地、席卜臣、陕西总督、巡抚怠玩迟延之故。每念及之，深可痛恨！今大兵分路进取，已恢复汉中，不日前抵蜀疆，相继剿抚，底定可期；军前粮饷，最为重要。其令陕西督、抚诸臣殚心经理、设策输运，务使士马饱腾，捷音早奏，以副朕定乱安民至意。如督、抚诸臣漫不经心、泄泄从事，致馈饷缺乏，有误军机，俱以军法从事，决不姑恕。尔部速传谕遵行。

甲辰，谕诸将大臣收复四川、防守陕西机宜。上谕议政王等曰：将军王进宝副朕超擢显用之意，亲统官兵冒险前进，首先恢复汉中；提督赵良栋亦副朕优擢之意，亲统官兵恢复徽州，随取略阳。彼等皆报朕之恩，实心效力。今乘此破贼之势，即恢复保宁、平定四川，亦有何难！进取汉中各路总兵官所部官兵，王进宝、赵良栋等作何调遣！前取保宁、平定四川？可详加定议，知会大将军酌量而行。大将军公图海率领大兵之半，屯驻凤翔，防守陕西通省；以护军统领乌丹为将军，率大兵之半为王进宝、赵良栋后殿，务俾粮饷无或断绝，与总督哈占等会议而行。提督孙思克止率其所部兵驻防原守汛地，湖广提督徐治都速统舟师，乘兹胜势，沿江直取重庆。将军噶尔汉、总督杨茂勋、提督

佟国瑶等已进兴安，迄今尚未奏捷，怯懦已甚！俟恢复兴安之日，噶尔汉等俱撤还原守地方；前所有功绩，尽行削去。该部严察议处。噶尔汉、佟国瑶令驻防郧阳诸处，杨茂勋率所部官兵速自郧阳启行，由荆门、当阳迅至彝陵与徐治都直从江上流而进，奋力平定四川，以赎其罪。及大将军公图海等恢复与安，兵部遵旨议将军噶尔汉等罪以闻。上谕：噶尔汉即宜严加处分，第见守地方，暂停议罪；俟事平，严加处分。佟国瑶免削前守郧阳功，留其所加太子少保。杨茂勋到后，佟国瑶所建功绩俱行削去，亦削杨茂勋所加一级。

诏给都统马九玉官兵俸饷如满洲官兵例。将军巡抚傅宏烈奏：靖南王藩下都统马九玉兵随征远涉，支行饷九钱，未足给用。上谕：马九玉率兵自福建赴广东、广西，今又同大兵进平云、贵，令如满洲官兵例支给俸饷。

乙巳，敕陕西诸将大臣收集粮饷。上谕户、兵二部：前据大将军等疏称王屏藩诸贼于汉中、兴安诸处拥众数万，坚守抗拒。以此推之，必广储粮饷为数年之备。今我大兵骤入，恢复之地，贼所聚粮，必已多得。当此逆贼军败怀疑、人心涣散之会，削平地方，似尚不难。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穀，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误支给；则于国家大事，裨益非细。诸将军、大臣等俱宜殚心储备，所获汉中诸处钱粮米穀节省支用，副朕灭寇安民至意。此后所至之地，惟宜以此为急务；尔部即遵谕速行。

臣谨按：是时大兵分道进蜀，需饷殷繁；山路险隘，转输非易。皇上以军糈所关至巨，度蜀寇拥众屯踞，必蓄数年之食；与其千里挽运，不若藉其所有以裕军储。乃谕陕西将军、大臣于入蜀之后，察访贼所积粮，遍行簿录，撙节支用。因而我兵进剿，士马饱腾，不虞匮乏；而秦、蜀之民，亦免供亿输挽之累。兵法所云因粮而敌者，正谓此也。

己酉，诏总督蔡毓荣修治船舰。毓荣奏：辰、沅水路直达武陵，贼踞上游，于白溶诸处泊船最多。贼既依陆路之险，又从水路窥伺，若我师悉由陆路进攻，恐贼顺流以袭我师之后。上谕：贼据水路，我师船舰不可不备。该督其动支正项钱粮造八桨小船二百，配拨官兵、水手、舵工训练熟习，以济剿御。

壬子，遣郎中苏赫臣往趣总督杨茂勋进兵。上谕议政王等曰：今将军王进宝等率领官兵直入，恢复汉中诸处，逆贼王屏藩等分道败遁。当此蜀贼震动之际，速由重庆、夔州进兵，则恢复蜀省不难。今湖广船舰已成，前虽有旨令提督徐治都等率舟师溯江而上

直取重庆，又令总督杨茂勋速往会徐治都协力进剿，恐复观望迟延，亦未可知。宜简部院堂司官往趣进兵，其情形并令不时具报。议政王等会议，以上谕最当，请简大臣官员遣往。上命郎中苏赫臣赴杨茂勋军前，趣兵速赴彝陵，克期前进；并令与茂勋同行，不时侦探军情以闻。

甲寅，趣将军乌丹等速统大兵随提督赵良栋后，进定四川。时良栋奏：臣攻取略阳，随发兵三路追剿，数次击败贼众，共斩六千余人，恢复阳平关。上谕议政王等：阳平关逼近宁羌，系入蜀之路，沔县亦与汉中相近。今提督赵良栋恢复徽州、直取略阳阳平关，其意或欲进定四川。倘不及与将军王进宝等共议乘机径往定蜀，则满洲大兵不可不为后继。兹事最关重大，其檄趣将军乌丹偕总督哈占速统大兵为进定四川兵马后应，运致粮饷相继不绝，毋使军机有误。

乙卯，诏安亲王岳乐率大兵还京师，以固山贝子彰泰代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岳乐奏：臣等钦遵谕旨公同酌议，每佐领留兵十二人防守武冈州诸处；其每佐领八人、前锋二百人、护军每佐领三人、饶骑并汉军每佐领五人，俱行遣还。此遣还之兵，令固山贝子彰泰、内大臣阿密达、护军统领桑额、署护军统领伯郎素、辅国将军宗室瓦山、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伊巴汉、署副都统穆森雅哈喇率往。其留守之兵，议令实授都统品级穆占、护军统领拉赛、署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学士萨海、都统夸札、汉军都统释伽保、前锋统领沙纳哈、副都统托岱、花塞龚图、汉军副都统祖泽纯、宜思孝、署副都统公沃赫达、汉泰沙礼等统领。议政王等议奏：顷者，大将军贝勒察尼每佐领发回兵八人，奉旨每佐领撤还六人。今安亲王军前所有满兵亦宜每佐领撤还六人，大臣官员留者与发回者俱如王奏。上谕：安亲王自统兵以来，各处立功甚多，随往官兵亦多效力。如王所题，令其亲率每佐领兵八人还京。固山贝子彰泰授为定远平寇大将军，以王敕印留与彰泰；令彰泰、穆占同心协意，商碓而行。但见在与贼对垒，所撤之兵数虽不多，而湖南初经底定，投诚之兵甚众，乘此撤兵之时，恐奸宄窃发，亦未可定。彰泰等宜熟计防守；其间有可行之机，务乘时进取，毋失事会。已而岳乐又奏：岳州今系内地，岳州兵每佐领二人，似宜撤还京师。上曰：岳州今不必守，大将军顺承郡王于在岳州、荆州诸处兵内拨征行在先进剿劳苦者每佐领二人，与安亲王率还大兵一同启行。又汉中诸处已经恢复，顺承郡王所统兵内若有应发回者，速行奏闻。

丁巳，诏提督许贞统辖江西全省军务。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提督赵国祚等老病，不能效力。上谕：赵国祚等固属年老身病、不能效力，准以原品解任。江西既有提督许贞，其赵国祚提督员缺，停其补授。全省地方，俱令许贞统辖；速移文赵国祚等，与发

回大兵一同来京。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九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朔，命总督蔡毓荣为绥远将军。毓荣奏言：大兵进取辰龙关，必由枫木岭一路齐进，请专责一人总统之。议政王等以蔡毓荣、周有德二人请旨简用。上命蔡毓荣为将军，赐敕谕曰：大兵进剿云、贵，各路绿旗官兵，必需专责一人，总辖调遣，始克允济。特授尔为绥远将军，总辖常德、武冈等处所有各省调拨官兵及湖广全省绿旗兵马听尔酌量调度前进，底定疆圉。总督董卫国、周有德、提督桑额、赵赖、周卜世俱听尔节制，酌量而行。一切平定云、贵及剿抚诸事宜，惟尔专责。至楚中现任文武官员，听尔遴选贤能携赴军前调用。如有能备刍粮、克济军机及官兵有能首先夺关、冒险直入击败贼众者，尔即开列劳绩具疏奏闻，论功加等议叙。如有临阵退缩、运粮违误者，副将、知府以下各官，即以军法从事；其以上各官，指名飞章参劾，从重治罪。水陆兵将不相习者，尔即具奏，酌行更调。尔定期进取恢复地方，将破贼事宜蜜行知会广西、陕西等处王、将军、督提等齐乘机会而行。尔须严督兵将，相机前进，力行剿除，毋得迟延，坐失时会；仍严加侦探，毋致疏虞。大兵一到，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分别升赏。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经过地方，毋得骚扰百姓；归顺良民，加意抚恤。尔膺兹重任，宜摅忠竭力筹划周详，剿抚兼施，早奏肤功，以副朕简擢至意。

甲子，大将军公图海等奏：官兵复兴安诸处。图海等率兵至镇安，侦知贼在梁河关据险拒敌之信，即分兵分路率护军统领乌丹力战，破梁河关贼营，大败其众；遂进攻洵阳县，伪将韩晋卿毁营而遁。次抵兴安州，伪总兵王永世等率众以城迎降。于是，洵阳、白河、汉阴、石泉及湖广上津县俱平。

丙寅，奖谕安南国王黎维桢。时黎维桢疏称：吴三桂叛后，与莫元清余党结连，同恶相济；不惟馈贼仪物，且为佐办刍粮、交铳等项。贼党兵马万余，潜入臣国为掩袭，莫元清罪恶甚着。臣谨办方物入贡庆贺，即遣兵追擒莫元清以正其罪。上览奏曰：吴三桂背恩反叛，屡邀安南国王缴印投降，而王不忘国恩，竭忠尽诚，不肯从逆。今又庆贺进贡，可嘉！礼部察例以闻。

辛未，诏将军俟林兴珠等来京师。给事中莫洛等奏：请令大将军安亲王岳乐亲率林

兴珠来京陛见。上谕：安亲王率领林兴珠来京，其所部兵令贤能官暂理。又谕：凡随征总兵官及给札总兵官等非属要地者，该督、抚、提等俱遣令驰驿来京，朕将亲阅，酌量擢用。

甲戌，诏将军巡抚傅宏烈率兵进剿。时宏烈先遣参将温绍贤等从小路断贼枫木岭粮道，请亲统官兵进剿。上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议政王等奏言：近奉诏将傅宏烈驻扎省会同理事官麻勒吉等供应料理大兵粮饷，应毋庸更议。上谕：傅宏烈欲乘机率兵进剿，应如所奏，命傅宏烈亲率所属官兵恢复滇、黔诸处，扑灭逆贼；与大将军平南亲王尚之信、将军莽依图等协力同心，酌量以行。其粤西巡抚事务，命麻勒吉姑行署理。

己卯，趣各路将军乘机分道剿贼。时巡抚杭爱奏称：进剿四川大兵俱抵汉中，日需粮饷皆于西安、凤翔二府所属取给。但山路狭隘，转运艰难。若止从陆路输送，势必难继；必水陆并运，庶于军糈有济。宜选贤能道官一员急赴略阳兼管船舰，由水道运致。大将军图海奏称：臣钦遵上谕以建威将军印给护军统领乌丹，同署理西安将军事务佛尼勒分统大兵之半以行。又以汉中要地，虽有陕督哈占率兵屯驻，经理粮饷；然满洲大兵不可不留驻守，请于见存半兵内拨发千人，令署副都统鄂克济哈领振武将军印，同副都统恰塔镇守汉中。今鄂克济哈已赴京师，姑以副都统翁爱代之。俟鄂克济哈还日，调翁爱往凤翔。臣率将军王辅臣、都统海尔图、副都统索讷木等亦往凤翔防守。上皆从之。又谕议政王等曰：将军王进宝、提督赵良栋等已定汉中，今又进平四川，逆贼败遁；乘此震动之际，诸路将军等宜各率所属官兵分进，平定疆土。如必欲会齐偕发或姑听他路先往，似此观望，即坐失机。宜速移檄各路将军毋彼此瞻顾，务期努力，收辑疆圉。

庚辰，诏招抚谭洪。上以谭洪之叛或由迫胁所致，令其侄前副将军谭天叙赍敕往抚。敕谕曰：尔谭洪昔自蜀中率众来归，优加侯爵，久受国家豢养；当吴三桂反叛之时，尔被其迫胁，为贼固守，抗拒有日。兹者湖南、广西、汉、与诸处已经底定，各路兵马奋力齐进，贼势摧败，殄灭可期；谅尔亦所悉知。尔乃深达时命之人，岂肯玉石俱焚！朕念尔宿将旧勋，夙沐厚恩，必非甘心从逆；特降专敕，详加开谕。恐尔尚怀犹豫，特遣尔侄副将谭天叙前往宣布朕意。尔若果能翻然悔悟，弃逆效顺，尔之前罪，俱行赦免，仍优加叙录。至尔标下将士如同心归顺，亦一概宽宥，酌量加恩。若能献地输城，厥功尤懋。近日各处归顺人员，朕皆赦其前罪，论功录用；亦尔所知。尔其勉励忠忱，无怀疑惧，以副朕矜宥保全至意。

敕谕松潘土司番民。敕谕曰：朕抚御寰区，恒期中外臣民各得其所；绥人之怀，遐

迩初无异视。尔等俱系世守疆土之臣，尤当鼓励忠义，报效朝廷。自吴三桂叛乱以来，吴之茂盘踞松潘，荼毒肆虐，蹂躏地方，困苦已极。念尔等皆系国家赤子，今被其迫胁，虽素怀忠荩，莫能自伸；朕心深为悯恻！兹湖南、广西、汉、兴诸处俱经底定，各路兵马奋力齐进，贼势摧败，立见荡平；正尔等出离水火之日，不宜坐失机会。今特降专敕，详加开谕。尔等果能感戴国恩，倡义联络，执擒吴之茂以献，建功树绩；朕即优加叙录，宠以封爵、撰给敕命，以酬尔勋庸。大兵到日，尔等若相机策应、协同剿寇，亦尔等之功。尔等宜速乘时会早奏肤功，以副朕怀远矜全至意。

壬午，命提督赵良栋为勇略将军。时良栋以所属兵势单弱，请调兴安一路兵及副将杨三虎兵简选进定四川。上谕：平定四川，事关重大。其所请调兴安进征之兵及杨三虎兵，俱如所题调发。至提督赵良栋与将军王进宝分兵两路前进；赵良栋授为勇略将军，给之敕印；不拘陕西通省及各处官兵，凡系王进宝、赵良栋两将军所调，大将军公图海以身任之，速为遣发，务至彼等所指之地，勿致有误。若漫不经意，调遣迟延，恐误进定四川重务。又随谕兵部：将军王进宝、赵良栋率兵进定四川，其标下官员各加一级。

臣谨按：帝王之戡乱安民也，在乎驭将。若驭将克当，则战胜攻取，功无不成。是时湖南逆寇悉皆奔溃，皇上特敕诸路乘势进师；而秦中将帅尚怀犹豫，惟提督赵良栋首请进兵，深契睿算，上意嘉焉。因授良栋为将军，且令诸路士马听王进宝、赵良栋征调，不使掣肘；其部下各官悉各加一级，标兵并蒙赏赉。于是二将仰戴圣恩，益思报效；各率兵深入，收复疆圉。其它满、汉官兵亦由诸路进剿，因而逆贼尽灭，蜀土悉平。原其所以能奏捷功者，皆由畀之爵赏、假之事权，策励鼓舞以致之。皇上驭将之道，诚夐出千古矣。

甲申，诏责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勒尔锦奏：臣遵旨撤镇守岳州兵每佐领各二人与安亲王所统还师齐发外，荆州诸处亦宜撤每佐领各二人。但大兵镇守要地，发回二人，颇属未便。今合满洲、蒙古、汉军共每佐领一人，令署副都统敖哈率之还京。上谕：前大将军安亲王请撤岳州兵每佐领各二人，已令顺承郡王合岳州、荆州兵内察其征行在先、进剿劳苦者每佐领遣还二人，与安亲王率回大兵齐发。今顺承郡王不以劳苦之兵分别撤回，止撤镇守岳州兵每佐领各二人，不合；理宜驳察。但此兵已行，可如所撤来京。

丙戌，命提督孙思克暂驻庄浪。总督哈占奏：请西宁总兵官朱衣客调赴汉中防守朝天、广元诸处，提督孙思克暂驻庄浪防守。上谕：汉中有将军鄂克济哈驻守，朱衣客或令防守朝天、广元，或令进剿四川，令将军王进宝、赵良栋会议酌行。甘肃凉州诸处有

靖逆侯张勇驻守，足资弹压。其庄浪与凉州、西宁、兰州、临洮邻近，缓急皆可相顾；即如所请，令孙思克官兵暂驻庄浪，防守河东、河西诸处。

诏西安、甘肃巡抚催运兵饷至汉中略阳。时将军乌丹奏：总督哈占即驻汉中，请敕西安、甘肃二巡抚速趣运饷至汉中略阳。上谕：官兵进剿四川，挽运粮饷，事最重大；即如所请，令西安、甘肃两巡抚速备粮饷运至汉中、略阳。汉中既有将军鄂克济哈驻守，哈占标下官兵酌量留用外，其余悉听将军王进宝、赵良栋调用。

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

康熙十九年正月甲午，命赏赉将军王进宝、赵良栋标兵。上谕兵部：将军王进宝、赵良栋标下绿旗兵既恢复汉中、略阳诸处，又进定四川，其酌量加恩赏赉。

将军赵良栋奏复龙安。是月初一日，良栋兵从白水坝浮水渡江击贼，大败之。初三日，追至青州石峡沟，复败其伏兵，龙安府伪总兵姜应熊等诣军门降；我兵遂复龙安府。

丁酉，命大将军公图海速调官兵赴将军赵良栋军。良栋奏：臣往者请于兴安一路官兵分拨四千，今到大安驿，止有靖寇将军标兵一千、总督标兵一千。臣不得已，选宁夏兵四千五百人、略阳营四百人、平阳营二百人、甘肃抚标四百人、西宁镇标三千五百人——共一万一千，帅之自大安驿同将军王进宝进取四川。上谕大将军图海：部文到日，即速遣赵良栋所调之兵，不可有误。至兴安一路官兵，前奏调发四千，今疏言仅得二千；其缺误之故，令总督哈占核明以闻。

己亥，命将军乌丹、鄂克济哈帅师为王进宝等后继，大将军公图海帅师赴汉中。上谕议政王等曰：进取四川，以满洲大兵为后应；相继前发，最为要策。宜令将军乌丹继将军王进宝军之后，将军鄂克济哈继将军赵良栋军之后。陕西已有将军张勇、提督孙思克、巡抚杭爱、巴锡等镇守，宜令大将军公图海帅师前赴汉中，接济进蜀诸军粮饷，驻镇疆土。鄂克济哈率汉中满兵驰往，合之乌丹官兵均分统率，以为王进宝、赵良栋后继；转饷源源不绝，相随而进。

丁未，趣总督杨茂勋等速取重庆、夔州。上谕议政王等曰：屡命总督杨茂勋、提督徐治都等泝江速上，直取重庆、夔州。今兵抵何处，进止若何？贼情形若何？初未奏闻。

将军赵良栋攻克白水坝、青川，招抚龙安，去成都逼近，恢复非远。将军王进宝亦分兵三路于此月初旬进逼保宁，逆贼王屏藩等困迫，必各溃遁。杨茂勋、徐治都等宜乘机急取重庆、夔州，剿御逆寇。其移檄严饬趣使进兵，如迟延观望、误此事机，严治其罪。

以黄明为援剿总兵官，授叶秉忠总兵官职衔。先是，马承荫标兵饷匮鼓噪，承荫报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即拨饷给发。其后理事官麻勒吉等上言：黄明、叶秉忠在贼中，俱系伪将军；今同来归诚，马承荫授为将军伯，而黄明、叶秉忠未授职衔，致兵众肆行。叶秉忠已年老乞休，无复异志。惟黄明强悍，为柳州官兵所慑服；若不调用他所，终恐为患。上命授黄明为援剿总兵官，率马承荫标兵一千赴将军莽依图军前，随大兵进剿云、贵；叶秉忠授总兵官职衔，许其休致。

庚戌，命马承荫标下设立五营。先是，上命马承荫设立五营，会剿云、贵。至是，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五营兵少，应增援剿二营，共为七营；营各一千人。上谕：凡将军标下，无设七营之例。马承荫所属官兵，黄明率一千随征云、贵外，广西省城甚重，其更拨一千赴大将军简亲王军前。马承荫标下仍立五营，兵五千；参将、守备各官，听其选择具奏。

甲寅，授将军乌丹、王进宝进取机宜。上谕议政王等曰：将军赵良栋等军深入四川，保宁、重庆、夔州诸处，速宜平定。将军乌丹、王进宝等军虽抵保宁，必于蟠龙山相对立营。果尔，恐不能无稽时日。今宜面蟠龙山，分兵坚垒，别遣一军，渡昭化江，壁锦屏山下，满汉兵合势以规取重庆、夔州，则保宁诸处可以即定。其趋总督杨茂勋、提督徐治都等速即进兵，提督王之鼎亦速入蜀，会赵良栋军。

乙卯，将军赵良栋奏复成都。良栋率官兵自龙安剿贼，是月初四日追至旧州明月江，贼断桥守江，良栋遂督兵浮水渡江击贼，令总兵官王进才等分两路直取成都，而亲率大兵继进。初八日，至绵竹，伪劲武将军汪文元迎降。十一日，至成都二十里铺，伪巡抚张文德等率文武伪官二百余人迎降；成都遂复。

丙辰，将军王进宝奏复保宁。十八年十二月，进宝兵既复朝天关、广元县，分三路趋保宁；去城二十里，据孔道而军。是月十三日，贼二万余来犯，进宝分遣官兵大败之；追剿至锦屏山，破贼四垒。贼退宝桥，我兵又击之，夺桥斩关，遂入城。贼渠王屏藩、伪将军陈君极自经死，生擒伪将军吴之茂等三人、伪总兵郭天春等十七人，保宁遂复。

丁巳，命湖广、广西诸将分路进剿。上谕议政王等曰：览将军乌丹、王进宝等奏，我兵大败逆贼，恢复保宁；伪将军王屏藩缢死，吴之茂、张起龙就擒。将军赵良栋前奏大败逆贼、恢复成都，今正当贼众动摇之际，王进宝、赵良栋宜同心协力，惟期有济大事；剿抚余贼、绥辑地方，商酌而行。作何区画？仍令奏闻。王屏藩等俱系贼帅，王屏藩首级并吴之茂、张起龙悉解来京。诸路将军等宜乘此时分路速进。其移檄湖广、广西诸处大将军、将军、总督、提督等，咸使知之。

己未，命勇略将军赵良栋为云贵总督，仍兼将军。上谕议政王等曰：云、贵边疆重地，苗民杂处；总督职任要重，必得才略拔群者，方克胜任。将军赵良栋勇略茂着，操守廉洁，虽系武职，精通文义。若任为总督，必能平定疆域，抚绥军民，其改授云贵总督，仍兼将军。

二月辛酉朔，谕湖广、四川诸将进取机宜。上谕议政王等曰：今成都、保宁皆已恢复，乘此事机，即宜速定云、贵。四川既平，湖南已属内地；顺承郡王贝子准达、都统范达礼等，尽率所部之兵泝江而上，规取重庆。顺承郡王等即于重庆驻守，将军乌丹、鄂克济哈与赵良栋等同进取云、贵。乌丹、鄂克济哈于顺承郡王军中简精兵有马者，将之前行。总督杨茂勋、提督王之鼎驻守成都，将军王进宝驻守四川，徐治都还军守彝陵及荆州诸处。

命都统王国栋等剿御海寇。巡抚金儁奏：海贼谢昌孝、李积凤等不时乘潮往来，侵掠沿海之地；请调平南王藩下都统王国栋等前往剿御之。上谕：都统王国栋等身在省会，不宜纵贼披猖。王国栋与副都统尚之璋、总兵官宁天祚等，其率藩下舟师速图剿御。贼退之后更有侵犯内地者，王国栋等与巡抚金儁会商扑灭。

祖泽清父子伏诛。泽清世受国恩，历官至高州总兵官，据城以叛；及王师讨之，势蹙乞降。上贷其罪，授銮仪卫銮仪使。泽清不思宣力赎罪，复行叛逆；为官军所执，械送京师。上命磔泽清并其子良椳于市，诸子家口籍没入官。

命总督杨茂勋等招徕四川流民。户部上言：四川久为贼据，苛虐横征，小民相率流亡。请敕督、抚急行招徕抚绥，以副皇上爱民至意。上命杨茂勋、杭爱速赴任督理军饟，并招徕流民，俾安生业，毋误农时。

乙丑，命都督同知高孟等为四川各路总兵官。上谕兵部：四川关系重要，新经恢复，

宜简任素有谋勇之人。高孟、王用予、王潮海、王进才，才略优长，边疆着绩。高孟仍以都督同知，授为镇守四川川北等处总兵官；王用予仍以都督同知，授为镇守四川松潘等处总兵官；王潮海以副将，授为镇守四川重庆等处总兵官；王进才以参将，授为镇守四川建昌等处总兵官。

丙寅，将军王进宝等奏官兵复顺庆。进宝与将军乌丹等既克保宁，遂遣镇守西安将军佛尼勒、总兵官王潮海等率兵取顺庆；我兵前进，沿途招抚盐亭、潼川、中江、南部诸州县，悉下之。正月十八日抵顺庆，伪知府彭天寿等率众迎降。于是，蓬州、广安州、合州、西充、岳池、营山、渠县、邻水、仪陇、遂宁、蓬溪诸州县相继悉定。

丁卯，命郎中苏赫臣等运饷给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军。上谕议政王等曰：今四川已定，杨茂勋等所乘之船俱无所用；运饟事关重要，郎中苏赫臣、员外郎噶尔萨其亲督粮务，即以此船载楚饷泝江运致顺承郡王军，勿令断绝，有误军需。

命将军莽依图等帅师进取云、贵。上谕议政王等曰：成都、保宁、顺庆诸府今已恢复，四川底定。湖广大兵，今正分道进定云、贵；其广西满洲绿旗大兵休息日久，亦当乘机速进。大将军简亲王留每佐领兵一人于桂林，其余官兵，王尽帅之往屯柳州。大将军平南亲王可驻守贵县，将军莽依图、马承荫、都统马九玉、总督金光祖等可各率所部官兵并酌调平南亲王藩下官兵分道进取云、贵。

戊寅，提督徐治都奏复夔州。治都兵抵巫山县，伪将军杨来嘉等拥众拒守；我兵击败之，乘胜长驱。是月初一日至夔州，伪将军刘之卫率伪总兵瞿洪升等出降；遂复其城。

提督徐治都奏：谭洪率所部官兵降。谭洪遣子伪左将军天秘赍「辨明胁从疏」及伪晋国公敕一、广威将军印一、伪文武官印十九、伪札牌八十二并伪官兵数目缮册送治都所；是月十三日，洪率子侄并驻守云阳伪总兵地晋、地升等诣军门降。

庚辰，趋总军乌丹等速进云、贵。上谕议政王等曰：今四川底定，大兵宜速赴重庆，进取滇黔；否则，逆贼复犯重庆，亦未可料。其移文乌丹、鄂克济哈，即驰赴重庆精简士马，进取云、贵。

命安置四川投诚官兵。将军总督赵良栋奏：自恢复龙安以来，投诚伪将军一人、伪总兵二十四人、伪副将等官三百余人、伪巡抚一人、伪司道府厅州县等官百余人，俱应

随宜安插，庶免不虞。上谕：投诚官兵内可简总兵官六员、设兵三千人，即随该将军进定云、贵；其余皆散为民。文官内堪用者，暂行委署；不堪任者，旗下官员令其回旗，吴逆所属之人察明暂留成都；如系各省人民，悉遣还本籍。

辛巳，命理藩院侍郎达哈塔等核蒙古军功。理藩院、兵部会奏：福建诸处凯旋外藩蒙古公台吉官兵、陕西凯旋鄂尔多斯王固噜等三旗贝子台吉官兵功绩，均应议叙。若令俱至京师，人数众多，恐致糜饷。宜俟草青时，令齐集适中道；理藩院遣官四员，两路分往察核军功案籍，照例议叙。上谕：议叙军功，事关重要；其令理藩院侍郎达哈塔至彼察核，兵部员外郎杜棱偕往。

康熙十九年三月辛卯，将军乌丹等复重庆。乌丹等所遣署副都统觉和托等于二月十六日至重庆，伪文武官出城迎降。于是，达州、东乡、大平、新宁、南江、安岳等州县悉定，伪将军杨来嘉、彭时亨等亦各遣人诣军门缴印投诚。

乙未，遣刑部侍郎宜昌阿等赴广东。时尚之信护卫张永祥、张士选赴京首告之信谋叛事，上因命刑部侍郎宜昌阿等以巡视海疆，赴广东按其状，并令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既，议政王等议奏。上谕：令宜昌阿等携带张永祥、张士选以往，密询都统王国栋、副都统尚之璋；若事有实迹，国栋等自任能执之信，即一面奏闻、一面赴潮州。顷之信具疏自请撤还会城，此疏其以「不准行」檄知之。宜昌阿等抵广东日，详察情形；如应撤还，即具疏言「会城不可无之信」，彼时当独调之还。宜昌阿临事之时，毋多株连。倘有意外，听酌便行事。是日，宜昌阿等启行。

戊戌，上亲劳大将军安亲王岳乐于芦沟桥。先期，上谕兵部：大将军和硕安亲王等兵虽有微罪，然击败逆贼，立有功绩；朕亲往迎劳。尔部遣人谕王振旅而入，苟疾急驰还，使步伍不齐，将失劳军大体；诸应行礼仪，悉如大将军信郡王等仪注行。及岳乐至，上亲迎之芦沟桥。

辛丑，命都统夸扎自武岗州率兵赴广西。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臣亲帅兵赴柳州，二月二十八日至永福县，闻马承荫反，绐傅宏烈登舟，遣兵袭破其营。臣等即欲进剿，因满兵力薄，又念省城至重，公议暂还桂林。上谕：览奏马承荫复叛，今湖广绿旗兵已取枫木岭，武冈州满、汉兵甚多，广西去武冈为近，宜调贝子彰泰军中满兵每佐领六人、绿旗精兵二千人，令都统夸扎帅之，速赴简亲王军前，与平南亲王等协力剿贼。夸扎至广西，即令参赞军事。

命将军噶尔汉帅师守荆州诸处。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等言：将军噶尔汉之兵，若留之荆州防御地方，诚有裨益。上允所请，即命噶尔汉以兵驻守荆州诸处。

壬寅，命都统马奇等率兵赴广西。上谕议政王等曰：前遣往广西大兵，劳苦日久，宜酌量发兵番休；可拨京师每佐领护军二人、汉军一千人，令都统马奇、赵琏、副都统洪世禄、祖植椿等率往更替。

癸卯，命将军赖塔帅师守广东。上谕兵部：今大败海寇，攻克厦门、金门诸处，闽疆悉定。顷简亲王奏马承荫反，恐此贼自广西侵犯广东；且广东海寇方张，所系匪轻。将军赖塔以文到日，即率满兵二千驰赴潮州，防守广东全省。

臣谨按：是时尚之信荫蓄不轨，有复叛之形，为所部张永祥等首告；皇上即遣侍郎宜昌阿往按其事。复虑粤城无满兵弹压，仓猝变生，难以骤制；乃亟命赖塔帅兵赴潮，防守全境。虽由马承荫复反、海寇方张，实恐广城或有意外，便于就近剿除也。迨宜昌阿抵粤，遵奉密谕，中夜调赖塔来赴会城。所以之信被执后，其党与虽尔作乱，旋为我兵所擒；不致蔓延，以滋疆域之害。皇上筹划几先、运用不测，诚可为至神密矣。

甲辰，尚之信请进取武宣，上许之。先是，将军莽依图移文约之信由贵县至宾州会师，协取柳州。至是，之信奏：总督、提督官兵合为一路，兵势始盛。今臣等定议，臣可无往宾州会镇南将军之师，即从贵县同督、提二臣由浔州水陆进取武宣。上报可。

戊申，大将军贝勒察尼奏复辰州。是月十三日，我兵抵辰州，贼溃遁；伪知府傅祖禄等以城降，伪将军杨有禄、周祯、杨宝荫、祖述舜等各率兵来归。未几，将军总督蔡毓荣亦奏复铜仁府泸溪、溆浦、麻阳三县。

逆贼吴之茂、韩晋卿伏诛，遣张起龙招抚云、贵。时王屏藩、陈君极首级及之茂、晋卿、起龙送至京，兵部以闻。上谕：吴之茂、韩晋卿即凌迟处死，与王屏藩、陈君极首级同悬示众。又谕议政王等曰：今枫木岭、辰龙关诸险隘俱已恢复，四川、广西悉皆底定，云、贵不日可平。若行招抚，更可速定云、贵，人民得早安其生。张起龙本吴三桂旗下之人，宜使招抚云，贵，可赏其死，俾捧敕前往。

壬子，将军总督赵良栋奏进兵机宜、上从之。良栋奏：湖广大兵若作速前驱，贼自

奔溃。请敕湖广官兵，限以立取贵州。令广西兵一路自泗城州渡八答河，由安笼出云南交水；一路自思恩府渡八碍青羊江，由广南府出云南维摩州。四川兵，一路自城都府走黎雅天全招讨司，过大渡河，即由泸江、建昌、会川、金沙江出云南武定府；一路自保宁府下七星关，或走永宁出烟方堂堂可渡桥。并请敕各路将军、大臣严督满、汉官兵加意秣马，川陕督抚等迅备粮饟；湖广、广西统兵将军速整军旅，订期八月终诸路齐进，直捣云南。上谕：赵良栋身在行间，熟悉地方情形，具疏入告；宜悉如所请，录其疏发湖广、广西将军、大臣，视云南可取或贼内乱有机可乘，毋俟定期，即便宜帅师直进。苟未有机会，其以赵良栋所奏订期进兵机宜详加商酌，于何所约会齐举？定议以闻。

癸丑，命禁官军据掠。时遣学士佛伦等赴滇、黔理饷。上因谕之曰：大兵进剿云、贵，务安辑民人、抚绥苗蛮。若肆行掳掠，则贼寇不息；贼寇不息，则大兵何日得旋！可传谕将军、总督、巡抚、总兵官，俾咸知朕意。若等系特简大臣，军士有妄行掳掠者，令立行参劾。

甲寅，命马山等赴将军总督赵良栋军前。上谕兵部：曩者有事之时，所选发人员之中，马山、偏图劳绩屡着、军务素娴；四十六亦堪任使；宜用之边疆重地，可发往将军总督赵良栋军前。若四川需用，即授为总兵官；否则，令赵良栋帅之随征云、贵，即于要地任用。其标下官兵愿随者携往，准出征例，给与粮饷。此等人员，尔部详察议奏。

己未，命将军总督赵良栋等坚守四川要路。上谕议政王等曰：四川与云贵接壤，通道颇多，逆贼必乘间来犯。顷览将军总督赵良栋奏，我兵已抵金沙江；其檄赵良栋、乌丹、鄂克济哈等，当此进取之时，宜于各要路立营，深沟高垒，坚为守御。其守兵粮饷，运致毋误。

四月壬申，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发兵赴将军赖塔军。赖塔奏：所部兵二千镇守广东全省，设遇警他援，兵力单弱；请增发二千人。上命康亲王更以兵一千增遣将军赖塔军前，其余或悉帅还京师、或酌量留之先后还京，详议以闻。

戊寅，命耿精忠来京。精忠奏：今逆贼败遁，恢复海澄，闽疆悉定，图报有心，效力无地；伏恳准臣赴阙待罪。上命精忠来京。寻以精忠所属阿思哈尼哈番徐鸿弼等首告精忠虽已归降，仍怀反叛：遣王进功潜通海贼，与刘进忠密语，结为心腹；偕徐文辉等昼夜密谋，勾连海寇；又不收缴军械，潜埋黑铅于王升家，欲俟大兵旋日，复行反叛；隐匿奸细，于投诚时杀死总督范承谟以灭口，又遣王于玉、许应兆往吴逆处乞援。命议

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议政王等勘审俱有实迹，分别拟罪具奏。上谕：耿精忠革去王爵，可即凌迟处死。其子耿显祚革去散秩大臣，可即处斩。徐文辉、王世瑜、白显中、江元勋、鲁养性、王振邦、蒋得■〈车厷〉、刘进忠俱即凌迟处死。黄国瑞、林芳孙、廖廷云、李似桂、夏季旺、吕应斗、武灏、司定猷、沈伟、郭景汾、罗万里、祖宏勋、陈议、陈斌、吕八俱即处斩。耿精忠、刘进忠首级仍枭示。田启蛟、金镜、李学诗、陈梦雷俱从宽免死，内系旗下人，给与本主为奴；系民，入官给与新满洲披甲之人为奴。

己卯，许将军王进宝还固原治疾。先是，进宝子用予面陈松潘已属内地，愿随征自效。至是，进宝奏：旧病愈深，乞解军职。上谕：卿久镇岩疆，劳绩素着；进剿四川，克奏捷功。地方初定，倚毗方殷。览奏以病乞休，言甚恳切；其还固原任所调摄。卿子王用予既愿随征效力，卿标官兵令其暂统，驻保宁；俟进取云、贵之日，随征协剿。

壬午，命大将军贝子彰泰等量率湖广满兵进云、贵，余撤还京师。彰泰奏：留守武冈州每佐领骁骑二人有奇，已选其中有马者先令赴大将军简亲王军。又自沅州拨每佐领护军二人、骁骑三人，亦选有马者及总兵官赵应奎并其标兵三千余人，俱令都统夸扎率之前往；马瘦及无马者，见留臣军侯旨调遣。上谕：今大将军贝勒、贝子大兵俱抵沅州，总计兵数每佐领二十人有奇，又总督董卫国、蔡毓荣、提督赵赖、桑额、周卜世等兵甚多，皆由镇远一路进取贵州；值此广需粮饷之际，大将军贝勒、贝子等于前发兵内视无马不能行者，遣每佐领若干人还京师，率满兵每佐领若干、绿旗兵若干进取云、贵，集议速奏。遇有机会，仍进发毋失。

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二

康熙十九年五月丙申，命将军额楚暂守南宁。先是，令额楚帅师还江宁。至是，额楚奏报：马承荫叛于柳州，将军莽依图等率大兵进剿，今闻贼将何继祖、王宏勋等两路来侵。上命额楚帅师暂守南宁，俟莽依图等平定柳州，仍还驻江宁。

庚子，命大将军贝勒察尼帅师暂屯沅州。察尼奏：臣兵向在常德，两月未支刍菽，马皆羸瘦；后虽补给，尚未充肥。今自常德进取辰、沅，沿途霪雨，泥泞疲乏，遗弃者甚多；军士或有徒步仅能达沅州者。且自三月二十日粮尽，迄今犹未运致。上谕：贝勒察尼帅师暂屯沅州，如将军赵良栋所奏，约齐举行。若此际有可进云、贵之机，仍毋俟定期，酌量进发。其粮饷稽误之故，令巡抚韩世琦察明具奏。

辛丑，命诸将稽察吴三桂与达赖喇嘛交通书札。上谕兵部：移文各路大将军、督、抚、提、镇等，凡有平定云、贵恢复城池者，俱令察访吴三桂与达赖喇嘛相通书札，随得随缴兵部。

乙巳，命大将军贝子彰泰等遣送伪将军吴有爵、崔世禄来京师。彰泰等奏：沅州既克，伪将军吴有爵、崔世禄等率众降。上命遣送来京

己酉，将军总督蔡毓荣奏：官兵复思南。毓荣遣随征总兵官邓秉志等进取思南，是月十二日至太平关击贼，败之；随三路进剿，贼弃城遁。十四日，我兵复思南府。

赠总督范承谟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先是，范承谟为耿精忠绐至其家，置刀锯于前，胁令顺从。承谟正色诋诃，不为诎服。贼因拘禁狱中，又百端逼诱。承谟坚贞弥厉，于康熙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夜，遂为贼所害。至是，福建巡抚杨熙察明以闻。上谕：范承谟可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荫一子入监读书。

甲寅，遣理藩院郎中詹璧喇往边地侦探。上谕詹璧喇曰：尔往驻松潘等处，凡有闻见，当如拉笃祜不时奏报。遣尔前往之故，明谕厄鲁特达赖、巴图鲁、台吉知之。然达赖、巴图鲁、台吉等，消息亦应密探；若得贼寇交通书信，即以奏闻，并探往来贸易者。凡奉使边陲，潜行诇察，良非细故。尔无攻战专阃之任，宜慎自防护，藏形敛迹，常近大军左右，侦探奏报。

丁巳，赠巡抚马雄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当孙延龄叛时，雄镇为其所执，胁令降服；雄镇骂贼不屈，同妻子家口殉难。至是，将军巡抚傅宏烈察明以闻。上谕：马雄镇可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荫一子入监读书。

赠总兵官吴万福太子少保。当耿精忠叛变时，福宁总兵官吴万福婴城固守、不甘从逆，为贼所杀。至是，巡抚杨熙察明以闻。上谕：吴万福可赠太子少保，荫子弟一人以守备录用。

六月戊午朔，命大将军贝勒察尼率兵还京师。察尼等奏：臣等合计两军，共前锋四百有奇、护军骁骑每佐领二十余人；内留前锋三百人、每佐领护军六人、骁骑九人进取云、贵，余悉还京师。上命贝子彰泰帅师进征，贝勒察尼察满兵出征在先、效力劳苦及

无马者帅之还京。

癸亥，以李芳述为随征总兵官。将军总督赵良栋奏：投诚总兵李芳述先曾拒绝伪命，率众来降。今复能固守孤城，不为贼诱；请破格加恩。上谕：李芳述为随征总兵官，隶赵良栋标下随征效力。

丁卯，提督桑额革职、总兵官周邦宁降级，俱留任戴罪图功。先是，以桑额等自常德、澧州退还，上命大将军察取供词。至是，大将军贝勒察尼取供具奏，事下兵部议。兵部奏言：桑额职任总统，调度全省官兵。一闻贼警，不即驰赴常德以扼要害；乃迁延日久，始自荆州进发，致常德为贼所据。又不入守澧州，但于城外驻营六日，复致澧州被陷。且称彝陵一路贼警甚急，托故引还。应行革职。周邦宁偕桑额赴常德时，托病留澧州；迨桑额还自常德，又不入澧州防守，即同桑额奔还。应削去所加五级，仍降一级调用。上谕：桑额可革职，周邦宁可削去所加五级、仍降一级，俱留原任戴罪图功。

将军总督赵良栋奏官兵败贼于永宁。四月八日，贼以劲卒犯永宁，官兵鏖战弥日，贼犹不却；投诚总兵官李芳述等奋勇冲击，斩伪总兵毛有贵等，贼始大败遁逃，阵斩凡千余人。

丙子，命将军赖塔等安抚平南王下兵。时贼流言欲分调平南王所部兵往云南，安置各营。于是藩兵八千人，闻之尽恐。五月十三日夜，遂鼓噪拔营遁归。巡抚金儁以闻。上命将军赖塔、侍郎宜昌阿、总督金光祖、巡抚金儁、都统王国栋等设策安抚逃兵，发赴广西。

壬午，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率兵还京师。先是，令杰书等议奏旋师事宜。至是，杰书奏今当需饷之时，在闽大兵理宜全撤。但福建投诚之人甚多，金门、厦门诸处新经恢复，人心未定，宜留大兵一千二百人驻守福州、六百人驻守泉州、一千二百人驻守漳州；余兵，臣与参赞副都统衔禅布先率入京。至于沿海绿旗官兵，设防之外，孰宜先撤、孰宜镇守？应令尚书介山、侍郎吴努春、温岱等会同总督、巡抚、提督议覆。上报可。

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奏复柳州，马承荫降。喇布与将军莽依图、总督金光祖等率满汉官兵分路进剿承荫，五月初四日光祖兵败贼于武宣，遂复县城。初八日，莽依图兵大败贼于陶登，乘胜前进，遂定象州。喇布兵于是月初四日至雒容县，即进取柳州。十七日，承荫率众诣喇布军门降，柳州平。

七月辛卯，命内阁学士萨穆哈往广西，分置马承荫标下兵。安塘笔帖式报：大将军简亲王兵距柳州二十里，马承荫等迎降。上谕：初，马承荫及所部官兵背叛，蹂躏疆土、扰掠生民，罪恶已极！后见湖南平定、广西恢复，穷迫请降。朕欲生民早获宁息，悉贷前罪，封以伯爵、授为将军，仍令管兵标员亦分营补用。及大兵规取云，贵，无故背恩复叛，致误征讨大事。今缘大败，兵临势蹙，复窘急来归；令学士萨穆哈速往，拨满、汉官兵押送马承荫及标下守备以上官来京。其标兵令督、抚、提、镇等分隶各营，汰其老弱；■〈犭回〉兵亦宜散置，切勿令其党聚。广东诸处被难人民，详察遣还故土。提督哲尔肯可屯驻柳州。

乙未，严饬川、陕督抚协运蜀饷。时总督哈占请秦饷由略阳、阳平运至保宁，令四川督、抚接运至叙州。巡抚杭爱复言：四川官员部选者俱未莅任，且民间无船，实不能接运。上谕：蜀抚既以官少船缺为言，仍令陕西总督哈占、巡抚鄂恺、甘肃巡抚巴锡即以略阳粮艘运官竟运至叙州，四川督抚速趋空船使回。大兵进剿云、贵，需饷至急；既已克期进取，挽运无过今秋。川、陕督抚自宜殚心筹划，勿误军需；乃妄分彼此、互相推诿，迟延至今，殊负职任！嗣今当同心商酌，不拘疆界，速为馈运，无误进取。如仍推诿迟延，有失军机，经管督、抚以下各官，俱以军法从事。

将军王进宝请撤还所部兵，上不许。进宝言：臣标官兵历岁从征，备尝艰苦。今蜀疆底定，督、抚、提、镇已各设营兵；请量选臣标官兵付臣子用予率之进剿，被伤及从征日久者令暂还本汛。议政王等议从其请，发陕西兵以补其撤还之数。上谕：进取云、贵，期在八月，若撤还王进宝兵，复以陕西兵补足，往返商略，必误进剿机宜，关系非小。王进宝所奏，不准行。

乙巳，禁官兵骚扰驿递。浙江巡抚李本晟言：大将军康亲王奉命旋师，浙省河路额设驿船甚少；大兵往至苏州，若不行更换，仍越站远送，则后至官兵无以应给。请命江宁巡抚备船更易。上允其请，因谕兵部曰：闻官兵往来，每有借端船舰勒索地方，所用人夫额外多派，或折价肥己，鞭挞纤夫、侵渔小民，扰累邮驿。该管官不加约束，地方官复科敛隐讳，弊端种种，殊属可恶！嗣今宜严行禁戢；若仍前不悛，必重惩不贷。

丁酉，革左都御史觉罗舒恕职。先是，舒恕以病还京。上谕议政王等曰：左都御史觉罗舒恕当进定广西之时，奏称病剧，乞还肇庆调治。朕以舒恕身为将军，病笃必真，令其暂回肇庆。后又以敕印私缴将军莽依图，令莽依图代为题请。朕以舒恕之病危笃，

欲其生还，召还京师。今观舒恕全无病状，神色如故。舒恕前在高州，奔回肇庆；复自广州败还，不据韶州、南雄诸要地，竟还赣州：江西全省，因而震动。及在江西，又复掳掠大扰百姓；以巡抚金儁之言，尽泄于平南王。又恐吓将军巡抚傅宏烈云：汝若题请进兵，我必杀汝！舒恕身为将军，负如许重罪，不思戮力以赎罪愆，反诈称患病。凡为将帅者，倘皆如此肆行欺罔，军法何以得申？舒恕应羁候宗人府，俟旋师之日严察议奏。至是，议政王等议革舒恕左都御史佐领及世职，籍没家产。上报可，免其籍没。

戊申，命将军总督赵良栋等酌调绿旗官兵。时四川分两路进取云、贵，将军乌丹、赵良栋等请调绿旗官兵。上谕：赵良栋曾任陕西提督，乌丹等在秦亦久，地势军机，知之甚悉。绿旗兵作何调发留守？公同详议，一面调遣、一面奏闻。己而乌丹等奏：云南乃逆贼根本，彼必死守；进征官兵，不可单弱。永宁、建昌两路各得兵二万，方克有济。除四川见兵外，其不足之数，已移文大将军公图海、总督哈占速于各路调足发往。

己酉，诏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还京师。先是，上命勒尔锦赴重庆，勒尔锦不能前进，半途而返。因具疏自劾，请解大将军任，准发沅州军前效力。上谕：勒尔锦既托故还荆州，又奏请发沅州效力，不合。其携大将军敕印，率所属护卫各官、王府佐领兵，同沅州官兵还京。

壬子，将军侯张勇奏请率兵往镇四川，上不许。张勇言：总督哈占移称将军赵良栋请调凉州镇兵三千，今将军王进宝已还固原治疾，请令提督孙思克还兵驻甘肃谅州，镇守河西；臣率本标兵三千往守四川，庶不误进剿。上谕：秦省乃边疆要地，将军侯张勇毋往四川，仍防守秦中。今进取云、贵期迫，若调沿边之兵，恐致有误；张勇简标兵三千，令贤能官率之，速赴四川。

癸丑，命将军赖塔等剿抚广东叛兵。总督金光祖言：平南亲王藩下鼓噪逃亡之兵，乌合肆行；臣见与贼对垒，不能兼顾。上谕：近报将军赖塔、都统王国栋遣总兵官宁天祚等率兵剿抚鼓噪之兵，若宁天祚等力不能剿，将军赖塔、巡抚金儁、提督侯袭爵、都统王国栋公同酌议增兵，速行剿抚，以靖疆圉。

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三

康熙十九月八月庚申，命量撤福建大兵。上谕兵部：厦门、金门诸处，悉设兵防守；

福建大兵，宜量行撤还。将军拉哈达、副都统马思文率千人守福州，副都统吉勒塔布、沃伸巴图鲁率千人守漳州，两军悉令拉哈达统辖；余兵一千，令尚书介山、侍郎吴努春率之回京。

诏定福建经制兵。上谕兵部：福建濒海要区，总督、提督标下可各设五营，兵五千人；巡抚标下设二营，兵千五百人。至通省防守兵，依旧额留五万一千七百五十人；余一万九千九十五人悉行裁汰。提督驻镇海澄，其铜山、厦门诸处分设总兵官、副将镇守。见在水师留二万人，汰其余五千。

甲子，敕将军乌丹等取云南。先是，议令大将军贝子彰泰等由沅州取贵州，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由广西取云南；将军乌丹、赵良栋会兵取遵义后，亦进贵州。至是，彰泰以贵州地方褊小，难以得粮为言。上谕：将军乌丹等得遵义后，毋经贵州，即进取云南；大兵进剿之期定议奏闻后，即檄湖广、广西大将军、将军等如期会举。

戊辰，诏责将军总督蔡毓荣。毓荣请特降敕旨招抚逆贼吴世璠，兵部议从其请。上谕阁臣曰：吴世璠为贼渠魁，恃其险阻，抗拒官兵、残害生民，罪恶重大。朕敕炳如日星，岂可轻颁！且贼势迫，自行纳款；如未至穷蹙，虽招徕何益？况前招抚贼将吴应麟、胡国柱敕内，具有「晓谕世璠归诚，其功更大」之语。蔡毓荣不图早灭逆寇，乃欲降敕招抚，不揆事理，率意妄奏；兵部竟议准行：均属不合！此疏可付兵部，令该部密行严饬。

臣谨按：逆贼吴世璠乃三桂孽孙，负固抗顺、毒害百姓，罪太恶极；诚神人所共愤、天地所不容。故其它党附之徒，或可原情受纳；若世璠者，断不可轻议抚纳，稍行宽贷者也。蔡毓荣闇于大义，请降敕招抚世璠！皇上念渠魁不诛，无以为乱臣贼子戒；况我大兵齐进，剪灭何难！乃不允所请，严饬毓荣。未几，我兵果夺贼诸险，直薄滇城；世璠旋即授首，群丑尽歼，人心靡不称快！盖惟我皇上能正天讨，彰国法、所以声灵赫濯，薄海内外罔不宁谧。庙谟深虑，毓荣辈焉能揆测万一也哉！

己巳，诏谕广东藩下兵。上谕兵部：前因尚之信属员张永祥等首之信诸不法事，朕欲明其真妄，故令之信来京；非以永祥所言皆真，必欲治之信以法也。平南藩下官兵，本朝豢养四十余年，世受国恩，最为深厚；初无欲行解散之心。且诸官兵尚属尚之孝，今之孝固俨然在京，何嫌何疑，以致逃避！嗣后诸官兵宜常念国恩，释去嫌疑，各保身家妻子，以副朕恩养保全至意。其令将军赖塔、侍郎宜昌阿等宣布朕意，咸使闻知。

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分兵守广州，总漕帅颜保率兵往镇南雄、韶州。上谕兵部：广东省会，地关重要合计广西见有大将军简亲王兵及将军莽依图兵与都统马齐等率往之兵，每佐领共有二十八人。今宜檄简亲王令简军中精骑每佐领五人，俾副都统博霁率之驰赴将军赖塔军，协守广东省城；并檄马齐速赴简亲王军。至所撤福建兵已就道者，令其来京；如未启行，仍暂留福建。总漕帅颜保见在江西吉安，令率所部速赴广东，视南雄、韶州何地紧要，酌量驻镇以安辑人心。

壬申，趋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进兵。上谕喇布曰：闻南宁距云南边界路仅七站，向因逆贼尚之信、马承荫背叛，或未可轻进；今皆已就抚，复何所瞻顾而迟延也！见在广西满兵每佐领几三十人，宜选精强有马者各十人，益以绿旗官兵协力进剿，贼可立破矣。王其速图之！进兵之时，令巴尔堪、哈尔噶齐为夸兰大，责以军前报效。

壬午，诏以都统勒贝为镇南将军。上谕兵部：顷闻将军莽依图以疾卒于军中，统兵重任，不可久悬。其以都统勒贝代莽依图为镇南将军，率师进讨。

闰八月己丑，授诸路将军、大臣进取云贵招抚运饷机宜。将军总督赵良栋奏：伪将军海潮龙纳款，缴送札印；欲联络迤西一带，身任前驱。摇动滇中，在此一举。请敕诸路将军大臣速发官兵粮饷，至所指之地。上谕：今进取云、贵，为期已近。将军乌丹率兵进泸州、取合江，仍两路进取云南。湖广大将军、将军、总督等宜速取贵州，大将军公图海等趋所调陕西兵往四川。海潮龙感戴国恩，率众献地，先机效顺，可嘉！授为怀忠将军，令统所部为前导破贼。至贼帅张国柱、李本深、王会、高启隆俱系旧臣，或一时迫胁降贼，亦未可定。宜如招马宝例，书赦罪敕驰驿发赵良栋，相机招抚。陕西、四川督抚等速趋运粮饷，毋误两路大兵进剿机宜。

辛卯，命都统马九玉为将军，统福建藩下兵。和硕额驸耿聚忠奏：福州府旧有旗兵三千，今调千人驻防杭州。其亲戚及未披甲、已退甲闲丁甚多，彼等或移、或留，伏候上裁。上谕：尚书介山率兵还日，即携调杭官兵闲散人口留驻杭州。以马九玉为将军，统福州府靖南藩下官兵；侍郎吴努春且勿来还，于九玉未至之先暂行管理。

乙未，申谕诸路将军、大臣。上谕兵部：今四方悉就荡平，惟滇、黔余孽，尚尔稽诛。前经会议，各路官兵俱于八月内进剿。兹师期已届，士马饱腾；正宜分路并进，奋勇长驱，扫除残寇，以靖边圉。尔部其速传谕湖南、四川、广西诸大将军、将军、督、

抚、提、镇等整顿兵马，速行进剿；勿得借端推诿，延缓时日。有逗遛不前者，即加重处。又闻各路统领绿旗将帅不恤军士，令为满洲大兵盖房秣马及私行役使，恣意虐害，以致兵卒苦累；如桑额标兵逃亡千余，皆由于此。不思为将者与士卒甘苦相同，加意爱养，方可责其用命；罔惜卒伍，惟便私图，贻误军机，深为可恶！尔部即通行严饬：嗣后仍蹈前辙，指名参奏，从重治罪。

丙申，命将军总督蔡毓荣军中机事，皆关白大将军。大将军贝子彰泰疏言：蔡毓荣奉有调遣汉兵之旨，今进取贵州，满溪既已合兵，若各自调遣，彼此不相知会，恐于事机无济。上谕：蔡毓荣进取贵州，凡属军机俱关白大将军商酌行之。

癸卯，尚之信等谋作乱，伏诛。之信性凶悖，酗酒嗜杀。吴三桂反，之信欲其父可喜从贼，迫之不已；可喜愤死，之信遂降贼。及其归顺也，仍怀两端。上数命进兵潮州、湖南，之信不行；永兴危急，亦坐视不救。后虽出师，辄自引退；总兵官时应运、水师游击张瑜出剿贼，之信俱密止之，令顿兵不进。及之信协剿广西，复与之璋等谋，令以计调还广州。冒兵饷，擅杀无罪人。甚至希邀异数，毁斥乘舆。于是藩人张永祥、张士选来京告其诸不法事。之信母舒氏、胡氏、都统王国栋、总督金光祖、巡抚金儁亦相继疏列其罪。上遣侍郎宜昌阿与国栋等谋，密檄总督金光祖、提督哲勒肯、总兵官班际盛、副都统金榜选等执之于武宣。之信具疏辨，上不忍遽置于理，命至京对簿。之信谋益急，令其弟之节等阴纠党与诱杀国栋，欲为乱。将军赖塔急帅兵围之，之节等就擒；赖塔等遂讯鞫，悉得其状；而舒氏、胡氏复饰言之信无谋叛迹，前告变疏皆国栋等伪为也。事闻，下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于是，议政王等奏：之信当谋反律，母、母弟凡同谋者俱弃市。其诸弟之孝、之璋、之隆等虽不同谋，法应褫职枷责。上谕：平南亲王尚可喜航海归诚，效力行间、镇守粤东，着有劳绩。及吴逆叛，坚守臣节，不肯从逆；为逆子之信所逼，愤恨殒命。朕每念及，深为悯恻！其妻舒氏、胡氏从宽免死，并免籍没。尚之孝、尚之璋、尚之隆等，俱从宽免革职枷责。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恶极，法应立斩姑念曾授亲王，从宽赐死。余悉接律正法。至是，谕至广东，之信等遂伏诛。

丁未，命护军统领佟佳等率兵赴四川、总督哈占率兵趋永宁、都统范达礼率兵趋重庆，诸路将军大臣分道进征。上谕议政王等曰：四川汉中，满洲大兵虽为数不少；今当进定云、贵之际，宜添发大兵。在京满洲、蒙古每佐领下各护军二人、骁骑四人，八旗汉军共拨千人，令护军统领佟佳、副都统得尔达莫达率赴四川；既至，将军乌丹、鄂克济哈等酌量分为二路。此兵未到之先，四川万一有警，大将军公图海便宜调汉中满、汉兵往援，酌调西安之兵赴汉中。檄到，总督哈占即简本标及别部精锐帅之，驰赴永宁，

会乌丹军；凡绿旗兵，俱令哈占统辖，同心协力进定云南。都统范达礼率所部兵星赴重庆；如兵少，简将军噶尔汉兵率之前行。大将军贝子彰泰、将军蔡毓荣、勒贝、马九玉、总督金光祖等各路、应期速进。汉军都统不必自京别遣，其兵即令都统海尔图率往。原任总督张长庚、布政使刘显贵，军中着有能声；其以张长庚为副都统、刘显贵为夸兰大。后凡委署夸兰大、参领等官，于满洲、蒙古、汉军废员内察精壮者以闻。佟佳等启行。上谕兵部曰：护军统领佟佳等率兵抵怀庆时，若由潼关经西安出栈道，其途甚远；宜自怀庆由邓州出商州，直赴汉中。此路险易、远近可行与否？确探明白，并开晰道里报部。

甲寅，命都统马奇率兵趋南宁。时都统希福奏：南宁僻处边疆，兵丁缺马；今专从一路深入，陆途险远、且无水路，恐误大事。上谕：今进定云、贵，期会已近；广西兵为数不少，大将军简亲王等以柳州、南宁、桂林驻兵之马通融给将军勒贝军，毋误进剿机宜。都统马奇帅兵出京已久，报称方至永州，其趋马奇速赴南宁，送往广西之马，并移文严趋之。

康熙十九年九月丁巳，敕广西、四川将军督抚等如期进剿。大将军贝子彰泰奏：将军总督蔡毓荣等率绿旗官兵分三路于是月十二日自沅州进取贵州，臣率满、汉兵于十八日由沅州启行，进取贵州。上谕：今大将军贝子彰泰等既奏进兵日期，其移会广西、四川将军总督等俱令如期速行剿贼。

癸亥，命将军噶尔汉等帅师剿灭谭洪诸逆。先是，将军总督蔡毓荣奏：臣已率先统兵入贵州境；恐大兵进征之后，内地兵单，请调提督徐治都驻常德防守。上谕：总督董卫国先已攻克黄毛岭，蔡毓荣乃奏称率先统兵入贵州境，非是！着严饬。其提督徐治都移驻事宜，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以闻。于是，议政王等议言：蔡毓荣以内地兵单，请调徐治都移驻常德，宜如所请。奏上，许之。寻治都奏：泸州、永宁、叙州诸处俱陷，谭洪等复叛，夔州府民亦变。上谕：今谭洪复叛、夔州民变，宜调荆州大兵并令将军贝子准达帅兵两路速行，夹剿扑灭，毋使滋蔓。将军噶尔汉、都统范达礼、副都统色格简荆州大兵每佐领三人率之；提督徐治都毋往常德，亦率绿旗兵，俱速赴夔州诸处剿灭叛贼，以安疆土。余兵，署副都统诺敏率之，镇守荆州。仍檄贝子准达率兵前来夹剿，毋失机宜。寻复谕：常德要地，亟宜坚守；令襄阳总兵官刘成龙往镇常德、河南汝南总兵官周邦宁往驻襄阳。

趣将军乌丹速剿永宁贼。将军总督赵良栋奏：湖广大兵已集，沅州、永宁一路兵应直进云南。今将军乌丹兵启行将及一月，犹未渡江；如永宁不保，贼势愈张。请严饬湖

广兵取贵阳，分兵以取遵义；令乌丹击败永宁贼，即乘胜进取云南。上谕：大将军贝子彰泰等可率兵速取贵阳，分兵以取遵义。将军乌丹往取泸州，行及一月，逗遛犹未渡江，不合！其令速取泸州，剿除来犯永宁诸处贼寇。湖广、四川大兵各路分进广西，将军、大臣不得以兵士无马为辞。将军勒贝体朕擢用之意，速率大兵乘机由南宁进定云南。

乙丑，遣户部郎中额尔赫图等赴军前趣诸将进兵。上谕议政王等曰：据将军噶尔汉等奏，逆贼谭洪率众至巫山；洪小丑耳，我兵但奋力进击，彼自澌灭。将军噶尔汉、提督徐治都等，其溯江而上，速定疆圉。大将军贝子彰泰等果如前疏订期亟进，克复贵阳，贼势何至滋蔓！今宜令彰泰同将军蔡毓荣等于文到日驰往速取贵阳，以图遵义。四川诸将亦因观望，致事乃尔；若能奋击云、贵出犯之贼，则谭洪无所逃匿，自当摧陷。今宜令专意进剿，无复却顾。前此曾命总督哈占驰赴将军乌丹军，今宜令由保宁江直进破谭洪以会乌丹；并行文大将军公图海酌发军中满、汉兵为之声援，以分贼势。至运饷四川，不由彝陵江，俱自陕西转运叙州，兵粮度可无虞。顷今护军统领佟佳等率增发四川满兵赴原指之地，其汉军官兵一千人，文到日即由荆门州一月内赴彝陵镇守。户部郎中额尔赫图驰赴彝陵，趣将军噶尔汉等兵速灭谭洪诸贼。额尔赫图凡事俱准苏赫臣例以行。吏部郎中范承勋亦驰驿追及副都统张长庚，趣其兼程而往，一月内抵彝陵。范承勋仍自彝陵趣官兵追及噶尔汉等军，与额尔赫图同趣官兵击贼。又宣谕四川诸将曰：皇帝敕谕将军乌丹、鄂克济哈、赵良栋、总督杨茂勋、巡抚杭爱、提督王之鼎：近览都统噶尔汉、提督徐治都奏，谭洪叛逆，夔州、巫山亦俱变乱；朕思谭洪变起仓猝，四川兵民闻之，必为震动。洪虽盘踞万县；实属疥癣，但破出犯之贼，则洪无路可归，自必授首。事所以至此者，皆由各将军、大臣于所分拨之路，逗遛不进，以致若此。今诸路调兵分途进击，尔等可速长驱，勿以谭洪等小丑之故，遂豫不前；并以大兵云集，谭洪不日歼灭，晓谕四川通省兵民。尔等其速慰兵民之心，以副朕委任至意。

命将军赖塔为大将军，帅师进取云南。上谕议政王等曰：顷因逆贼侵偪四川，满、汉大兵已诸路进剿，大将军贝子彰泰、将军总督蔡毓荣等于是月十二日以次进定贵州；今广西一路，亟宜速入，以定云南。将军赖塔在福建、广东劳绩素着，可授为大将军，赴广西调遣广西满、汉大兵，由南宁直进，速定云南。赖塔行日，选广州大兵内精锐有马者或五百人、或千人，亲帅之赴南宁。广西所有一应大兵，俱听简择率往，副都统博霁统余兵暂守广东。应给赖塔敕印，可速送往。其原在平南藩下官兵如可带往，听赖塔酌量率之前行。

命副都统觉罗吉哈礼等领兵赴沅州。上谕议政王等曰：沅州兵出征日久，今应更代；

可发每旗前锋三十人、每佐领护军一人、骁骑三人、内府兵六百人、汉军每佐领二人，付吉哈礼、席布率之前往，并拨内厩及兵部马匹同发沅州军前。

戊辰，趣将军噶尔汉等进兵。上谕兵部：览安塘笔帖式苏拜报，九月初六日副都统色格每佐领兵一人，往守彝陵。夫谭洪向在保宁，屡经奔败穷困，兵仗全无；今乘黔贼侵犯泸州，招集无赖，持挺肆行劫掠。将军噶尔汉等前曾疏言：士马饱腾，严装以待；一闻贼警，即当赴剿。今噶尔汉、范达礼、徐治都等不亲身驰入巫山、夔州剿除叛逆小丑，乃遣副都统色格率每佐领兵一人往镇彝陵，殊属不合！如此迟延观望，倘此寇与黔贼合势，彼时破之不綦难乎？噶尔汉等闻命，即统率官兵星夜驰赴巫山、夔州，扼其要害；俾游行群丑不致滋蔓，速为剿除。若仍逗遛，致逆贼与黔贼合势至于猖獗，将噶尔汉等治以失误军机之罪。尔部速行檄知。未几，噶尔汉疏言：都统范达礼病甚，不能同往。上谕：范达礼令在荆州养病，俟病愈仍追及噶尔汉军。进兵之际，转运粮饷关系甚重，地方各官倘有违误，即以军法从事。

丙子，命护军统领佟佳等率兵赴彝陵、荆州，副都统觉罗吉哈礼等率兵赴四川。上谕议政王等曰：今大将军贝子彰泰率兵进取云、贵，彝陵、荆州诸处宜发大兵。护军统领佟佳所率之兵令毋往四川，拨每佐领护军骁骑各二人，佟佳同副都统一员率之，自荆门州赴彝陵；余兵付一都统率之，俾兼程赴荆州。副都统吉哈礼等率兵赴四川。

辛巳，命将军王进宝往镇保宁诸处。上谕兵部：进川大兵分路前取云、贵，近又报四川小丑窃发，保宁、汉中一带关系重要；其移文将军王进宝驰赴保宁，兼守汉中诸处。

十月丁亥，命给事中莫洛等传谕四川诸将、学士额库礼等趣广西兵速进云南。上谕议政王等曰：四川统兵诸将，似有不睦之形；遣给事中莫洛等往谕之，并详察地方情形。学士额库礼等往广西收集满、汉官兵，尽付大将军赖塔统领，趣令进取云南。复谕学士额库礼、郎中阿济力曰：尔等到南宁，如赖塔未至，将军勒贝等简兵已毕，即趣令启行，于途中候赖塔以进。如勒贝等简兵未毕，当檄趣赖塔速来，到日即趣令前进。署巡抚事理事官麻勒吉等委贤能司道官运致粮饷，毋使有误。至分选满汉官兵如有争竞，尔等即为裁决；俟大兵启行而还。

己丑，趣都统马奇等进兵。上谕议政王等曰：马奇等出师以来，即耽延时日，迟缓事机。今大将军赖塔等自南宁进取云、贵，马奇等宜率兵急进；如仍耽延迟缓，兵部严察议处。

甲午，解将军乌丹任。将军总督赵良栋疏劾乌丹曰：贼寇侵犯仁怀，因而失守；将军乌丹拥重兵二万不急赴援，以致永宁复陷，贻误边疆。上谕：成都去永宁路不逾七、八百里，乌丹不急赴援，迟至六十余日，贻误已甚。乌丹不可仍为将军，其速解任；携敕印还汉中，同大将军公图海镇守。其四川官兵，俱付将军鄂克济哈与赵良栋会商进剿，蜀中情形，不时奏报。

命四川诸将速取永宁、建昌，署副都统熙符率兵驰赴汉中。上谕议政王等曰：前以蜀地与云、贵相接，通道甚多，逆贼必来侵犯；而将军总督赵良栋题报我兵已抵金沙江，檄良栋及乌丹、鄂克济哈等于诸要路俱立营浚濠筑垒，坚为防守。汛守官兵粮饷，运给勿误：曾特行晓谕。今逆贼攻陷永宁，建昌路阻；在蜀诸将军大臣率如许满、汉官兵所遏御者何事？若遵前谕加意奉行，永宁、建昌何至失陷！谭洪、彭时亨何至变乱！彼等殊负委任之意。今宜协力剿却逆贼，速行恢复永宁、建昌诸处。至汉中诸地所系殊要，宜授参领熙符为副都统，简傅尔扈等官并前锋及每佐领护军骁骑各三人兼程率往西安；以巡抚、布政司文武官员马匹易其疲马，驰赴汉中。

丁酉，命将军王进宝调兵驰赴保宁。进宝奏：臣标兵除调征湖广，其余臣子用予统领进剿，又陕西督臣哈占调往二千余人，臣今无兵可统，不得不于臣标携回及留守步兵内姑为抽选并与固镇营中量行调拨，以足千有余人之数；更请命督臣以固镇官兵发还付臣统辖。上谕：逆贼既侵犯四川，谭洪、彭时亨复叛，保宁最属要地；今将军王进宝速调固原各营官兵兼程驰赴保宁，规定蜀疆。陕督哈占两次所调之兵，仍令王进宝统领。

命将军噶尔汉等速赴夔州剿贼。贝子准达奏：逆贼谭洪、彭时亨等攻陷涪州。上谕：将军噶尔汉等选每佐领兵三人、提督徐治都亲统汉兵，速赴夔州诸处剿灭叛寇。

己亥，申命四川督、抚协供大臣粮饷。总督哈占奏：臣进兵保宁，所需粮饷若支运自秦中，见储之米为数有限，未足于用。倘督饷各官不尽心料理，军需告匮，贻误匪轻。上谕：兵饷关系要紧，四川督、抚同郎中苏赫臣速委贤能司道董理蜀中诸军粮储，无误师行。

命总督哈占速赴保宁。哈占奏：逆贼谭洪、彭时亨等合而为一，去保宁不远；粮饷皆由此而过，实关要害。臣自汉中往保宁，恐所统兵无几，战守不足；请敕护军统领佟佳等遣兵速往应援。上谕：前已令副都统吉哈礼等秣马速进四川，保宁、顺庆所系殊要，

总督哈占速往保宁偕总兵官高孟剿灭逆贼。

敕陕西、甘肃巡抚提督诸臣分兵固守略阳、阳平诸处。总督哈占奏：略阳为水陆交会、阳平为四川孔道，广元、宁羌又属全省咽喉，俱转饷必由之地。逆贼谭洪等肆行猖獗，此数处官兵不过百余人，难以防御；而部推阳平参将高明霄尚未抵任，请拨兵保护。上谕：略阳、阳平、宁羌、广元诸处，皆粮运所经，且为大兵后路，关系最巨；陕西、甘肃巡抚提督，其酌拨官兵加意保护。阳平参将高明霄速趣之任，如仍延缓，严加议处。

辛丑，申命将军噶尔汉等剿灭谭洪诸贼。上谕噶尔汉等曰：览将军等奏，副都统色格等恢复巫山县，生擒伪总兵；知尔等疾驰而进，朕心甚慰！今宜速进歼除逆贼，安定地方。谭洪、彭时亨等诸逆或势蹙投降、或竟行剿灭，其同族之人悉皆诛戮，妻子、家口赏给有功官兵。

甲辰，谕大将军公图海防剿机宜。上命给事中莫洛等传谕图海曰：尔前奏暂停诸处进兵，其说虽是，但停止进兵徒使贼寇滋蔓，于事无益。前尔面奏请停进兵，惟朕力催，岳州始得恢复，湖广逆贼悉皆溃败。后又请暂停取四川，朕又力催，四川遂尔荡平。今贼以全力逼犯四川，若从广西南宁、湖广沅州进取贵州，则寇蜀之贼自当败遁。从此诸逆渐平，地方悉定，将领士卒可踊跃凯旋矣。至投诚官员，不可深信；务留置左右，时加防范：朕已屡行密谕。今谭洪、彭时亨等复叛，肆行侵扰；朕向谓此辈俱在尔军中，不意竟置之别所。此等背恩反叛之辈，受尔何恩而乃深信如是也？嗣后宜密防之。

乙巳，申饬议政王大臣。上谕内阁大学士等：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察尼率领大兵出征，不思长驱效力、平定疆圉，惟向督、抚、司道各官索取财物，冀归家之时安享饶裕。前曾屡经申饬，置若罔闻；误国扰民、老师失机之罪，莫此为甚！朕尝遥度，令造船围困岳州。幸贼寇穷蹙，疆土以次底定；否则，不知若何矣！况我太祖、太宗之时，军法甚严。今议政王大臣等岂可因事已定，漠不经意；不按事实，草率定罪乎？王贝、勒若自谓未历戎行，系与众商酌而行；自后宁遂不用兵，若俱以未历戎行为辞，将令何人统帅耶？王、贝勒系朕宗亲，理宜宽宥；但误国大事，罪不容逭。总之，在他人或可原宥，在王、贝勒等实难恕也。其谕议政王大臣等知之。

臣谨按：赏罚者，人君之大柄也。惟信赏必罚，然后有功者知劝而有罪者知惩。当吴逆初叛，勒尔锦、察尼即统兵征讨；乃退缩不前，糜饰劳师，屡失机会，罪诚大矣。独是勒尔锦等均属懿亲，且事已平定，即稍为宽假，无不可者。而我皇上心存至公，谓

在他人或可原宥，王、贝勒等实难容恕；因命议政王大臣等严核勒尔锦等罪状，重加处分，以肃军纪。此所谓赏不遗疏远、罚不私贵近，即古圣王大公至正之道也。

戊申，谕诸路将帅进兵机宜。大将军贝子彰泰奏报：本月十二日克镇远府，贼夜遁；大兵追剿，复偏桥等卫。上谕：大兵已复镇远，追剿逆贼；镇远至贵阳道平坦，料贼不守贵阳，必据鸡公背、铁索桥诸处。兹大兵进征，系平定疆域、拯救生民；大将军、将军、大臣等务同心协力以济大事，速取贵阳，即分兵取遵义诸处。倘迟疑稽延，如四川大臣彼此不睦、贻误兵机，军法显然，必不尔宥。前恢复四川时，在川大臣曾累奉固守疆圉、堵御贼寇之旨，因其不睦，致疏防守；使逆贼狂逞，失陷地方，不能如期进定云南。今大将军贝子彰泰等兵已复镇远，规取贵阳、遵义。遵义系贼后路，寇川逆贼势必退归。在川将军及大臣等宜侦探确信，乘势长驱，荡平疆圉；如仍前不睦、迟疑稽延，贻误兵机，定行治罪。大将军赖塔等亦应统领广西满、汉大兵，速进云南，毋失机宜。寻复谕兵部：据报将军噶尔汉、提督徐治都等恢复夔州，但不知重庆消息可否相通？令噶尔汉等速行奏闻。至万县在万山之中，噶尔汉等防御诸路，其熟计保全。今夔州既复，宜令总督哈占速从保宁进剿；哈占速进，则贼不日扑灭。至两路分兵恢复镇远、夔州事宜，应移会在蜀大臣并檄知广西大将军赖塔等乘此机会，速定云南。

辛亥，敕湖广偏沅巡抚转饷军前。学士佛伦奏：军前粮米仅供三月，当预为接济，令偏沅巡抚韩世琦应连协饷十余万石；臣等亲诣河干，未见一船运到。请敕速运，以济军需。上谕：军粮事关重要，韩世琦至今无一船运到，殊负职掌！至于湖北采买之米，亦尚稽延未运；令湖广、偏沅二巡抚星夜转运军前，如稍稽延，以贻误军需治罪。

壬子，革总兵官朱衣客职。将军总督赵良栋疏劾朱衣客身荷边疆重任，且系旗下旧人，率官兵八千往援建昌，不能破贼；乃于天王庙失利，弃越嶲卫要地不守，渡河却回。上谕：朱衣客懦怯却回、轻弃汛守，大干军法；着革职严拘，拟罪以闻。

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五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戊午，诏封蒙古贝子固噜斯希布为贝勒。上谕议政王等：曩神木县变乱，固山贝子固噜斯希布即遣都统沙丹率兵进剿，随语诸台吉云：我曹此际正宜不惜身命，报效朝廷。因帅兵驰往，遂得恢复诸路城堡，可嘉！其封为多罗贝勒。

辛酉，命定顺承郡王勒尔锦等罪。议政王等奏：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察尼帅师讨贼，不速扼要害，乃退缩不前，老师糜饷；坐失事机，几致误国。应革去王、具勒并议政及宗人府之职，籍其家属财产仍行拘禁。贝勒尚善、公兰布不速剿贼寇、恢复疆土，退缩贻误，俱宜从重议处；但既卒于军，应革其多罗贝勒、镇国公。都统珠满不速据岳州、前驱破贼，退缩不前，几致误国；应革去都统、拜他喇布勒哈番、佐领及所加之级，立绞，籍其家，其妻与未分家之子并交内务府。都统鄂鼐不速据要地、渡江破贼，坐守彝陵，听贼渡江窃据要害，退缩不前，几致误国；应革去都统、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佐领及所加之级，鞭一百、不许折赎，本身及妻未分家之子没入官，家产交内务府。护军统领伊勒都齐弃太平街不守，不剿灭虎渡口贼寇，致太平街失陷；应革职正法。但已物故，宜革去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籍没家产，其妻及未分家之子并交内务府。额司泰不渡江速据要害、长驱剿贼，又不攻取岳州，退缩贻误；宜从重议处。但已物故，宜籍没家产给予本主。散秩大臣多谟克图身为参赞，率蒙古兵前往，不即协力渡江、恢复疆圉，得贼空营冒为己功，复不力拒虎渡口出犯之贼，致已获之太平街复陷于贼；宜革去散秩大臣、拜他喇布勒哈番及所加之级。副都统巴喀得贼空营，亦冒为己功，不力拒虎渡口出犯之贼，致太平街复陷；宜革去副都统、佐领及所加之级。公图纳赫不速剿贼，耽延时日，履行察议；但贼已固守之后伊始至军，且屡有渡江击贼之请，应免察议。署前锋统领噶尔弼系贝勒尚善参赞，坐延时日，寸步不前；及奉明谕申饬，仍不思殚力破贼，推诿巧饰、执意退缩，希冀全身，不取岳州，亦应察议。但已物故，毋庸议。疏入，上谕：勒尔锦不渡江剿贼、平定疆圉，迁延瞻顾，贻误国家大事，情罪重大；勒尔锦可削去郡王并议政、宗人府之职，仍令羁禁。察尼宜如议处分；但既克岳州，且从前有效力之请，可从宽免羁禁、籍没，革去贝勒并议政、宗人府之职为闲散。宗室尚善可革去贝勒，兰布可革去镇国公。珠满从宽免死，可革职，鞭责一百、不许折赎，仍籍没其家。鄂鼐屡战湖中、又恢复岳州，可革职，从宽免籍没、鞭责。伊勒都齐、多谟克图、巴喀俱革职。余依议行。

命哈占为川陕总督，解杨茂勋总督任。上谕吏部：哈占改授川陕总督，两地军民并令统辖，均其劳逸。杨茂勋可解四川总督任，率所属兵随大兵进定滇、黔。

甲子，命大将军公图海调兵赴四川、护军统领佟佳等自重庆赴泸州。将军乌丹奏：蜀省诸要路，应分兵防守；但兵数有限，请速调发。上谕：大将军公图海身任疆场署，副都统熙符所帅之兵至汉中时，宜如何镇守地方，听其酌行移檄。副都统觉罗吉哈礼、席布等速行前往，并移檄护军统领佟佳等疾速启行往会。将军噶尔汉等军到日，如重庆可通，即由重庆迅赴泸州剿贼。

命将军噶尔汉等分兵守巫山、夔州。噶尔汉奏：臣等相继进剿，败遁之贼与四川、云阳贼合，浚壕筑垒，水陆相拒。臣念巫山、夔州乃大兵后路，须兵固守。上谕：将军噶尔汉、提督徐治都率兵恢复四川巫山、夔州，更进取云阳诸处，俱关甚要；贼方合力婴城拒敌，其移檄守荆州副都统诺敏发红衣炮八、炮手各二人星夜送至军前备攻城之用。徐治都所增标兵五千，招募不免迟缓；其以均州、房县所裁镇标之兵及内地绿旗兵调往至巫山、夔州诸要地，速发镇守。副都统得尔德可率兵往彝陵，弹压地方。

大将军贝子彰泰奏官兵恢复贵阳。彰泰等恢复镇远，即分遣满、汉官兵进取贵阳；十月十七日，复平越府并复新添、龙里二卫。二十一日，我兵直抵省城，逆渠吴世璠、伪将军刘国炳、吴应麟等率众夜遁，遂复贵阳府。又招李本深降之。其余安顺、石阡、都匀诸府以次收复，贵州全定。

乙丑，严饬总督哈占速赴四川夹剿寇贼。上谕议政王等曰：将军噶尔汉、提督徐治都以师深入四川，两次击败贼寇，恢复巫山、夔州，今又围困云阳县。总督哈占启行已久，何以至今未达？其速统兵从后夹剿；如复仍前迟延观望、贻误军机，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姑恕。速移檄趣之。

命郎中范承勋督饷给将军噶尔汉军。上谕兵部：将军噶尔汉等深入剿贼，转运粮饷，最为重要。郎中范承勋已至彝陵；自湖广进蜀一路官兵粮饷，范承勋身自督趣，毋误转运。

命四川汉中诸将乘机剿贼。上谕议政王等曰：四川逆贼猖獗，皆由诸将畏怯瞻顾、不竭力剿御所致。今大将军贝子彰泰等击败贼渠吴世璠恢复镇远、平越、贵阳诸府；四川汉中将军、大臣宜乘此机会并力进剿，毋得仍前观望，坐失事机。

丙寅，命总督哈占等招集逃兵。大将军公图海奏：泸州逃散绿旗官兵不敢还营，今永宁失陷、建昌路阻，若不速行收抚，将来或投入贼营、或相聚为乱，其害匪细；宜招抚还营，仍前给粮补伍。上谕：大将军公图海所奏甚善，宜令总督哈占、将军王进宝速招逃兵入伍，俾其赎罪图功。

庚午，命总督哈占暂驻保宁。哈占奏：臣于十月二十四日已抵保宁，一面酌拨官兵防守招化、苍溪诸隘；一面拣选精锐付总兵官高孟，一路由顺庆、蓬州进取营山，一路

由南部进取营山，复由营山会取渠县。俟剿灭逆贼彭时亨，平定川北之后，再进剿川东逆贼谭洪。上谕：保宁关系重要，总督哈占暂驻镇守；俟将军王进宝到日，哈占即率大兵剿谭、彭二贼。未几，总兵官高孟击败贼兵，斩杀甚众，营山、渠县相继恢复。

甲戌，命佛尼勒为建威将军。将军鄂克济哈奏：乌丹解任后，两路官兵俱付臣统领但建昌、永宁相去千余里，一身不能兼顾，乞另设一帅进取永宁。上命署西安将军事佛尼勒为建威将军，调遣永宁一路满、汉大兵与总督哈占会商剿贼。

十二月丁亥，命大将军贝子彰泰进定云南、总兵官王用予速取遵义。上谕议政王等曰：今贵州底定，大兵宜速取云南。况大将军赖塔兵已抵南宁，大将军贝子彰泰毋分兵向遵义，即速行进定云南。彰泰军中统领绿旗兵将军、总督、提督、随征总兵官甚多，兵数亦众；彰泰等进兵时，可于诸大臣内酌留贵阳，厚其兵力，俾守黔中。至固原总兵官王用予，前曾请取遵义；今宜令用予速取遵义，即镇守之。

庚寅，命护军统领佟佳等速取夔州、副都统得尔德等镇守彝陵诸处。湖广巡抚王新命奏：逆贼谭洪侵犯夔州，掠取粮艘。上谕：夔州乃运粮要地，令护军统领佟佳、署副都统张长庚率兵速取夔州，并令王新命速发徐治都新添标兵前往，更檄副都统得尔德、总兵官严宏加意防守彝陵诸要害。

敕总督哈占速讨谭洪诸逆。哈占奏：臣今奉命为川陕总督，或驻两省适中之地，调兵剿寇；或俟将军王进宝至保宁，臣仍亲往灭贼：伏请上裁。上谕：大将军贝子彰泰等已平贵州、进取云南，大将军赖塔已统率大兵进发；总督哈占可速灭逆贼谭洪、彭时亨等，即遵前旨协同满、汉大兵进讨，如或违误，定如前旨处分。

壬辰，授诸将平滇后应行事宜。上谕议政王等曰：今大将军赖塔等率兵进定云南，不日自当恢复；一应事机，俱宜预定移知。大兵直抵贼巢，若贼不能支、穷蹙来降，勿谓输诚，待以宽典；逆贼吴世璠、吴应麒、胡国柱、夏国相等诸首恶，俱令骈斩，传首京师。至尽节官员，其察明以闻。大将军彰泰、赖塔等会合之时，宜作何留兵镇云南及宜发还余兵？并详议具奏。

甲午，命总兵官刘成龙赴将军噶尔汉等军、署副都统诺敏守常德。上谕：兵部览将军噶尔汉、提督徐治都奏，请调总兵官刘成龙赴伊军前、调荆州副都统一员镇常德。但今大兵直抵云南，湖南已入内地，常德不必添发满兵；刘成龙可速赴噶尔汉等军前，署

副都统诺敏率所部往镇常德。寻诺敏奏：所部之兵为副都统得尔德分往，又分兵押西洋炮赴噶尔汉军，余兵甚少；请敕得尔德以带往兵五百人发还臣部。上谕彝陵副都统得尔德兵守巫山、巴东诸要害，兼顾将军噶尔汉兵饷道，不可撤还。诺敏率所部兵赴常德；送炮兵还，亦令前往。

乙未，大将军贝子彰泰奏官兵恢复永宁州。彰泰等既复贵阳，即令提督桑额、总兵官陈珀等率兵进取鸡公背、铁索桥。十一月初十日，我兵败贼，克永宁并复鸡公背、索桥诸处，贼焚铁索桥遁。

壬寅，将军王进宝请率兵进取云南。上不许。进宝奏：请拨各镇营兵合万五千人畀臣统领，进取云南。上谕：因保宁最为要地，故特令将军王进宝镇守以绥辑全蜀。今大兵分路进定云南，将军鄂克济哈、赵良栋等已帅兵剿贼，由成都启行；逆贼谭洪等尚未殄灭，王进宝可仍遵旨镇守保宁。

甲辰，命副都统得尔德等遣兵守巫山、巴东诸处。将军噶尔汉奏：请自巫山、巴东以至彝陵，俱令副都统得尔德等镇守。臣等庶可撤防守地方之兵合力剿贼，而饷道亦可无虞。上谕：副统得尔德、巡抚王新命、总兵官严宏酌拨满、汉兵固守巫山、巴东、彝陵诸处，保护粮储，勿致疏虞。

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六

康熙二十年月正丁巳，大将军贝子彰泰等亲帅师剿贼。彰泰等疏言：提督桑额等报伪留守将军及三伪将至普安，率其众三千人欲据盘江。臣随遣安顺府驻防署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等率每佐领兵三名有奇，令固守铁索桥诸处。上谕：广西大兵已入滇境，贝子彰泰等兵宜乘机速行进剿。今大兵秣马贵阳已经月余，且铁索桥盘江最为要地，提督桑额等既报逆贼欲据盘江，贝子彰泰、总督蔡毓荣等不躬亲驰赴扼据要害、扑灭贼寇，止遣萨克察巴图鲁等率兵前往，殊非事宜。彰泰等其亲统大兵迅往剿贼，平定滇中，勿失机会。

臣谨按：盘江铁索桥乃滇、黔咽喉，为必争要地。我兵据之，则可以长驱无梗，直薄滇城；若为贼所扼，亦可以负固自守，苟延啄息。故贼将数人统万余之众，悉力来争。是时彰泰等宜即躬统重兵，星驰拒守；乃竟不亲行，仅遣萨克察巴图鲁率每佐领兵三人

以往。皇上闻之，即虑兵力尚单，脱贼先据其它，则我师不能骤渡，或致相持日久；亟敕彰泰等统率士马疾行进剿。彰泰等奉命遄行，果能乘贼未到先渡盘江；遂得进抵滇中，与诸道会师击灭逆寇。盖皇上深知地利，先事调度，故能使贼狡计莫展，势蹙力殚，不旋踵而悉皆颠踣也。

庚申，以龙天佑为管领土司总兵官。大将军贝子彰泰等奏：土司龙天佑诣臣军迎降，即剿茂口贼，仍身率土司目兵防守要隘；感念国恩，特为输力。上谕：以龙天佑为都督佥事，授管领土司总兵官。

丙寅，趣大将军贝子彰泰等速进云南。上谕议政王等曰：贝子彰泰等若乘逆贼败走云南之际即行追蹑，则云南早已荡平；乃先借秣马逗遛，今复以逆贼肆犯推诿，殊属不合！目前逆贼困迫已极，旦夕灭亡若不乘机剪除，恢定滇土，更需何日？且大将军赖塔等兵抵田州，即进定云南，为日已久；彰泰等于谕旨到日，即率满洲绿旗大兵之半速进云南。至于贵州，亦属重要；可选贤能大臣及总督、提督等统留半之兵，令其固守。彰泰等若仍前逗遛、不疾驰进定云南，旋师日从重治罪。

命候补马山偏图为云南总兵官。提督桑额奏：鸡公背、铁索桥乃险要重地，悉为我有；滇省荡平，可立而待。云南旧设七镇，分汛防守；今当地方初复，请敕部遴选能员星驰赴镇弹压。上谕：候补云贵总兵官马山偏图，可先授为云南总兵官；其余五镇员缺，俟云南收复日遴补。

壬申，诏送李本深至京师。大将军贝子彰泰等奏：原任提督伪将军李本深及大小文武官悉缴伪印札，相继归诚。上命送李本深来京，余令量行安插，俾其得所。

将军王进宝请赴泸州剿贼，上不许。进宝疏言：乞以将军佛尼勒调往官兵及随臣驻防保宁官兵付臣与臣子用予率之，先剿泸州逆贼，乘胜进取遵义；俟遵义克复，臣仍还保宁。上谕：保宁诸处所关最要，将军王进宝仍遵前旨驻镇保宁，绥辑蜀境。

乙亥，将军噶尔汉等奏复忠州、万县诸处。时逆贼谭洪死，噶尔汉等兵复击败郧阳之贼，洪子天秘震恐，遂焚万县贼巢天赐城寨以遁。于是我兵直进万县，开县、建始、忠州、梁山悉定。

丙子，命将军噶尔汉进取遵义、贝子准达还荆州。初，准达奏，水陆两路进兵。上

以准达前屡被敕进讨谭洪、彭时亨等，乃推诿不前；今见噶尔汉、哈占等击斩逆贼谭洪、彭时亨殆尽，始奏水陆进兵，殊为不合。因下诏责之。复谕兵部：今谭洪党羽俱已就戮，万县诸地悉经收复；宜简精兵健马，速取遵义。将军噶尔汉，其简选士马疾行，率赴重庆，尽统贝子准达军速定遵义；副都统得尔德等兵亦听调用。万县地处陕隘，难以饲马；可趋至重庆，秣马而进。噶尔汉军中效力有年，困乏无马者，准达悉行收取，率还荆州。至于夔州要地，令提督徐治都率标兵暂驻防守；总督哈占可率所属兵驰赴叙州府，与大兵协力，前驱剿贼。

戊寅，命巡抚王新命运进蜀大兵粮饷。郎中额尔赫图奏：请速拨湖广额银十万两解至臣所。又运到军糈仅支目下，初无赢积；今乘川江水退，宜多运粮米于军中。上谕：大兵粮饷所关重大，巡抚王新命可先拨湖广银十万两，星夜解交郎中额尔赫图。至于由川江运送兵米，亦宜乘此水退之时，源源不绝，速运军前；如或迟缓贻误军机，所司各官俱按军法重惩不宥。

辛巳，大将军公图海请赴援叙州，上不许。图海奏：逆贼并力来犯四川叙州诸处，汛守满汉官兵颇为单弱；臣请量率兵马往援。上谕：大将军公图海既调副都统翁爱率所部官兵自成都往援叙州，总督哈占、总兵官高孟又各率官兵赴叙，图海所奏不准行。其仍驻汉中，防守秦、蜀。

癸未，赠将军巡抚傅宏烈太子太师。时宏烈陷贼不屈，不受伪职；贼怒，遂遇害。理事官麻勒吉以闻。上谕：傅宏烈自归诚以来，效力粤西，着有劳绩；今陷贼不屈，捐躯殉难，忠义深为可悯！从优赠太子太师，荫一子入监读书。

革学士孔国岱等职。先是，孔国岱等奏报已抵广东会城。上谕议政王等曰：孔国岱等当进兵时不趣尚之信速发，凡事又不预行详报；今乃以抵会城奏闻，不合！俟还日，审取确供议奏。至是，孔国岱等至京，议政王等取孔国岱及侍讲学士萨喇供词，议各销一级、罚俸一年。上谕：初遣孔国岱、萨喇前往时，曾有密旨令其以粤东事机、滇黔贼情及尚之信狂悖之状，不时报闻；乃孔国岱等行后，从无一报，情殊可恶！所议尚轻，其再议具奏。于是，议政王等又议各降四级调用。上谕：孔国岱、萨喇奉遣时，谕旨甚明；乃凡事不行奏报，其畏惧尚之信无疑。议政王大臣于驳令再议之事仍行轻议，殊为不合！孔国岱、萨喇俱革职。

二月乙巳，大将军赖塔奏复安笼所。时伪将军何继祖等据众万余，距安笼所三十里，

坚据石门坎隘口；赖塔等遣都统贝勒希福、马奇、护军统领额赫讷等率前队官兵先驱扑剿。正月一日，大败贼众，夺石门坎隘口。寻复安笼所城，伪总兵陈义魁等率众迎降。

戊申，命巡抚鄂恺等遣官购买永宁一路兵粮。总督哈占言：永宁一路大兵，粮米最要。秦民输运军需，困敝已极；若于永宁、泸州诸处采买支给，实兵民两便。上谕：陕西巡抚鄂恺等支西安库银六万两，遴选道员、同知等官遣往永宁、泸州诸处，与永宁道官会同采买；四川巡抚杭爱、布政使刘显第等督趣监理，勿误军需。

壬子，敕巡抚杨雍建招集流民。雍建奏言：贵阳省会尚有未毁民居，宜令流散人民复其本业，量减徭役，俾得补葺室庐。至贵阳南北大路民居，皆新经招集，亦应量减差徭；其供应未役、私派，并请禁止。上谕：贵州巡抚杨雍建速行设策招集流民还业，务令得所。除供应大兵诸正役外，有以私事借端多索人夫扰民者，该巡抚即指名劾奏；兼檄在黔将军、提、镇，令严加禁戢。

癸丑，将军穆占等奏复平还。时伪大将军高启隆、伪将军夏国相、王会、王永清、张足法、杨应选、侬朋拥众二万余人，屯踞平远西南山上。将军穆占、提督赵赖率满、汉官兵于正月二十二日进击，连败之；高启隆等俱遁走，王会率其标下并兵诣军前降，我兵遂复平远府。

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七

康熙二十年三月甲寅朔，命都统觉罗吉哈礼为宣威将军。将军鄂克济哈等言：建昌官兵弃城突出，悉由臣等庸劣不能救援所致；罪俱在臣，乞严加处分。上谕：鄂克济哈久驻成都，既不能退叙州诸处来犯之贼，复不驰援建昌，以致失陷；令解将军任，还汉中，同大将军公图海守汉中诸处。以都统觉罗吉哈礼为宣威将军，统其所部官兵驰赴将军总督赵良栋军前，会商剿御贼寇，绥辑疆圉。

丁巳，贝子准达请仍帅师进取遵义，上不许。准达奏言：臣兵分防各路，所余无几；缘进讨力单，故以绿旗兵为请。嗣以南川诸处贼警稍缓，臣即亲统官兵鼓行而进，安敢推诿不前；请以臣原辖之兵仍付臣率之，以取遵义。上谕：准达自抵重庆，并无寸功；今若复令统兵，必致误误事机。其仍遵前旨率疲惫兵丁速回荆州，令将军噶尔汉疾驰进取遵义。

壬戌，将军佛尼勒奏复马湖。时伪将军胡国柱等率众二万余犯窦坝、大溪口诸处，佛尼勒率满、汉官兵进击，大破之；乘胜遂复马湖府。

癸亥，命将军噶尔汉等帅师赴叙州。先是，命噶尔汉同总兵官王用予进取遵义；至是，总督董卫国等兵已克遵义，贼犯泸州、叙州诸路。上因复命噶尔汉率兵驰赴叙州速剿逆贼，竟入云南；王用予亦率兵与噶尔汉同至叙州，灭贼之后即驻镇叙州诸处。

甲子，大将军赖塔奏大败贼于黄草坝。时贼将何继祖等自石门坎败遁至新城所，会伪将军詹养等率众几二万人据黄草坝，列鹿角、挨牌，驱象迎敌。赖塔于二月二日分布满、汉官兵，躬亲指示；自卯战至日晡，贼大败，夺其营。二十二，生擒伪将军詹养、王有功及贼众千余人，得获象马无算。赖塔以闻。上谕：赖塔自闽，广深入云南，独先诸路大创逆贼，调度有方、将士奋勇，殊属可嘉！在事有功人员，着从优议叙具奏。

将军穆占奏复黔西、大定。穆占等既下平远，即公议遣土司头目阿五等恢复黔西、大定二府，追击逆贼；斩杀甚多，生擒伪巡抚张维坚等于军前正法。

丙寅，敕大将军公图海等遣兵剿庆阳贼。巡抚巴锡奏报：庆阳所属地方有贼渠景飞妄自称王，伪设总兵、副将等官，声言先取庆阳、后定三边；臣已遣兵往剿。上命大将军公图海、将军侯张勇、提督孙思克等速遣官兵剿灭贼渠景飞等，务绝根株，勿使滋蔓。

戊辰，大将军赖塔奏复曲靖。赖塔等率大兵自黄草坝前进，二月十一日抵曲靖府，伪总兵尹士元等率众出城迎降；赖塔分遣官兵，并复交水城。

辛未，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奏败贼于归化寺。彰泰等兵抵曲靖，与赖塔合兵齐进，距云南省城十里，营于归化寺。二月二十一日，贼渠吴世璠遣发伪将军胡国柄、刘起龙、黄明率马步贼兵万余，携鹿角、挨牌，驱象迎敌；我兵大败之，追至城下，阵斩胡国柄、刘起龙，生擒贼弁兵六百余人。

癸酉，命将军佛尼勒等帅师穷追逆贼。先是，上谕兵部：将军佛尼勒报泸州江岸屯踞之贼，已经败走。今大将军贝子彰泰、大将军赖塔等兵已抵云南省会大败逆贼，旦夕其城可下；度叙州贼将胡国柱、王叙、黑邦俊等必且遁逃。如胡国柱等遁去，将军佛尼勒、赵良栋等即率兵速行追剿。至是，赖塔等奏言：大兵已逼云南省城，掘濠围困；询

之降人，言吴世璠殊无降意，婴城死守，往调在蜀贼将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应援。佛尼勒等复奏：叙州对垒贼将胡国柱等悉遁。上因复谕曰：逆贼胡国柱等退援云南，事关重大；将军佛尼勒、赵良栋等于文到日，即各统官兵速行蹑击，俾逆贼不得至云南，悉就剿除。将军噶尔汉、吉哈礼等到日，亦即与佛尼勒等协力追贼。如延迟观望、有失事机，俱以贻误军情重处。

臣谨按：当大兵之初抵滇省也，皇上即料川中贼将必弃营奔还，自顾巢穴；若使之合势并力，恐扑灭需时。乃命佛尼勒等于贼遁走时，即率兵追剿。至是，逆渠吴世璠调贼将马宝等还，胡国柱等亦弃叙州遁回；报至，皇上复严谕佛尼勒等速行蹑击，俾贼不得至云南，悉就剿除。于是诸将奉命分道穷追，贼果披靡溃散；或迫蹙归降、或束手就缚、或为我兵斩馘，终无一人得至滇者。盖皇上先事预筹，曾不少缓；应机默运，罔有或疏。所以诸路贼党次第殄平，逆渠世璠不旋踵而授首也。

甲戌，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奏复武定。大兵抵云南，伪将军韩天福率伪官兵与和曲长官司伪总兵那天凤等缚防守武定伪总兵王来吉、何兴祚以武定府城降。

四月庚寅，将军穆占等奏伪将军杨应选降。时伪将军高启隆、杨应选等自平远败遁，穆占等遣人往抚。于是应选弃其党众，惟率所部伪官兵家口及伪将军王永清妻子缴印札来降。

壬辰，将军佛尼勒等奏复永宁。时驻守永宁伪将军宋国辅遣人乞降，佛尼勒即令署副都统觉和托率兵往抚，又亲统官兵继进。于是，国辅及伪将军陆道清率众以永宁降。三月十五日，我兵入城。

丙申，敕巡抚王新命等速运进蜀兵饷。提督徐治都奏言：谭天秘遁入丛山深麓，进兵剿荡，转饷维难；已留兵开县要地相机招抚外，臣于三月十日自万县还驻夔州。上谕：巡抚王新命、郎中范承勋等乘川峡未涨，速运粮米用济军需；苟有稽延，俱以贻误军机治罪。

赠总督甘文焜兵部尚书。当吴三桂初反，文焜闻变，自贵阳还至镇远，为叛寇要截，遂自杀。至是，偏沅巡抚韩世琦收其骸骨，奏闻。上谕：甘文焜可赠兵部尚书，荫一子入监读书。未几，将军总督蔡毓荣奏：吴三桂初反时，巡抚朱国治抗不从逆，为其所害。上因赠国治户部右侍郎，亦荫一子入监读书。

辛丑，敕将军噶尔汉等同总督哈占等速进云南。将军佛尼勒疏言：臣所部兵由陕入蜀，诸路征剿历有年所，致马匹缺乏、军械敝坏，困苦已极。如率此兵前进，似属无济。请以重庆护军统领佟佳等所部每佐领护军各二人、将军噶尔汉等兵内拨每佐领骁骑各三人、西安副都统翁爱兵八百人付臣等统领，进定云南。将军吉哈礼所部兵尽发建昌一路，汉中陕、西诸处竟致空虚；请以年久困乏之兵遣赴大将军公图海军，令防守汉中诸路。上谕：今诸路逆贼俱遁还云南，或恐中外交攻。将军噶尔汉不必于重庆秣马，即驰会将军佛尼勒军，每佐领简六、七人，以留兵之马给之；躬自统率，同总督哈占等前进云南。佛尼勒量率留兵防守叙州诸处；其困苦无马之兵，令署副都统觉和托率赴汉中。将军吉哈礼每佐领简官兵六、七人，同将军总督赵良栋速进云南；如有困苦无马者，令副都统恰塔率回成都防守。

甲辰，命户部郎中明格礼等赴云南采买兵粮。云南巡抚伊辟疏言：两路大兵齐集滇中，请亟令贵州、广西二路协济银米。上谕：广西、云南相去辽远，路险山多，且有苗蛮盘踞；大兵粮饷，关系良急。若由广西转运，必致有误军需。如止令该抚一人料理，恐亦不无贻误。其遣户部郎中明格礼、沙木哈驰赴云南，与大将军、将军、督、抚、提督等会同酌议抚恤民人，设法采买，勿误军需；不必由广西、贵州运致。

命郎中额尔赫图等趣将军觉罗吉哈礼、噶尔汉两路进兵。议政王等奏言：克取云南省会，所关至要；向趣大将军赖塔等军，曾遣学士额库礼。今趣将军觉罗吉哈礼、噶尔汉等两路之兵，应遣部院贤能官各一员前往。上谕：自京遣官，有需时日。前遣理饷郎中额尔赫图、范承勋现在军中，可令额尔赫图赴吉哈礼、范承勋赴噶尔汉军，速越大兵前进，仍令兼理粮务；大兵进止、逆贼情形，其令不时以闻。

戊申，命将军穆占还贵州。穆占奏言：平远、大定、黔西、遵义悉经恢复，诸处向有贼将，俱奔赴云南，贵州无警；臣已同参赞都统华色、汉军副都统宜思孝遵大将军贝子等檄，率护军骁骑汉军兵每佐领四人，指云南而进，余兵付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总督董卫国等留镇贵州。上谕：贼虽奔散，黔省有土司苗蛮杂处，关系匪轻；将军穆占酌量率兵仍回贵州统摄官兵固守疆土。副都统华色、宜思孝既已前赴云南，萨克察巴图鲁不必赴云南。

己酉，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奏伪将军张国柱等降。时彰泰等率大兵围云南省城，宣布皇上好生之仁，遣使招抚诸路。大理府伪定远大将军东平公张国柱、临安伪总兵徐

衷明、李三彬、罗文献、永顺镇伪总兵郭壮兴、范应泰、姚安府伪亲军车骑后将军刘汉章、总兵谢文明自蜀遁回，伪亲军铁骑左将军杨洪德及伪将军赵玉、杨开运、高启隆、刘魁、白起升、侬朋、邵文魁、刘培吾、伪总兵高攀喜、杨斌等各率所部伪官员兵丁呈缴印札，相继诣军门降。

辛亥，命郎中苏赫臣等速运大兵粮饷。将军总督赵良栋等奏言：臣遣人密探各营，不惟前行无有裹粮，即目前亦已告匮；臣因檄令暂还铜河就食。上谕：大兵见围云南省会，自蜀前进之兵关系至急；郎中苏赫臣等与该督、抚会商，务殚心竭力速策运饷，勿误军需。如误馈饷，致失军机，以军法从事。

康熙二十年五月丁巳，命总兵官王用予驰赴永宁。总督哈占奏言：臣发前队官兵自永宁启行，即亲统士卒相续前进，由赤水、毕节追剿逆贼马宝，进定云南。但臣所部兵为数无多，力甚单弱；永宁系新复之地，且接壤贵州，土司杂处；请敕固原总兵官王用予率其标下官兵来永宁，为臣后继。上命总兵官王用予速率所部驰赴永宁固守。

敕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招徕土司苗蛮。将军海潮龙奏言：兵以食为重，若不急先安抚百姓、绥辑土司，万一失其所望，远避深山，则军糈从何措置！上命大将军具子彰泰、赖塔、将军总督蔡毓荣等加意招徕，奖励土司苗蛮，勿致有误兵饷。将军总督赵良栋抵云南，亦须善为抚绥，令军糈无误。

庚午，命巡抚韩世琦等剿抚黄明诸逆。广西提督哲勒肯奏：逆贼黄明、马承烈等于三月十八日俱入湖广靖州八万猺内，臣迭据侦报，皆云逆贼深入古州猺峒；是黄明等或由楚界投贼、或入猺峒负固，俱未可知。疏入，上命巡抚韩世琦、署巡抚事麻勒吉、沅州总兵官和山、永州总兵官卢崇耀就近速行剿抚，务尽根株。

丙子，趣总督哈占等速运大兵粮饷。将军觉罗吉哈礼等奏言：将军赵良栋亲统绿旗官兵进自雅州，臣尽率前锋及每佐领护军骁骑各一人于本月十一日起行，相继前进。因见在米少——满洲绿旗骑兵止赍二十日粮、步卒止赍十五日粮，已留参赞副都统席布统每佐领官兵各四人有奇驻雅州，令得粮即携赍以进。臣等所挈粮糗无多，不可无米接济，请更行严敕。疏入，上谕：将军吉哈礼、噶尔汉等两路征进大兵，粮饷最为急需；总督哈占、巡抚杭爱、郎中苏赫臣、额尔赫图、范承勋等以进征大兵携带之粮及继运之米陆续速运，务令无误。如少稽缓，从重治罪。

辛巳，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奏复鹤庆、丽江。时大兵抵云南会城，伪将军李发美闻风震詟，遂举发逆贼吴世璠与达赖喇嘛请兵伪书，率其部下伪官兵以鹤庆、丽江二府降。

六月戊子，命罢将军穆占还黔。大将军贝子彰泰、赖搭等奏言：将军穆占，宜令率官兵还黔。但今楚雄府有伪将军陈光禄等复叛从贼，臣等拟令都统希福等率兵往剿；如又量拨官兵付穆占率回黔中，则围城兵力不支。况诸路贼势悉向云南，请就近令常德满兵进贵州，遣贵州萨克察巴图鲁等兵赴云南，则攻围调遣似有裨益。疏入，上谕：平定滇中，最为要计。将军穆占不必遣还贵州；令署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率所部每佐领兵三人，速赴云南。常德署副都统诺敏率所部兵速往贵州，与总督董卫国、提督赵赖、周卜世等固守贵州。荆州副都统莫达率所部每佐领兵二人，赴常德驻镇。

壬寅，赠提督伯王之鼎、总兵官费雅达太子少保。时四川建昌卫陷贼，之鼎等被执，不屈遇害。上谕吏部曰：提督伯王之鼎、总兵官费雅达等以单弱之兵坚守孤城，众寡不敌，因致城陷；矢志不为贼屈，竭忠殉难，深可悯恻！王之鼎赠太子少保、费雅达赠太子少保，授为左都督；准副都统阵亡例，其子俱授拜他喇布勒哈番。

甲辰，命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遣谙悉贼情人员乘传诣京师。上谕议政王等曰：传谕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将军总督赵良栋等，见在投诚人员内有原属吴三桂下旧人，且亲近知贼情始末及吴应麒腹心信用者，大将军等亲加详察，令驰驿来京。至投诚土司伪总兵陆道清及海潮龙心腹同往达赖喇嘛处者并切知贼情始末人员，令赵良栋亲加详察，亦令驰驿来京，以备询问。

庚戌，令副都统得尔德率兵赴叙州。将军噶尔汉奏：臣兵自重庆启行时，因副都统得尔德兵丁马疲，令于重庆秣马十日，即赴军前；及檄令率所部兵驰赴叙州，乃不遵檄前往。比臣兵抵泸州，督趣携带粮糗，得尔德率兵至，乃称其兵马疲，宜遣赴叙州，惟彼一身务欲随征；不从臣约束。上谕：副都统得尔德兵沿途取支刍秣，且荆州、彝陵饲马四月有余，而马仍疲瘦；及令率所部兵赴叙州，复不遵将军调遣，欲子身前进，殊属不合！宜将得尔德即严察议处。但见在行间，俟事平旋师日察议；仍令得尔德率所部兵赴叙州，听将军佛尼勒调遣。

七月甲寅，命总督哈占等速抚谭天秘。提督徐治都奏：臣檄驻守开县参将涂铠遣人接应谭洪之子天秘，天秘已约六月十六日赴夔州投诚；因川陕总督复遣官招彼属员令赴

陕投诚，是以未即就抚。上谕：谭天秘先欲投诚，已经檄送伪印；今或赴哈占军前投诚、或赴徐治都军前投诚，俱宜速行招抚。哈占等其更遣能员多方招致，毋令迁延时日。

辛酉，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奏败贼于乌木山。彰泰等趣都统希福、提督桑额率兵进击楚雄，逆寇伪国公马宝等诈败以诱我兵；希福等追至乌木山，贼复据险以待。我兵奋击，大败之，擒斩甚众；马宝越山而遁，仅以身免。

乙丑，将军总督赵良栋奏复建昌。时良栋遣总兵官李之芳等率兵进剿，逆贼胡国柱等败走，建昌遂复。

戊辰，命大将军公图海还京师。上谕兵部：大将军都统大学士公图海年老有疾，今四川、云南诸地俱已平定，可令携大将军敕印同鄂克济哈还京师；留将军乌丹守汉中，将军王辅臣可子身同图海来京陛见。

命逮马宝来京。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奏：据都统希福等报：伪国公马宝、伪将军巴养元等缴印投降，于本月五日马宝等俱至军前。上谕：逆贼马宝，所在抗拒大兵；今无地可遁、力穷势迫，始来投诚，殊属可恶！所犯情罪重大，断不可宥。大将军贝子彰泰等，其执马宝，拨官兵严解来京。其余伪属官兵，大将军如常发落。寻彰泰等又奏：大兵至滇，环困城池，招抚贼寇。马宝等背叛国恩，臣事吴世璠，屡次招抚，不即悔罪投诚；反奔寻甸，携妻子赴楚雄，纠集逆党，蹂躏疆圉。为大兵所败，穷蹙已极，方率众不满百人，往姚安投降；非首先向化归诚者可比。伪将军巴养元、赵国祚、郑旺、李继业、伪总兵郎应璧等亦与马宝同在一所，若辈宜作何发落？仰乞睿裁。上命巴养元等亦同马宝执送京师。

趣将军觉罗吉哈礼等进兵。安塘笔帖式报：伪将军胡国柱、王叙等所部贼众自姚安逃散过半，胡国柱等俱遁入山中。上命以此事移知将军吉哈礼、噶尔汉、赵良栋、总督哈占，令速行进兵。

乙亥，敕巡抚杨雍建速修铁索桥。兵部奏：大将军贝子彰泰咨称：前经行文黔抚杨雍建，令其修理铁索桥，至今尚未兴工。请由部具题，移令作速修理；凡修理桥梁，乃地方官专责，宜移文该抚速行修理。上谕：铁索桥系运饷及大兵往返要路，关系重大；大将军贝子彰泰行文修理，该抚理宜速行葺治。乃至今尚未与工，殊辜职任！着该抚将铁索桥速行修理，以便行军转饷。

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九

康熙二十年八月辛巳朔，命给都统王国栋恤典。上谕兵部：原任平南王下都统王国栋，矢志忠贞，临难不屈；捐躯为国，深为可悯！可给与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并恤银，及祭葬银以示优恤。

命录用效力行间武职官员。上谕兵部：在外武职官员内有未经从逆、效力行间、勤劳日久、枕戈藉甲、身冒矢石、建立功绩者虽经议叙纪录、加衔、加等，但未得补授实缺，仍在各标空糜岁月、闲散无依，或有赴部、无缺候补，日久食用艰迫，俱属可悯！宜令赴部详验原扎，即行补用；其作何录用？确议以闻。

己丑，命总督哈占招抚土司安泰宁。将军总督赵良栋奏：建昌卫土司安泰宁犹抗不薙发，收聚贼众，逆迹显然；理宜剿灭，以定民心。上谕：建昌地关重要，川陕总督哈占、将军王进宝、四川巡抚杭爱等多方招抚，土司安泰宁，勿致生事；若抗拒不服，该将军酌拨官兵，速行除翦。

甲午，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兼辖南宁兵。大将军赖塔奏：进剿滇南时，曾于粤西南宁府留每佐领兵三人；云南、南宁相距甚远，难以遥制，乞撤此兵还京师。上谕：云南省城尚未恢复，南宁之兵不便撤还。云南、南宁相距甚远，赖塔难以遥制；此兵可令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兼辖。

己亥，命量撤四川、广西及荆州、汉中诸路满兵还京师。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奏：今逆贼马宝等俱降，夏国相党与解散、奔窜广东境内，胡国柱虽率众往鹤庆、丽江尚未扑灭，现有都统希福、提督桑额率兵追捕，逆贼形势与前不同。臣所有兵力，似已足用。据报将军噶尔汉、总督哈占率兵已抵贵州威宁，总理粮饷学士佛伦等言此兵皆至云南，则粮饷不足供用；至日以厮役补充缺额兵量行察汰，则粮饷不致多糜，而围城兵亦足用。上谕：云南兵既足用，总督哈占尽率彼携往之兵还四川，驻川属要地兼顾川、陕；四川所有满兵留一千，使副都统得尔德率之防守要地；其余俱令来还。西安满兵自四川还者，令将军佛尼勒率之镇守汉中；汉中所有满兵，俱令来还。荆州亦系内地，贝子准达及所统兵，俱令来还。粤西今已平定，柳州留每佐领兵三人、南宁留每佐领兵一人，其余俱令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率之还京。副都统莫达等兵令驻。贵阳，署副都统诺敏

兵令退驻沅州。

命遣医往云南治兵有疾者。上谕礼部：间云南官兵疾疫者甚多，彼土苦无良医，其令太医院医官胡养龙、王元佐驰驿前往治之。

臣谨按：殄灭寇氛，固资兵力；而使之鼓舞效命，实由于轸恤有加。我皇上抚养军士，恩泽素深；及受遣四征，又念其劳苦，厚之以廪粮、资之以马仗，颁发帑金频行奖赉。且屡谕将领诸臣，时时加急拊循。是时大兵已薄滇南城下，因不耐水土，多有疾病；皇上复加轸念，以彼地苦无良医，特遣太医院官驰往疗治。圣心至仁，悯恤士卒，诚为亘古所未有。宜乎三军之众感戴高厚，同心协力灭寇恢疆，立奏捷功也。

九月丁卯，严饬大将军公图海。兵部奏：大将军公图海咨称将军王辅臣自汉中来至西安，于八月二十九日病故，其婿薛英等请携骸骨家口往平凉。其标下官兵作何区处？乞部议夺察。辅臣下官兵原系多事之时添设，今四川、陕西俱已平定，此兵宜裁去，其官弁听该督酌量题补。更移文陕抚，辅臣骸骨、家口俾送至京师。上允之；复谕曰：王辅臣乃旗人，其呈请骸骨、家口发往平凉，图海乃为咨部请示，殊不合！其严饬行。

己巳，敕将军觉罗吉哈礼移兵合围云南省城。吉哈礼奏：臣自雅州深入，已抵金沙江；官兵多病，粮饷久绝，劳惫已极，势难追剿胡国柱等。上谕：将军吉哈礼可率兵前往与大将军贝子彰泰合军围困云南省城。如往追胡国柱，都统希福、提督桑额等兵力单弱，贝子彰泰等仍酌发骁壮之兵以济之。寻署副都统熙符咨称将军吉哈礼自惠泉卫疾作，行至武定府，于九月一日身故；兵部以闻。上谕：将军吉哈礼既已病故，此兵抵滇，令大将军贝子彰泰统辖；其将军敕印，彰泰仍行收储。

辛未，敕令戴罪官员兵丁速取云南省城。上谕议政王等曰：云南省城，围困已久，若不速为克取，未免劳敝兵民、糜费粮饷。今逆贼外援已绝，株守孤城，穷迫已极；我军中戴罪图功之员不少，宜令其攻城建绩，以赎前愆。且投诚官兵内亦多有欲立功赎罪者，今惟迁延引日，待贼食尽；恐粮饷渐至于虚糜，兵丁亦苦于疾病。其移檄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均派戴罪官兵及投诚绿旗官兵，速行攻取云南省城。

甲戌，命副都统得尔德仍留云南。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奏：先奉上谕，令副都统得尔德率兵守四川；今得尔德呈请愿留云南效力，议政王等议不准。上谕：得尔德既抵云南，即留军前；其留蜀官兵，令参领傅喀统之，镇守蜀地。

马宝伏诛。时马宝械送至京。上谕：马宝身受国恩，不思报效；逆贼吴三桂背叛，即首先从逆，所在抗拒大兵。后大败于楚雄，欲逃无路，始来投诚；情罪殊为可恶！着即凌迟处死枭示。

乙亥，命撤云南老弱废疾官兵还京师。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报称：见在云南大兵需饷甚多，倘有不继，所关甚大。公议于臣等二路兵内，凡厮役补充甲兵中伤、残废老迈官兵及阵亡病故官兵骸骨，俱令佐领博霁等率之，于本月六日启行前往湖广荆州；护军统领佟佳率至之兵，已付副都统妙齐纳统领，令驻守贵州安顺；又令将军蔡毓荣等于围困云南绿旗兵内，量裁六千人。上谕：废残官兵及亡故官兵骸骨，若留于荆州，徒费钱粮；可俱径携至京。此官兵及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率还之兵，何队先至武昌，可候齐到，喇布一同携归。

十月甲申，命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遣兵防守中甸。彰泰等奏：中甸诸处，从来皆隶丽江，原为内地；吴逆阴蓄异志，康熙九年割给蒙古。此地远在金沙江外，我朝从未遣兵驻守；且逆贼胡国柱等复奔鹤庆、丽江，而云南省城尚未恢复，不便即议遣发官兵驻守。议政王等议言：俟恢复云南省城、剿灭胡国柱之日，令贝子彰泰等详议以闻。上谕：中甸最为要地，前于鹤庆、丽江虽设总兵官一员，令其兼辖中甸；但无专汛官兵，似犹可虑。其移文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将军总督赵良栋、巡抚王继文、提督桑额酌量遣发绿旗官兵镇守；俟达赖喇嘛使至，理藩院以遣兵镇守之故，移文晓谕。

壬辰，命撤闽、粤藩下旗员还京师。上谕议政王等曰：今逆贼殄灭，疆宇悉平；耿精忠、尚之信属下旗员俱应撤还京师，量行安插。除将军马九玉并随伊出征官员外，其在福建及移驻杭州耿精忠属下官员、广东尚之信属下官员，悉令来京。启行之时，该将军、大臣拨满洲章京每翼各一员并酌拨绿旗官兵护行，沿途勿使生事。

癸巳，降贝子准达为镇国公。议政王等奏：固山贝子准达率蒙古兵前赴荆州，不即与顺承郡王勒尔锦详议渡江讨贼，勉图前进，失误机会；不能击败来犯镇荆山之贼，俾镇荆山为贼所据，遗弃阵亡兵丁尸骸。副都统苏佑济遣人请援，不即遣兵往助，致二处高阜皆为贼有。屡命进剿逆贼谭洪、彭时亨等，乃托故逗遛，不行前进。准达宜解宗人府左宗正任，降固山贝子为镇国公。上从之。

丁酉，命由蜀进滇满兵屯驻建昌诸处。大将军贝子彭泰、赖塔等奏：署副都统照符

率每佐领兵一人自四川来至云，今云南粮饷甚艰，且满、汉官兵亦已足用，大渡河与云南相去甚远，恐后来劳惫之兵难以全至；不可不预为筹划。上谕：云南见在粮饷未充，兵已足用。其自蜀赴滇之兵已渡大渡河者，副都统席布率之驻建昌，仍听大将军贝子彰泰等调遣；未渡者，令席布委一人之首领就近还驻成都，听总督哈占统辖。

辛丑，命严趣各省钱粮速致云南。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奏：今滇城未复，值兹冬寒草枯、牧畜无所，兵卒养马甚艰；部拨钱粮，请速趣运致。上谕户部：部拨军饷虽程限甚严，往往不能即达者，皆因该管及沿途官员不速行输解督趣、迁延时日之故。尔部移文各督、抚，已起解者星夜速趣运致，未起解者速令启行。更檄沿途督、抚严督所在官员，趣所运钱粮速达云南勿误。若沿途官员有违误者，并该督、抚从重治罪，决不轻恕。

甲辰，命设云南督标官兵，发将军总督赵良栋原兵还陕西。议政王等奏：云南大兵供亿浩繁，今群寇尽灭、疆土宁靖，将军总督赵良栋自陕西率领进剿官兵，宜暂留五千于云南，余俱令发还陕西。俟云南省城既复，所留之兵亦即发回。上谕：将军总督赵良栋宜设督标，经制官兵可取前任云贵总督标下随征之兵补入；如不足，更以云南投诚支粮之兵补入。其管兵官员，听赵良栋选择才能拟补具题。既设此兵，其原统进征云南绿旗官兵劳苦日久，俱令发回陕西固守各汛。陕西为边疆重地，关系甚要；赵良栋进剿时曾留官兵于四川防守要隘；总督哈占可拨四川官兵更代防守，此陕西官兵亦速发原汛固守疆圉。

丁未，命造浮桥于盘江。巡抚杨雍建，以修造铁索桥宜用何项钱粮？具疏请示。工部议：动用捐助钱粮。上谕：诸凡驰递军机、转输兵饷所关綦重，不容顷刻缓。今修造铁索桥，必致稽迟时日；闻盘江可造浮桥，贵州巡抚杨雍建可速行监造浮桥。其铁索桥俟钱粮充足之日，该督、抚题明动支正项钱修造。

平定三逆方略卷六十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丙辰，命复总督哈占、蔡毓荣官。先是，哈占、蔡毓荣以罪革职留任，效力赎罪。至是，上谕吏、兵二部：总督哈占、蔡毓荣率兵剿贼，直抵云、贵，劳绩茂着；可复其原官。

丁巳，免命大将军公图海罪。上谕兵部：图海年老有疾，虽有微愆，非断不可宥者；

所记之过，其俱与宽释。

癸亥，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奏克云南省城。大兵进围云南，数阅月不下：上虑旷日持久；兵民胥困，乃降敕趣之。于是彰泰等即于十月初八日统率满、汉官兵进薄城下，并力环攻；贼势惶迫无措，二十八日夜伪将军线緎、吴国柱、吴世吉、黄明、原任都统何进忠、原任巡抚林天擎等谋擒逆首吴世璠、郭壮图以献。世璠闻变自杀，壮图及其子宗汾皆自刎死。二十九日，緎等率众出城降；遂擒首谋献计之伪大学士方光琛及其子学潜、侄伪学士学范至军前，磔之。戮世璠尸，传首京师。彰泰等以闻。上嘉之曰：览贝子等奏，统领满汉官兵遵奉成命进取云南，围困省城；今复遵旨进攻，逆贼危迫，伪将军线緎、吴国柱等设计通款，欲执逆渠献城，吴世璠及郭壮图父子困急，俱自刎而死，斩首送京师。逆党方光琛父子，俱行伏诛。伪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悉皆归诚。恢复云南省城，疆宇荡平；具见筹划周详调度有方，剿抚并用，克奏肤功。朕心深为嘉悦！其从优议叙具奏。寻彰泰等又奏：伪将军夏国柱等败遁广东，臣等檄令土官侬朋及防守临安总兵官李国梁率兵追剿，直抵西板桥；环围之，塞其去路。国相与伪将军王永清、黄福、李攀龙、杨公魁率伪属官兵至军前，各缴伪印札降。臣等公议，斩攀龙等于军。国相为吴三桂婿，乃贼渠著名者；宜送京师正法。又都统希福追剿逆贼胡国柱等至云龙州之青里屋，国柱度不能脱，遂自缢。王叙、李匡皆自焚死，伪将军王公良等率余众悉降。

臣谨按：是时诸路大兵云集滇南，已围其城若奋力亟攻，不难立拔；而诸将犹稽延时日，不急于从事。皇上念贼渠一日未除，则兵民一日未得宁息；因降敕趣师，令速行进取。我兵乃薄城下，并力环攻；贼势惶迫，世璠自杀，其党遂以城降。于是群寇尽灭，诸路悉平；王师腾献凯之歌，万姓获解悬之乐。诚由皇上心切救民，严师趣战，故能使逆寇一旦扫除，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而长颂永清大定之烈也。

十二月己亥，以逆寇荡平，诏赦天下。诏曰：朕缵承丕绪，统御寰区，仰惟天地眷佑之庥、祖宗付托之重、圣祖母太皇太后慈训之殷，早夜孜孜，勤求化理；期于兵革寝息，海宇乂安。不意逆贼吴三桂负国深恩，倡为变乱，阴绪奸党，同恶相援，抗违诏令，窃据疆土。滇、黔、闽、浙、楚、蜀、关陇、两粤、豫章之间，所在驿骚，肆骋痛毒。三桂潜称伪号，逆焰弥滋，负罪尤甚！朕恭行天讨，分命六师剿抚并施，德威互济；或縶颈于阙下、或骈戮于师中，擒捕诛锄，以次收服。乃三桂既膺神殛，逆孙世璠犹复鸱张；距六诏之一隅，延残喘以拒命。朕惟贼患一日不除，则民生一日不靖；策厉将士，屡趣师期。于是虎旅协心，近逼城下；贼众计穷势蹙，通款军门、约日献城，凶渠授首。

师克之日，市肆不扰，边境晏如。捷书既至，上慰郊庙、社稷之灵，下抒中外臣民之愤；神人胥悦，遐迩腾欢。念自变乱以来，军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坚执锐，卒岁靡宁；行赍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于锋刃；供亿之众，复困于征输。朕闵恤民艰，不忍辄加额赋；间施权宜之令，用济征缮之需。意在除残，事非获已。而身处宫寝之内，外廑闾阎之依；中夜屡兴，旰食不暇：怒焉思治，八载于兹。今群逆削平，疆圉底定；悉剪历年之蟊贼，永消异日之隐忧。用是荡涤烦苛，维新庶政；大沛宽和之泽，冀臻熙皞之风。所有事宜，开列于后。于戏！体覆载好生之德，秋肃必继以春温；法帝王更化之模，义正尤期于仁育。诞告天下，感使闻知。

钦惟我皇上圣德诞敷、神谟广运，削平群逆，敉定疆隅；永底治安，长销金革：鸿勋骏业，振古莫京。臣等伏睹八年之内，兵间进止，悉奉宸规。凡水陆攻守之宜。奇正疾徐之用，诸将祗遵成命，则所向有功；稍一愆稽，辄多偾绩：应如符契，瞭若列眉。今兹载笔！是司，惟按事直书，不敢片言文饰。臣等至愚且陋，未由洞测高深；故于丕烈殊猷，不能备悉。第就管窥所及见诸事迹确然有据者，谨为扬搉焉。

盖三逆素蓄狡谋，多行不轨，背恩反叛，厥罪惟均；而倡乱煽祸，吴三桂实为戎首。当三桂之初反也，恃其险远，僭窃一隅；变虽作于滇黔，毒未流于邻境。皇上一闻党务礼等上变，即料三桂老贼多诈，必觇我未备，亟争楚南、窥伺巴蜀。巴蜀阻隘，而楚南鱼稻之乡；苟为贼有，未易猝破。我兵先据之，则可以搤其咽吭，而使之立困。故亟简禁旅，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大将军统之南征，扑灭逆寇；随调西安将军瓦尔喀就近赴蜀坚守，以备贼之旁轶。又令前锋统领硕岱等兵日支刍粮，兼程先赴荆洲固军民之心，即进据常德，以遏贼之内侵；都统珠满等驰往岳州扼水陆要害，壮粤西声势，以防贼之横截：均饬其速发，无失机会。是皇上筹略英明、计虑深远，调遣布置诚至神、至速、至周密也。设是时守上诸臣尽力干掫，各保部封之内；领兵将帅遵奉诏旨，并星夜遄行，乘贼锋未至控扼其险要：则三桂之兵必不能深入川、湖，坐致罢敝固无难于立灭耳。乃瓦尔喀师行少缓，蜀变旋生；硕岱等虽迅速抵荆，未即长驱以守常德；珠满等不亟至岳州，遛逗武昌：乖误事机，以致常德、长沙、岳州相继变作，而湖南诸郡邑尽为贼有，逆势寖张。孙延龄以桂林叛、耿精忠以福建反，震邻及于江、浙之区。迨将军赫业与瓦尔喀会师进克朝天诸关、已抵广元，不即规取保宁；途次稽延，俾贼得为固守计。川、陕督抚不能接济军食，我师遂以粮尽引退。王辅臣之兵复变于宁羌，而汉、兴不守，秦中亦多弗靖。皇上既增发将士，分讨叛寇；更以诸路之中湖南最要，爰趣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渡江剿贼，而命大将贝勒尚善取岳州、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取长沙。又虑吴逆犯江西、断粤路，调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赴江西镇守。勒尔锦顾不思前进、安坐荆州，老师

糜饷，屡失军机；尚善亦多端诿托，宿留弥时。岳乐既下萍乡，不乘胜亟拔长沙，致贼党来援，婴城相拒；喇布不保固吉安，为贼所陷，复致尚之信叛于广东。当是时，皇上絫降严纶，趣湖南诸将速行攻击；而诸将始终犹豫，瞻顾莫前：以故逆焰披猖，群凶蜂起如滋蔓然，甚难图也。幸皇上深悉地理、灼见军情，谓彼时灭贼之机，系乎岳州；取岳州，非断其饷道不可。因特遣尚书伊桑阿督造战舰、调集师徒，授策于大将军贝勒尚善、察尼，令其尽据江湖，断贼馈运。于是三桂见势已危迫，忧怖以死；而岳州之贼食尽力殚，弃城窜遁，长沙、常德诸郡以次收复。群寇之在川、粤间者，亦靡不悚詟丧气。湖南既平，皇上遂命诸路大兵乘机赴剿，而秦中诸帅狃于成见，交章入奏，皆言未可进兵；仰藉圣明独断，痛斥其非，饬令大将军公图海等分路速收汉、兴，规定巴蜀，复特遣学士希福等赍敕鼓励诸路绿旗官兵及将军王进宝、赵良栋两军先入恢复汉中、龙安，即调将军乌丹为王进宝后继、将军鄂克济哈为赵良栋后继，遣郎中额尔赫图等催将军噶尔汉等进兵夔州，而敕大将军贝字彰泰由贵州、大将军赖塔由广西进取云南，更遣学士额库礼等趣赖塔军。洎我师克保宁、成都，底平岷、益，随令将军吉哈礼、赵良栋等兵赴滇会剿。诸将因仰遵指示，部分前趋，贼果不能抵拒，望风披靡。我兵遂直薄滇池，云集雾合，环攻其城郭；逆孽世璠旋即授首，丑类咸俘斩无遗：而狂氛尽扫，六诏底宁，军民胥得息肩矣。耿精忠乘云、贵之乱窃踞八闽、侵掠邻封，肆其凶虐，浙东、江右咸骚然其不宁。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奉命薄伐，宜即亲抵三衢，董率戎伍击破贼众，疾走仙霞；而徒以温、台伏莽未清，驻节金华，久淹月日。皇上远算宏图，揆其轻重，以为先破犯衢之贼、进平福建，则其它小丑自当解散；乃趣杰书亟赴衢州，复示以成画，令分兵断贼大溪滩饷道。果大败其众，逐北追犇，直压闽境。岩关旋下，所至投戈；精忠束身乞降，而温州诸贼亦皆荡定。精忠既蒙天恩曲贷，犹自取诛戮，结连海寇、潜构逆谋，为部人徐鸿弼等所发；逮至京师，推讯得实，磔之都市，乱萌消遏：斯闽土所以无虑也。尚之信负恩干纪，胁父称兵；与三桂交通，敢为大逆。皇上命将军拉哈达以兵抵潮阳、莽依图以兵临韶郡，两路夹击，用蹙广州；之信怵惧无措，始具疏服罪。夫何归顺之后，怙终好乱，罔有悛心；屡奉明纶，俾其亲率官兵进剿潮州、湖南，而抗旨不前。后虽强为出师，辄自引退，广行不法、复思一逞，为其属张永祥等首告，皇上随遣侍郎宜昌阿即讯；又虑广城或有意外，因马承荫叛，敕将军赖塔移师镇潮，以阴为之备。迨之信既就拘絷，其党恶果擐甲执兵，猝生变乱；于时赖塔之兵已抵粤城，故狡诈莫施，悉为我军所擒戮，之信亦以逆谋得实伏诛。祸本既除，服领以南，始按堵如故焉。由是观之，平定三逆，无一不本于皇猷；即其余叛逆之徒如王辅臣、刘进忠、杨来嘉、谭洪、马承荫、祖泽清等次第销灭，凡恩威兼施、剿抚并用，均仗圣谟：夫岂内外诸臣所能仰赞于万一者！至于训将帅以肃纪律，赉土卒以示鼓励；设马站以速奏报，练水师以资战功；捍守内地之慎固，防范边陲之严密；招纳贼党之宽大，绥辑百姓之慈惠；遣兵则递相迁

代而行者不劳，筹饷则就近转输而居者不困：睿谋渊邃、胜算周详，亦非诸臣所能见及者也。盖皇上之洞赜烛微，万里毕照，至明也；决机发策，群议莫挠，至断也；开诚布信，赏罚无私，至公也；镜往察来，综画有素，至豫也。而一本于圣心之至仁，不忍生民之罹于涂炭，而亟欲出诸水火、镜往察来，综画有素，至豫也。而一本于圣心之至仁，不忍生民之罹于涂炭，而亟欲出诸水火，登之衽席。故频趣王师遄进，而又綦颁谕旨令诸将帅加意抚恤闾阎，不得稍有侵暴；即攻克城邑，亦毋许妄戮良民。神武不杀，远迈百王；智勇天锡，超越千古。夫是以海寓乂安，黎庶康乐；七德咸昭，五兵不试。诚哉！巍巍荡荡，永清大定之勋，亿万年无疆之祚也。若夫平滇之后，德音迭布，荐上徽称；祗谒山陵，遍行望秩。告成功而不有，却尊号而勿居；典礼隆茂，德业愈光。他如召还禁旅，酌设镇防；安插投诚将弁而消隐慝，分别逆属人口而免株累；屡蠲租赋以苏民困，频加恩恤以酬军劳。自大将军以逮兵士，俱详察其功罪：有功者即畀之爵赏，纵疏贱而不遗；有罪者务加以处分，虽至戚而罔贷：政令精明，规模宏远。

总之，皇上乃圣、乃神、允文、允武；戡祸乱、开太平，经理靡弗尽善：如上天之綍，难以名言。臣等虽勉缀数词，不过综括大凡；实自媿于至德丰功，敷扬莫罄云尔。